
武俠世界
第34年
2
$15.00

編者話

金玉明先生新作「石頭復仇記」在今期刊出。故事描述開封古城，獨魔單蓋天用「公平城主」的名號爲武林主持正義，掩飾他過去暗殺「燕雲十三友」和程醫聖一家的惡跡，石不凡的妻子因丈夫和父親被害，和程家總管江舟一起逃亡，中途失散，石妻和幼子石頭隱居古城，晃眼廿年，石頭得以和江舟相認。江舟更已查出兇手是單蓋天，決定召集江湖高人協助，一齊殲滅兇手，石頭得報父仇，更把江湖上一股惡勢力剷除，爲民除害……故事情節緊張曲折，引人入勝，不容錯過！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新作「英雄好漢」。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81.5.4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2期
(總號170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石頭復仇記

湖海恩仇錄／金　玉　明・文
可　　　飛・圖



蟠龍玉杯　貴客認購

「朝天鍋」大酒樓，出名就在「朝天鍋」上。

「朝天鍋」名副其實，鍋口朝天。

其實天下的鍋，包括皇帝大老爺的玉鍋，討飯乞丐的破砂鍋，還沒有見到那個鍋口朝向地下的。

「朝天鍋」特殊的地方，是一口大圓鍋，分成相等的扇面形的一格格小鍋，扇面形的「紫銅格子」是活的，由鍋口正中鑄好通烟、通風的筒上套放下去，深沒大圓鍋中，但小格子上端，却正好平放大鍋。

用最簡單的話解釋，朝天鍋就是分成許多格子的一口大火鍋，只不過那些小格子可以活動罷了。

火鍋燒木炭，朝天鍋燒的却是小孩子手腕般粗的松枝。

朝天鍋是深秋冬令的上下時節供吃客涮肉或其他菜蔬用的。

火鍋是屬於「獨享物」，一個人或三朋五友，或妻子兒女，或相好愛人，叫只火鍋來吃最適宜。

所以吃火鍋，不用擔心外人會把筷子伸進來，因爲這是屬於「私家獨享物」。

不管是那一種獨享物，自然就「貴」！

生意人的排名，是排在倒數第一——士農工商。

委屈了，實在是委屈了生意人的天才和本領。

生意人不祇算盤精，學問更不含糊，既然發明了這種獨享物，一心計算着在「獨享物」方面多撈兩文，所以又發明了「鍋底」這個名詞。

「鍋底」等於「人口稅」，這個「口」字！名副其實指的「口腹之慾」的「口」，所以有一個口就算一口，大小不論，童叟無欺。

「朝天鍋」便宜在沒有「人口稅」。

「朝天鍋」方便在老少大小誰也不必認識誰，坐下就可吃。

所以吃的人特別多。

「朝天鍋」大酒樓，雖說是因爲有了這口「朝天鍋」才得名，但是「朝天鍋」價錢太便宜，並沒給「朝天鍋」大酒樓賺多少銀子，賺銀子的是火鍋。

吃「朝天鍋」的人，動作神態全差不了多少。

所以「石頭」在這羣人當中，並不顯眼。

石頭名副其實的，硬得像塊石頭，像塊連鐵也能砸扁的石頭。

曾經有人告訴他，該另外起個響亮的名字，像「石震天」、「石大海」甚麼的，叫起來振振人心。

石頭一翻眼，他說：「人的名字不是爲自己，是方便人家叫，石頭最容易記，叫石頭最好。」

果然，凡是曾經知道他叫石頭的人，誰也沒忘記過他的名字。

石頭今天祇要了一大盤白菜，一大盤豆腐，一大海碗酒，不見半點葷腥。

專管這口「朝天鍋」的二馬糊，忍不住問石頭道：「不來盤牛肉嗎？」

「不要。」石頭把半盤豆腐推到屬於他的那格子裡，回答着二馬糊。

「一盤羊肉？」

「不要。」

「一盤雜碎？」

「不要。」

「今天的腰子好，來盤怎麼樣？」

「不要。」

「吃素？」二馬糊不馬糊，說了刺話。

「今天沒銀子。」石頭生硬的回答。

「一盤牛肉，一盤羊肉，一盤雜碎拼肚子，一盤腰花外加一盤糖蒜。」剛剛一屁股坐在石頭旁邊的客人，這樣召喚着二馬糊。

二馬糊精神來了。是是是的脆聲應着，然後用一隻手掌按這位客人面前。

二馬糊的手才要放置案上，這位客人向石頭一指道：「是他吃的。」

二馬糊一楞，這位客人已扔出十兩一錠的雪白銀子，道：「剩下的銀子，存柜，他隨時吃，隨時折算，吃光了這十兩銀子，我會再來。」

「是，是，」二馬糊應着聲：「您哪，您老用點甚麼？」

「我吃過了。」

等到二馬糊把盤子一隻一隻放在石頭面前的時候，這位客人已經走得沒了影子了。

「怪人！」二馬糊嘮嚇着。

「不怪！」一位「朝天鍋」的老主顧，開着「大成當」的富老板說：「他一向是這樣的，只要誰有困難被他碰上，他準幫。」

「富老板，你可是說，他就是『助人快樂』的單公子？」二馬糊不馬糊了，現在又可以證明這是事實。

「當然，」富老板吃下一塊牛心時，回答着。

二馬糊再看石頭，心裡想：這小子有福氣，今天又準定能吃個十分飽，喝個十分醉了。

＊　＊　＊

喝了個十成醉的石頭，硬逼着二馬糊把單公子留下來十兩銀子的餘數算清給他。

他說得好，銀子是留給他石頭的，他石頭今後未必會再來光顧「朝天鍋」，不找回餘數來，豈不變成天底下少有的笨猪。

身上多了九两九錢二分銀子的石頭，儘管醉到十分，仍是挺着胸脯和西北風一爭短長。

儘管細沙兒粒粒像小刀一樣在他臉上刮個沒完，他連眉頭全沒皺過，「錢是英雄膽」，別小看這九兩九錢二分銀子，現在他不論走到甚麼地方，只要那個地方的東西，不貴過九兩九錢二分銀子，他石頭是大爺，花錢的是大爺，花錢的大爺一向是坐上席的，所以石頭現在就坐在「黑馬賭坊」的上座位上。

別看石頭醉有十成，眼睛可還認得出那張骨牌是「天九」，那一張又是「小五」。

只要還能認清牌的點子，就能賭，只要能賭，他石頭雙目灼灼，精神百倍。

他坐在「天門」，第一眼就看到兩條搖晃着的大腿，大腿藏在幾乎是透明的絲襪裡，石頭嚥下了一口饞口水，說了醉話：「他娘的，簡直想叫我心裡癢嘛。」

他又稍稍仰仰頭，因為大腿是從樓欄杆上半蕩下來的，於是他看到了「助人快樂」的單公子。

單公子正對着他微笑，那兩條大腿的大部份，正好也被抱在單公子懷中。

他又嚥下一口口水，嘟囔着「他娘的」，猛在身上掏出一把全押上了九两九錢二分的銀子。

「小牌九」一翻兩眼瞪。

推莊的是何麻子，黑馬賭坊一高手，有手法，只是你抓不到，有手法也就成了沒手法啦！

「骰子」咕嚕的滾出個「五」來。

「末門」已經有人喊了：「五在手，莊家『蹩十』頭裡走。」

何麻子笑笑，左手抓自己那方牌，右手去撿骰子。

「慢！」十成醉的石頭，輕拍牌案，指着骰子說：「看仔細，何麻子，是『七』！」

何麻子聞聲注目，是個「七」，一個骰子是四紅點，沒動，還是四紅點，另外那個骰子，弄不大懂的硬是成了黑斜「三」，三加四是七，小孩子也知道。

何麻子一呆，石頭催促了：「再不分牌，我石頭可自己動手嘍！」

何麻子看着石頭，陰惻惻一笑，把第一方牌推給了石頭。

石頭似乎懶得去摸那兩張，醉眼緊盯着何麻子的兩隻手，何麻子一抬頭，心裡一凜，略略沉思，只用右手拇、食、中三個手指頭，把他的牌翻轉過來。

九點，夠大了，雜五配板四，長九點，能殺通。

果然，初門殺了三道，末門也遭一掃光。

天門的牌還沒動，何麻子笑了一笑道：「石老弟，翻牌啦！」

「勞個駕吧！」石頭眞懶得可以。

何麻子淡淡地笑着，代石頭翻過牌來，九點，雜五配么娥，同樣的九點，板櫈輸給了么娥。

所以石頭面前的銀子，變成了十九兩八錢四分了。

何麻子推第二方，石頭的銀子沒動，冲着何麻子一笑道：「我只押三把，有把握把把贏，我算過了，那時就有七十九兩三錢六分銀子了！」

何麻子冷笑着，哼了一聲，把骰子擲下。

「不要慌，何麻子。」石頭道：「我說話一定算數，你那兩隻大袖子如果肯幫幫忙，我是贏了就走，上樓，下面賺的上面用，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怎麼樣？」

何麻子變了臉色，咬緊了牙，偶抬頭，臉變得眞快，樂哈哈的好慈祥，向石頭點點頭道：「成，君子有成人之美，崔青兒、白麗兒，在上面正閑得發慌，不過石老弟，就算你眞硬得像塊石頭，我不信你上去再下來，還能乾硬乾硬的。」

一語數關，誰全聽得出來，所以大家笑成了一片。

石頭笑得更歡，指着何麻子道：「眞這樣，要還能剩下銀子，準請你喝『二道水』，也好看看你何老大出來以後，把麻子磨光！」

大家更笑得像發了瘋，何麻子的臉却又紅又脹。

贏！石頭眞的把銀子湊成了七十九兩三錢六分。

走，石頭也眞的站起來就走。

上樓，也眞的上了樓。

樓上不是沒得賭，是賭大的，賭的不是銀子，是金子。

有時候不祇是金子，房子、地、大閨女、整盤生意，全能賭。

樓上的賭，在前樓，後樓大廳中那是吃食地方，要甚麼有甚麼，只要你已經賭過了，不論輸還是贏，全免費的供給，你要能吃，全吃下肚都行，可不能帶走。

大廳五丈正四方，眞是名副其實的大廳。

大廳四面全另有門，一共八道。

每道門推開來，全是三間房，正中客廳，右邊臥房，左面是沐浴地方，說講究，講究到了家。

每道門裡，全有位千嬌百媚的女主人，女主人祇要看中你，會陪你沐浴，陪你嬉笑，然後陪你到什麼全不想幹為止。

女主人有價，身價，身價各不同。

何麻子說的白麗兒，多年前才值五分銀子，然後節節上升，到三兩、五兩、十兩一整錠，到現在的

兩錠半，二十五兩銀子。

崔青兒一出道就貴些，五吊加倍，要一兩，然後逢五一跳，如今是三十兩整。

別小看有了價的女主人，這價是開給她們能看中的人，並不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全行，如果看不中你，或是看錯了，看上個中看不中吃的，那時媚眼兒變成了牛眼，嬌臉兒變作鬼臉，一脚踢你個八丈六尺遠。

不過白麗兒、崔青兒，可還不是黑馬賭坊後樓最值價最標緻的，她倆也不可以對誰全敢挑揀的。

如對單公子，她倆就祇有像小可憐蟲似的奉承，甚至於長枕大眼，也得婉轉承歡。

天生一物就有一物來制，單公子就不敢像對崔青兒和白麗兒那樣來對黑妞。

黑妞，才是最標緻的一個。

黑妞，才是最值價的一個。

黑妞直到現在，包括單公子在內，還沒接受任何人開出的價錢。

黑妞的三間房，包括黑馬賭坊的大老板在內，都沒有被請過去。

只有一個男人，曾經進過黑妞的三間房，石頭！

就因為這個道理，崔青兒人在單公子懷裏，兩條大腿直衝着石頭蕩。

就因為這個，白麗兒推開她本已看中的人，現在大敞門斜在門旁，媚眼兒水汪汪的直盯住正往上來的石頭。

石頭來了，仍然是十成醉。

他走到單公子面前停了下來，醉眼打量着單公子，笑了笑。

單公子也笑着，鬆開了摟着的崔青兒的手，緩緩轉頭面向石頭。

石頭突然扔出十兩銀子，正好扔在單公子手掌心，道：「這本來是你的，現在奉還。」

單公子托着銀子笑。

石頭又加上了三錢六分，道：「這是利息，不到一個時辰，十兩獲利三錢六，若是你借出兩萬兩！」石頭一伸舌頭道：「乖乖，你買下崔青兒，外帶白麗兒，再加上那黑馬賭坊全都夠了。」

單公子還托着十兩三錢六分銀子笑着。

石頭一把抓住崔青兒的手腕，向單公子道：「她崔青兒用二條大腿把我逗得一肚子心火，借給我，借借如何？」

單公子笑容依然，作個請的手式道：「美人麼該伴英雄。請！」

「眞好！」石頭醉話連篇道：「人說單公子『助人快樂』，我本不信，現在，哈哈……快樂……快樂……」

石頭猛地一帶崔青兒，崔青兒早就笑容滿臉，當然貼身擠又推。

不知是石頭有心，抑或是偶然的錯失，一貼一擠一推，向後連連退步，竟然退到白麗兒房中。

白麗兒閃避退回房中，石頭足尖碰正了門，彭，門兒緊掩。

掩門後，又旋步，竟然又那麼巧扶住了白麗兒，於是三個人成一堆，轉着、退着、轉着，稀裡糊塗的全進了白麗兒的臥房，全上了白麗兒那張香噴噴的「象牙床」上去。

外面，單公子隨手把十兩三錢六分銀子打賞給小廝，仍然穩坐着品茗，臉上仍然那樣爽朗眞摯的笑着。

單公子不賭，喜歡冷眼旁觀別人賭。

據說「賭見心性」，雖然未必全是，也十不差二。

單公子坐的地方，俯看樓下的賭恰好。

單公子對面樓欄杆邊那張枱子上，坐着「黑馬賭坊」的大老板——賭神黑馬。

黑馬姓黑名馬，如假包換。

黑馬眞黑，黑裡亮，皮膚發着黑光。

六尺多高，雄偉十分，也英雄十分。

黑馬從石頭坐賭，到示意何麻子必須忍耐，輸給石頭三莊，到石頭還銀子，醉諷單公子，然後拖着崔青兒擠進白麗兒房，全沒漏過一眼，現在起身，看來是隨意走走，其實是有心而來，走到單公子身旁坐下。

黑馬落座，所有侍候單公子的人和打雜人等，立刻遠遠避開，這是不用吩咐的事。

黑馬矮着身子，雙臂還倚着樓欄杆，眼睛却是盯住樓下各賭枱，聲音低得像蚊哼：「公子你眞好耐性。」

「不提這些。」單公子淡然的道：「這不是什麼，石頭返璞歸眞，我十分喜歡他，所以也十分照顧他，在本地，至少在這一省區裡面，我不能容許有人輕慢了石頭，我相信這些話你會懂。」

黑馬連半絲愕然的神色都沒有，應着聲道：「是的公子，我當然懂。」

「嗯！」單公子道：「譬如剛才，何琪本要發作，而你及時的示意他忍耐着，輸給石頭，我十分高興。」

「是麼，謝謝公子謬讚。」

「既然石頭每天來，也應該讓他始終贏下去。」

「是，我會很快的關照所有師傅們。」

「不用，我不希望叫別人知道，你該臨時示意師傅們，像今天，像剛才……」

「是，我永記不忘。」

「對了。」單公子笑問道：「叫你這樣輸，我也過意不去，黑馬，你該還輸得起他所贏的吧？」

「公子說遠了，再多幾倍也是芝蔴大一點的事啦。」

「那就好了，我才能夠心安，沒別的事，你還是別處走走，少惹人來注意我。」

「是。」黑馬要走。

「還有！」單公子臉上突然罩佈陰霾道：「知會崔青兒和白麗兒，從明天起，絕不能再接待石頭。」

黑馬這遭竟然給愕住了，道：「公子，這是……」

單公子一個字一個字的，沉重地如山嶽，嚴厲地就像命令的說道：「她們太髒了，沾污了石頭。」

「可是公子……」

「黑馬！」單公子話聲冷得能落地成冰，道：「我的話，不能有可是，剛才你有功，現在你有過，剛好相抵，今後希望你功多過少！」

「是！我會小心。」

「再就是東方銀和蕭夢這兩個人，他們的廢話太多，生意上賺了大錢，使他們有閒工夫上茶館酒家。他們的確太空閒了，才能想出些廢話來故意的驚世駭俗，你該想個好辦法來制止他們。」

「是，請公子限示日期！」

「不必啦，你看着辦就行了，但是必須有效，譬如說，先叫他們迷上什麼，你這裡的賭，或是崔青兒和白麗兒，如果是後者，最爲方便也最爲好辦，我一向相信『天合巧事』，東方銀和蕭夢，加上崔青兒和白麗兒，本來的四張口，對成一個『田』字，四張口仍然是四張口，但那就是嚴絲合縫了。」

「是。」黑馬笑了，道：「也只有公子智慧高明。」

單公子連一眼也沒有看他，他不敢再逗留下去，低聲說了「告辭」兩個字，就緩步又踱回原先的坐處去。

單公子仍然含着笑，看樓下賭客的千百賭態，心中却在想：黑馬太過畏懼我了，畏懼到已經不敢有他自己的意見，一個心中常懷畏懼的人，他必然常常想脫出這種畏懼，所以不足信任。

想着，他不知不覺嘆一口氣，微搖下頭，又想：畢竟世上能叫我信任的人不多，不，沒有，也許會有一個，是那塊硬石頭。

＊　＊　＊

朝天鍋大酒樓的前樓上，座無虛席。

今天是臘八，現在是下了整整一夜又半天雪的臘八中午。

朝天鍋的大掌櫃王胖子，會應景兒，門口和座頭牆上，全貼着——應時應景的菜譜，外加奉送臘八粥的條兒招徠顧客。

「金銀當舖」的老板東方銀、「百寶玉器行」的東家蕭夢早到了，早在吃火鍋。

一盤盤薄如蟬翼的羊肉片兒，疊得像座高山，喝着道地的「竹葉青」，斟在杯裏香滿樓，顏色碧綠。

黑馬和崔青兒及白麗兒來了，剛來。

東方銀也許有些酒意了，居然笑向黑馬招手道：「巧遇，巧遇，一道坐，一道坐。」

蕭夢恰是背對着黑馬他們，東方銀一招呼，蕭夢回顧，色眼根本沒看黑馬，盯在崔青兒那嬌娜的小蠻腰上。

五個人坐在一道了，王胖子知道黑馬是位不能惹的人物，親自過來招呼。

黑馬先作聲明，今天吃的喝的，全由他付，如果王胖子敢收東方銀和蕭夢的銀子，黑馬說他有辦法折騰王胖子變成王瘦子。

接着他介紹崔青兒給蕭夢、白麗兒給東方銀兩人。

平日裡眼高過頂、目空天下的東方銀，因爲美女在旁，骨頭發癢，軟得幾乎能捏成粉團兒。

蕭夢也好不到那裡去，拿醋當作醬油，酸得舌尖全發痲，他硬是裝得還沒覺得的樣子。

三杯酒下肚，蕭夢已經偸摸過崔青兒大腿兩次。

東方銀稍好一點，只用鞋尖去碰白麗兒的小金鈎。

黑馬心中有數，突然道：「東方兄和蕭兒二位，小弟有句話不吐不快，可容放肆？」

誰也沒理會他，因爲崔青兒正好捏了蕭夢一把，白麗兒金鈎也恰勾上東方銀的小腿肚子。

所以別說黑馬在講話，就是老天爺打雷，他倆也不會聽到。

就在這個時候，石頭上了樓。

看到石頭，東方銀直苦笑，蕭夢是乾笑着招呼，黑馬心內流苦水，臉上大開懷，笑得哈哈聲响。

崔青兒身上似乎鑽進了條蛇，那兒都戰抖，那兒全都動，白麗兒幾乎驚得咬下她的嘴唇。

石頭冷冷的一掃男女五個人，再一眼看着王胖子。

石頭喊了一聲：「王胖掌柜，辛苦一趟。」

王胖子作生意和氣，顚着胖大肚子就過來了。

石頭作事乾脆，一指牆上的字道：「奉送臘八粥，大概一個人最多奉送一碗吧？」

王胖子笑對石頭道：「石頭，別人你別管，對你，我管送到你吃飽。」

「好！好！」石頭高叫道：「那就先來五碗。」

「行！你是吃炒菜還是火鍋？」王胖子笑着問。

「全不要，我是冲着『奉送臘八粥』這粥而來的。」

王胖子傻了，也火了，才要瞪眼，黑馬在一旁先接了話：「王掌柜，怎麼啦，還不叫伙計去端粥來。」

王胖子就算不懂黑馬的眼色，可也懂黑馬那張閻王臉色，連聲應着去端粥。

天下事巧，黑馬賭坊二管事「滿天雲」來了。

滿天雲還另外有個綽號，單字「拿」，大凡賭上面的位兒，三十六大賭，十八小摸子，只要有滿天雲下場，放心，滿滿拿足爲止。

滿天雲肅立黑馬面前道：「坊主，地面上的管爺，有緊急事，差小六子到坊裡請你去走一趟。」

黑馬霍地的站起來，抱拳向東方銀和蕭夢道：「兩位幫個忙，我和滿天雲到管爺府上去一趟，事快自然回來，事慢了，就煩兩位送崔家妹妹和白家妹妹一趟，門口有我賭坊的馬車，兩位坐着去，到賭坊找黑馬沒別的孝敬，兩位今朝在賭坊樓上樓下幹過甚麼，全算上我黑馬的賬。」

這可是天上丟下來的金元寶，撿着了，他倆是連聲應着。

黑馬再叮囑王胖子，說石頭不論吃多少喝多少，全由賭坊算賬，不許怠慢他。

王胖子恭應着，黑馬拍拍石頭的肩膀便和滿天雲走了。

石頭連眼皮也不抬，自己喝自己的粥。

走了礙眼的人，還有色心的人，桌子上面四個人只剩下四隻手，另外四隻正在桌子下面互相「拏龍」玩兒。

「東方銀！」石頭突然的叫了一聲。

東方銀嚇了一個哆嗦，急忙縮回另一隻手，向石頭笑着道：「石老弟有甚麼指教？」

「我一向不管事，只告訴你個消息，你那水缶婆娘，和蕭家那塊『豆腐乾』，就在斜對面『福祥』家做年衣，剛才我來的時候，已經在剪料子，豆腐乾說她饞吃朝天鍋的涮羊肉，大水缶說她請，如果她們不改變，這時候該上樓了。」

東方銀與蕭夢全急了，他們不是急自己那「河東獅」要來，其實他們那「河東獅」眞的來的話，他們屎尿全都會嚇了出來，如今不急這個，是有把握「河東獅」不會來，因爲她們從沒抛頭露面自己上街買過東西，更別說下館子上酒樓了。

他倆急的是石頭不該當着美嬌娘面前，洩底說甚麼大水缶和豆腐乾。

不錯，蕭夢的婆娘是瘦些，但絕不會瘦成像豆腐乾。

東方銀的渾家雖然胖，也總不會像隻大水缶！

打人別打人的臉，罵人別揭人家短，東方銀和蕭夢一着急，惡話直沖出來，「沒教養的東西，你是個甚麼東西，也敢直呼我東方銀的名姓，呸！」

蕭夢也不能含糊，道：「蕭大爺是看你孤苦伶仃，平日和你點個頭高捧你，你小子馬不知臉長，眞的和大爺平起平坐了！哼！」

石頭有過人的長處，沒還口，喝他的粥。

東方銀和蕭夢互相望了一眼，石頭沒接話，給了他兩個的胆，東方銀接着又道：「別認爲甚麼『助人快樂』的單某人，曾高抬你，你就自覺得『狗頭頂上官帽子』，像個人樣了，哼！他姓單的沽名釣譽，壞事作盡，瞞得過別人，可瞞不了我們，連他我們全沒放在眼中，你又是甚麼東西！」

石頭不但沒開口，反而一再搖頭嘆息，臉上那股悲天憫人模樣，越發使人動火。

蕭夢道：「告訴你石頭，今後我蕭家的珠寶店，不買你刻的東西，下次少登門！」

石頭喝光了第五碗臘八粥，一抹嘴，說了句「眞香」。

東方銀才待接着講甚麼，崔青兒一個媚笑道：「我說可以啦，人家到現在還沒開口，光棍打九九，你也該覺得累啦！」

蕭夢不以爲然的道：「姑娘妳不知道，天底下就有這種不知道量力自愛的人……」

話沒說完，有人站起身邊接了話：「對！告訴你老娘聽聽，那個人是誰？」

「你他娘的少……」蕭夢這才回過頭來，看清面前站的人。

他猛一哆嗦，頭上青筋全蹦高了。

東方銀也看清楚了，不是蕭夢那塊豆腐乾是誰？

豆腐乾既然光臨了，大水缶也準在左右，一個向後轉，馬臉正碰上大水缶，想往桌子底下鑽，五指山已緊緊握住了「懸樑髮」，生生被拖到地上。

大水缶彎不下腰，所以省下另一隻手，用上兩隻脚，橫量三寸寬的大脚丫子，一連五脚外帶三踩，東方銀成了東方血，那張臉活似鬼。

蕭夢乖巧，已經跪在地上。

那也沒用，豆腐乾手掌又大又粗又乾，劈劈啪啪十來下子，人頭也打成了豬頭。

兩個婆娘全放開了自己的老公，找上了崔青兒和白麗兒。

剛要動手，崔青兒俏臉已罩了寒霜，白麗兒右手五指已作出刀狀，石頭即時喊一聲：「住手！」

兩個婆娘聽話住手，一看石頭，全笑了，大水缶道：「兄弟也在這兒呀，怎麼，心疼人家騷狐狸？」

「不能這麼說，東方嫂子，人家姑娘沒找他們，我能證明，兩位嫂子信不信？」

「當然信，當然信，石家兄弟說的，當然可信！」

「那我先謝謝，我看兩位嫂子，現在該先勸兩位大哥回去，當然不能就這樣算完，要不準還有下次，那還了得，不過『家法』是該在家裡施行，用不着施給別人看，兩位嫂子說我這話對嗎？」

「對極了！」豆腐乾先接話。

「咱們回去。」大水缶也開口了。

一個仍然揪住頭髮，一個却是擰着耳朵，所以兩位大爺成了臨上宰場的猪，號叫着下了樓，叫聲漸漸遠去。

石頭一整衣衫，也大踏步的走了，任憑崔青兒嬌喚，白麗兒的嗲呼，也似耳邊風，吹遠自散了。

* * *

黑馬一拳把整張八仙桌，擂散碎了滿地，好功夫。

他猛一跺脚，地上青磚叭叭叭一連碎了八塊了。

「娘的，準是石頭那小子壞了事！」黑馬一張臉，露出殺氣。

「坊主。」滿天雲代聲道：「請你壓壓火氣，小的看來，不會和石頭有關。」

「怎見得？」黑馬沉聲喝問。

「坊主請想，今午的這件事，是咱們昨夜才商定的，絕對沒有外人知道，當然石頭也不知道。」聲音更低：「坊主忘了，連兩位姑娘全不知內情，何況是石頭，再說，石頭和咱們無仇無怨，和那兩條猪，非親非故，以石頭的爲人來說，又豈肯管這種閒事？」

黑馬點點頭，滿天雲說得有理。

「我看坊主，」滿天雲又道：「這次是誤打誤撞的巧碰了，遇上了，好在公子沒限時日，再看那兩條猪色迷迷的樣子，過不了三天，準會自己找上門來。」

「這我也知道，我不能等，要快辦好，別讓公子怪下來，你懂嗎？」

「小的當然懂啦。」

「你想主意，高明主意，最好能一石二鳥，還得快，越快越好。」

滿天雲低下頭，眞快，一刹那他有了好主意，附在黑馬耳畔，嘀咕了大半天。

黑馬最後是伸直了大拇指，連讚八聲好，並且要滿天雲快辦，一辦好，賞他一個月的假，外帶後樓上的小桃紅，再加白銀三百兩。

滿天雲跑得比飛還快，已跑得沒了影子。

沒有人注意，黑妞的房門開了一條線。

更沒有人知道，石頭在裡面正睡大覺。

黑妞的房門剛好悄悄重新關上，黑馬那雙狠毒的眼睛，也正好掃過那道門。

黑馬心頭想：這件事好辦，老子就接辦那小妞的事，老子不信擺不平妳這個小丫頭。

還有石頭，不！那要放到最後才能辦，單小兒不知着了那門子的迷，這樣照顧個臭「刻匠」，保護這小子比保護他娘老子還小心。

反正快了，單小兒，黑老子倒楣也該倒夠了，跌翻在你手裡有三年了，他娘的，三年來老子過的是甚麼日子，等着吧！看老子不澆着鹽水活剝你的皮！

* * *

石頭醒了，不是睡夠了覺自然醒的。

他聽到了響聲，最輕最輕的些微響聲，但是已足夠使石頭驚醒了。

石頭有很多事，和別人不同，這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他雖然醒了，可還裝睡。

因爲他已經發現，弄出這些微響聲來的人，本是連這點響聲都不必有的。

既然這個人可以不弄出半點響聲來，現在竟然弄出響聲來了，這只說明一點，有心在試探石頭。

這微弱到已近乎沒有的些微響聲，普通人，普通一個人睡覺不管有多驚醒的人，是絕對聽不出來的，石頭目下是個普通人，一個靠手藝吃安穩飯的「刻匠」，是以也絕對不該聽到這個響聲。

石頭如今發覺這人已進了他這間破木屋，他放鬆了精神，呼吸長短永遠不變，因爲這個人正俯身聽着。

這人退離石頭這張床遠了。

又有聲響傳來，這次是搬動他新刻成的成品和尚未刻好的物件。

石頭心裡暗笑，找吧，咱們打賭，找上三百六十五天零一夜，也休想找到你小子認爲該在我這裡的東西。

這人站了足足有一頓飯的光景，才微微嘆息着，悄悄的走了。

石頭現在十分爲難，他僅僅在這個人飄身越窗出去的空檔，瞥了一下背影，天沉黑，偏偏是這兩天來又沒下過雪，實在無法看出這人是誰。

按說他該悄悄起身追踪，一定能摸清楚這個人的「牛黃」「狗寶」，可是萬一對方是聰明的棘手人物，退出正是進一步的試探，那豈不是紙老虎，一戳就穿破！

正猶豫間，窗外不遠處的地方竟有了話聲。

「如何？」只說了兩個字，石頭根本無法聽出口音。

「不是，這小子睡得比豬還熟。」

石頭一顆心，像急鼓般的跳動。

「別上當，這小子外表粗魯，其實是個精靈鬼，你搜過了沒有？」

「你當我進去幹什麼？要不放心你也去一趟！」

「我只是隨便問問，好了，走吧。」

走了，是兩個人沒有錯。

他們走得特別，離丈二遠，一走向左，一走向右。

石頭暗罵：娘的，眞精，幾乎騙過了我，現在，哼！有樂子看了。

* * *

樂子出在蕭夢的「百寶玉器行」。

在座的還有「金銀當舖」的東方銀。

因爲今天是十六，臘月十六。

每逢初一，十六，東方銀從中飯前到黃昏時候，都在蕭夢的珠寶行裡。

這是約定，當舖的留當珍飾古玩玉器之類，東方銀是賣給蕭夢的，一個月兩次。

未必次次全有好東西，只是習慣下來，這一對臭味相投的朋友，也樂得半公半私聚上了大半天。

今天趕得巧，巧到了家。

布政使衙門裡的管爺，管大班頭，管五岳，中飯不到，陪着一位青衣便帽很有些威嚴老者，到了蕭夢的珠寶店中。

老者有個小斷跟隨，十五、六歲，滿面機靈的樣子。

別看東方銀和蕭夢是富戶，算得是一號紳士，敢背後瞎談那「助人爲樂」的單公子，但對於管五岳，却不敢得罪，立刻笑迎恭請客座。

行裡的小斷敬上香茗之後，管五岳不待蕭夢動問，就說出來意，老者姓朱，住在江南，這次要到京師，路過此地，爲了等待後到的家小人等，有幾天逗留，現在是布政使的貴客，就住在布政使的那間豪華別莊中。

朱爺性愛特殊的古玩，所以由他管五岳陪同，首先來到蕭夢這兒來。

生意人的靈通，更比花果山的孫悟空還精，一聽姓朱，心中一動，此時正是「朱」家的天下。

再看朱老丈的威嚴神態，沒有九五也至少有八五的身份，何況管五岳已經等於告訴了蕭夢和金銀當舖的東方銀，朱老丈因下住在布政使的別莊，是布政使的貴客，其他的又何用再想。

於是蕭夢恭請管五岳和朱老丈，到裡面談話。

裡面要經過兩道鐵門，每道門是四把碗口大的鎖，然後還要走下地道，再經兩道鐵門，才進入蕭夢向東方銀誇耀，而東方銀從沒被請進過的「天下第一寶庫」。

天下第一，太過誇張，東方銀有幸禿子跟着月亮兒走，看到了一切，由衷的說天下第一當然未必，除了京師，北幾省只怕不會再有比這座寶庫貨多玩意多及好的了。

朱老丈是行家，大行家，一連指出八件古玩的出處，朝代和約計總值的時價，竟比蕭夢還內行多了。

蕭夢固然因駭而敬，東方銀也瞠目心服。

東方銀對這門學問，要高過蕭夢，但他藏拙得法，因此往往能賣出幾件本不值錢的東西給蕭夢，換得過倍的價錢。

最後，朱老丈看中了一隻「蟠龍玉杯」，淡淡的告訴蕭夢說，拿到上面，要借光線仔細看看。

回到店裏，朱老丈眞的在明亮的光線下看過多時，臉上抹過一絲笑意，東西仍然交給蕭夢，道：「你開個價錢。」

蕭夢看看管五岳，管五岳直接了當的道：「朱爺何等人物，你盡管實報個價，別多加碼開大價，也用不着留下尺寸。」

蕭夢應着道：「那就一句話，一萬兩金子吧！」

朱老丈連眉也沒動一下，道：「蕭掌柜，你知道這玉杯的出處？」

蕭夢說道：「載於古物奇譜，是隋煬帝的蟠龍杯。」

「對！」朱老丈道：「它本來成對，可惜那昏君迷信長生之說，竟毀去其一，合珠成粉給吃下肚去，唉！」

這故事蕭夢和東方銀沒聽說過，只好含笑不發一言。

「不貴。」朱老丈接着說道：「眞的不貴，我要了，請妥善的包好。」

蕭夢連聲應是，十二萬分小心的將原座取出，杯置其中，再配上錦盒，鵝絮塡空。

朱老丈示意小斷道：「取銀票來。」

小斷取出銀票，朱老丈親自計算，內有五千兩黃金乙張，一千兩銀票三張，再加上白銀銀票的折合

，全部整整九千両的黃金，還缺了一千両的金子。

朱老丈不解的追問小廝，怎會剩這麼少銀票，小廝畢恭畢敬的回答，說朱老丈忘記捐出五千両黃金修築河堤的事了，朱老丈才莞爾作笑。

他向蕭夢再三道歉。說只好等家小在三五日後來到，湊足黃金再來購買。

這一筆大生意，蕭夢怎會任憑他溜走，說沒什麼要緊，朱爺可以隨意留置些訂金，生意就能作數。

朱老丈搖頭，他說他一向購物，是一次全數付清，這樣有幾種好處，至於有那幾種好處，朱老丈沒作解釋。

蕭夢看着管五岳，又說可以現在就憑朱爺身份去拿另一千両黃金，只要朱爺寫個條兒，到日子自己去取。

朱老丈說得更好，那等於要敲布政使大人的竹槓，不行。

管五岳悄悄一拉東方銀和蕭夢，遠走到角落地方，出個主意，說另一千両黃金可由東方銀墊付，蟠龍杯也由東方銀保管幾日，只須東方銀開據一紙當票，豈不三全其美。

他又說，如此一來，東方銀也拉上關係，朱爺從不待薄人，必有回報，最後還半開玩笑的對東方銀說，當票千萬別照貴行那陋規來寫，否則變成了破杯子，可就要了蕭夢的好看。

東方銀十分欣賞管五岳這個主意，他不只有這千両黃金的利息可圖，取物時，他已想好，另外要作成朱爺一票大生意，自是高興的說好，也聲明一定寫明是「百寶玉器行」賣出蟠龍玉杯一隻。

事經決定，東方銀簽收據，由蕭夢隨時往取千両黃金，然後小廝陪他去當舖取票，管五岳依然陪同朱老丈，踱着方步兒出了珠寶行。

作成一件大生意，蕭夢的臉始終沒停過笑容。

他剛剛收好銀票，那是「山西原家」的銀票，眞比現成的黃金還硬。

他突然抬頭，臉色變了！

石頭笑嘻嘻的站在高大的貨架後面，那隻玉獅子旁邊，雖和他間隔着貨架子，但是石頭仍能很清楚的看到他在作什麼。

他的門上，安置着特殊的金鈴，任憑是誰從外面進來，想不使那門上的金鈴响，幾乎是不可能的。

說幾乎不可能的原因，正因爲現在石頭已經進來了，也正站在和他只隔一座貨架的對面，而那門上的金鈴，却沒有放出個屁來。

「你怎麼進來的?」蕭夢那張臉難看極了，怒火使他發火了。

「一步一步的走進來的。」

這個回答，加深了蕭夢的懊惱，一指外面厲聲道:「出去，你給我出去，我警告你，少再登上我這門檻。」

「你是這樣說過，但是現在不同!」

「不同什麼?什麼不同?出去!」

「你只說不再要我所刻的東西，叫我別再來，如今，我不是要賣東西給你，是要買你的東西，這就是絕對不同的地方!」

「我……我……」蕭夢擠出一句話說:「我什麼東西都不賣給你，你走!」

「我要是你，蕭老板!」石頭沉靜至極的說:「我不講這種不是生意人該講的話。」

「我講了，怎麼樣?」

「蕭老板，現在店堂裡，只有你我兩個人，我進來，又沒有別人看見，我是個客人，來買東西的客人，還是個光脚的客人，你，是老板，有身價的老板，如果你對我太過份……」

「你能怎麼樣?這是有王法……」

石頭的右手，已稍高過肩頭扶在貨架子上。

所以蕭夢下面的話，突然自止，並且瞪大了眼睛。

「我的看法!」石頭笑了笑:「我已經解釋了，我的看法一向很少錯失，現在我的看法也是，你如果對我過份的沒有禮貌，我會十分生氣，生氣到推翻這個貨架子!」石頭右手微微用力，貨架微微一晃。

蕭夢急得叫着奔出賬房。

「用不着慌張，聽我說完，當我推倒這個貨架子的時候，我的看法是，你會先着急的去接上面的東西，能接一件也好，如果接上三件，你該很高興了，在這個空檔，我去了，當然離開以前，不能保證不推倒第二座貨架子，總之，我走的時候也不會有第三個人看到，所以就算你告到管五岳面前，蕭老板，也奈何不了我石頭的。」

蕭夢頹然坐下，石頭的話不錯，沒有人證，管五岳不會受理這件訟案。

「算我倒楣，誰叫我開的是古玩玉器舖，算你石頭硬過玉器，說吧!你買甚麼?」蕭夢認了輸。

「東西值價，是當年隋煬帝用過的『水火蟠龍杯』，聽說落在你手中。」

蕭夢笑了，笑聲震耳。

石頭仍然沉靜含笑，直等蕭夢笑聲止住，才淡淡的說道:「如果你是用一萬両黃金，賣給了一位朱大老爺，如果朱大老爺給了你九千

両金子，你賣了，那算你幸運，雖說賺的不多，那總是賺，不是傾家蕩產。」

蕭夢再也笑不出來了，瞪大雙眼，有些畏懼的看着石頭!

「如果說，」石頭沒理會蕭夢。「你少一両不賣，而適巧那個開着訛人當舖的東方銀在場，管五爺出主意物當黃金一千両，當舖掌柜欣然承諾並開出當票的話，那你就不如叫我推倒所有的貨架子，至少還能聽聽東西落地的脆响聲兒!」

蕭夢突然前往幾步，想接近石頭。

「別動，就站那兒說話，告訴我，是不是一切恰好和我的看法一樣?」

「石頭。」蕭夢客氣起來。「請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這是剛才發生的事，你……」

「告訴我，是不是和我說的一樣?」

「一樣，完全一樣!」

「你包紮好的錦盒裡可有你出具的證明文書?」

「有，不過文書朱爺帶在身上。」

石頭搖搖頭，長嘆了一聲道:「完了，晚了，你完了，其實你早該完了，不過我還不這麼甘願承認晚了，哼!」

一聲哼，一陣風般石頭走個沒影子，這次，門上傳來震耳的金鈴响聲。

蕭夢僅僅是想了刹那，大聲叫人，當小廝從後面出來時，蕭夢馬上吩咐趕緊關上店門，除了他以外，誰叫也不開，然後也像一陣風似的，跑到街上。

謀財害命　知情亦死

蟠龍杯就放在八仙桌上，兩旁坐着一對唉聲嘆氣，面色灰敗的大掌柜——東方銀和蕭夢兩人。

「老蕭，你說怎麼辦?」

「輸定了，半點辦法沒有。」

「咱們都當着面，他是甚麼時候用的甚麼手法『掉包』的?」

「東方兄，那沒有用，來之前我就打聽過了，江南朱王爺，是當今幼弟，前天到的，住在布政使的別莊，這不假，半點全不假，別說咱們還沒弄清楚掉包手法，就算弄清楚了又怎麼樣，是我敢說出來，還是你有不怕殺頭的胆?」

「總得商量出個善後辦法來呀!要不留人贖當，那麻煩可大了!」

「不是我推托，東方兄，我是可以說東西假在你東方兄的。」

「甚麼?」東方銀一跳而起，厲聲道:「蕭夢，你再說一遍我聽聽?」

「說十遍也是一樣的，東方兄，事情太過重大，你總該聽說過『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的話，夫妻都是如此，何況我們只是朋友，當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臨頭，東方兄，你也會像我一樣，先顧自己的。」

「好!很好，蕭夢，你講，咱們朋友就到此爲止，我東方銀不信人家是專爲對付我一個人來的，到時候我會冷眼看着，看你怎生脫身事外。」

「東方兄。」蕭夢站了起來道:「那就看吧!我總會落個比你輕的罪名。」

蕭夢走了，似乎走得十分坦然。

東方銀盯在蕭夢背影上的眼神，恨不得能變成兩把鋒利無比的快劍，若能洞穿蕭夢那顆骯髒自私的黑心，東方銀願意用一身家財來作交換。

東方銀正在怒火冲頭頂的時候，大水缶到了。

是親信小廝到內宅報的信，大水缶急急的來看看究竟。

她正走在高高柜枱後面，恰好聽到蕭夢的「爲友高論」，所以她也是暗中目睹蕭夢棄友而去的人。

「女人心，海底針。」

又有「最毒婦人心」的警句。

雖不能代替所有的女人，但是你最好別過份的傷害某一個女人，否則就是惹上了「海底針」，召來「婦人心」了。

有例外的，只有一種靠天生本錢，高高掛着隻羊頭，出賣自己人肉的女人例外，絕對的例外，因爲她們是能被打倒的，只要你能不停的加重份量，加重價碼。

大水缶不是，她現在是東方銀的妻子，因此，她對蕭夢的憤怒，遠超過了東方銀，所以她想到的報復，也超過了東方銀所能想到的。

大水缶今天沒擺出「老婆娘」的「河東獅」威，十分體貼的安慰東方銀，問及東方銀蕭夢是怎麼突然想到，玉杯可能被掉包的事。

東方銀叙說蕭編告訴他，石頭前往百寶行的一段經過。

大水缶連個愣也沒有打，作主吩咐下去，派出所有當舖小廝，跑斷腿也得跑，每人僱一輛暖馬車，走遍四城去找石頭，找到人，就說她大水缶跪地奉請，千千萬萬把人抬也要抬來當舖。

於是六名小廝，六輛馬車，寸土寸地的搜尋。

＊　＊　＊

石頭和黑馬打過招呼，正要去押牌九。

黑馬一把拖住石頭道:「老弟，能移玉到我那間小屋子裡談談?」

石頭點點頭，和黑馬進了那間大概除了單公子外，從來沒有外人能被請入的秘密室中。

坐定，黑馬開門見山的道：「老弟，你手氣好，身上也方便的時候，自信能輸多少銀子？」

石頭想了一想：「大概五十兩吧！其實如是每天賭，每天能贏到五十兩，就算皇帝老兒也該十分高興了。」

「說得好老弟，我黑馬從前不認識你老弟，那不說，從認識你老弟之後，打從心眼裡想和老弟你交個朋友，你老弟可願意？」

「五湖四海皆兄弟也，坊主你說，我爲甚麼不願意？」

「好，兄弟，咱們就這麼說定了，你玩你的去，放大胆子玩，只要記住一件事，我黑馬是你兄弟的好朋友，在黑馬賭坊裡，你兄弟別顧忌，別在乎輸贏，贏不必講，輸了有我黑馬在！」

「謝謝黑坊主。」

「叫遠了吧！兄弟，這稱呼可不像好朋友嘛！」

「好！沾光了，黑大哥！」

黑馬哈哈笑了，拍拍石頭的肩膊，送石頭出去。

可巧，和開始以來就坐在一定座位上的單公子正好眼對眼，石頭先笑着點頭，單公子是笑着招手。

石頭過去，單公子先遞件東西給石頭，然後壓低聲音道：「剛才，我用你多存在我這裡的三錢六分銀子，給你贏了五十兩正，你有本領再去輸掉。」

石頭沒推拒，笑笑，悄聲道：「這才叫一本萬利。」

說完話，大步下樓去，正經過崔青兒和白麗兒面前。

怪事，崔青兒、白麗兒當他成了陌路人，誰也沒有看他一眼。

他却突然止步，貼近兩名艷女的耳邊，在她們還未及躲避前，道：「別聽黑馬的，咱們仍然親熱咱們的，尤其是今夜。」

當崔青兒「呸」出聲來的時候，好快，石頭已經坐在何廊子對面天門上。

他剛放下那錠五十兩的銀子，有人一把又給收回來，單公子注目，黑馬在冷眼看，石頭翻着白眼，那人正是金銀當舖的小廝，和石頭很熟絡的小廝「小八哥」。

「幹甚麼小八哥？」

「我的石頭爺爺，我一個人從中午過了不久就開始找你，直找到現在掌了燈，有要緊事。」

「慢着。」石頭慢聲道：「我押一方，這方我有把握準贏的。」

「算你贏了，準有人賠你，走吧！」

生拉硬扯，把石頭拉出黑馬賭坊。

單公子一瞧黑馬，黑馬目光一掃滿天雲，滿天雲若無其事的走出賭坊。

* * *

敬上茶，是大水缶親自奉敬的。

接着吩咐擺酒，並且要快。

小八哥先聲明準贏的事，於是兩錠雪花花的五十兩白銀，捧放在石頭的身邊。

大水缶笑着道：「一錠是準贏，另一錠則是石弟你辛苦這一趟的費用，收起來，收起來。」

石頭老實不客氣的收了銀子道：「大嫂子，不管有甚麼要我辦的，先請聽我的話，關上店門。」

小八哥得到大水缶點頭後，關上大門，並且上了門閂。

「還有。」石頭又道：「請東方老板寫張紅帖兒在大門上，就寫：赴城外朋友宴會，本店提早休息，明日照常營業。」

東方銀一皺眉道：「這是幹甚麼？」

大水缶已發了威道：「叫你寫，你就老老實實的寫給老娘，快寫。」

東方銀忍氣吞聲的寫好，石頭叫小八哥馬上貼好，並囑咐小八哥，如果稍後有人叫門，別理，千萬別理會。

小八哥應聲，大水缶霎着眼皮在想，東方銀噘着嘴。

酒來了，石頭搖頭道：「不能吃喝了，沒工夫再吃喝，大嫂子快說，城外是不是有親戚或好朋友？」

「有，我有兄弟住在南城外，幹甚麼？」

「別問了，大嫂子，妳找我來，準是爲了蟠龍杯的事，也準是蕭夢不夠朋友，一切全推給了東方老闆，對不？」

「兄弟你可眞神，是爲了這件事。」大水缶承認。

東方銀服了，從心眼裡服。

「現在城門還沒關，馬車現成，後面酒菜也現成，大嫂子和寶號所有的人，今夜全不能住在店中，伙記們全放假回自己的家，記住，要找到證人，證明今夜是在某個地方沒有在店中，大嫂子賢夫婦和小八哥，一輛馬車帶着酒菜，去城外舅老爺府上，你們要商量好個說法，喜事慶壽全都可以，必須要自圓其說才行，然後天亮城門開了再回來，我保證這場天降下來的大災，平安過去。」

「眞的兄弟？」大水缶簡直想用哭來表示感激石頭。

「不會假的，只不過賢夫婦要損失多少！」

一聽到要損失，東方銀心急道：「那要損失多少？」

「九千兩黃金！」

東方銀臉上流下苦水來，那個樣子比死了親娘老子的時候還難看。

大水缶懂了，她也捨不得，不是麼，善財難捨。

不過她能分清楚利害，所以沒有打怔道：「一句話好兄弟，全仗你了。」

「那就好辦，也許有一天我會再叫你們賺回這次的損失來，現在快去把最值錢的放好，放到最秘密的地方，那玉杯交給我，不管誰問，就說只因那是暫存三兩天的東西，所以沒往寶庫放，只放在外廂鐵櫃中，記住了。」

大水缶夫婦同聲回答，接着一陣忙亂後，伙記們先走，然後大水缶夫婦及小八哥，帶着酒菜一輛馬車出了城。

金銀當舖裡，只留下了一個人——石頭。

石頭輕易的進入了八道鐵門十六道巨鎖的寶庫，找他的目的物。

找了一個時辰，笑嘻嘻的出來，仍然鎖好所有的門和鎖，絕不多停留，快到比夜貓子還快二十四倍的身法，重回到黑馬賭坊，不知道他要找的東西，是不是找到了。

* * *

彭彭彭……擂門聲能驚醒五里外的沉睡的人。

東方銀的金銀當舖，硬是沒人應門。

隣居出來了，告訴敲門的人說：東方家的人到城外親戚家吃酒，全走了。

敲門的問道：「至少該有伙記留守。」

隣居搖搖頭說，年月昇平，所以作掌櫃的也好心放了伙記們的假，所以大鎖鎖在大門外面。

敲門的衹好走了，這件事隣居是現成的證人。

* * *

怎可不巧，大水缶的胞弟，今天正在歡宴親友。

他剛剛得到了個兒子，以前，他已有了六個孩子，個個是「瓦片兒」。

他本想通知城裏的姐夫和姐姐，來不及，現在正好，現在若有人問，就算是皇帝老子親自問，他也會講是他通知姐夫一家前來的。

這半夜喜酒，喝到東方銀口裡有些苦澀，因爲它太貴了，整整九千兩黃金。

天亮而歸，開鎖開門，小八哥忙裡忙外，伙記們一個個的回來。

管五岳和朱老丈到了，贖回蟠龍玉杯。

敬茶入座，東方銀煞有介事的去拿錦盒，接着臉色蒼白，冷汗直冒的空手而回，直跺着脚，淚如雨下，丟了，錦盒被盜，玉杯遺失。

大水缶聞報出來，一頓號啕，大罵東方銀多管閒事，打得東方銀東逃西躲，直斥東方銀手頭有這種珍貴的玉器，爲什麼不存寶庫。

一言提醒了鼻青臉也腫的東方銀，抓住大水缶的拳頭，氣急敗壞的說，先清點寶庫要緊，誰敢保證寶庫裡的東西沒有丟失。

於是大水缶搶先，東方銀爭後，扔下客人不管，奔向寶庫，這番如假包換的造作，三戲白牡丹的呂洞賓，只怕也自嘆不如。

回來了，半個時辰後他們夫婦回來了，大水缶準備得妙，一紙失單由當家交給了管五岳，內開被竊蟠龍玉杯一隻、漢玉鐲三副、金佛一尊。

失單一點也不假，管五岳接過單查過，絕不是空口白話胡說亂報。

玉鐲和金佛，是留當已兩年的東西，當單可憑，無法做假，玉杯是昨天才當入的，更錯不了。

管五岳心裡正在打翻了五味架，要多不是滋味就有多不是滋味，查獲失物緝捕偷兒，是他份內的事，推不得，但現在朱爺贖當的事要緊，他問東方銀該怎麼辦？

東方銀哭喪着臉，一再說事有事證，他能如何？那樣子像要賴賬。

大水缶女人反而有丈夫氣，一推東方銀對管五岳道：「管爺，當物歸當物，失物歸失物，失物如果久難追回，不怕管爺你不高興，我會着緊的催，當物失了，沒第二句話，因爲當票上寫明原物價銀，那就按價銀賠出。」

這種承諾，莫說管五岳，朱老丈也回不出個不字來的。

大水缶作事痛快，九千兩黃金的銀票，換回那紙當單後，有心也更是有意的對東方銀道：「死鬼，仔細的去對對存根，別再收張假的，叫老娘連棺材本全賠了進去。」

管五岳聽得臉發紅，朱老丈也暗心驚，但是他們誰也沒表示什麼，光棍眼賽利剪，金銀當舖裡有了高人，出了高明主意，如今事情像鐵板上釘了釘，老天爺再也沒有變的辦法，大水缶說什麼，他們也得忍下去。

東方銀核對過那當單，不假，大水缶還沒完，道：「這一份當票和存根，給老娘緊緊鎖在寶庫裡，老娘還要憑着這追回九千兩黃金，和那喪盡天良，出這種生兒子沒有屁眼的主意的狗種，去！」

東方銀轉身走了，大水缶換回笑臉對管五岳道：「沒別的話說，管爺，我們平日的孝敬，可是分毫全不敢少，如今全仗管爺的虎威，抓這個狗娘養的東西了，管爺放心

，玉杯找回來，我們各分一半，四千五百兩黃金歸你。」

管五岳紅着臉點頭，想走。

大水缸向朱老丈一福道：「您老沒玩成玉杯，我們是十萬個抱歉，不過您老總算有賺頭沒損失，所以今後還請多照顧小號，只要是眞東西，您老來我們處估價一定特別高，萬一像這一次一樣又丟了，我們還是照價賠出，絕對不說一句不規矩的話。」

朱老丈漫應着轉身走，管五岳隨後，背後傳來大水缸送客話：「兩位慢走，銀票帶好，再丟了可得不到賠的了。」

送客的話果然像龍捲風，使朱老丈和管五岳快得像流星，轉眼走沒了影子。

東方銀一拉大水缸，快步進內房，臨走，大水缸關照小八哥說：「關店門，掛出今天休息牌子，然後套車去城南角木屋，接石頭駕臨。」

小八哥應聲忙着，衆伙記全瞪大了眼不明所以。

內宅房中，東方銀鐵青着臉道：「怎麼辦，這可是要命的事！」

「你當老娘不急？」大水缸道：「不過我相信石頭不會作這件事。」

「妳相信，妳憑那一點這樣相信？」

「要是他，他可以只取金佛肚內的東西，又何必連金佛都帶走？」

「哼！妳明知道只取金佛肚內的東西沒用，必須金佛作證。」

「我不會忘，可是這事情只有你我和蕭夢夫婦知道的事，他石頭又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

「對！」東方銀一拍頭頂道：「妳看，會不會是蕭夢這個龜蛋？」

「我心裡早疑心是他了！」

「走，找這小子……」

話沒說完，小八哥在外面開了口道：「掌櫃的，我去接石頭去。」

「快去快回來。」大水缸接了話道。

「是，還有，蕭掌櫃夫婦到了，在前堂上，說非見掌櫃的不可。」

房內的東方銀夫婦互注視着，一點頭，東方銀道：「去請他們進來。」

小八哥應聲走了，刹那，蕭夢和豆腐乾進了內房。

剛坐定，豆腐乾就揪着蕭夢的耳朵，用力的揪，於是乎蕭夢就只好咚的跪倒在地上。

東方銀冷笑着，大水缸劈頭一巴掌，把東方銀打坐在地上，然後笑着扳開豆腐乾揪耳朵的手，道：「算了妹妹，過去的全免談，妳來了我就開心啦。」

「取出來，死鬼！」豆腐乾喝呼蕭夢，蕭夢取出了兩樣東西，第一樣已經叫大水缸怒火上升。

那不是別的東西，一尊「金佛」。

這金佛和其他金佛不同，金子做的佛，世上何祇千百，有錢人家，篤信「佛法無邊」的人家，曾血腥一生的，到老認為「放下屠刀」能「立地成佛」的人家，種種人家，甚至相信「佛」可以保祐他「生意興隆通四海」，專以肉身佈施十方施主，換得錦衣玉食的特種人家，只要高興，只要願意，全可以打尊金佛，或供或掛或懸在前胸。

但是現在蕭夢取出來的這尊金佛，世上祇有這麼一尊，他高才二寸，大肚皮、蓮花座、笑面孔，不同的是，他左上臂斜釘着一把短刀，刀才五分長，晶瑩如玉，彈之發出雷聲。

刀口下，直到蓮座，洒流着一片腥紅朱血，那顏色，千抹不去，那晶刄，千年未變。

如此金佛，天下獨絕。

這獨絕天下的金佛，如假包換，正是昨夜金銀當鋪所丟的東西，這叫大水缸怎能不怒火上升！

第二樣東西取出來時，連東方銀也蹦了起來，正是那幾乎惹出人亡家破大罪的「蟠龍玉杯」。

東方銀不只頭臉上面，連他幾乎碰上蕭夢鼻頭上的手指，都是根根青筋暴了出來，才待厲聲怒喝，大水缸一把將他又拉回座位上，道：「你急個狗屁呀，這不是蕭家弟妹已經押着蕭兄弟來了嗎？還怕蕭兄弟沒有解釋？」

蕭夢哭喪着臉，用着近乎臨死前悲號般道：「說謊的是雜種，是天下人的小舅子，我睡到天濛濛亮的時候，被甚麼東西給弄醒了，一睜眼睛，這兩件東西赫然已放在案頭上，我急忙到另一間裡去叫醒內子，然後等到天亮就往你這兒趕……」

「要是這樣，蕭兄弟，弟妹可又幹甚麼發火揪着你的耳朵呀？」大水缸反問蕭夢。

蕭夢長嘆一聲，道：「還不是怕嫂子和東方兄兩位不信，反正是我耳朵疼，又不是她的耳朵。」

豆腐乾聞他如此說，大怒，又要去揪他的耳朵，大水缸攔阻了她，道：「不能再揪了，別眞把他揪成了猪八戒一樣。」

豆腐乾借得台階當然就下，道：「大姐，其實這死鬼說的是眞話……」

「眞假先不要管，」大水缸道：「這玉杯是那隻眞的，還是那隻假的？」

蕭夢道：「當然是眞的呀，假的是在嫂子這兒嘛！」

「未必！」東方銀接上話：「你

仔細看看眞假！」

蕭夢認定假玉杯子在當鋪，所以從發現玉杯，根本就沒有仔細看過，現在才開始用心仔細的看清楚。

「咦！」一聲驚呼道：「奇怪，怎麼會是那隻假的？」

東方銀把昨天傍晚請到石頭，石頭定計等情說出。

蕭夢頓足道：「沒錯了，是這個小光棍幹的把戲，嫁禍給我，也只有他能進入我那店堂而又聽不到金鈴响。」

事情不由人不信，只是大水缸覺得內情欠通，如果石頭昨夜竊物，自然較爲容易，因爲就只有他一個留在當鋪中。

不通的是，竊物當然是怕人知道，如果不把這隻假玉杯送到蕭夢手中，誰又敢說竊走金佛的是他石頭呢？如今豈不是畫蛇添足，自找痲煩？

問題存疑，先看金佛。

金佛中的秘密，蕭夢夫婦並不例外，因爲他們兩對夫婦是從同一個地方來的，同一出身，也同時獲准知道並參與這個秘密的。

大水缸拿起金佛，首先問道：「弟妹動過沒有？」

豆腐乾搖搖頭，道：「沒動過，我夫妻誰也沒動過。」

「那就好。」大水缸用頭髮上的鳳釵尾端尖處，分點金佛雙睛。

金佛雙睛緩緩隱向深處，那蓮花佛座，即時旋開，眞是巧奪天工的奇匠手藝。

大水缸只往金佛腹中看了一眼，臉上有了笑容。

佛腹中有物，藏物沒丟。

東方銀道：「最好還是取出來看看，我是獲得玉杯的教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省得再上當。」

蕭夢也點着頭道：「東方兄說得對，這東西太重要，不看個是眞是假，實在是無法放心。」

大水缸伸出兩個手指去摸、拿，終於拿出來了，就在這個當空檔，外面突然傳來了石頭的話聲——動不得！

接着石頭居然撞破了窗戶飛射進來。

可惜晚了，大水缸已抖開那件東西！

「快逃！」石頭警告着東方銀等人，自己已倒竄出去，比進來的時候快了許多。

又晚了，一片黃霧已罩上室內兩對夫婦的頭臉，只聽得大水缸一聲猛獸臨死前的厲吼，和豆腐乾一聲——好黑心的老賊，接着紛紛仆倒，再也聽不見任何聲响。

石頭再沒進那屋子，站在院子遠處，臉上一片肅煞。

最後他一搖頭，抖手投出一粒黑丸，恰恰正落於室內地上，接着化作一團烈火，那黃霧見火即燒，刹那間燒得無影無踪，而大火也隨着捲上房頂，石頭在大火中，悄悄的走出金銀當鋪。

* * *

黑馬賭坊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是最安靜的時候。

這也正是多年如一日，黑馬賭坊在天色拂曉收檔與正午開賭前的安靜時刻。

黑馬那間秘室，其實並不隱秘，只不過是外人根本進不去，賭場的人又根本不敢進去，所以雖不隱秘也算是秘室了。

秘室的通門沒動，動不了，因爲是從內部閂緊再上了鎖，既然由內部上的閂和鎖，當然證明秘室裡面有人，否則這門閂和鎖豈不是有了活鬼。

就是有了活鬼，秘室裡面却是沒個人影。

突然，牆上那面雪亮的丈高大銅鏡，滑開一旁，滿天雲從銅鏡閃進了秘室，銅鏡重又關閤起來。

滿天雲毫不猶豫，打開左側靠牆角擺着的丈二高六尺寬的大鐵櫃，那是黑馬存放金銀的地方。

按說鐵櫃應該上鎖，但却沒有。

按說沒上鎖的鐵櫃，應該一拉就開，但却絕對不是。

既然不是，滿天雲就應該無法打開，但他一拉就打開了大鐵櫃的門。

這些，全夠神秘。

這些，也全是陷阱。

對不明白內情的人，是神秘的。

對有心偵察這些神秘事物的人，是陷阱。

秘室內很黑，那是因爲唯一的窗戶，被厚厚的黑色窗幔遮掩得不露任何光亮的關係。

黑暗利於行動，秘密的行動，不能見光的行動，像現在的滿天雲，正十分欣賞這秘室中的黑暗。

不知道滿天雲在大鐵櫃甚麼地方作過了甚麼手脚，刹那，他竟然反手帶閤鐵櫃，把自己關在大鐵櫃中。

這時，那長條案下的沉重黑影裡，一閃出現了石頭，石頭臉上抹過一絲冷笑，再一閃已移開大銅鏡，當大銅鏡一復原之後，秘室中已不見了石頭。

石頭並沒有離開黑馬賭坊，他正在受罪！

因爲當他離開大銅鏡，從那道暗門退出秘室後，才看清楚那也是條無路可通的甬道，無路可通只因爲它別無去路，路只有一條，如果不往前走，遲早會被從秘室出來的

人碰到。

於是他往前走，不計曲折。

於是石頭又碰上了一道門，一道在甬道上唯一的門。

不進去，別無其他門戶，進去的話，他必須先打好千百種可能，在這不多時間的猶豫下，他的確已經作到了想過二十九種的可能遭遇，然後才很輕很輕的推開那道門戶。

在他想像的任何一種可能中，全沒有如今已是事實的可能，叫他尷尬到恨不得死掉了算數。

他一頭鑽出，是綠色布幔。

他輕拉布幔，雖然僅僅開了一條縫隙，却正和崔青兒那雙大眼睛對上了。

這還不要緊，要緊的在他已經知道這是個甚麼地方，他來過，這是崔青兒三間房中的一間，那可以沐浴淨身，也可以「大小」方便的地方。

其實這也不算要緊，最要緊的是，崔青兒那雪白的誘人香臀，正墩在個「福漆牡丹春圖」的馬桶上。

石頭想退，那有退路？

崔青兒雖說幹的是那掛羊頭賣狗肉生意，但也是個人，又是如假包換十分罕見難得的大美人，突逢意外，綠幔後面探出了個人頭來，那有不驚嚇得尖聲狂叫之理，信不信由你，崔青兒却是忍着沒叫沒喊，只是臉色陡變，右手突出，五指快如閃電插向石頭的咽喉。

她五指已出，才認清探頭暗窺自己的竟是石頭，急收手，已不及，還好，石頭的手也正伸出來，恰好握住她的手腕。

崔青兒是眞是假可不知道，不過那樣兒却是又羞又嗔的媚眼翻動道：「你甚麼時候來嘛，那兒不好藏，幹甚麼偏偏躲在這裡？」

石頭在這一刹那，想了許多事，他早就知道崔青兒和白麗兒都有一身功夫，還是很不含糊的高手，論身手能躋身一流，要不剛才崔青兒不會不尖叫出來，不叫的緣故，是別有所恃。

石頭也清楚，就算崔青兒從前還沒有摸清自己也會武技，現在，也該摸清了，因爲這道能直達黑馬秘室的門，既然開在她這間「妙屋」裡，她自然正是親信人，自己從這道門裡出現，自己又不是黑馬賭坊的人，其他又何必多說。

現在又沒到賭坊營業的時候，自己突然出現，眞是甚麼借口都全用不上，可是如今崔青兒給自己留了個借口，一口指明自己躲在這「妙屋」，而不是從那道秘門進來的，按說自己大可以裝糊塗混過去，不行，只怕那就上這狠毒娘兒們的當了。

石頭想得又快又準，頭一搖道：「妳弄錯了，我不是早就躲在這裡，而是剛剛從綠幔後面那道門進來的。」

崔青兒也裝不下去了，道：「請你先到客堂裡坐好不，有話等會兒說。」

石頭妙極了，鬆了手，一擰崔青兒的小嫩臉道：「我雖然沒看，不過知道這門上也有門，要不妳下次門好，再不妳現在請快，滿天雲也該來了，他可不像我，妳也許吃次說不出來的啞巴虧！」

崔青兒臉紅了，嗔道：「偏偏甚麼全懂，哼！到時候可就會死睡，快走快走！」

石頭一閃進了客堂，他才不傻得眞在客堂裡等，又一閃而出，再一閃到了黑妞的房門前。

他本來是想輕輕的敲門的，目光恰正對着黑馬那間秘室的大門，看到「助人快樂」單公子推門而入。

他皺一皺眉，才待離開，突然肩頭被人抓住，來不及反抗，已被生生拖到房中。

＊　＊　＊

這場無名火，直燒到正午才被救熄。

清理火場已是傍晚了，只有四具被燒焦的屍體。

由於小八哥作證，證明死者是主人東方銀夫婦，和好友「百寶玉器行」蕭夢夫婦四人。

兩對夫婦沒有子女，官家出面封存了兩家的財產，尤其是蕭家，連塊瓦片全沒有了。

有人正在想發這場火難財了，正在打主意，可惜晚了，第二晚就有人拿出了可靠的證契，一手接去了整個的「百寶行」，這人正是「助人快樂」單公子。

證契是蕭夢的一紙借押具，有手印，有中證。

官家對過存檔的蕭夢手印和筆跡，沒錯，抵押契據寫得清楚，是押上蕭家的一切財物，於是，單公子就成了現在的主人。

單公子還沒有把這點財物看在眼中，只是接手的當天，草草看了一遍，然後仍是請回原先所有的伙記來工作，只有提升小八哥成大掌柜，主理一切。

小八哥雖然叫小八哥，雖然曾經是金銀當鋪東方銀的小廝，人可並不小，二十四啦，只是傻了些兒，也是文質了些兒，善體人意又能言善道，大水缸是因懶得提名道姓，才叫他八哥，他像八哥那張嘴，惹人歡喜。

小八哥走了運，一躍而成爲大掌柜，第一個給他道賀的竟然是石頭。

石頭這次是推响大門進來，小八哥正親自用布在擦抹古玩的浮塵。

鈴响，小八哥立刻看到了石頭，仍像先前一樣熟絡的迎上前去問好。

石頭並不比小八哥大多少，不同的是兩人擺在一道，怎麼看都覺得小八哥的確是太小。

石頭笑着道：「聽說你一步登上九重天，我是來賀喜的。」

「你太客氣了，」小八哥說：「甚麼九重天，還不是一樣給人家做工。」

「不請我坐？不敬我杯茶？」

「應該應該，你請，這邊請！」

進了掌柜的房間，這是小八哥接手才改的，從前蕭夢是在店堂裡待客、理事，要休息的話，他回後面內宅。

另有小廝敬上茶，退出，石頭就閉口不言，只是上上下下打量着小八哥沒完。

小八哥見的大陣仗太少，被石頭看得直發毛，發毛到坐也不穩站也不直，哭笑不得。

忍不得了，急道：「你還有甚麼事？」

「是有事，但是不是我的，是你的。」

「我的事？我的甚麼事？」

「小八哥，不不，大掌柜，您貴姓呀？」

「你開的是甚麼玩笑，你知道我是姓單的？」

「台甫？」石頭臉色仍是冷板板的道：「我再請教名字？」

「單順興，順從的順，興隆的的興。」

「好名字，無怪能平步青雲從行當的小廝，躍昇爲珠寶行的大掌柜，不是嘛，順着某個人意思去作，於是作完了，成功了，將功論賞，你就興隆了起來啦，當上了大掌柜啦。」

「我說石頭，咱們可是好朋友，你這又何必……」

「不是我何必，是你何必，眞說起來，現在你是吃的比從前好啦，當然穿的也好多啦，用的嘛，我相信也有限度的自由來用啦，不過，我敢打賭，你絕對睡不好，睡不落實，睡不安穩，所以是你何必，不是我何必！」

小八哥臉更傻了，更成了地地道道的小白臉！

「你說句老實話，小八哥，單順興，東方家大火的時候，你在甚麼地方？」

「我……」他記起來了。「我正奉命套車四處找你！」

石頭笑了，那笑臉上顯露出來的智慧，小八哥看了有些害怕。

石頭最後搖搖頭，小八哥擦擦冷汗。

石頭的話鋒，像刀，天下最鋒利的刀，刀刄直扎進小八哥的心肺，他話來得突然，道：「你爲甚麼要放那把火？」

小八哥心、神兩驚駭，剛張開口，石頭話鋒接得好快，道：「爲甚麼偷去金佛？」

小八哥冷汗從額頭越過了眉毛。

「說，你那裡去弄來的假玉杯？」

小八哥冷汗流進眼中，好痛！擦着。

「講，你該想想東方銀他們身受的，不講，有一天你會突然喪命，你聰明的話就該想到，你是僅有知道這一切秘密的人，你正握着那個陰狠厲害脚色的把柄，會嗎？他會放心讓你永遠抓住他的把柄嗎？殺了你多好，殺了你一了百了……」

「我只是偷了金佛，別的全不知道！」

小八哥驚駭恐懼之下，終於說了實話。

「誰叫你偷的？說！」

「蕭夢和豆腐乾！」

石頭猛地一跳而起，像陣風似的捲出了珠寶行，他非找個地方靜靜心不可，非找個地方自己問自己不行。

小八哥傻楞的目睹石頭奔去，那顆心才從嗓子眼裡沉落下去。

剛剛沉落，一隻手已放在他右肩頭上，想回頭，動不能動，要站起，根本也辦不到，於是，他那顆心，又一跳跳到嗓子眼。

「順興，石頭問你些甚麼話？」

小八哥說了，一個字也沒有漏。

「很好，尤其是你告訴他，是蕭夢要你偷那金佛，實在辦得好的。」

「是麼，你又是……」

「我的話還沒說完，聽下去，石頭說得不錯，刀柄是不容許別人握住的，我輕視了石頭，錯認他絕對不會想到偷那金佛的是你，既然料錯他的能力在前，就必亡羊補牢於後，順興！你不該承認你偷金佛的……」

小八哥人機靈得很，已經聽出了話不對勁，一轉眼珠，決定碰碰運氣，道：「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

「我本來就沒有打算瞞過你的。」

「你大概想殺我滅口？」

「話很難聽，我只是在保自己的平安！」

「憑你難道也會怕那刻匠石頭？」

「哼，他不是甚麼刻匠，他也許姓石名頭是叫石頭，但他却來自『公平城』，是每隔五年改任一期的『公平使者』，這點他瞞不過我

的！」

「反正我是死定了，能在死前讓我作個明白鬼？」

「順與，我實在是非常喜歡你，所以從去年起就暗中指點你強身的武技……」

小八哥有些激動了，「原來是你，既然是你，你該知道順與對你的感激……」

「我知道，所以存心造就你，使你有一天能成為我最大也是最好的弟子，可惜我沒有想到石頭如此厲害，一時失策，被逼對你下手，順與，你該知道我內心是何等的痛苦！」

小八哥的魂全嚇出了竅，他懂善惡，也知是非，錯僅錯在年輕經驗不夠，如今這人所說的話，他記起「啟蒙」老夫子說過的話，三國中曹操的嘴臉，當眞是他寧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他。

這人說得有多明白，錯在他自己小看了石頭，但要殺的是別人，以殺別人來堵塞他一次的錯失，並且由他口中說出這種狠絕的話，竟像懷着悲天憫人般意願的眞誠和應該，小八哥眞的死了求生的心。

死前，的確還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其實說穿了，仍然是下意識的希望能多延長一刻活命，就延長一刻。

於是小八哥道：「你造就了我，再毀滅了我，我沒有甚麼好埋怨的，講完有關公平使者的事後，告訴我一聲，我會笑着死。」

「公平城究竟在甚麼地方，和究竟有或沒有，武林江湖傳說紛紛，總之，沒有人去過，也許去的人都能守口如瓶，至於公平使者，是專司察巡武林邪惡事物的人，說穿了，也等於誅惡安善，抱打不平……」

「石頭會是甚麼公平使者？」

「你所想的我懂，石頭看上去不像，但是你沒試過，我也沒試過……」

「那你為甚麼不試一試呢？也許他不是甚麼公平使者，那樣你豈不是不但不必殺我，反而獲得一個得力的門下？」

「好話，也是傻話，我如果試他，結局只有兩種，他若不是使者，必死，他若眞是使者我死，機會各一半，順與，你如果眞夠聰明，應該想到，在我只有一半機會的時候，會為你去搏生死嗎？」

「不會，也不應該。」小八哥順情說了好聽的話：「我想你就要下手了吧？」

「我喜歡你的地方，正在這裡，我正要下手。」

「我如果要求臨死見你一面，你大概不會答應吧？」

「不錯，不能答應你！」

「請你在我死後，代我辦件事情行嗎？」

「放心，小劉莊你父母那裡，我會送去足夠他們一生過日子的銀兩。」

「謝謝你，那我眞的就再沒有甚麼好牽掛的了。」

「順與，你可以笑了！」

「等等，您能原諒我要求面南而坐嗎？」

他背後的人，沒有答話，卻代他搬動座椅，連人抬起面向正南。

南面臨街，有夠大的兩扇窗戶。

窗旁，正掛着一面古銅鏡，據說那是楊貴妃曾經用過的東西。

從「貴妃鏡」中，小八哥看清了背後這人是誰。

他等那人剛放落座椅，突然雙腿猛挺雙手也猛地一推太師椅的扶手，太師椅向後猛倒，他，小八哥，已穿窗而躍落在街心！

那人的確未曾料到始終安然待死的小八哥，會來這一手出奇的妙着，所以小八哥平安的撞破窗戶飛了出去。

不過那人業已順手揑碎了太師椅的椅背，並且當小八哥人在街心空中的時候，抖手射出那尺長寸半厚的斷木，他並沒有看小八哥的生死，一閃而去。

小八哥沒有死，當時沒有死。

小八哥活着，只是活了不久。那塊斷木，正從後心插進身體，從前胸透心而出。

別說是小八哥，就是老八哥，受這重傷也決活不了。

首先奔向他身旁的，是每天清早提着柳籃賣包子的老江。

老江外號叫「老薑」，薑是老的辣，所以老薑除了代表狠辣的以外，還代表看事的透徹和不管閑事。

閑事似乎並不包括人命關天的事，所以小八哥從半空裡摔下來，老江就幾步趕到了小八哥面前。

他當然認識小八哥，這座城，固然是曾經作為帝王都的大城，但是住久了，像老江一個專門走長巷串短街賣小吃食的小販，是會認識很多人的。

小八哥在金銀當舖作小廝的時候，就是老江的老主顧，所以他一見老江，就像見到了親人，淚流下來。

老江先向圍近的擠擁人羣中掃了一眼，道：「那位行行好，去招呼管大爺一聲，出了人命啦。」

小八哥扯動老江的衣袖，老江附上耳朵。

小八哥只說了句——賭！

其實一個賭字算不得是句話，不過多想想，用個賭字代表一句話，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老江是老薑，大聲重復小八哥

小八哥被一塊斷木穿心而死。

說的，道：「賭？這是什麼意思？」

老江的重復，賭這個字，就不算是小八哥僅僅告訴老江的秘密話了，因為人羣全聽得清楚了。

小八哥再也說不出話來，血像小嬰兒的尿，從口中直往外面流。

早已有人去報官了，老江在等待。

老江仍然沒有放落小八哥，仍然是抱着小八哥的頭，小八哥戰抖着的伸出兩根指頭，老江似乎懂了，道：「你要賭，賭押寶，賭二，賭雙？」

衆目所視之下，小八哥迴光返照，突然搖搖頭，伸出一根指頭，拚盡全力，血噴如泉道：「單……」

於是小八哥死了，死在老江的懷抱中，死在英年，死得不值。

主僕相逢　悲說往事

老江喝下他平日最後的那碗酒，第三碗。

不管老江碰上多麼開心的事，那怕是一出門，天上掉下個東西正落在他的脚下，即使是錠整整五十兩的金元寶，這天當他賣光包子來「朝天鍋」喝酒，也只喝三碗。

他就算倒了楣，死了親娘老子，這天他來「朝天鍋」喝酒，也只喝三碗。

今天也不例外，喝完了他第三碗酒。

今天，臘月二十八的傍晚。

今天，一大早他就碰上小八哥死在他懷裡，所以把包子全送給了「善堂」，倒頭一睡到傍黑，洗把臉來「朝天鍋」喝他那三碗酒。

剛喝完第三碗酒，石頭到了，一屁股坐在他身旁。

老江在「朝天鍋」屬於他的紫銅格子裡，還煮着一副豬腦，據說吃什麼補什麼，老江的記性不大好，怪腦子不太靈光，所以特別吃豬腦補補。

儘管老江實在捨不得現在就吃，因為二馬糊說，越煮久了越有益，可是石頭既一屁股坐在他身旁，他就顧不及那許多了，撈出豬腦，站起來，換個座位。

他換的座位夠絕，保證石頭再也緊貼不到身旁，因為正好左右都有食客。

石頭連一眼都沒看他，要了兩大盤牛肉，一碗酒，牛肉一下子推到格子裡，煮到變了色，趁嫩撈出來就大口吃，兩大盤牛肉一斤正，他幾口吃光，仰頭喝下了那碗酒，扔出兩錢銀子轉頭走了。

這的確十分出於老江的意外，好在老江是老薑，反正是本就有心要避開瘟神爺，既然瘟神爺沒找他，豈不是最好的事？

老江吃喝完了，算賬回去，他

非再睡上一覺不可，三更天就起來做包子，五更去賣，平常總是正午就賣光。

賣光包子總能賺五錢或七錢銀子，老江做這生意久了，十年如一日，白天他也吃包子，喝着他自認爲得意十分的大碗茶，晚上一定準到「朝天鍋」，總花個三錢兩錢銀子吃飽這頓晚飯。

曾經有人給老江算過賬，一天除了一切開銷，穩賺三錢銀子，十天三兩，一個月九兩，一年一百零八兩，老江十年如一日，所以該存有白銀是最少一千零八十兩。

別人或許有個生病或其他災害，及其他嗜好，譬如到黑馬賭坊，甚或找個嬌娘玩玩，老江沒有，從來沒有，他的生活刻板到誰都能數得清楚。

不論年頭多好，壞人總是不少，會有早就預計可以大發一票的偷兒，三更後，老江走了，悄悄進去搜、找，怪事，老江那間破木屋裡，連一分銀子也沒有，更不用說一千零八十兩銀子了。

從那時起，老江就算不鎖門，保證也丟不了根毛。

老江自己，根本就沒有往這方面想，他已經「老薑」到連「閒事」全懶得管了。

老江今夜回到那間破木屋，也就是天剛剛全黑下來，他省錢，從不在睡覺點灯，今夜當然也不例外。

「老薑」固然是比嫩薑爲辣，但是總辣不過「指天椒」！

「老馬」當然識途，但牠也難以保證有天不會摔到溝裡面！

老江如果不是塊「老薑」，剛才在「朝天鍋」，如果不像躲避瘟神般躲開石頭，很多事就會不同，別的不說，他老江今夜的遭遇至少就不一樣。

可惜，他小心得過了份，走路慢固然不容易摔倒，却容易被急性子從身後面碰上，今夜，正是如此。

他開了根本一拉就開的鎖，一頭撲進去，扣門，脫衣，進被窩。

老江這點好，被窩一定先鋪好，省事。

老江十分講究健康，所以不論冬夏，入被窩的時候，一定光溜溜，今夜更不可能例外。

他不怕被窩涼，身上火氣足，一剎那就會暖過來，他也在那個時候睡着了，然後一覺三更，從不失誤。

他鑽進被窩的時候，還看不清屋裡的一切，因爲外面總比屋裏亮，現在，他看清了，他可也涼到脚心底，知道今夜這覺是休想睡了，一個弄不好，也許這一覺就直睡到下輩子。

有個人，正坐在他木床邊，一向放好從未動過的椅子，那是他放睡時脫下來的衣服用的。

如今，衣服都到了地上，這當然嘍，椅子上有人坐着嘛！

「別怕！」那人開口了，聲音低沉，「我是管爺那兒來的……」

管爺正是管五岳。總捕頭。

「老爺！」老江用老百姓稱呼公差的尊稱。「白天我全把話告訴給管爺聽了，四鄰全能作證，小八哥也只是說了個『賭』字，和最後那個『單』字。」

「這我也知道。」那位不速客道：「管爺認爲，單順興也許說了不只那麼兩個字……」

「是是！還有，還有那手式，先是伸了兩個指頭，後來是一根手指頭，我想他是賭瘋了，臨死不忘押寶，還不是押大小，是押單雙。」

「不，管爺認爲另外還有什麼話，你老江是一塊老薑，不願意多事惹禍，深藏心中不講，白天人多，你怕，所以才叫我晚上候着你，問個究竟，弄個明白。」

「老天可證。」老江幾乎要哭出聲來。「要還有第三個字，叫我五雷打死，大樹壓死，水裡淹死，不得好死！」

「老江！」那人沉聲道：「你可要放明白，這是兇殺案。小八哥是個有爲的青年，管爺和我是一心要抓到兇手，替他報仇，難道你願意小八哥屈死九泉之下，難道你希望兇手逍遙法外嗎？」

「老爺您聖明，誰要不願意替小八哥報仇，捉到兇手他就是個『驢兒養的』，只是小八哥確實再沒多說半個字，老爺你叫我怎麼辦呢？」

那人緩緩的點着頭，又長嘆一聲，看樣子是相信了。

因爲他已經緩緩的從椅子上站起，並且在略作沉思後，替老江拾起地面的衣服，扔在椅上，步向門口。

門前停步，道：「既然眞的他沒有什麼其他的話留下，那今夜的事是最好就別提起，兇手還沒擒獲，當他聽說我們曾經夜訪過你，老江，他必然疑神疑鬼，只要他動了疑念，你就再不平安了，懂嗎？」

「是是！謝謝老爺的關照！」

「好，我走了，你好好的睡吧！」

「是是！老爺你走好。」

那人走了，老江馬上披好皮襖去關門。

關門之前，他在門縫中偷看一眼，那人走得很快，已經出去了十幾丈。

老江心裡才有數呢，管五岳手下二十六名弟兄，他沒有一個不熟

，偏偏今夜這位他沒見過，這位究竟是什麼來頭，老江比誰都清楚。

要關門，突然背後一隻手按上他肩頭！

這太意外了，意外到任憑老江如何「老薑」，也失去從容造作而恢復了本來面目。

只見老江倏忽身形暴低，左肘由後方上搗，那所在，正是任何男人都有的命根子，若被搗實，就算不想幹太監這一行也不行了！

詎料老江失了手，噗！左肘被人拏住，「痲穴」一酸，半身勁力全失，接着耳邊傳來話聲道：「雖然寶刀未老，可惜已非當年，江湖風雲日緊，閣下這『擒龍客』眞能獨善己身？睡吧，只要你老江眞願意賣一生包子，我保證不再打擾！」

話聲剛住，老江頓覺全身一輕，猛回頭，身後那裡還有人影。

人影？有，正在老江屋外十三四丈遠的地方。

人影還不只一個，是三個。

一個正是剛剛從老江房中出來，自稱是地面公差的那人，另兩位，近前些能看清，正是本省總捕頭管五岳和他得力助手「雷拳」震三山的鐵形。

自稱爲公差的那人，業已蒙住眼下部份，由此可見，在公差之列中他是個西貝貨色。

管五岳和鐵形，已分散互距丈遠，他們久經大敵。

幪面人十分沉着，有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的安閒。

管五岳冷笑出聲道：「朋友，你這場殺人的官司，最好是打了吧，你上當了，有人出了高明主意，故佈謠言說老江知道很多，人家已經料定你今夜來，你就果然來了，如今四外幹捕包圍，朋友，你還等甚麼？」

幪面人聳聳肩道：「等着總捕頭多告訴我個消息！」

「甚麼消息？」

「誰佈的謠言？」

「朋友，別拿管某當作三歲孩子。」管五岳鐵尺一點，道：「管某奉命，爾若拒捕，格殺勿論！」

「既然如此，大捕頭你還站在這兒等甚麼呢？」

鐵形冷哼一聲，叱道：「等你摘下面巾受縛。」

幪面人笑出聲來道：「是嗎？就煩請你這位捕頭勞駕了吧！」

鐵形不再多說，踏中宮走正路一拳搗向幪面人前胸。

幪面人不退不避，出拳硬碰硬抵擊鐵形的雷拳！

兩隻拳頭擂在一起，幪面人身形一晃而上，鐵形却退後兩步，頭上青筋直跳，右拳已抬不起來。

幪面人絕對不是嘲諷，而是由衷的讚佩，道：「雪山雷拳，你果然是名門出身，有了八成火候。」

鐵形這時暴吼一聲，猛撲上來，雙拳齊出平擊幪面人左肩及胸。

幪面人一搖頭，旋身側移七尺避過，道：「鐵捕快，你該知道我並不怕你這威猛的雷拳，只是不願意和你們爲敵，何不見好就收，留個情份？」

管五岳這時已悄然滑步而到，鐵尺直點幪面人肋下道：「躺下。」

幪面人再次旋步右避，鐵形和管五岳本有一種配合恰當的攻防戰式，這時正好用上，移步補位比幪面人早到刹那，雙拳適時擊出，用了全力。

管五岳的鐵尺，倏忽橫移「斜斬赤龍」，幪面人這時剛剛封出鐵形雙拳，鐵尺已到膝頭，提到巧處，恰自管五岳頭上翻過，他危急下的身法，洩露了不願人知的身份，管五岳登時楞在當場。

幪面人雙目射出寒光，盯了管五岳一眼，冷哼一聲，疾射而去。

鐵形要追，管五岳伸手攔住，搖頭道：「來不及了，我們不是他的對手。」

鐵形埋怨道：「他翻上去的時候，大哥怎的不用那招『飛矢貫月』？如果用了，相信他必然難逃！」

管五岳只說了句：你不懂，接着又長嘆一聲拖着鐵形走了。

這一切的發生，全沒能逃過老江的眼裡，他再次把房門輕輕推開一綫，十分小心地注意偷窺，包括管五岳和鐵形走後，又自另個暗處中轉出來一個人。

不過最後這人的模樣，老江仍然無法看到，太遠，也太黑，最大的原因，還是這人的手曾揮手向他告別，逼使老江縮回目光。

＊　＊　＊

沉暗、寂靜，有不同的呼吸聲。

一個稍稍急促，另一個就平靜多了。是那個喘息較爲急促的人先開口，道：「我絕沒有想到會是您，否則我怎麼會上當趕了去呢？」

另一個人淡淡笑着道：「你連片刻都不停的趕來，就是爲了解釋這件事？」

「給您回話，我不敢說是解釋，是必須稟陳實情。」

「我不像你這麼容易受騙，否則我早就留下你們了！」

「是是，您聰明。」

「你是不是現在應該想到，去挖出那個散佈謠言的人來？」

「是的，已經叫人去了。」

「還有，小八哥的被殺，我看似乎也該算到那個散佈謠言的人頭上。」

「我正是這樣安排的。」

「很好，眞的是很好，你如今

辦事的能力和推斷力，都比從前強得多了，我會記住的，也許很快很快，兼領河面上的地界，你能勝任愉快嗎？」

「不敢說能，我會全力去幹。」

「太好了，對你全心全力維護我們整個團體安全和利益這方面，我會報上去，相信你一定會得到應得的報酬，另外還有件小事，方便時多用些心機，黑馬並不牢穩，他有自己的一股力量，像何廝子、滿天雲，甚至崔青兒和白麗兒，這只是我們知道的，隱在暗地的恐怕也在不少數，你要費心挖挖他們的底，我可以告訴你條綫索，黑馬極可能和『長江』方面有關係。」

「是，我一定立刻注意，派出專人辦這件事情。」

「謝你了，如果沒有別的事……」

「我是想向你告辭了，只是再向您報告一件事情，就是石頭這個人……」

「這個人你不必過問！」十分奇怪，一提起石頭來，此人分明顯示出焦躁和激動。

「是，那我要告辭了。」

沉暗、寂靜，這次連呼吸都聽不見了。

＊　＊　＊

老江病了，拄着枴。

老江的臉色，是有些灰黃。

據老江傍晚坐在「朝天鍋」喝他那三大碗酒時，自己拍着那右腿說，是犯了老毛病，年輕時曾經摔斷過，昨夜又受了些風寒，先還沒覺得怎麼樣，那知道一陣酸疼過後，他娘的，最後硬是不拄個杖兒走不了路啦。

說到這裡，老江一口喝下他那第二碗酒的最後的一大口，才嘆息着搖搖頭又說：「老了就是老了，再想少年可眞難了，不服老不行，看起來我賣包子的生意，今後恐怕也泡了湯，這可怎麼生活？」

說得連熟酒客也反過來安慰他，說得二馬糊也來催他找偏方，只有石頭在笑，哈哈的笑。

老江牛眼一瞪，衝着石頭道：「你眞是個道道地地的小瘟神，這下子我丟了賣包子的生意，你該滿心高興了吧？」

石頭搖搖頭道：「言之過早，一個人總該有點用處的，只是把包子籃子和大銅壺丟開，這能算甚麼？」

「那你說！」老江近乎在吼：「你還想叫我怎麼樣？」

「你聽我的？」

「算我上三代都欠你的，聽！聽！」

「那行，第一你先把那破木屋賣了！」

「賣了？」老江又瞪起了牛眼，嚷道：「賣給誰？你？他娘的好主意，賣了那間破木屋，我住廟呀？」

「我知道劉大個子要娶親，你如果眞心賣，交給我，現在就開開價。」石頭沒理老江，自顧自的說。

「好，賣！五十兩！」老江發狠，要了個高價。

「一句話，五十兩，明天一早一手交銀子，一手交屋子，老江，咱們話可先說在前頭，反悔的是狗熊！」

「絕不反悔！」

「你要是不反悔，連你老江今後住的地方也歸我辦好了。」

「甚麼地方？」老江一噘嘴道：「要是住城墻洞，我自己還會找。」

「笑話，準比你現在的木屋好！」

「那裡？」

「也是間木屋，不過比你現在住的大多了，也亮多了，並且有伴……」

「石頭，別是你那三間木屋吧？」

「嘻嘻，老江頭大，雖老反而更聰明了，不錯！」

老江第三次瞪起牛眼道：「好小子，你儘管出着方子的算計我吧！小心，總有一天北風也會轉南風！」

石頭祇是笑了笑，老江一生氣，咕嚕咕嚕喝完他那第三碗酒。

他剛放下碗，管五岳已站在面前，寒着一張臉，冷冷地說道：「你今天沒賣包子，爲甚麼？」

老江一肚子氣，正好全出在管五岳身上，道：「大捕頭，不賣包子犯法嗎？要是犯了法，請說犯那一條？如果不犯法，現在天正冷得能凍死人，你大捕頭愛上那兒去涼快，就上那兒去涼快，少煩我。」

老江一個小販兒，竟敢頂撞管總捕頭，那還了得，管五岳臉罩寒霜，罵道：「混賬東西，犯不犯法那是憑我管爺說的，現在我說你犯了法，滾起來，帶上這個！」

「這個。」一根鐵索，飛快的由管五岳手中套向老江的脖子。

老江沒躲，非被套個結結實實不可。

沒有，並沒套上，因爲石頭在一旁伸伸手，正抓住鐵索。

管五岳厲聲道：「石頭，你好大的膽！」

老江夠妙，今天也夠狠，也厲聲道：「誰的膽子也沒有你總捕頭大，你膽大到不但只會欺壓良善無辜的老百姓，還當場縱脫殺人的兇手！」

這句話出口，管五岳傻了。

不過，也只是刹那間的呆傻，接着暴然出手，五指抓向老江頭頂

，探手時，沉聲怒喝：「你就是殺人兇手！」

五指抓到頭頂，老江却沒動一動，旁邊的石頭又伸手了，這次更簡單，只是把手中鐵索猛地一揚，管五岳被鐵索猛甩後退兩步，於是五指自然抓了個空。

石頭一步站在老江面前，嘻笑着說道：「得了管爺，老江的右腿壞了，已成了殘廢，心裡正難受，喝酒就多了點，酒言酒語，您管爺還躭待不住嗎？」

「你閃開，我說，石頭，這是公事，別沾手！」管五岳使出公門中的法寶。

「妨礙公務」的大帽子下面，眞有計數不清的寃屈事，所以才有那句「公門中好修行」的話。

石頭依然含笑道：「算啦算啦管爺！大人不記小人過，明天老江酒醒了，準去賠罪，這總可以了吧？」

「笑話！」管五岳犯了「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毛病，道：「我再警告你一次，石頭，站遠些，要不，連你一齊鎖！」

石頭還是在笑，不過這次是冷笑，道：「管五岳，人家捧你，抬你，你該識識趣，既然給你臉你不要，很好，就鎖人吧！連我算上，咱們公堂上分個是非，老江沒說半個字的謊，你的確是當場私縱兇犯，我是第四個見證人，老江是第三個，你那好助手鐵彤是第二個，被你縱的兇手是第一個，走，你今天要是不敢鎖上我石頭，管五岳，今後『朝天鍋』你就少來！」

這可要了管五岳的好看，他那張臉，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下，恨不得能倏忽隱去，化身烟雲。

來了打圓場的人了，「助人快樂」單公子。

單公子進門，甚麼全不問，向管五岳一抱拳，道：「管班頭請趕緊回衙，程老夫子有請，說有急事。」

管五岳回過禮，一跺脚走了。

光棍打九九，石頭今天加上一，揚聲道：「姓管的，『朝天鍋』今後少來！」

管五岳幾乎氣炸了心肺，脚下加勁，如飛遠去。

單公子對石頭一笑道：「你可也眞厲害，何必呢？管五岳這兩天也眞不好過，先是金銀當舖一把大火，接着小八哥遭人慘殺，人命關天，已經很夠他受了，算啦算啦，我是有事來找你，如果已經吃喝完了，可否陪我街上走走？」

石頭沒接話，點點頭。

單公子目光一掃各吃客，道：「各位街坊，剛才的事，急話趕氣話，全沒那麼眞，所以忘了最好，請不必再提，我先謝啦。」

他不等有人開口，轉向二馬糊道：「今天各街坊吃的喝的，全記我的賬。」

在各人謙謝聲中，他和石頭走了。

走才刹那，老江突然自動用碗在缸裡掬了碗酒，一氣灌下肚去，接着探袋出手抛下一錠五两銀子在二馬糊面前，鐵青着臉道：「我的，石頭的，用這錠銀子算賬，多的明天來再說，你小子要是敢把我和石頭的賬，算在別人頭上，小心切肉片的刀子切下你的人頭來！」

話說完，老江一拄拐杖已到了門口，再一頓地，沒了影子。

二馬糊張着嘴嚇傻了，吃客們也全呆在位子上。

所以誰也沒看見，滿天雲悄悄的從樓上步到樓梯中間，探着頭，冷冷一笑，又回到樓上。

更沒有人注意，在樓下暗些的牆角落，那位赤紅臉有着長而白的鬍子老頭，正撚着白鬍子在微笑，笑得是那麼得意，那麼慈祥。

「朝天鍋」的確太有名了，儘管「朝天鍋」八位「大司務」切的羊肉片兒，未必比別家切得薄，未必比別家給得多，更未必比別家便宜，但「名氣」所在，它這裡總是「座上客常滿，朝天鍋不空」。

這座古城的城鎭，曾經是帝王都的城鎭。自從黃河改道，自從「大明朝」建國，直到現在的皇帝老兒從「燕王」一躍身登九五，它，這座古老的城鎭，雖然仍是一省省會，但眞要嚴格算起來，早已漸漸失去當年威武，淪爲三四之數。

也正因爲如此，也正因爲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失落，才會被八方英雄看重，尤其是別懷抱負的某些人氏，有形與無形的，把這座古城，這座樸素雅靜古色古香幽美的古城，薈集成爲臥虎藏龍的武林重地。

這和相隔並不算遠的嵩山少林古寺，有極大的關係，因爲當初這古城是少林一派俗家弟子的帮會所在。

雖然這樣，雖然是臥虎藏龍，却有個沒人希望打破的規例，那就是儘管天下武林紛爭，也許起源於此處，但此處却是點滴腥血不沾，這正像俗語說的：「兎子不吃窩邊草」這無形的規例，直到山西「龔氏」銀號慘遭洗劫，直到「荊州」九九鏢局所保百萬紅貨失踪了，總鏢頭「九頭獅子」郭威以及十二名鏢客無一生還，直到武林名城「戚家堡」，全堡高手及婦孺老弱，於一夜間慘遭毒斃後，這座古城才又現出了動蕩和不安。

果然，首先罹難的是東方銀和蕭夢兩家，接着血腥濺在這座古城地上——小八哥單順與慘死。

固然在表面上仍然看不出甚麼來，只是骨子裡已經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

感染到這種能窒息的未來血腥氣味最早的，首屬黑馬賭坊，繼之是「飛虎鏢局」和「勝家寨」。

人在人情在，東方銀和蕭夢在生時，人稱他們是大掌櫃的，沒人去深究大掌櫃的身後秘密，如今死了，化作焦屍臭骨，閒話來了。

當然，閒話未必可信，未必有憑，不過，「空穴來風」自有其因。

閒話說，東方銀與蕭夢，同屬於某個江湖組織，更不知是從那裏傳出的消息，說他們兩家就是武林中人談虎色變的「黑堡」高手。

「黑堡」無堡，名傳江湖有幾十年了。

所謂「無堡」，就是說「黑堡」根本沒有這個地方，誰也沒見過這座堡，但也有人說，一到夜晚，「黑堡」自現，後一種說法，當然是不值識者一笑的。

不過「黑堡」中的「血帖」，有人見過，見過「血帖」的人，現在全沒活着。

於是又有人推測，「黑堡」可能就是「烏衣帮」，那的確有使武林中人談虎色變的威風。

不過，自從三十年前，烏衣十三騎在「子午嶺」上，悉數遭劫，被誅殺殆盡，屍側留有「金帖」，帖上排列彼等罪狀，及留帖者具名「公平城公平使者」稱謂之後，武林中江湖上就再沒有出現那形如鬼魅般的烏衣人物。

相反的，「公平使者」和「公平城」的盛名，頓時遍傳天下，不過「公平城」又在何處？「公平使者」究竟又是個怎麼樣的人物？謎！謎！謎！

說閒話的人，因之傳出「公平祇在人心」的話，無異是說「路不平人人踩」，凡是暗中好管不平，行事公正的人，都是「公平城的公平使者」。

閒話聽聽可以，深究可就不必，不是嗎？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不過今天晚上凡在「朝天鍋」吃飯的人，全都心中有數，這城裡要出大事了，絕非庸人自擾。瞧，管五岳那份狠狽，瞧，石頭那種氣勢，瞧，老江腿不俐落可走得眞快，再聽，聽聽這些人的話，夠了，等着看這份罕見的熱鬧場面吧！

* * *

「雷拳」鐵彤接到了份十分神秘的帖子。

一張金帖，帖上寫着字——請半夜三更，移玉老江木屋，即知慘殺小八哥之兇手是誰！

沒有具名，帖子是在鐵彤床頭上發現的，他一覺醒來，就發現了這一張帖子。

他匆匆洗過了臉，放棄了平日十分講究的早點，甩開大步奔向布政使衙門。

管五岳似乎昨夜睡在簽押房的，又似乎根本沒有睡好，所以一對眼睛滿佈紅絲。

鐵彤把帖子交給管五岳，管五岳目光掃過帖子上的那行字，只說了句：別走，等我回來。就急忙而去。

鐵彤等了許久，沒見管五岳回來，他餓得發慌，走出街門口去「小李燒餅店」吃早點。

人正多，全正在指手劃脚的議論着某件事情，可見他一進來，話聲停了，因此熱鬧嘈雜的店堂，突然變作鴉雀無聲。

身在公門，他養成了十分敏感和機警的頭腦，頓知剛才嘈雜談議的事，一定和他的身份有關，否則斷然不會忽然全都住口不言，他已經嗅到一種十分惡濁的令他十分厭惡的氣息來了。

他知道要是這樣詢問，休想會有人說，於是他記起師父的話來，說不知是爲了甚麼，自古至今，凡人一提到「公差」，只代表緝捕惡徒安定地方的「公差」，都敬鬼神而遠之，其實，不該說敬鬼神而遠之，是道地的「敬鬼神而遠之」的看法，

按說，百姓是該對公差生出親切的感覺來才是，因爲公差是在罔顧本身安危，替老百姓擒兇誅惡，但事實恰恰相反，甚至有人會感覺到，寧願地方上多個兇徒，不希望多個公差，當時他曾不解的問過，師父誠懇的告訴他說，問題出在公差的本身本質上，和公差這行道傳統下來的陋習惡規使然，多個兇徒，這兇徒未必會恰恰找上自己，只要自己能不多事，八九可保平安，多個公差不然了，你將不知道會在甚麼時候，那件事情上，被橫敲一棍，兇徒欺人，訴苦有門，人人相信，公差欺人，會使你身受百刑後，還自具甘結，寫明毫髮無傷，事起「妨礙公務」，念及平日無過，才從輕發落具結釋放等等，事後不僅投訴無門，甚或內傷過重落個終生殘廢，都是極有可能。

爲此，師父再三告誡，公門中的修行，莫忘上台總有下台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所以你要處事秉公，萬念發自忠誠正直，莫欺人而落父母之辱，須知天道不爽，善惡有報。

他，鐵彤，自入公門，戰戰兢兢，始終小心，始終謹愼，自問良心，敢說不愧對天地鬼神。

現在這件事，本來可以裝聾作瞎不聞不問，但質素使然不容苟且，念頭興起，目光掃向一人，頓時

得計，沉聲說道：「馬六子，你過來！」

馬六子馬六順，出名的「扒手」，落在鐵彤手掌心多少次，鐵彤只是逼他失物交還失主，然後揍上十下手心，再給一兩銀子放掉。據說馬六子這半年來，的確沒有再作案。

馬六子硬着頭皮走過去，諂笑着道：「鐵爺您早！」

「講！剛才大家在談的是甚麼事？」鐵彤絕不廢話。

「沒有哇！」馬六子一口咬實，作出莫名其妙的樣子。

「聽仔細，說了，我出這個門就保證忘了這件事，再提起或是再找你馬六子詢問，我不叫鐵彤，你若不說，別怪我也學人家，把你請回衙門裡問問清楚。」

這一手厲害，這也是一手公門中自古至今傳說下來惡習之一，動輒來句「跟我走，咱們衙門裡說去。」誰不知道，敞開門公正廉明，關上它閻羅地獄，眞要公正，眞要有理，幹甚麼不當着大庭廣衆千百人說，所以有人說，如果改不了，這種惡習陋規，百姓不怕公差，百姓不恨公差的事，太陽西出也會成眞。

馬六子害怕了，只好實說：「是這樣的，大家在傳說昨天傍黑，發生在『朝天鍋』酒樓裡的事。」

「甚麼事？」

「小的也弄不清楚，好像事關管老總和什麼殺小八哥的兇手，還有老江和石頭。」

鐵彤沒有問，站起來大踏步走了。

* * *

石頭還在睡覺，鼾聲震耳。

老江更絕，以鼾制鼾，聲音比石頭還響亮。

鐵彤擂門如雷，總算擂醒了老江和石頭。

老江掙扎起來要去開門，石頭瞇起着睡眼道：「我去，你站都站不穩，小心再摔一跤。」

石頭開了門，直皺眉，上上下下打量了鐵彤道：「找誰？」

鐵彤認得石頭，道：「找你還有老江，我叫鐵彤，布政使衙門的，能進去嗎！」

「喲，您可客氣得過份啦，辦公的老爺進民宅，還不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樣？」石頭說着諷刺話。

鐵彤沒有理會，進了屋子。

他和老江打個招呼，他一家尤其是那兩個小的寶貝兒子，是老江的老主顧，從昨天起沒吃到包子，還哭鬧了很久。

坐定，鐵彤開門見山的問及昨晚「朝天鍋」發生的事，石頭一字不加也一字不減的說了一遍。

鐵彤道了謝，立刻告辭，臨行對石頭說：「老弟，公門中人也不全是一樣的，到百姓家，也該客客氣氣敲門，也該等主人答應了再進去的，至少我鐵彤認爲這樣才對，也這樣作了半年，希望石老弟你，多仁厚些，我直言，你可別怪！」

他走了，石頭眞的沒怪他，反而自己覺得臉紅。

鐵彤剛走，老江就笑了，道：「我似乎覺得，你這塊硬石頭，今天被人家在上面刻了個洞！」

石頭向不饒人，道：「我還當你不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理，才甘願放着『擒龍客』江海湖不當，去賣那那倒楣包子！」

「別小瞧我賣包子，哼，今後你缺不了我賣過十年包子的經歷。」

「先別吹，試舉其一！」

「簡單，先說『龔氏』慘遭洗劫的事，你有線索嗎？」

「眞不敢小看你，你有線索？」

「我只能告訴你，南城『府前街』的『昌順巷』，有座巨宅，名義上是『韓氏善堂』，十分可疑。」

「老江，請說詳細些。」

「裡面至少住着幾十個人，雖未曾日日笙歌，却是夜夜歡宴，酒送風頭香，偶見進出的，也全是標悍人物！」

石頭眨着眼，在想。

老江也突然沉默了下來，像是內心有着甚麼激動和震撼，所以臉上神色也現出猶豫。

石頭突然問道：「江前輩，你還有保留？」

老江看看石頭，刹那，一片肅穆道：「你得露露身份。」

石頭抿緊着嘴，吶吶道：「說出來前輩別怕……」

「說出來吧，我的膽嚇不破！」

「聽說過『黑堡』？」

老江大驚，直着眼張大口看着石頭，臉上滿是疑問。

石頭點了頭道：「前輩想得不錯，我正是來自『黑堡』，也正是『黑堡』活在世上的最後一人！」

「石頭！」老江的聲音，低到別人絕難聽到。「有人說你是公平使者！」

「我在找公平使者！」

「爲當年子午嶺的『烏衣十三騎』？」

「不錯，惟一要更正的是，死於子午嶺上的十三個人，不是烏衣幫那些兇鬼惡煞，而是十三位正直無私的英雄，被人設計毒斃，換上烏衣，變成烏衣十三騎！」

「我相信你這番話，一定有證有據！是嗎？」

「有，現在沒有辦法拿出來。」

「原因，我想聽聽原因。」

「我還沒有找到那個人！」

老江第二次深受震驚，想了想

道：「你一定認識那十三個人了？」

「我只認識一位，先父！」

夠了，這已經很夠老江明白了。

不過人人都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好奇心，老江亦不例外，道：「令尊大人的名號是……」

「石不凡！」

「千里獨行石不凡？」

「正是。」

老江突然站起，這次竟忘了拄他的拐杖，雖然沒拄拐杖，仍是不妨礙行走，他很快的把所有門窗都推開了，然後和石頭面對面坐着，於是任何一個人想窺探木屋的人，都休想能逃得過監視。

坐好後，老江再上下打量石頭道：「令堂是那一位，她娘家的姓氏，住處都請說詳細一點。」

石頭笑道：「前輩想幹甚麼，又不是管五岳查三代！」

「別嬉笑，是正經事！」

「家慈姓程，武林醫聖程老的掌珠，祖居青州古城南關。」

「都對，只少信物，你有？」

石頭探手解開衣衫，項間懸着一塊烏黑的石片，上嵌有金星，金星九朵，燦爛成花。

老江突地站起，仆跪地上，虎目淚下道：「老奴江舟，叩見小恩主！」

石頭眞的第一次傻在座上，剎那，慌不迭扶起老江道：「您……您是江總管？眞的是江總管？」

江舟泣難成聲，只有點頭。

稍後，江舟沉靜下來，才說出自從昔日蒙石不凡臨危救命，並引薦到醫聖的「長春府」作總管，年必親拜訪石不凡夫婦安康，一年，程女俠突然歸寧，訴說石大俠與好友等共十三人，爲查武林某一大事外出，半年來杳無消息，請程神醫代爲打探，神醫托了當時知者不多的「公平城」城主代爲探聽，仍無下落，其後聽說烏衣十三騎死於子午嶺，程神醫悄然獨自往偵查眞相虛實，月後重傷而回，立令愛女及不足週歲外孫離府，秘密交給愛女一束一函，並請江舟護送登程。

途中遭不明來歷的三名幪面高手劫殺，幸程女俠「飛針」神技無敵，殺却其一，重傷其一，携愛子逃竄與江舟分散，江舟如今說出，是與另一强敵同墜江中，江舟水性獨步天下，生擒那人，揭落面巾，赫然竟是神醫知友「公平城」城主的第三門徒，江舟逼供，獲知神醫已然重傷難治，而惡徒又定是夜殺家毒謀，江舟怒誅惡徒後，旣與恩主夫人失散，尋覓不易，兩害相權，他回程飛趕神醫府，奈何一步之差，程府已化灰燼，門下無一生還，自此江舟故意晒黑面目，更自毀形貌，以「擒龍客」江海湖之名行道武林，其實行道是假，偵訪小主及探查强仇是眞，可惜十年日月，空無所獲。

石頭認爲江舟以江海湖的名字，天涯偵查惡徒下落而不得，後以老江身份，隱於市鎭，一定發現了甚麼。

江舟說事是巧合，十年飮恨，當然也相交了不少朋友，內中有位范震川，功力最深也最神秘，就是江舟失望之下第十年春天，和范震川相遇於徐州，范震川那時竟瘦無人形，懇談之下，范震川才說出他已身犯師門規法，這次奉令召回，歸則必死，又不敢逃亡，他說死不足畏，無奈老母八十，幼兒五歲，着實放不下，江舟慨承爲其妥善安置，范感江舟情義，說出他是「公平城」城主的第六門下，奉諭到江西誅殺某一家人，到達始知竟是失去聯絡多年的妻弟滿門，實在下不了手，遂秘密通知妻弟火速逃亡，但事爲暗中監視他們行動的同門偵知，密報上去，他深知厲害，不敢逃遁，否則將累及妻兒及老母，如今既有江舟義諾，可以放心就死。

江舟獲此消息，大喜過望，進而叩請指點公平城所在，范震川說出在此城中，江舟再問詳情，范震川苦笑不答，江舟重諾，先代范震川安置家小，再到這座會爲帝王都的古城，隱身市中，化裝賣包子的小販，改名老江，江老實，只當三月半年，必有所獲，誰知十年光陰，也僅僅發現幾個可疑地方，不過江舟告訴石頭說，如果沒和石頭相識相認，已決定再等三月，他召集的人趕到，就要按所發現的可疑地方下手了。

又談到程女俠，石頭淚下，說慈母已逝，死前才將外祖當年所賜密柬取出，才知道父親及十二位好友，就是偵破公平城主的三大惡行而被暗算，柬上並寫明外祖推斷公平城主可能隱居此地。

江舟仔細思量前後發生的一切事情，認爲東方氏和蕭氏兩對夫婦之死，及小八哥的被殺，管五岳的立場等，已足證明暗中兩大勢力在互爭雌雄，因此，江舟認定目下公平城的勢力，已不如從前，所以這正是個可以利用的大好良機。

決策是冷眼旁觀管五岳的行動，相信鐵彤正直，必將有所行動。

殲滅黑帮　得雪血仇

正是午飯的時候，鐵彤和管五岳單獨相處在平日他們歇息的屋子裡，鐵彤曾經和其他同事說過，這時間他要與管老總商談要事，至少在兩個時辰內，誰也不要來打擾，所以沒有人會來。

鐵彤要了八個菜和足足二十斤

的一罈好酒，管五岳不知道鐵彤究竟有甚麼事要談，但是他非來不可。

這不是因爲鐵彤在請他赴席，他也正好有事要和鐵彤商談，何況談起辦案的手法和功力武技來，鐵彤都比他高明。

鐵彤不談正事，只是一個勁的勸喝勸食，鐵彤自己，不知不覺間，現在已經是七八斤酒灌落肚中。

管五岳喝了也有五斤，忍不住的催問道：「老鐵，別賣關子，你究竟有甚麼事？」

鐵彤苦笑一聲道：「你喝夠了沒有？」

「夠了，其餘的大可留在談完正經事後再喝。」

「好吧，其實事情很簡單，小弟要向老總你請辭了。」

「什麼？」管五岳駭然難信。

「你要辭職，爲什麼？」

「爲了兩件事情。」

「說出來我聽聽。」

「第一，你是老總，爲什麼在經人告密，說殺小八哥的兇手深夜會去老江木屋處逼問老江，小弟相件果然堵截兇手後，老總又任那兇手逃遁？」

「老鐵！」管五岳嘆了口氣道：「我們不是那人敵手的。」

「老總，那可要試上才能知道，兇手拔身翻過老總頭頂時候，相信老總如果施展出那招『飛矢貫月』，就算當場不能格殺，兇手也必然難逃重傷，可是老總……」

「老鐵，你要我怎麼樣解釋才信我們絕非他的敵手？」

「老總，鐵彤不傻，更沒醉，已聽出端倪。你認識兇手？」

管五岳楞了一下，皺眉道：「你大概是醉了。」

「老總，請回答我的話。」

「我怎麼會認識這個兇手？如果眞的認識他，那有不去圍捕的道理？」

「說得是，老總如不怪罪，恕我狂妄直言，在功力技藝上說來，我並不差於老總，我沒看出兇手功力一定能勝過我們的合擊，老總却看出來了，若不是對兇手熟悉而清楚他的功力，老總，另外還有解釋嗎？」

管五岳自然很難解釋，於是轉移話題道：「你先說說第二件事吧！」

鐵彤掃了管五岳一眼道：「可以，和第一件事也有關連，老總昨天傍晚在『朝天鍋』指說老江是殺小八哥的兇手，是爲了什麼？」

管五岳沒想到問題一個比一個難以解說，不由動了火氣道：「老鐵，私情上，咱們是好朋友，公事上，可要分清楚，公事上的事，有必要非和你解釋不可嗎？」

鐵彤笑了，是一抹苦澀而悲哀的嘲笑，笑他自己，也許兼及管五岳。

他頭一搖道：「老總說得是，所以我只有請辭。」

「老鐵！」管五岳又換上了笑臉道：「別動意氣，事情我會解釋清楚的，但不是現在，信我的話，再也休提辭職的事。」

「不敢欺瞞老總，鐵彤已經信不過老總了，所以非辭職不可了。」

「鐵彤！我勸你多加考慮。」

「不必了，辭呈已經寫好。」鐵彤掏出辭呈放在桌上。

「哼！」管五岳推椅而起，看也沒看辭呈道：「休想，要不你親自呈給大人好了。」

管五岳站起來就走，鐵彤震聲道：「老總，如果不馬上批准，鐵彤可要不惜一切刨根挖底去找那兇手，到那一天或許引出軒然大波，老總不要怪我。」

「你要是自己覺得的確有那份本領，也還有那麼多的時間，儘管請，我想不用，我提醒你，你知道這是件多麼危險的事，何況揭人隱私損人而不利己，自是更加危險，所以你從現在起，最好自己特別小心！」

就這樣，管五岳扔下幾句別有含意的威脅話走了。

就這樣，鐵彤更是下定了決心。

＊　＊　＊

一輛馬車，在入黑後停靠在鐵彤住宅的後門外。

後門開了，有四個人很快的鑽進馬車。

馬車在城門即將關閉前一刹那，馳出城去，目的地不詳。

＊　＊　＊

也是傍晚，同一天的傍晚，管五岳又在那個深黑沉暗的秘密地方，會見了他所畏懼的人，也是主宰了他的生與死的那個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用緊急信號請我和你見面？」

「是鐵彤，他堅決的要辭職。」

「是不是他已有了懷疑？」

「是的，那天深夜在老江木屋外……」

「哼！如果不是你鬼迷了心竅，到『朝天鍋』惹那段是非，鐵彤又怎會突然追問過去的事？」

「錯已鑄成，懇求你作主。」

「你想怎麼辦？」

「事到如今，只有殺他滅口！」

「的確祇有這個辦法最好，你既然想到了這一方面，怎麼不去下手？」

「你老知道我的本領，着實無法達成此任務的。」

「只是東方銀和蕭夢這兩對夫

妻，接着小八哥喪命，如果鐵形一死，這幾件血案不破，管五岳，你還能保住這總捕頭的職位嗎？」

「我已經想好了『移花接木』的辦法。」

「大概你想用老江塡這個坑，可對？」

「您老聖明，只有這樣才能三面俱圓，兩全其美。」

「動機呢？老江殺人，一定要有個動機才對，否則只怕壓不下衆人之口！」

「我也想到了，所以要請你賜下幾樣夠份量的珠寶。」

「栽贓？」

「只有如此。」

暗室中沉默下來，很久很久。

管五岳似乎很是十分熟悉這個人的習性，首先打破沉默道：「何痲子今天一大早出了城，接着從『小李莊』飛出三隻信鴿……」

「信鴿帶回來的是什麼消息？」

「黑馬正是長江大案的人，對方已經找到實證，信鴿上說已派出五撥頂尖高手，指日可到，要和我們作强生弱死的決定性會戰！」

「這樣說來，只怕他們已經獲知老爺子痛失武功的事了！」

「也許，不過老人家的事是極端秘密的，也許……」

「也許有了內奸！」暗影中的這個人，威稜的下判斷。

「不會吧，您知道的，我們的人誰有這種膽量？」

「有人有的。」暗影中人似乎想着往事道：「像十幾年前的范震川……」

「那不同，他不也是還是奉召即歸，甘願領受了門規家法？」

「這句話使我想起來了，好像就是由你和護城三劍去太原的，似乎並沒有達到目的！」

「是，范震川已先一步送走了家小，所以我們撲了個空。」

「往事不去說了，管五岳，鐵形的事絕不允許再生變化，正三更，你和三劍在他住處會合，要作就作個乾淨，懂嗎？」

「懂，您老萬安！」

「好，你們可以走了，小心注意長江方面的人，我想他們頂多不過知道『烏衣重翔』，還不會偵知『公平城』的一切，我要立即召集『公平城』的全部人手，在十里外狙擊彼輩，誤了事，你可小心頸子上的那顆頭。」

管五岳在連聲應是下，悄悄走了。

暗影中人，伸手拉動了窗旁的一條垂繩，刹那自四方八面出現了十數黑影，都肅立於黑暗室中。

暗影中人冷冷地開口道：「剛才管五岳的話，都聽到了吧？」

他並不準備叫這些人回答，所以接着又道：「三劍到時候去和管五岳會合，事後，我不準備再看到管五岳這個人了，懂嗎？」

這次有了答應，是三個人同聲應是。

「從現在起，各門各堂主即分佈城外二十里各要道小徑，嚴密注意長江三龍寨的來人，發現後一面通知其他各卡口，一面昇起『公平旗』，我們將以『公平城』使者身份，先宣佈彼等罪狀，然後羣力誅之，不能容許有一人漏網。」

黑影羣魔，接着一個個又悄沒聲息的隱退而去。

他又拉動繩索，這次拉了五下，室內突然亮起燈來，燈光下，這人自然現露出面目，赫然是那「助人快樂」單公子。

另外也可以看清楚這個地方，竟是一戶巨宅中的水榭暖閣。

五名六旬老者已站在單公子面前。

單公子對五名老者十分客氣，道：「五老請坐。」

五老人點點頭，分坐四外。

單公子目光掃過五老，道：「果然正像金老從前說的一樣，長江三龍寨已握住了証據，並且已派出了他們全部好手前來，這次的會戰，必然是非生即死的一戰，所以要勞動五老大駕，主理制敵的一切事宜。」

五老當然模樣不同，不過若看模樣未必能很快分清楚那是那個，所以五老穿着十分不同的衣衫。

他們以紅、黃、藍、白、黑來代表個人獨步天下的武技，也以不同顏色的衣服，代表姓氏，內中唯一不同的紅衣老者，他姓洪，絕藝是「火雲掌功」，其他穿黃的姓金、藍、白、黑，恰是姓如衣色。

江湖道上，自三十年前，若提起五行五老，足使武林震驚，因爲這是五個邪到無人能及的邪道人物，功力技藝之高，本就罕見敵手，何況五人從不分散，試問武林中人有誰敢對他們怎麼樣！

有人敢，「公平城」城主，所以天下傳出五行五老已爲公平城主收服。

當然有人不信，不過事實勝於雄辯，五行五老果然從消息傳出之後，再未爲患，甚至也很少有人見到他們。

誰又能夠想到，這是隻手瞞過天下人的一個騙局，五行五老根本就是那「公平城」城主的屬下，而武林中根本就沒有什麼「公平城」，所謂「公平城」城主，正是昔日被石不凡等「燕雲十三俠」殲盡的江湖大害，「烏衣帮」衆匪的魁首，人稱「獨魔」的單蓋天！

昔日之役，單蓋天身受重傷，幾成血人，僥倖逃亡，二十年來化

外隱身，巧獲西域老怪的垂青，收爲衣缽弟子，重修奇技，卒成萬人之敵。

五行五老恰正是西域老怪五名侍童，老怪死後，單蓋天率五老返中原，這次他越加詭詐聰明，正好這二十年隱跡和苦練絕藝，形貌兩變，遂定下毒謀，於「太湖」湖濱建屋落戶，娶妻生子。

他有心和程神醫結識，用得自西域療傷之術，以廣求醫道的虛心，終於使程神醫認爲是不可多得的奇才，最後五行五老橫行天下，他又佈好妙計，使程神醫目睹他收服五老，並當程神醫的面，破掉了五行五老一身功力，方始說出「公平城」的堂號，神醫君子，竟代他傳開「公平城」城主力服五老的事，於是武林中人不但知道了「公平城」，並且都以能結識公平城這位奇人爲榮。

然後，江湖上突然發現幪面烏衣的鐵騎十三，作盡惡事，宣稱「烏衣幫」即將重建煞威，再立門戶，阻之者死，違之者亡。

又兩年，他宣佈「公平城」認定烏衣十三騎絕難改悔，將追緝彼輩，誅殺殆盡。

他早已料到石不凡，「燕雲十三俠」不會緘默，必然重組偵查此事，果然被他料中，在子午嶺埋伏，出動全力，在人不知鬼不覺下，將石不凡等十三俠慘殺，然後毀去容貌，加上烏衣，宣佈已於子午嶺上「公平城」義俠追獲烏衣十三騎，並已盡數誅殺，曝屍嶺頭爲天下惡人誡。

於是武林中人對「公平城」城主，越是更加敬服。

程神醫本來沒動疑念，只因愛女來投，哭求探查良人行踪，這才記起愛婿會說，昔日殲滅烏衣幫一事，那時烏衣幫惡徒盡遭誅戮，今日怎會死灰復燃，再由烏衣十三騎聯想到愛婿衆友的「燕雲十三俠」，遂悄悄獨自趕到子午嶺上。

他去時已遲，十三具屍體皆已殘缺不全，何況面目早經毀壞，更難確認，不過他却看出一件事來，十三死者生前皆已中毒，並且不是搏鬥不敵爲人格斃，而是人人身受殘酷毒刑而死，他疑念更盛，遂仔細翻動屍體，終於發現連單蓋天也沒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石不凡「椎骨」的舊傷，那是經程神醫親自醫治的。世上絕無相同的人，這才恍悟「公平城」城主就是單蓋天。

程神醫取出藥鏟，將十三具屍體草草埋葬，往長春府疾趕，那知子午嶺下單蓋天已等在那裡。

單蓋天本來不知程神醫已經發現了秘密，也根本沒料到程神醫會來，當接獲密報後，才知大事不好，因爲他十分清楚，十三俠身中巨毒的事，絕對瞞不過神醫，所以他立刻趕到，恰在山下和程神醫相會。

單蓋天這次倒十分坦率，承認下了毒，說：「烏衣十三騎功力超絕，爲除惡務盡，迫不得已以毒取勝。」

神醫不該也直言從今以後，非但再不承認甚麼「公平城」，也不希望再和單蓋天往來，並且要將所發現的事，公諸於武林。

這當然應該說是程神醫的失策，其實程神醫怎會不知道禍從口出的古訓？只是他因無心下助長了單蓋天的假忠義，騙盡天下武林人，深自愧悔，已經存着與單蓋天偕亡的心願。

冥冥中有他的因果和報應，程神醫固然是錯料了單蓋天，認爲足可以偕亡，單蓋天却也太過輕視了程神醫，這也是內涵的原因，單蓋天和程神醫交成莫逆已經多年了，從來未見過神醫用武，談武，雖然知道神醫必然會武懂醫，總覺得那是爲了强身健體，利於奔行山川採集百葯，不會是甚麼絕頂修爲罕見功夫，否則神醫就不只以「神醫」之名傳於武林了。

於是在無法交往而水火難容之下，單蓋天出了招，他當然不想放過神醫，所以乃以獨步天下的「五陰煞手」出招，提聚七成內力，自信手到擒來。

程神醫更早有備，「天佛掌」以九成眞力發出，志在一擊使單蓋天斷魂！

事實的確是對了一掌，單蓋天被震出去，口噴鮮血摔臥地上，程神醫却僅僅退了兩步。

單蓋天來得匆忙，只率領着五行五老的老大洪飆，洪飆本想上前，單蓋天揮手相阻，低語洪飆盡快扶他離開，說出洪飆更非敵手，於是急遁而去。

其實神醫傷得比單蓋天還重，已中了五陰絕毒，只不過深懂醫護之理，强壓下很重的內傷，待單蓋天和洪飆逸去，神醫立刻馬不停蹄趕回長春府，將一切經過寫成一束，更把生平醫術和另一份深奧的絕學奇寶訂爲一册，交給愛女和外孫，叫江舟保護遠逃，他再打發家中下人等走後，一心等待單蓋天來到。

單蓋天這時也悟及上當，傷重沒好，發諭五行五老率門下血洗程神醫的長春府，那一戰五老中兩老受傷，門下弟子死去三人，而程神醫和長春府被大火化爲灰燼。

單蓋天等待另一個消息，結果消息傳到，程女俠母子失踪，派出去劫殺程女俠的人始終未歸，斷定已死，消息必將外洩，才在江湖上突然隱遁。

到今天二十年了，程女俠母子等人固然是始終未見踪影，而單蓋天和他的門下，也無消息。

那裡知道程女俠是一心訓教愛子成人，並遵照神醫所囑，萬勿輕舉之誡，直等到石頭精研奇學已入化境，才開始率子天涯尋仇，並且直等到病危瀕殆，方始取出老父遺柬詳細告知愛子經過。

至於單蓋天，數年前已經又開始蠢動，以「黃堡」之名四出爲惡，長江劫財，和長江三龍寨交惡，日深一日，只因三龍始終無法偵知「黃堡」所在，一場火併才延至今日。

如今，山西「龔氏」遭人洗劫慘殺，九九鏢局失鏢，戚家堡滅門，一連串震動江湖的大事發生，三龍得到了機會，總算探出「黃堡」似在「開封」古城附近的消息，於是風起雲湧，江湖劇變。

爲了必勝，也爲了必須深藏秘密，「助人快樂」單公子，單蓋天的獨生兒子，才調出五行五老，可見未來一戰的重要。

單公子請五行五老改換衣裝，全着銀衣，那是「公平城」的表記，否則五老祇要現身，天下人皆知所謂「公平城」是惡人巢了。

五老認爲仍然應該穿着原來的衣衫，因爲程神醫已死多年，程女俠始終沒有傳出個中內情的消息，而五老被「公平城」主收服一事，天下皆知，只要狙擊三龍寨的人時，宣諭是奉公平城主之令，就不畏人言。

單公子堅決反對，他說事怕萬一，萬一程女俠聽到消息，豈不前功盡廢，所以仍然改裝，秘密行事的好。

五老終於聽命，並且遵諭即率人手悄悄出城，分佈城外各處，只等三龍寨人馬到來。

＊　＊　＊

室內明燈亮火，也異常潔淨，佈置更見豪華，只是陣陣葯味刺鼻。

那軟軟的藤床上，半臥半靠着一個業已枯瘦到皮包骨的老者。

所幸老者白髮整潔，銀髯也還不見蝟亂，否則眞會當他是個死人。

一名艷極的婦人，在旁邊那軟搖椅上靠着，正在一邊搖晃，一邊唱着小調兒。

那小調兒却難登大雅之堂，也太過不合時宜，那是粗俗至極的「老漢推車」大十八摸。

床上的病人，呻吟着，想要翻動而却無能爲力的掙扎着。

艷婦人的小調是越唱聲音越高，臉上的淫情慾火也越發濃厚，床上病人突然像吼似的開了口：「閉嘴……妳……妳給我閉嘴！閉嘴！」

他是在吼，只可惜業已中氣盡失，將及油盡燈枯的地步，雖在吼，聲音却暗啞低沉到像蚊子聲音，何況艷婦聲音巨响，根本聽不清他在說甚麼。

他怒惱到了極點，戰抖着，極爲費力的近乎是在拚命才從軟被中伸出手來，那隻手，黑褐色，骨露以外，青筋突出，抖着，抖着，總算放在旁邊几上面。

接着像用盡吃奶的氣力，連那條手臂猛地一掃，把几上茶碗掃落地上，嘩啦聲响，摔了個粉碎。

那手臂，却彎在床外，只會抖個不停，却收不回來。

艷婦被摔破的茶碗聲音驚動，歌聲自停，媚眼橫移，成了兇睛，一聲冷哼道：「怎麼啦，又發那門子倒頭火？」

說着，人從搖椅上站起來，慢慢地走近病老人身邊。

突然她足兒一點，正點在病老人彎於床外左手腕上，病老人哀吼連聲，緊縮手臂，結果無法如願，只是抖得越法厲害。

艷婦哈哈的笑了，道：「滋味如何？這是當年你教會我的『蓮船三點頭』，我只用了半式，也不過一成功力，滋味如何？」

病老人目光射出猙獰至極的兇光，牙齒咬得作响。

「得了吧！你是個就快伸腿玩完的老太爺，現在可不是當年，你再敢向我瞪你那對王八珠子的話，老娘一生氣給你活挖下來，你信不信？」

她不只是說說，眞動手，二指點在病老人眼皮上，緩緩的用力往下按，按！按！

病老人痛得全身發抖，口中發出呻吟，悲號不已。

放下手，嘿嘿冷笑着：「聽點話，要弄明白，要不是老娘，你八條老命都玩完了，其實你早就該死，五年前你中毒散功不能言動的時候就該死，依着你那禽獸兒子的心意，早把你宰了，下湯鍋煮熟了餵狗吃了，是老娘攔阻，是老娘脫個一身精光，八面讓你那寶貝兒子摟着四面，他要甚麼老娘給甚麼，上下前後的給個遍，才留你到今天，你還和老娘耍脾氣使性子，你是鬼迷了心竅！」

病老人雙目腫了起來，失去了剛才的兇芒，却緊閉上了眼，任淚水緩緩從眼角邊上一滴滴落了下來。

艷婦不但沒有半點憐憫之心，反而咯咯笑着又道：「老不死，你可知道我爲甚麼一心要留你多活幾年嗎？猜猜看？」

病老人的淚水，流得更快了。

艷婦笑道：「眞不錯，還知道哭，告訴你，老娘要留着你像現在一樣，高興來就折騰折騰你，咱們這是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你等着吧，只要你有口氣，老娘就有得玩了！」

病老人猛地睜開眼，奇怪，話聲也較爲清楚了，戰聲道：「蘭姑，求求妳給我個痛快好不好？」

「好哇，」艷婦蘭姑道：「這多年來，只要你老爺子高興，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不問在甚麼地方，我敢說個不字來嗎？那回又敢不使你老爺子痛快到欲仙欲死，來吧，只要你老爺子覺得還行，我現成，來呀！來嗎？」

病老人長嘆一聲道：「蘭姑，千不好萬不好，我總算是已經落到這種地步，行行好，刀子繩子毒藥甚麼都行，我只求妳給我痛快的一死。」

蘭姑獰笑連聲，劈叭甩了病老人幾個嘴巴，屁股一扭道：「等吧，等老娘那天突然慈悲心發，準會給你一刀，現在可不行，我和小乞兒有約，你再忍忍吧！」

她咯咯的笑着走了，砰的一聲緊扣上門。

病老人突然坐了起來，怪事！

他那本已紅腫得無神的雙睛，突然射出寒光來！

全身猛抖，骨節一連串爆响，變了，整個的變了！

臉上變成胖瘦適中的赤紅色，人也高了許多，雙手堅實，那裡是個久病的瀕危老人。

門上傳來輕輕三長，三短，又三長的敲門聲。

接着，一條人影閃入，從裡面緊拴上門閂，從背後看，是個矮小的人物。

這人轉身，年紀不小，六十以上，矮小而精悍。

病老人對這人笑了，指指床沿，這人一點頭，一步就到了床前。

病老人不再猶豫，立即趺坐調息，漸漸臉上由紅轉白，白轉青，青轉黑，黑轉紅，時間約隔半頓飯的樣子，病老人才散去功力，睜開雙目。

矮老人取出早已準備的面巾，遞過去，病老人接過去擦過臉後道：「兄弟，這幾年多虧你了……我……」

「主人，」矮老人接上話：「老奴說過多少次了，是應該的，只是主人毅力恆心和那種無人能作到的忍耐力，才是換得成功的主要條件。」

「好了兄弟，你看我還要忍上多久？」

「恭喜主人，你甚麼時候不願意忍都可以。」

「的確不會再有問題？」

「絕對不會，主人只要記住一件事行了。」

「是你一再說過，不要和身懷『太陽眞解』功力的人動手？」

「是的，太陽正罡炁，正是主人的尅星，除此外主人這五陰陽五行神功，別無所懼！」

「你可知道天下甚麼人習成了太陽正罡炁？」

「不容易，就是從三歲開始，還要一位精通醫理的內功高手協助，我不敢說沒有人練成，但是我沒有碰見過。」

「這樣說來，只怕很難那麼巧的碰上，何況彼此也未必爲敵，對不？」

「正是如此，主人。」

「太好了，這些日子，小畜牲都在幹些甚麼？」

「主人，日子是不少了，是整整五年。」

「不錯，說說要緊的。」

「他曾經血洗山西龔家，奪了九九鏢局的鏢銀，殺盡了一衆鏢師，戚家堡也已經早不存在了！」

「甚麼？戚家堡？是我那親家……」

「正是，主人，他既然殺了髮妻戚姑娘，當然害怕戚老萬一前來探望女兒，他無法答對，於是便一不做二不休，把戚家堡除名江湖！」

「小畜生！」老人怒目沉喝道：「那是甚麼人去的？」

「這一點主人可要原諒他們，主人臥病，他身爲少主，下達『烏木令』，主人請想，誰敢不聽？」

「如此倒行逆施，兄弟，只怕我們已經沒有甚麼秘密可言了！」

「主人聖明，長江三龍寨，已偵獲內情，無數高手正往此地集會。而武林江湖消息本來很快，似乎暗中都派出一流人物來到。」

「這個應該千剮萬剁的畜生！」老人微一沉思道：「兄弟，五行五老呢？」

「他們都奉命出了城。」

老人再次沉思，刹那後說道：「兄弟方便出去嗎？」

矮老人笑了，道：「只要主人不願意再忍耐下去，老奴別說是出這個家，就是闖那禁宮王殿，誰也攔不住我。」

「那就好，傳我的話，叫五老悄悄前來，夜晚二更，明白嗎？」

「主人放心，不過主人似乎該叫他們天亮前來。」

「這話怎麼說？」

「主人，現在已是快到二更了！」

老人目光一掃窗外，矮老人道：「他們聰明，窗外釘有木板，板漆上白油，室內日夜不斷明燈，主人自是無法看出時刻。」

老人冷哼道：「只怕木板也釘

不久了，兄弟辛苦一趟，就去通知五老，天亮前來見我。」

矮老人恭應了一聲，轉身走，老人又道：「兄弟回來的時候，想辦法通知那小畜牲，就說我已瀕死，要他也來一趟。」

「主人，」矮老人道：「虎毒不食子，放過他吧？」

「兄弟，今生就算你想要我這項上人頭，我全會含笑相贈，只有這一件事，請兄弟不要過問。」

「主人，留下他，其他的事全憑主人！」

「不行，不論我何等可惡，家有家法門有門規，小畜生忤逆弒父，先用毒，後又亂倫，匪之所爲，三年前視我如牛馬，百般辱我，若再留他活命，天理何在？」

矮小老人語塞，只好嘆息不出聲。

老人突然又道：「那小興兒是兄弟有心安插的人手嗎？」

「是的，不如此的話每天無法調開蘭姑，不過……」

「兄弟想錯了，回來時，取千兩黃金賞給他，叫他到南邊去，去成家立業，兄弟，你一定要這樣辦。」

「好的，主人怎麼吩咐下來，老奴就照樣去辦。」

他走了，悄悄而去，床上老人全身一陣抖動，又重恢復了原先那種看上去馬上要死的樣子。

* * *

是那座巨宅，那座江舟曾經告訴過石頭，十分可疑的巨宅，那巨宅房間的石屋中。

這原本是爲存放米麵油等物用的，如今廢置已久。

現在正是矮老人自巨宅一座碧樓中，閃身而出飛射出宅而去以後，一條黑影飛快的自碧樓另外一端，疾射而到石屋，一閃而入。

屋中沉黑，伸手不見五指。

這人剛剛進去，門就立刻關閤，暗角處也傳來話聲道：「可有所得？」

這聲音太熟，是老江，江舟。

另一條黑影，那進入石屋的黑影，不必問，一定是石頭。

石頭悄聲道：「要謝你江叔，得來全不費工夫！」

「我也一樣！」江舟道：「咱們配合起來，可以說是人贓俱獲了！」

「人贓俱獲？」石頭不解道：「這話怎麼解釋？」

「來，在這牆角上，小心，別碰上那些他們故意放置的破桌板櫈！」

石頭如言過去，江舟不知按那裡，突然牆角分開，成了一道門戶，赫，門內無數條案，案上堆積金銀珠寶難以計數，妙在經亮光照射下，還都附有單册，不僅記有珍寶名稱，並有出處。

江舟很快熄滅火種道：「這豈不是口供？」

石頭道：「難怪在外面看，石屋十分寬大，進來後反而這般狹小，我只當石牆太厚，爲了結實，原來另有秘密。」

他們重又出來，沉暗中江舟關閤了秘門，道：「石頭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石頭道：「時間已經十分緊迫了，要分頭行事，江叔可知道各派高手落脚地方？」

「知道，怎麼辦？」

「咱們這次要四管齊下。」

「那麼多路呀！怎麼辦？」

「分頭行事。江叔，你通知各派高手，作兩件事，一是在天剛要亮的時候主要的人到此地來，另外全將黑馬賭坊悄悄包圍，放人進去不准出來，黑馬是長江水寇，長江三龍寨的人，明天傍晚才能趕到，這還是最快的算法，其他的東西我去辦，不過，江叔千萬要記住，天亮前要趕回來，在宅外和羣俠會合。」

「好，聽你的，不過，包圍賭坊，要有官家出面……」

「放心，到時候準有官家的人來的。」

「不過，要利用官方勢力，却是江湖大忌！」

「知道，事與事不同，另有苦主上告，我早就準備好了。」

於是，兩個人悄悄的出了巨宅，其實若不是單公子把一衆高手調出城去，他倆能否安然進這巨宅都成問題。

* * *

埋伏刺殺鐵彤一家的「護城三劍」，在撲空而出的刹那間被擒了！

擒住他們的是正好趕上的石頭，和少林的兩名大師及布政使的捕快們，鐵彤在石頭相助之下，不僅早把家小遷出，並且更密報了大人，先一步誘擒住管五岳，繼之生擒三劍，連夜問供，獲得內情後，官家調動了人馬，悄悄的，將那賭坊和巨宅秘密包圍，提升鐵彤爲總捕頭，接下「黑妞」的訴狀，準備好天明之後，不使任何匪徒漏網。

江舟趕辦的事眞快，各路英雄，分出人手，一半爲百姓掃除黑馬賭場暗作準備，另一半帶着半信半疑的態度，在四更後，都隱身於巨宅四外。

鐵彤深感石頭恩情，親率二十幹捕，配合守備官兵，早藏於巨宅四下百姓家中，務使元兇授首，不令百姓受驚，作得恰到好處。

四更剛過，五行五老身如流矢自外飛射進了巨宅，單公子是先五

老一步，這些事，自然被隱身暗窺動靜的羣俠看了個分明。

接着，石頭和江舟也悄悄進去，鐵彤已得石頭知會，當天亮的時候，不必再等候，和羣俠奪門而入，一定能夠偵破不少疑案，而武林羣俠方面，石頭保證將揭發一件驚凜武林的騙局。

* * *

仍是那座碧樓，仍是那間十分豪華但有藥味的臥房，一切沒變，病老人也仍然是半靠臥着。

臥房的人很多，有那蘭姑，五行五老，單公子和守在門口的矮老人。

病老人還是那個瀕臨死亡的病樣子，單公子雙眉一皺，對門口的矮老人道：「林忠，你這是什麼的意思？」

五行五老也以疑問的目光看着林忠，那矮老人。

蘭姑哼了一聲道：「這個老東西最鬼，林忠，你究竟打的是什麼鬼主意，把公子和五位老人家全請來？」

林忠笑了笑道：「是老主人這樣吩咐小人的。」

單公子眞正的名字是單恆，他一瞪眼說道：「你滿口胡說，老人家病得已經說話無力，會……」

「是這樣的，公子……」林忠道：「老主人不久前突然能說話了，說得十分清楚也十分有氣力……」

「亂言胡語，老爺能說話清楚的事，我怎麼不知道？」蘭姑沉聲喝問。

林忠道：「那時主母不在房中。」

蘭姑冷冷一笑道：「越發是胡說八道了，我除了非離開這間屋子去方便外，從來沒有不在這裡！」

「別寃枉林忠！」病老人突然說出有力並且十分清楚的話來，道：「那時候妳正在前房和小興兒男歡女愛，別當我不知道。」

這些話驚呆了蘭姑，也嚇壞了單恆，但却喜壞了五行五老。

五老撲上去，十分激動，還沒開口，病老人已接着說道：「五老先別激動，站在一旁，聽令行事！」

五老恭應着，果然肅立兩側。

病老人看着單恆道：「蘭姑犯下淫亂大罪，也曾當我的面前承認過，她是認定我今生也莫奈何她，單恆，立刻代我除掉這個淫婦。」

單恆這時也不過剛剛從極度驚恐中醒來，但他很快的就有決定，一聲恭應，上步抓住了蘭姑道：「跟我來！」

蘭姑當然懂，假作掙扎，病老人突然哈哈的笑了，這笑聲，充滿眞力，頓使單恆如墜冰窖，全身都不由抖戰起來。

接着，在五老的歡呼聲中，病老人飛身而起，一切又恢復五年前的樣子，那陰森，那精神，那猙獰，那酷殘的狂笑，一如那無人胆敢違抗的威嚴。

蘭姑軟了，眞的軟了，軟到只剩下一丁點知覺。

單恆那張臉，一下子的變成了剛才老人的病樣子。

老人，正是如假包換的單蓋天！

他對着單恆一笑，道：「別捨不得，更用不着到外面去，就在這裡動手，先替我折斷這淫婦的一雙手掌！」

單恆也快軟了，又怎能動得了手？

林忠，並非林忠，他正是曾經與程神醫齊名的黑道奇醫，人稱「不死能活」的鬼醫林三少！

三少是好心少，妙事少，伸手少！

伸手少只指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伸手救命的話，希望太少。

這位昔日的鬼醫改了心性，適時說話：「老奴斗胆進言，蘭姑淫賤，殺之即可。」

五行五老聞言色變，認爲林忠老命休矣，誰敢，誰敢向主人進言，那除了證明活夠了以外，別無解釋！

不料現在眞怪，單蓋天哈哈一笑道：「我就知道兄弟你準會開口，好吧！便宜她，金老動手。」

金老一步跨到，一掌印在蘭姑丹田，蘭姑立即身亡。

單恆發呆的仍然抓緊蘭姑屍體不放，單蓋天大踏步向前，一掌掃落蘭姑屍體，厲聲叱道：「畜生，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五老傻了，互望之下，齊跪地上，金老開口，道：「公子年輕，蘭姑又是成名的淫邪人物，屬下等……」

「混帳東西，全給我滾起來，快！」

五行五老不敢不遵，紛紛站起。

單蓋天一指林三少道：「這是老夫二弟，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鬼醫林三少，今後你們要多親近。」

五老駭然見禮，林三少也恭敬而答禮。

單蓋天突然一聲長嘆道：「你們五個傻老兒，被這小畜生騙了五年，他受了蘭姑的誘惑，又想掌握我所有的權勢，尤其是我平日管教他不嚴，他不知那是對他好，不知道那是我死去老伴的囑咐，竟然在我習練神功必不可缺的沐水中下毒，麻痹了我四肢經脈，使我變成個活死人，更要弒父自立，多虧三少想盡方法，調到內宅，才開始爲我緩緩醫治，整整三年，昨夜方始眞

正復原，你們說，我該如何處治這個畜生？」

五老大驚失色，皆以疼惜的眼光看着跪在地上的單恆。

「我辛苦一生創下這片基業，也眼看就要毀在他手中，」單蓋天怒火上升，厲聲喝着：「想我當年，爲復大仇，自西域歸來，『燕雲十三俠』早已不是對手，但我却費盡心機，巧作安排，然後殺之並且栽此惡名，爲了什麼？現在他血洗山西龔氏，力劫九九鏢銀，更喪心病狂到把岳父一家誅絕，這等畜生，人性已絕，怎能再留他活命！」

說着，單蓋天手已舉起，五老不知怎生是好，林三少視若不見，這時，樓外一聲怒喝，接着窗扳粉碎，窗櫺盡毀，石頭虎視眈眈立於室中，再看樓外，黑壓壓站滿了武林各派高手，單蓋天已知大勢已去，不過他不會這樣認輸，叱聲喝道：「你是什麼人，報出師承門戶！」

石頭揚聲道：「先父石不凡，外祖程神醫，單蓋天，老狗賊，你今天報應到了！」

這時單恆發現有機可乘，頓足射向窗外，詎料石頭隨便一抓，就抓了個結實，右手疾出，拍封穴道，往窗外一丟道：「江叔接着，幾十條人命全在這小子身上呢。小心些別捧死他！」

單蓋天一聲怒喝道：「小畜生弒親亂倫，要死也得死在老父手中，石家娃兒，這件事你管得過份。」

石頭冷笑，五行五老突然逼近，五行眞氣齊發，擊向石頭。

林三少卻適時叫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老奴爲主人開路。」

他趁石頭被阻的這一刹那，和單蓋天疾射出窗外飛樓下。

樓下，單恆已經到了鐵彤手中，單蓋天目光掃了單恆一眼，一聲長嘯，隨聲撲到。

鐵彤挐着「挐」字公牌高舉，振聲道：「奉布政使大人諭，緝挐烏衣帮匪，若敢拒捕，格殺勿論。」

這時間，單蓋天業已撲去，他管什麼公差與否，五行魔掌以七成眞力拍出，十之八九是照顧單恆，虎毒不食兒，他心寒之下，已比虎還毒了三分！

突然兩條灰影凌空撲向單蓋天，六掌眞力半空相抵，發出震鳴，三人同時震落地上，灰影竟是少林高僧。

單蓋天以一敵二，仍然勝過兩位高僧一籌，不由哈哈狂笑，樓頭上，慘號連連，五行五老竟似遭殛光電火，全身焦枯，死墜樓下，石頭人起雲空，撲向了單蓋天。

林三少識貨，大驚失色，狂叫着：「主人快逃，這小子已經練成了『太陽正罡炁』！」

怎奈單蓋天笑聲如雷，聽不到林三少的警告，發現石頭撲來，想都不想以十成功力發出五行陰煞，天報已臨，在劫難逃，太陽正罡炁，恰對五行陰煞，一聲嘶响，單蓋天狂號綳起，再落下，人如焦屍乾枯而死！

石頭大仇已報，血淚滴落，江舟指出石屋藏珍，血案得破，這時鐵彤恰得報，黑馬賭坊捕得衆匪，並查出作惡證据，崔青兒和白麗兒，雖是被迫，但害人已多，更知情不報，自有國法公平處治。

石頭一身素服，懇得羣俠除惡務盡，遂分赴城外各處堵截，終於將長江三龍寨水賊擒獲，使武林安定了幾年。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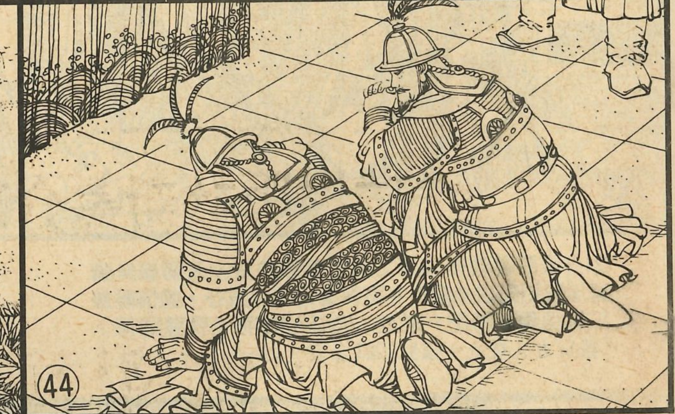
再生緣之三

麗君入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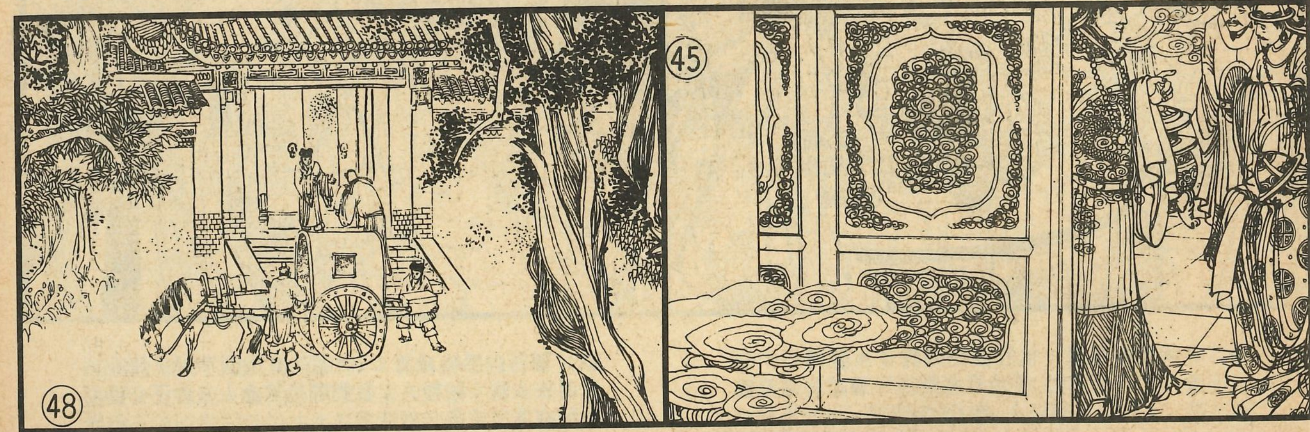
任明・編繪



43　隨後，張龍、李虎也被押了上來。他們立而不跪。大王說：「劉奎璧仗皇親之勢，無惡不作，禍國殃民，但與你們無關，本王决定釋放你們。」



44　二將見大王善惡分明，很受感動，忙跪拜說：「我們主帥被擒，回京難逃活命，大王仁義待人，願留山中效命。」其餘的七千多俘虜也紛紛情願投順大王。大王欣然同意。



45　從此翠台山更加聲勢浩大，已有兩萬人馬，天天操練。河南巡撫只好再次啟奏告急，成宗皇帝看過奏章大驚失色，召集文武百官商議，一時竟無人敢承擔剿寇重任，只好暫時將奏本擱下。



46　却說這日，在河南的一條山路上，一輛小車急急奔來，車上乘坐兩人，這二人正是改名爲酈君玉和榮發的孟麗君及榮蘭。



47　主僕兩人一路曉行夜宿，飢餐渴飲，現已離開封不遠。這時太陽將要落山，孟麗君吩咐在城外找一就近人家借住，明早進城。

48　車子停在路旁一家門前，兩人下車。這家僮兒正要關門，她們趕緊上前說明來意。僮兒先說不留客，孟麗君忙報了自己的假名，僮兒一聽與自己主人同姓，這才進去稟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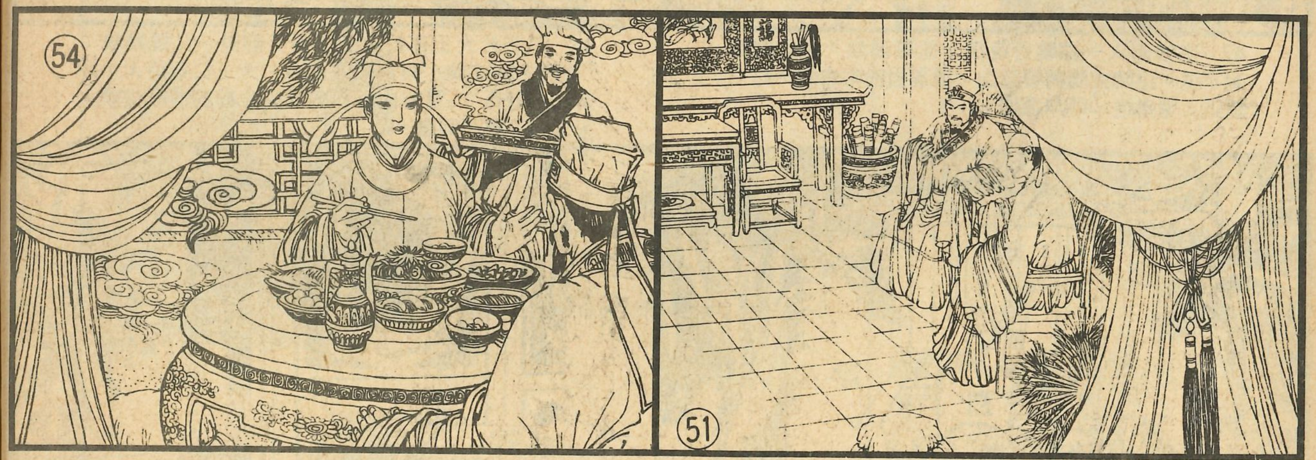
49　過了一會兒，一位老人親自出來把兩人請進上房。老人說他也姓酈，名若山。麗君也把自己已編好的身世說了一遍：家住昆明，因弟兄不和，被逐出家門，欲赴京趕考求取功名。

52　孟麗君一聽忙說：「老員外不要太費心。」老人誠摯地說：「你我都姓酈，本是一家人，我們認個親，你就此長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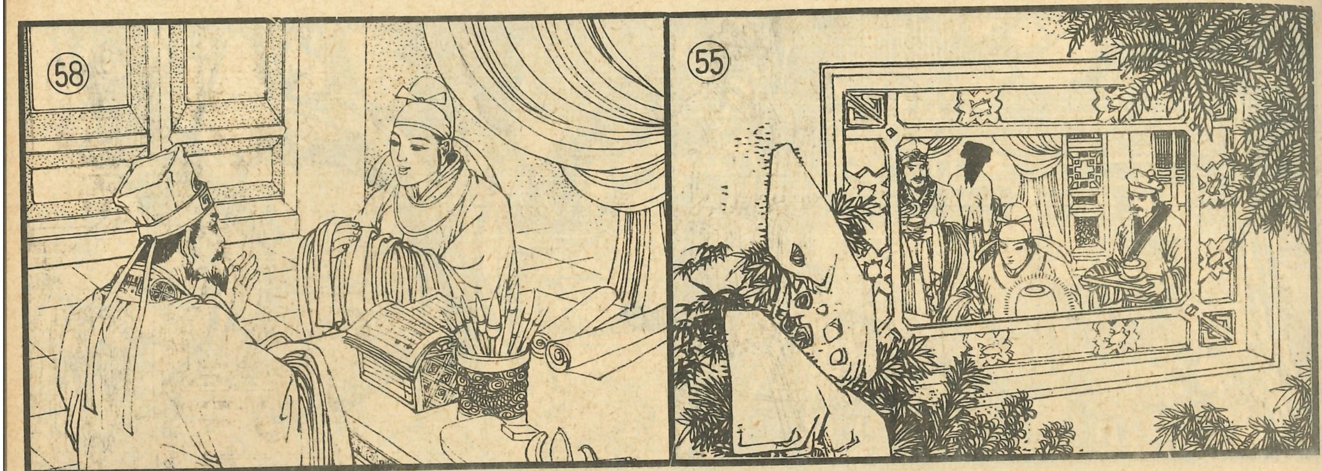
50　麗君見主人相貌敦厚，但却含淚欲滴，忙問何故。原來老人妻子已故，膝下只有一子，名酈明堂，年方十七歲，是一榜解元。無奈用功過度，身患癆病，此刻病情危險，故老人十分悲傷。

53　孟麗君聽後暗想：此時貿然進京，一切都無頭緒，何不先在此安身。再說老人一片誠心，盛情難却，就認個乾爹吧。於是，他正冠拂袖，雙膝跪拜：「義父大人在上，孩兒叩請金安。」



51　酈若山感嘆地說：「你呢，有家回不得，我呢，就要失去唯一的親人；我們同是苦命人，你不必擔心，願在這兒住多久就住多久。」

54　老人欣喜萬分，忙設宴招待養子。麗君心中十分感激，便對老人說：「我學過醫道，想給哥哥看看病，寄父大人以爲如何？」老人欣喜同意。



55　原來酈明堂患的是肺病，已瘦成一把骨頭。孟麗君進病房一看，病人已是氣息奄奄。麗君按過脈，看過舌，開了一張藥方，老人立即派人連夜進城抓藥。

58　孟麗君說：「我想哥哥的病雖好轉，尚需調養，不能過分用功，以防復發。哥哥是解元，我們是同歲，我想冒哥哥之名進京奪取功名，倘若得中，也可光宗耀祖，不知義父意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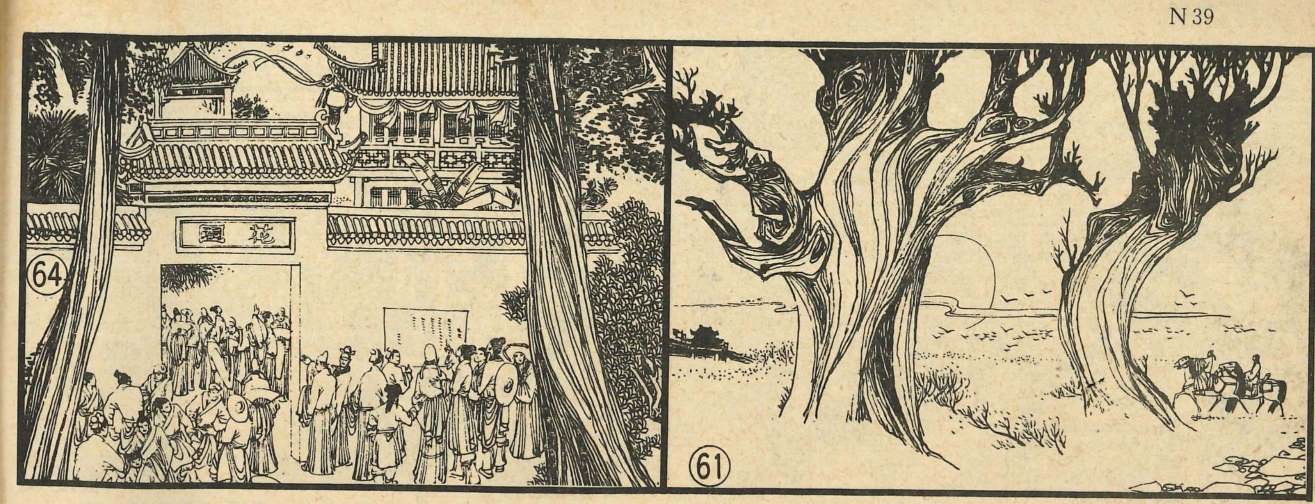
56　酈明堂吃過一劑藥，第二天咳嗽就稀了，也不見再吐血。老人見麗君有眞功夫，便愈加留住她不放。到年底之時，明堂的病已漸大好，竟能下地走動了。

59　老人一聽，欣然同意。父子兩人又來到後房與酈明堂商量。酈明堂一聽十分贊同，說：「好兄弟，你若能金榜題名，我們一家都有光彩，也爲我揚了名。」當下決定，二月初進京趕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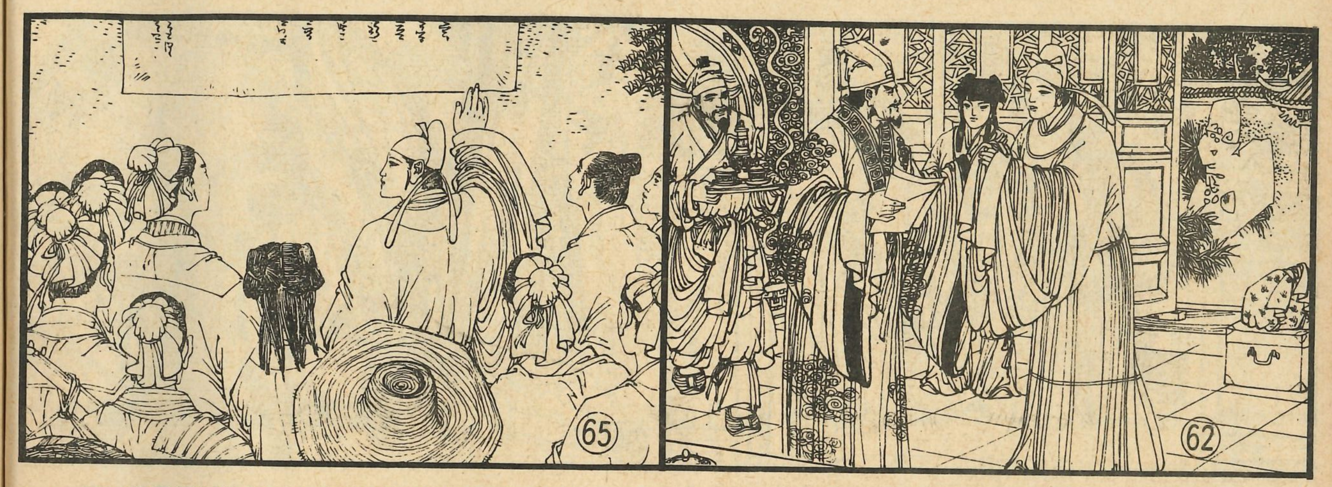
57　光陰荏苒，轉眼已是一年，這天孟麗君與義父商議起進京奪取功名之事。老人說：「一個白衣人，怎好考狀元。京裡考春場，一定要是個舉人，最好是解元，才能報考。」

60　時值二月初，酈若山設早宴爲義子餞行，並準備好一封書信，讓「他」到京後去找王家老店。原來店老板王道成是酈若山多年好友，酈若山要托王道成照顧麗君，並給「他」找一門好親。



61　孟麗君拜過義父，又給酈明堂留下一張調補的藥方，這才帶着榮蘭離開了酈家庄，一路向京都進發。

64　只見梁家護院，正在驅散想闖進花園的人羣。一些不識字的小伙子不知牆上貼的招親章程講些甚麼，正在瞎起哄，忽見孟麗君書生打扮，便請她將章程念給他們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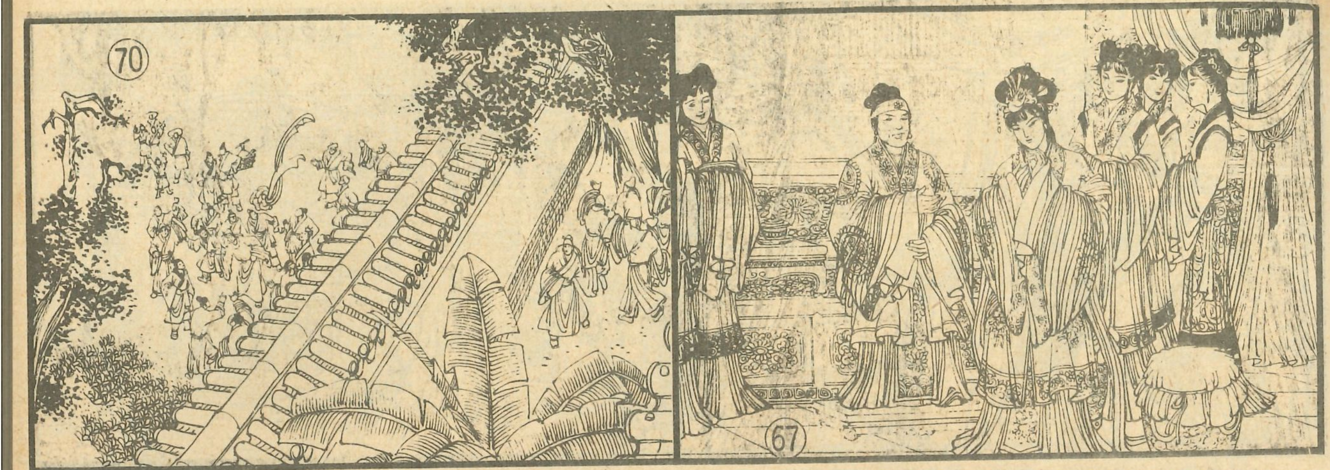
62　主僕兩人披星戴月，馬不停蹄，二月二十三日到京，來到王家老店。王老板看過麗君給他的信，才知賢侄來了，安排住處，招待得格外週到。

65　麗君只得把章程上寫明的條款告訴他們：一是詩書人家，二是五官端正，三是尚未娶親，四是已入學府，五是年限二十。但等她念完想走，已被更多的人圍住，無法走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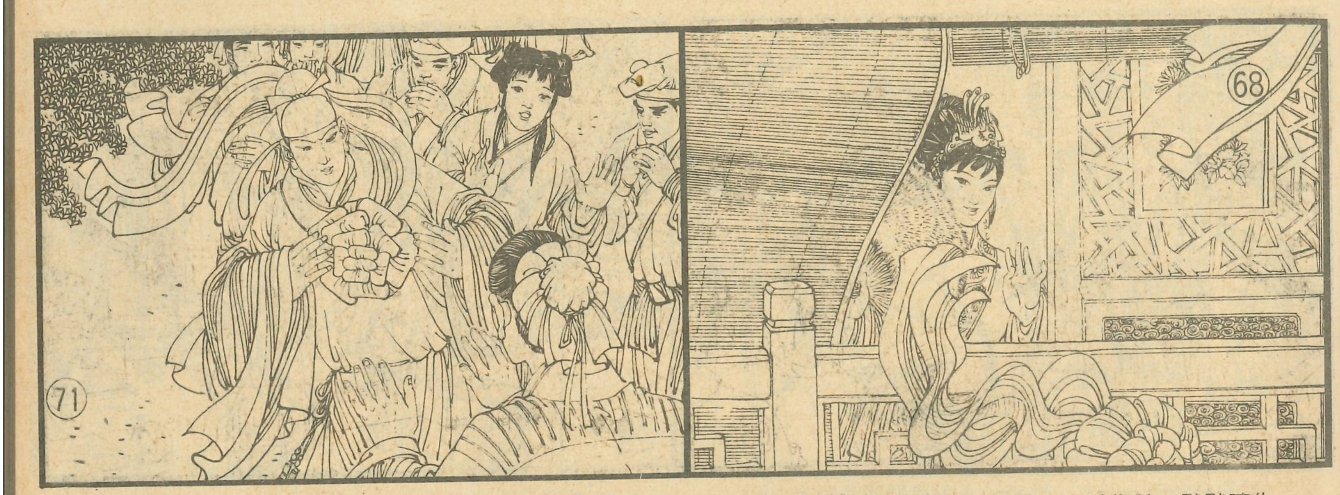
63　次日早晨，風和日暖。吃過早飯，孟麗君和榮蘭走出棧房，來到吉祥後街，遠遠看見一家花園門口人山人海好不熱鬧，一打聽，原來是當朝宰相梁鑒的小姐要拋彩球招親。

66　這時，花園裡的彩樓前，站着王孫公子，官宦少年；還有一榜解元、秀才等五、六百人，年紀都不到二十。衆人議論紛紛，一片喧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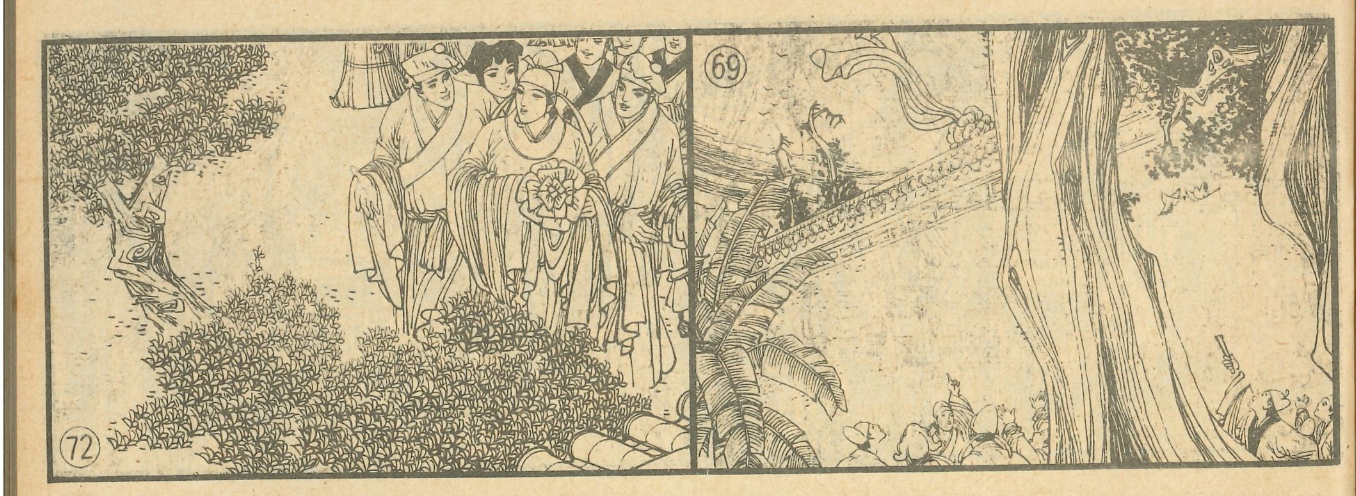
67　彩樓富麗堂皇，上面坐着相國夫人和已改名爲梁素華的蘇映雪，左右有十幾個丫環伺候。眼看吉時已到，梁夫人讓小姐在窗前拋球。

70　彩樓下的衆書生見彩球朝外飄去，紛紛吵嚷起來，却又無計可施。花園外的人羣却擁來擠去，想奪得彩球。孟麗君拼命朝外擠，生怕彩球落到自己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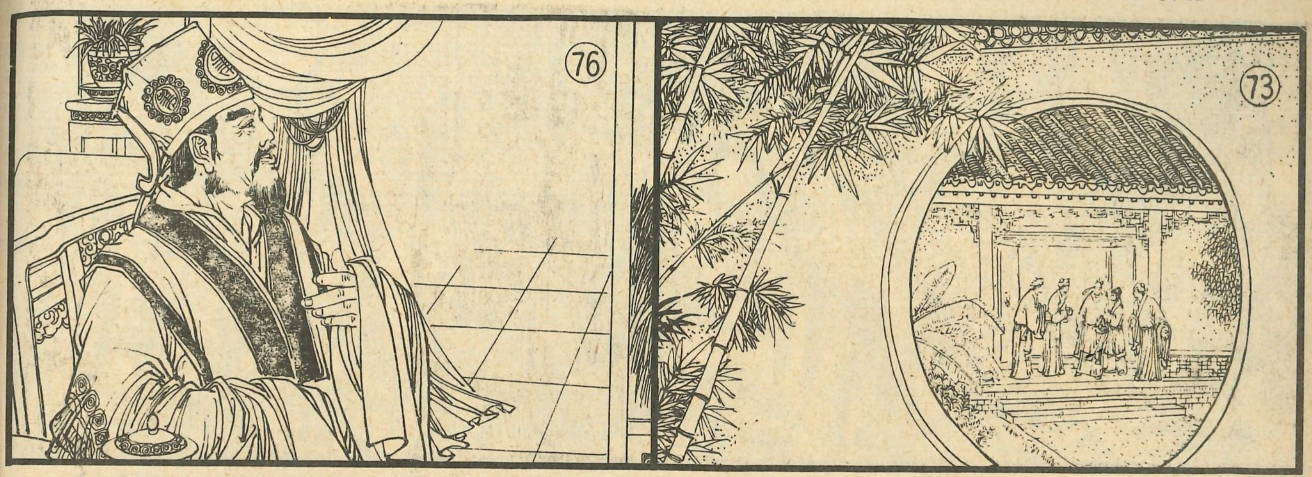
68　梁小姐先跪拜在月下仙翁的神像前，默默禱告，希望自己能遇上一位好郞君，然後拿起彩球，走到窗前，朝下一看，竟是人山人海，立時羞得滿臉緋紅，急忙將球朝窗外拋去。

71　誰知彩球偏偏套在了孟麗君頭上，急得她摘下彩球就要送給一旁的人。這時家將們趕到，口稱麗君「新姑爺」，定要將她帶進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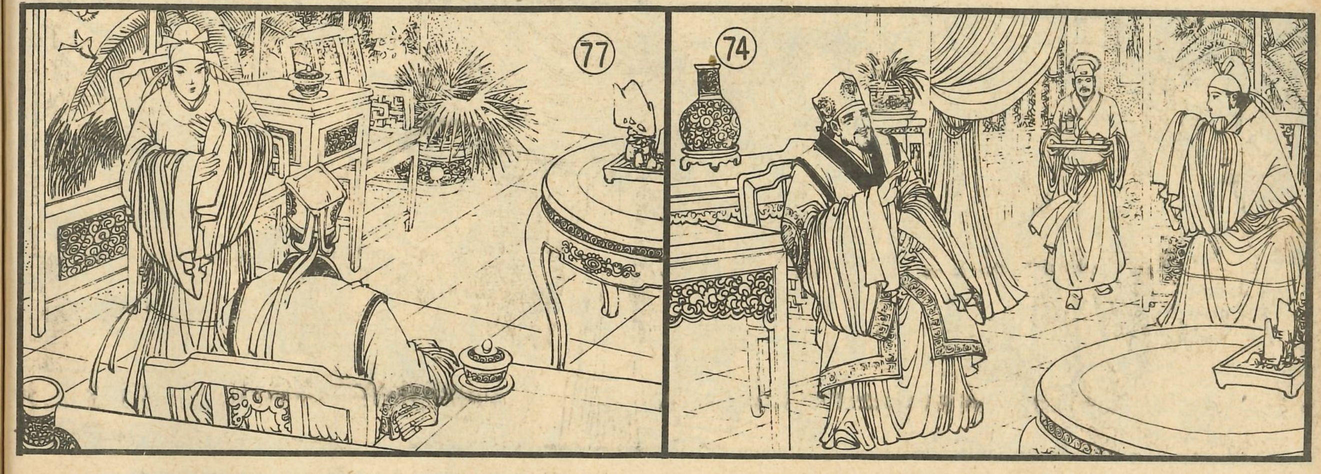
69　彩球被猛地一拋，在空中直打轉，忽然一陣風吹來，竟將彩球吹到花園外面去了。

72　孟麗君執意不肯，管家哪裡肯放，說：「相爺有令，彩球打中誰，就是新姑爺，你有話還是跟相爺去說，不要爲難我們了。」



73　孟麗君無奈，只得同意進府。她打發榮蘭先回去，想自己交還了彩球便可了事，才跟隨家將走進梁府。

76　老相爺一聽很不高興，一個珠寶商的兒子，竟不願要堂堂相國千金，想來是年輕不懂事，便說：「如此推托，難道嫌老夫官卑職小不成？」



74　老相爺見孟麗君風流瀟洒，一表人材，心中暗自高興，便問起他家庭的情況。

77　孟麗君一聽，知道難以辯解，只得說：「婚姻大事，沒有父母之命，豈能不告而娶？待晚生修書回家，稟明老父，再作決定，望相爺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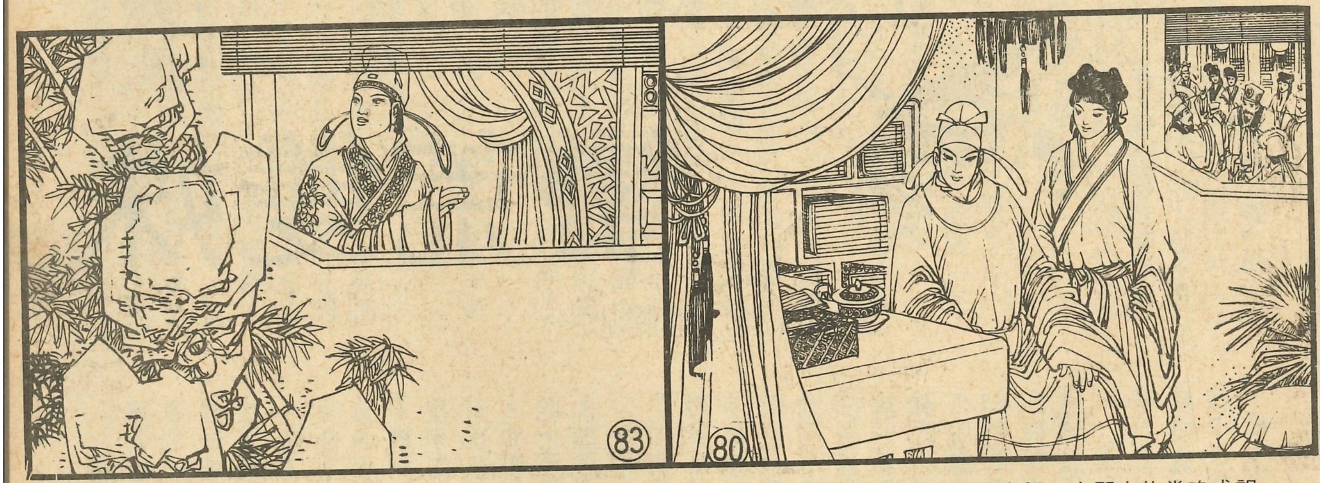
75　孟麗君只得將鄺明堂的家世述說一番，並說：「適才是閑來無事，路過此處，誤被彩球拋中，特來奉還。」

78　老相爺說：「你說得有理，只是已定當晚成親，滿朝文武馬上都來吃喜酒，豈能更改？我是當朝宰相，不會辱沒你家門第，你父不會不允，還是先行大禮，再修家書。」正在爭論，突報王道成求見。



79　旅店老板王道成拜過相爺，把鄺若山托他爲兒子找門好親的信給相爺看，並勸慰麗君，說：「賢侄不要難爲情，這是你鴻運當頭，喜星高照，快快拜過你岳父大人！」

82　老相爺聽聞此話，愈發覺得女婿不錯，即刻命僮兒們伺候新姑爺沐浴更衣。梁夫人也命丫環給小姐梳妝打扮起來。



80　老相爺看罷書信十分高興，立即宣佈當晚成親。這時賀客已陸續來到，儐相、喜娘等人也都到齊，一時間熱鬧非凡。孟麗君心急火燎，幾次想走，僮兒們哪裡肯放？

83　孟麗君無奈，只得跟隨小僮去更衣，她把僮兒都轟出門外，對着鏡子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對付洞房花燭之夜。這時，麗君忽聽外面喊道：「孟相爺到！」孟麗君不由得一楞。



81　相爺來到內房，把孟麗君拒婚一事告訴了夫人。夫人却說：「這才是懂事的孩子，換了別人，得了彩球，早把爹娘忘了。他對爹娘這樣孝順，以後對我們也會盡心的。」

84　原來，孟士元是來賀喜的，僮兒請新姑爺接客。麗君只得硬着頭皮來到書房。孟士元一見新姑爺，不由得一楞，這不是自己的女兒孟麗君嗎？雖是百般地懷疑，却也不敢造次。改名爲鄺明堂的麗君也只能掩飾住重見老父的辛酸。

（待續）

蠻荒雙姝

武林傳奇故事／鐵　馬・文
　　　　　　　可　飛・圖

苦海孤雛　義膽忠肝

這是一座破廟，破得很可憐，連菩薩神像也不知去踪，但是，別看是破廟，哈哈，依然有廟主，當然不是出家人。還有不少住客，說住客倒不如說是乞兒來恰當。

人，眞是奇怪的動物，人分高低，那是不錯，而乞兒也有窮富之分，不免算是怪事。在這兒你可以看得到，住的乞兒不算多，大約有十來二十個。可是有的住廂房算是好的，而有的睡廊下，平常的時候，也不至於有甚麼不便，若到下雨天，下雪天，這就令那些窮乞兒苦上加苦了。

雨，最怕的是綿綿秋雨！秋雨是他們苦難的日子開始，一下雨，糟糕啦，不少人就連晒晾衣服的地方也沒有，濕了依然是濕的。

可憐，睡的地方也不乾燥，稍大的雨，他們只好睡在水中了。

可是，不論何種天色，若不能出門求乞，這份子錢可不能少，也決不可拖欠一個兒子。

誰也不知道乞兒有比他人更苦的時候。

也不知誰說的：「做慣乞兒懶做官」這句話。

這一次，一連下了三天雨，連綿不絕，天氣是越來越冷，他們明白到老天爺將會轉冷，這下來，唉！得大冷了……有餘糧的不在乎，能等天晴。

可是，乞兒能有幾個有餘糧的，而餘糧又多得到那裡？三天後抖抖戰戰的出門求乞的，祇有七、八個，十來個是等死了。

可是，有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小乞兒，不論是風吹雨打，不論是天晴天陰，他可困不住，依然的往廟外走，雨中跑，每天，他總有本領帶回包子、肥鷄……照理，十四、五歲的孩子，正在發育之中，該是吃得多，但是，他却一回來，先照顧那個垂死的老丐，這老丐還有個女兒，年紀有那麼廿二歲，老實說，破衣破絮，面垢髮蓬，神仙或者可以看得出她是美是醜，還是把她當作醜八怪，臭叫化算了。

今天，小乞兒取出包子，又將鷄殺了，用泥封了烤……這是正宗的名聞全國的叫化鷄……

本來老丐已是奄奄一息，唉！人，不知怎麼的，一聞鷄味，竟然會活了過來，兩鼻翼嗡動聞着這香味，然後，雖說艱難的，可也說出個「鷄」字來……

小乞兒不在乎，先撕下了一隻鷄腿，給了那老乞丐，另外一隻，他塞在那少女手中，人啊！誰沒個良心？鷄是人家的，看小乞兒的脚血印，瘦得無肉的腿上到現在血還在滴，爲了隻鷄，他是吃盡了苦頭，少女不能好意思坐享其成，她將鷄腿遞給小乞兒。

「姊姊不餓，鐵弟，你自己吃……」

「玉姊姊，我捱得起，不餓，眞的，我不騙你，騙你就是騙了親生娘老子。」孩子在賭神罰咒了……其實，誰不道，孩子食量大啊！連半餐也餓不起。女兒家吃得少……但是，死也說不過他，因爲，他還偷來幾隻包子，他吃了三個，還留下了二個給老丐父女。

正在此時，廟主來收租了，其實，他已三天爲雨所阻，一進門，聞得了鷄香味，所謂廟主，就是團頭，也是化子頭，他可是比有錢人還舒服。反正，錢是由週圍十里的化子代他討。每個化子身上收了三文五文，也眞好過個當官作吏的。現在先來吃鷄，尚幸鷄腿已先讓老丐吃了一大半，而少女一隻還有一大半隻未動，團頭一看，也不客氣，更不嫌髒，化子能嫌甚麼髒？把它搶過來，怪笑聲中，順手還摸了少女胸前一把，少女可嚇得幾乎昏了過去。

一邊吃，團頭一邊笑，笑得眞比鬼哭還難聽。「甚麼時候來的，好像還沒有掛號吧？今年多大啦？哈哈，看來還蠻有意思，怎麼樣，跟咱家回去，姓高的不會虧待妳……嗯……」姓高的越問，越貼近少女的臉，也不知怎樣一來，姓高的祇覺得眼前金星直冒，辨不清東西南北，依稀聽得「啪」的一聲……這可斷定了，自己挨了打，不輕的打，這不是造了反，化子竟然打化子頭，這不等於百姓造了皇帝的反！

「你他娘的是誰？」

「是你太祖宗！」

「啊！我幾時有個少祖宗……」一邊問，一邊尋，他眞可能被一下打昏了頭，這才問出這句話來。

「今天才有的！」小叫化還在說，可眞是討打了！

姓高的是丐帮中人，命令他管轄十里，就是說：他已是個二袋弟子，沒些三脚貓功夫，能壓得衆嗎？挨打是一個不留神，也可能是色迷心竅而疏於防範，而今，他收斂心神，看清形勢，打他的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他生性陰沉又兇狠，試問孩子能討得個「好」去？

「是你打我？」

「哼！小祖宗打你也不是一天二天了！」

「喔！與我有仇吶！」

「不，我恨你的爲人！你算是咱們的頭？你幾時理過我們的死活，你幾時令我們在風雨飄搖中有碗薄粥湯……你祇是死命的要錢，錢……見我們稍微有些好東西，也不理是偷來，摸來，捱了打掏來的，你總得分，你……憑甚麼……還要欺侮玉姊姊……」

「哦……有志氣，也挺有正義感……他娘的，不打得你志氣跟正氣似屁一樣放盡，你老爺就不姓高……」

別看他說話慢吞吞的，可是出手却快得不見他轉身移動，而雙手已將個小乞兒抓住了。

小乞兒年紀小，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再說，他自己也有兩膀子氣力，做了七八年的化子，也練成他一身銅皮鐵骨。何況，他本來就心高氣傲，姓高的抓住他，他能就此罷休？拚命的想掙……不想咯咯兩聲，饒是小乞兒硬朗，也是無法受得起這折骨之痛，他一聲不哼，昏死了過去。

「怎麼樣，不出聲啦，裝死啦，有那麼便宜……」姓高的看來還是個點穴能手呢！一按一弄，隨手將小乞兒擲出，可憐，到這個時候，才聽小乞兒一聲哼……醒了。

這一醒，痛楚立即傳來，到底是十四五歲的孩子，而雙臂骨被折，能不痛得哭出來……不想，那邊又傳來姓高的話：「哭了，怎麼樣，痛了吧，小鬼，告訴你，還沒有痛夠！」

「有本領的殺了我！」小乞兒在吼叫了。

「殺了你，不好玩……嘿嘿嘿……」

該死的姓高的當孩子是玩物，

步聲响，而那邊撲過一個女化子，正是那個所謂玉姊姊：「團頭，你……饒過了他吧……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沒爺沒娘的……夠可憐的，您就高抬貴手……」

「妳與我滾開，否則，你老子先消遣妳，信不信？剝了妳的衣衫，綁起來給大家看……」

無恥、陰毒，人之中，那會有這樣的畜牲、禽獸，少女讓他一嚇，竟然嚇得昏了過去。

一倒，還好，倒在老父的懷中，老丐眼見如此變故，他眞恨自己不能死去，孩子是個好孩子，爲了自己，竟然捱了這樣的苦……

咯又一聲，可憐的孩子，又給姓高的折了一小腿……後來，他却連連的施展那種絕滅人性的連環截骨法，孩子是連哭帶叫的機會也沒有，又再痛昏過去……

「你們看見了沒有……」姓高的向衆丐訓話了，因爲，事情一展開，那些化子全已出來了，因爲，他是團頭，他們得聽他的收規、取錢，今日，中間有這樣個插曲，他們又有誰敢走？

「哼！誰得罪了姓高的，有他的好看！」

「可……團頭……孩子這一來，全身廢了！」

「帮中本有殘廢一門，怕甚麼？」

「能……大發慈悲……」

「住口，大爺今天還有別的事情要幹，否則，我還會消遣他一段時間呢……先把份子錢拿出來……」

好！那些可憐虫早已備妥一份子錢等他來收，那沒甚麼！孩子的一份，這父女倆可抓瞎了，爲甚麼？這幾天他們全仗孩子養活呀。又巧的是，他倆到破廟，沒與團頭打照面……今天……

你倆可別急，這個天殺的另有打算。因爲，他可看上了那個女化子，因爲化子多而化子婆少，夫婦化子，還能打花鼓，走四方……倂個雙檔，說說唱唱……就因化子婆少，姓高的那會放過那個女的，看官老爺們，實實在在，化子是人，也有性……如此，本來沒有女的，來了一個，豈不算奇珍異寶。誰還管她年輕、貌美與否？所以，姓高的已抓住了剛由昏迷中醒過來的少女：「跟我走！有妳的好處。」

姓高的做夢也想不到，今天一天碰上了兩個有種的。一個被他整得寸骨寸傷，而那女的，一起身，奮身一躍，頭往廊柱撞去，頭與石柱較量，豈能有便宜，當場頭破血流……倒於地上，這兒的少女倒地，那邊的老丐嚥了氣……您說，可憐不可憐……

姓高的可沒事人一般，哼哼冷笑了兩聲，想走了，不料，門口有個頭戴大斗笠，身穿雨衣的文士，對他冷冷的笑，這笑竟然會令如此陰狠殘忍的人，由心裡骨裡冷出來，但是，姓高的明白，江湖道上，各門各派，沒有人「肯」干涉丐帮事，事實上，丐帮是江湖一大帮，常言道得好：「帮有帮規，門有門法。」從互不相涉，因此，姓高的依然走他的路，可門口因爲此君所阻，何況他還牽了一匹馬，這可令他大大不方便了，他想出口請讓，可是人家先開了口：「要走了？」

「呃……」姓高的可有些糊塗了，不走，還在這兒等甚麼？錢已收了，人也收拾了，死的死了，傷的傷了，是該走了啊……

「就此一走了事？」

姓高不知怎麼的，覺得此人之話有些異樣，聲音不是十分難聽，却令自己心跳加速，尤其是他說了第一個字，他心會一跳，第二個字心跳加倍，如此類推，六個字幾乎令他的心跳出了口……這是說甚麼話！

不對，撞見了江湖能人，不能強硬，強硬眞能沒了命……人，越是殺人不手軟的，越是怕死，姓高的他對小化子毫不容情，無所不用其極，可是，想到了自己也要死時，他比任何人還害怕。

「大俠……你可弄錯了……我……祇是在執行敝帮之帮規。」這言中之意，你別與咱們丐帮鬧別扭。

「是誰訂的帮規？」

「咱們帮主……」

「帮主姓甚名誰？」

甚麼？老兄……你連丐帮帮主之姓名也不知，丐帮爲天下第一大幫，可你却大概瞎了眼睛昏了神，憑你這樣無知，能走江湖，還大模斯樣的騎了匹馬……眞他媽的該死了卅年，那能活到今天？想到這兒，姓高的又神氣了。

「閣下連敝帮帮主之高姓大名也不知，請吧！」這聲請，意思是你就少管閒事吧。

「嘿嘿嘿……」

不對，這笑聲又令他心跳了……

「你可知道我是誰！」問得很嚴肅，可是姓高的他那會知道？所以，他搖了搖頭。「我姓甚名誰？」問得更嚴肅了。可憐，姓高的越發不能答了，爲甚麼，他已感到喉間作癢，分明想吐血，而所以會吐血，根本是這個看來冰冷的傢伙，不知用甚麼功夫，逼出來的。

「如此，你又怎能怪我不識貴帮主啊！你說！」

可憐，姓高的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忍受，口一張，一股血箭直噴半空，並且，口角還有血湧出，人已倒在血泊中，祇見他在地上來往的翻滾騰跳，其實，姓高的他即使功力不夠，也該收束心神，靜臥不動，而今，這樣的翻滾……可憐，他比那小乞兒更苦了，因爲，他勢將全身筋脈折斷……骨折還可以接駁復原……筋脈一斷，此生祇能做個癱瘓兒了。

「怎麼樣，味道不好受吧！如果我不看在鐵掌伏龍面上，我早已將你人頭割下，還要給他看看，他門下竟然有這樣昧良無恥之徒混跡其中，也要他知道，再不好好切切實實的整頓帮規家法，哼哼，丐帮從此再不能稱雄於江湖之上。」

斗笠客從容的走進廟殿，在場各人個個看得心驚膽跳，誰也不能明白，此君用的是甚麼手法，竟然將個趾高氣揚，目中無人的團頭，弄得如此狼狽……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這團頭已是寸步難移了，衆乞兒見他走進來，有些人走開了，有些人避得遠遠的。

而斗笠客先到了老丐身邊，一蹲下，駢雙指直點了老人之「歸元」位，半晌，他嘆了口氣，分明，老人眞的死了。然後，他再看了看少女，一探脈，一按寸關脈，冰冷的臉上，算是露出了一絲笑容來。想來少女頭破血流，還有活命之機。

最後，走到這個倔强而又可憐的小乞兒身前。冷冷的對他說：

「孽由自作，鬼靈精，害得我走了不少冤枉路，否則，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現在我問你，痛不痛？」一邊說，一邊撫摸孩子之全身。

孩子依然倔强，他祇說了聲：「不痛！」然後不再言語了。

但是，說是這樣說，其實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珠成串地滾下，你說痛是不痛？

半晌，斗笠客由背囊中取出豆大一粒大紅丹丸，一駢雙指，將孩子的嘴張開，丹丸入口，一運眞氣，不必津液，就此滑入咽喉，溶入內臟……孩子一直不哭的人，當斗笠客如此的對付他……救治他時，他哭了。

「沒出息，大丈夫哭甚麼呀！」

「我對不起你……不與你捉迷藏……我就不會害死人……我該死……」

好孩子，果然是好榜樣的，才十四五歲的孩子，就以別人的生死爲己事，這就難能可貴了，如此冷漠陰沉的斗笠客，也不禁爲之動容了。

「老的是壽元已盡，死是免不了的，活也活不了幾天，至於那個小姑娘，天賦不錯，雖然一時性烈，撞柱破皮，血是流了，死却死不了，大可放心。」

孩子一聽，心神一寧，可能是藥性已發，人，已睡着了。

「閣下是何門派？竟敢來干涉丐帮之事！」

「哦！那裡來的架樑？」斗笠客一長身，一看，面對面，祇有一個人，不大對，事實上，他聽得有二三個人進廟門，與傷者用切口，說暗語，並且，這兩三個人並沒有走遠。

啊哈，埋伏在一邊，再一寧神一聽，果然，廊簷中有悉索聲，人家已知，也就不必在乎，至於面對此人，嗯，分明他是裝……你看他白髮盈巓，而眉黑有彩，雙目炯炯，唇紅齒白，一身化子裝扮，全是錦衣綢緞，胡亂補上幾塊破布，這那裡是化子，直似貴介公子，眞不明白，丐帮幾時發了財，而令化子的打扮也不同了。

「喂！你是啞的還是聾的？」

「俺既不啞，也不聾，我得要等上面兩位一起下來，打個羣架，既熱鬧，又有趣！」

話聲未完，祇聽得「嘶嘶」之聲，自天而降，借一抹光線，可以看出來，下來二條乃是中原未見，連雲貴苗疆也極少見的惡毒蛇七星勾子。

斗笠客博學多聞，一見兩條蛇身的白點又大又鮮明，這分明是其毒無比的七星勾子又名鐵線籐，道家名爲黑騰蛇，極難豢養，別說爲其咬上一口，那怕纏住，甚或爲其身上腥液所中，也能令你死於非命，而今，丐幫中人竟然有這種人養蛇，丐幫門規之鬆懈，更可窺見其一斑。

斗笠客現在可不敢大意了，多年不用之兵刄出手了。刹那間，一泓秋水，舞起斗大一個圓圈……而兩條七星勾子却是毫不在意，並且，墨信吞吐之間，騰跳飛舞在斗笠客之四週圍，最厲害的是這蛇，竟然不怕斗笠客之利劍，除了一碰之外，根本不能將蛇斬斷，甚或刺死。

還有更可惡的事，現在，三個化子同時露面，手中各執竹杖，他們明知無法可以近得此人，但他們要耗盡他的眞力。

因此，遇到七星勾子被擊退時，他們就近攻，用蛇杖點撥，總之，這兩條蛇是主角，直將個斗笠客弄得一籌莫展，尚幸斗笠客是個沉得住氣的人，否則，早已因氣憤而難免現出漏洞，落個重傷，甚或身亡。

不過，誰也看得出，長此下去，斗笠客總難以脫身，並且，被困時間越長，危險也越大了，就在這時候，半空又飄來幾聲鈴聲，然後是人聲道：「看來仲道友難以脫困了。」

「我看也是如此，可惜，我們太知道他的脾氣，不喜歡有人助他，否則，我早就先砍了那三個賊叫化子，再去對付這兩條惡蛇。」

「是商家賢昆仲嗎？我姊姊也來了好一會，殺了三個賊化子可以，這兩條蛇，萬不能傷……仲大哥，務請劍下留情。」

奇了，人，來了不少，並且，誰都知道他的個性，更奇怪的是那一對姊妹花，說話更不合理，人命不要緊，蛇命却要緊！突然，斗笠客想起了師門至交後人，苗疆雙花的姬金花，姬銀花，還有……斗笠客額頭竟然見了汗。

但是，事逼勢緊，他再無考慮之餘地，事實上，這三個賊叫化也着實可惡。自己那會這樣糊塗，中了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迂腐之論，而毫不會變通。是該先殺三叫化，然後，再對付兩條蛇。

主意已定，身法立變，與蛇鬥硬碰，因爲有三叫化竹杖相助，一個脫身，避開惡蛇，他的秘魔劍，向稱快速第一，現在又在氣憤頭上，更如驚虹閃電，祇見劍光一揮，好，血光立現。

這一來，蛇陣立解，因爲，蛇始終是長蟲，即使訓練有素，也不能如人通靈，血光現，血腥味立即爲蛇信所嗅到，那會客氣，雙雙向那死屍報到，尚幸是死屍，否則，更增加三分恐怖之味……

兩條蛇吮血有聲，本來高大的

身子，不多時，立即變成了一具枯骨。

另一面，尚餘的兩個化子可嚇昏了，也亂了套。本來，分三角形輔助雙蛇，現在，蛇未死，却先吮吸同伴之血，再想到雙蛇噬人之慘狀，兩人竟然嚇得屎尿齊流，不顧一切向廟外逃去。

人，下流到如斯地步，斗笠客也不禁一聲笑，殺這種人，未免太令人有被辱之感。

不過，這兩條蛇……就在此時，一對千嬌百媚的廿二三歲苗裝少女走來了……一見斗笠客，笑嘻嘻的叫了聲：「仲大哥……」

半空又傳來了所謂商家兄弟的對話聲：「勉弟，看來這場戲有得做下去了。」

「琪哥，不至於吧！有你我在場，姬家姊妹總不見得來個搶親！」

斗笠客可有些呆呆的，對空中一揚手：「商家兩位大哥，還不下來，眞好意思看我的戲……」

「你不叫，我兄弟眞不敢下來……」聲到人到，祇見一對年約廿七八歲的俊俏少年，一身短打扮，背上各插了一支光華隱泛的銀槍。一隻魚皮佩囊，斜掛右邊腰間，個個笑嘻嘻的向斗笠客雙手作揖。

斗笠客苦笑道：「賢昆仲好氣色！」

「不如你老兄，喜氣透華蓋……」

奇怪的是他們在講笑話，這一對千嬌百媚的苗疆女子却在忙，是雙蛇吸飽了血，抑或另有外情，外人不得而知。祇看見這一對姊妹對住雙蛇，口中不住嘀咕，似唸咒又似唱歌，一邊唱，一邊却由她倆之佩囊中，擲出一支支烏木似的短槍，極快的，佈成一個圓圈，這可算得奇怪，兩條如此兇惡靈活的七星勾子，不知撞了甚麼邪，竟然慢慢不動了，然後，祇在盤旋着，再後來，四隻毛眼慢慢的閉上了。

姬氏一雙姊妹花到此地步，也不客氣，各各戴了一雙形似黑紗所織的手套，一些也不怕的，將兩條惡蛇各裝進一個鹿皮囊中，每隻皮囊中放下了烏木幾段，然後叮鈴叮鈴的走到了斗笠客之面前：「仲大哥，你好！」

「不好！」斗笠客冷冰冰的吐出兩個字。

「我們來得不好？」

斗笠客搖了搖頭，其實，他自己明白，姬氏雙花眞的不來，自己能否脫出雙蛇之厄，是個大的疑問，再說自己爲了避開她倆，足跡不履苗疆。突然，他的臉上有了一些笑容：「你我有約，不得相互追踪……」

「大哥，我們不是追踪你的啊！適逢其巧的啊！」

「甚麼？適逢其巧？」

「眞的，我們是來追踪這兩條惡蛇的啊！這兩個該死的狗才，他們竟然是丐帮中人，其實，他們在苗疆出現時，那像個窮人，實在是個大客商，出了五十兩香粉，二百擔鹽，還有梳啦，鏡啦，可就要兩條七星勾子。

「本來，泰米族中少主是捉到了兩條，是爲我倆捉的，以便合治毒蠱靈藥，可讓他們先以利，後以情的騙了去，等到我倆發現時，才不得不追踪前來，尚幸我們對七星勾子蛇味有感應，因此，追到了此地……」

斗笠客越聽將個頭俯得越低。商氏兄弟可開口了：「仲大哥，你啊，實在不該矯情！」

「你們懂得些甚麼？你們不矯情，大可去一對配一對……」斗笠客出道以來，從來沒有如此出言沒有分寸的，實在是他急昏了頭，待到發覺不對時，可是言出如矢，一發就難收回，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姬氏雙花眼中已流出了淚水，但是，她們依然滿面笑容，祇不過慢慢的開始跪了下來，雙手極快的取出了三柄金刀，三柄碧玉叉……

商氏兄弟大叫不可！

斗笠客也不能不跪下來，大聲道：「金花、銀花，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討厭我們啊！討厭到骨子裡去了啊……」

「不！我從來沒有討厭過妳們……」看，斗笠客到底是秘魔門中唯一的健者，秘魔門本來講究的是快、疾、迅、準。而今，姬氏姊妹心痛之際，那能避得開這別具竅門的秘魔小擒拿手。每人之三刀三叉，全給斗笠客一手搶去。並且，出手奇快，在場人根本沒有看出個來龍去脈，斗笠客雙臂已釘滿了刀叉。

「你這……算是甚麼？」金花花容失色的說道。

「恨極了我倆，眞的恨極了我倆……」銀花道。

「不，是我懺悔，是我說錯了話，是我傷了妳們的心，這戳命刀、絕滅叉該我受的。」

「快不要開口……」

「如果妳倆能夠原諒了我，我就不開口。」

「神主在上，我姊妹倆，決不再怪文郎！」

「好！既然不怪我……」斗笠客慘然一笑後，再不出聲了。商氏兄弟他倆各出一掌，這就可見兩人的功力，不多時，六柄金刀、六柄碧叉各各隨血飛起。

嗨嗨，就在此時，祇見一條高大黃影，如飛鳥襲到，向商氏兄弟背後一人一掌。此時商氏兄弟祇顧救治至交好友，那會想到這個時候突來勁敵。雖說憑二人之功力，已將斗笠客自刺之刀叉彈出，不過他倆尚未回過氣來，黃影已經飛到，這一股勁風已可知此君之功力可怕，如果眞的是老對頭，那麼，兩人非受重傷不可了。

說時遲，那時快，兩人的念頭尚未轉過，在兩聲嬌笑中，一股香味傳來，分明姬氏姊妹已出了手，商氏兄弟雖說放了一半心，可也不敢太托大，一聲怒吼，兩人已將斗笠客帶了去，忽然，耳邊又聽到「刮」的一聲怪叫，黃袍人回身就走。

對不起，明明見其來去如閃電，並且，更看清楚來人非別，正是自己老對頭，北邙山山主老魔柯君榮。

老實說，憑老魔之功力，他的劈山魔掌，饒是一等一的好手，不中則已，一中則無可倖免，又何況，此君來去如風，一擊即走，永難追踪，今日，他那會一個盤旋，就跌仆於地，這可是從來未有之事。

斗笠客仲文德却明白，因爲，他親眼看到兩姊妹雙雙搶出，各擧佩囊，一阻老魔……而佩囊中正是兩條鐵線簶——七星勾子，本來兩條毒蛇爲雙姝之伏龍香制住。而今，憑老魔之開山劈石之掌力，好，將雙蛇驚醒了，蛇性善噬，那會放過，老魔之雙掌爲此蛇各咬一口。

上文已說過此蛇之奇毒，你怎可以爲其各咬一口，即是一等一的好手，也是無法支持，因此，他是無法再起身了。

「老魔頭，你這是偸襲……」

「妳……們用毒……物……又算是甚麼！」

「老魔！」是姬金花開口了：「我們祇不過阻你一阻，希望你們憑眞本事打一架而已，想不到，你自己招惹了七星勾子，與我們姊妹何干……」

老魔一聽說是七星勾子，不禁心魂俱震，他做夢也想不到，自以爲可以一擊成功，不想反而成全了老對頭……柯君榮不怕死，祇不過死在毒物口中，可眞不是味道，本來，他可以憑仗本身之功力抵禦，一聽是七星勾子，老一輩人，那個沒有聽見過七星勾子的厲害，毒入血液，再透骨髓，那時候，這個痛苦決非人所能抵擋忍受，如此驕橫不可一世的老魔頭也會流淚了。

「商大哥，你看如何？」姬銀花在問。

「妳又想仲大哥面前做好人，哈哈，隨妳，說實在，我們可不怕他，想當年他十三妖徒在時，尚且爲我兄弟一擧殲滅，一個孤老兒，不殺也罷……」

「既然如此，我倆就救他一命，不過，老魔，你可不得呼天搶地的叫救命啊！」

老魔柯君榮是年老人精的人，他明白七星勾子其毒無比，世上決無解藥可使其無恙，現在，聽了這番話，心中又驚又疑，當然，他不想死，希望有活命之機，但是，這兩個看來貌美如花，除了苗家裝束之外，一些也看不出是江湖中人，她們那能救得了自己？

再一想，蛇在她倆手中，自己就是吃了她倆的虧，而給毒蛇所咬……眞可能由她倆手中討得活命……至於甚麼呼天搶地，自己這年紀，這深厚的功力，還眞能忍不住痛？唉！柯君榮啊柯君榮，須知你兩掌被咬，必須刮骨療傷，世上，祇有關雲長一人，能談笑自若的受此療法。因此，後人稱關雲長爲天人，華佗爲神醫，至於老魔，當然，他有他的魔火、魔燈、魔箭、魔刀，却沒有制七星勾子之奇毒藥，當姬氏姊妹一人一手，用一柄小金刀劃開掌心時，一股奇痛直透心底，這一陣痛，痛得老魔兩眼發黑，分不出東南西北，不一會，也可說是兩姊妹之出手極快，很快的將老魔掌心四週之內劃了個井字形，井字中間方塊挑出，可憐，祇見黑血如墨，流個不停，老魔那裡知道，這一陣血已將他的功力流走了一大半。

然後，雙姝又取出了一對火紅如珊瑚的玉石，放在掌心四週團團滾轉，到這時，柯君榮算是神方定，又半晌，掌心一涼，好似有藥膏敷在傷口上，老魔這才算脫離苦海。

如此江湖名流，已經心神俱震了，涕淚交流了，再靜坐一會，而耳邊已响起了兩姝聲音：「七日內，不可妄動眞氣，不可動酒涉色，否則決死無疑，莫怪我們姊妹不早說明。」

老魔冷冷一笑，到底是一代魔宗，他撐支起身子向兩姝看了一眼道：「不謝，是狂妄，謝妳們，心中實在不忿，來日方長，後會有期……」說完，他依然大袖飄拂，揚長而去。

「唉！」商琪不禁嘆了一口氣，對姬氏姊妹道：「你們苗家果然厲害，從此以後，老魔的功力起碼要毀了一半……」

「咭咭咭，誰叫這老不正經，死命的跟在我們姊妹身後，如果不是爲了兩條七星勾子，早就和他打了起來，銀花還主張用碧蟾粉毀他雙目呢！是我阻止……」

「爲甚麼？怕仲大哥怪妳們濫用毒藥？」商勉一邊講，一邊笑了

起來，而斗笠客依然冷着一張臉，商琪不禁嘆了一口氣道：「不是說仲大哥不俊朗不挺拔，祇不過，老是冷着一張臉，哈，眞可謂人結人緣，姬家姊妹，偏會喜歡這張冷臉子……」

商勉接口道：「如果仲大哥再是笑臉對人，唉！我眞怕不知有多少江湖女流，爲他神魂顚倒了！」

「今天你們兄弟把我挖苦得還不夠嗎？」

「不！不！不，祇此一遭，大哥可不能再發脾氣！」

「要我不脾氣也成……」

商勉叫道：「琪哥，你可別中他的計……」

仲文德的臉色更冷了，商氏兄弟一見如此情形，知道不答應，眞能翻了臉。

商琪苦笑了笑道：「仲大哥，我兄弟之本領，你是知道的，別逼我們做力不從心的事。」

「力所能及，你們不會推托的。」

「你我知交，焉有推托之理。」

「好，這個孩子交給你倆……」

仲文德手一指，指的正是那個可憐的，被折磨得極悽慘的小孩子，然後，又指着少女對姬家雙姝一道：

「帶上她，進入苗山。」

商氏兄弟面有難色，不過，却抝不過仲文德之情，將孩子扶了起來，現在，孩子可並無折骨之苦，祇不過身體軟弱無力。

而金花則極快的抱了那少女在臂彎中，走出了廟門，仲文德取了幾兩銀子，交給其中比較忠厚的老叫化子，代死去的老人安排，然後，一行人走了，廟中依然是一片淒涼，而雨還在下個不停……

＊ ＊ ＊

光陰似箭，此言不虛，一晃眼，不過三四年。

三四年中從未有人聽說過苗疆雙姝與仲文德之事，連商氏兄弟也失了踪，其實，商氏兄弟爲其老父禁閉在終南山一大松岩，爲了他兄弟誤交匪友，商氏兄弟眞有說不出的冤苦，但是商奇清是最討厭苗疆十三門中人，尤其是甚麼蠱、毒、蛇、陰……提起就得捱罵，商氏兄弟素來口齒伶俐，嗨……就怕這個老頭，好吧！就不准出山，不准出山，至於這個小乞兒，應該如何安置呢？

「當養個小斷，不准他習我商門的武功！」

可打了個結了，反正孩子吃慣了苦，又加體質極佳，多走山路，多砍山柴，也是鍛練身體，兩兄弟祇能對錢青打了幾百個招呼，因爲，萬一山水有相逢，見到仲文德，那不是我有負所托。

不想孩子也挺有骨氣，也眞講理：「沒有幾位，我早就死了，就算當叫化，對，我會討，我會耍賴皮，可，人越學越壞，更且沒個容身之地，此地可好啊！安居樂業，我，還求個甚麼？習武……」講到這兩個字，挺骨氣，挺聰明的孩子，竟會流下兩行眼淚來。商氏兄弟以爲他感激流淚，誰想到孩子別有段傷心事。

孩子砍了三年柴，三年來，他的身材越來越高大，因爲在山中奔跑騰跳，砍柴挑水，人，越來越結實。

沒有人教他輕功，可是那些斷澗小溪，他是一躍而過，孩子嘛，又沒個伴，商氏兄弟可憐他，還能說個二三句話，試問，其他家人，全當他是個小斷，能有甚麼好面孔相看，祇有一個例外，就是那個廚娘。

人在長大中，食量就得增加，吃得太多，給家人多說幾句閑話，如果沒有廚娘代他偷偷的留着些貼餅之類，孩子眞會餓壞了。

也因此，他在山中，砍柴不得不快，餘下時間，打山鷄，捉野兔，有時打得多，這就可看得出孩子的機警，他就放在陰涼山洞中，可以分幾天烤吃……嗨嗨，最近，他打的野味，時時不見了，他這可惱火了，是誰來偷？好吧！等……等……

有心那怕等不着，果然，有一天，正午不到，巳時的時候，來了個文士，說他文士，因爲他穿了件長衫，實在，又破又髒，和乞丐沒有甚麼分別……一到，眞熟手，一按封洞石塊，推開了，手一伸一掏，一隻肥山鷄已給他拿了出來，前面有條小山溪，他取水，燒水，剮鷄，拔毛，開腔，然後，烤山鷄，本來，他是十分的火冒，不知怎麼一來，看見是個乞丐，他的惱火慢慢的，慢慢的，熄了。

「大風起兮四飛揚，笨蛋捉鷄我來嚐，乾瞪眼兮鼻生烟，予在一邊喜洋洋……」

喏！這可沒火引火了。乞丐大爺，你吃鷄嘛就吃了吧！還胡謅大風歌，試問，就算是個泥人也有土性，錢青可再也忍不住了，大吼一聲，人似飛鳥般由樹上棲身處跳下來，伸手想搶餘下半隻鷄，對不起，「嘎」的一聲響，手背上結結實實的捱了一下重打，痛得他眼淚直流，錢青可有股死牛勁，怪自己一時不察，好，我再搶，看你怎再打得着我，錯了，孩子啊！何爲明知而故犯，一動强，對不起，一打，打得比第一次更重，眞可能把他的手背經脈擊斷。

錢青捱了這一打，沒法忍了，握住手腕死命地揮，希望血脈暢通。可看那個文士乞丐，他可是笑

瞇瞇的撕着山鷄肉，一面又在唸他的詩不詩，文不文：「一擊不退，再擊不走，蠢乎哉，蠢乎哉！」

錢青是個不太會轉彎的人，自以爲：山鷄是他打的，是屬於他的，你要，該問我，不告自取，是爲賊也，偷了人家的東西還要打人，天下豈有此理。

錢青侃侃而說，文士却大笑道：「明明是你偷，當面的搶，還說我偷？此妄人也乎，請問，如何說是敝老子偷……」

「因爲此山鷄是我用山石擊落的。」

「擊在那裡？」

「前胸……打山鷄，練就我的眼力，專打鷄胸。」

「可惜，鷄胸已爲我吃，毀屍滅跡，無可查了啊？我問你，其他，你又怎可証明，此鷄屬於你？」

「這山洞是我藏物之地……」

「哈哈哈！小弟弟，我說此洞實在是我藏物之地，其中尚有三隻山鷄，二隻野兔，一隻獐子……」

錢青簡直給他氣昏了頭，他……竟然拿他的獵物全據爲已有了，他怎能罷休，不，一定要爭回來，突然，他想起了，還有二隻山鷄，也是前胸中石，對，取出來對證……

「不必了，小弟弟，還有二隻，我早已換了酒了……」

現在無憑無據，無理可講了，自己的東西給人家受用，自家還得挨打，天下那有這個道理，簡直是昏天黑地，烏烟瘴氣，孩子雖說氣忿，好在量大，試想他在十四五歲時，經已捨已爲人，現在，他嘆了口氣，想走了，因爲爭下去，也不見得有甚麼結果，山不是自己的私產，山中的東西，當然不能算自己的，想到這裡，他走了。

嗨！他想走，那個文士乞丐可不准他走了。

「喂！小傢伙，想走了……」

「不走！還在這裡賴死……」

「打不痛……」

「總不成與你打架？」

「是男子漢，就該如此！」

「我該挑柴回去了，沒時間與你糾纏……」

「好！」

錢青可不明白這個好字，到底是好在那裡，爲甚麼要叫好，現在，他是眞的趕回去了。把柴捆好，然後挑水，突然他想起，唉！看來，天道有理，不可太貪，也不可多造殺孽，夠了，就算了，多打多殺，結果自己沒吃着，反捱了兩下的打，廚娘說得對，佛說有報應，佛說有因果，眞有些道理。

一宵無話，第二天，他又上山砍柴，看見有山鷄飛起，他將放在懷中三角尖石一擲，果然一隻山鷄應石而下，他想跑去撿，嗨，寃家又碰上了頭，誰？那個文士，笑嘻嘻的說道：「自天而降，不取罪過。」

錢青一見是他，他微微嘆了一口氣道：「夠了？」

「不錯，那石洞中還有半隻獐子未動，可用一天。」

「明天呢？」

「明天有傻瓜代我打的。」

「明天我不打了！」

「那你自己就自認是傻瓜了。」

「唉，先生，你說得不錯，我本來是傻瓜啊！」

「不能！不能！」那文士邊說邊已抓住了錢青的手，別以爲錢青是眞的傻瓜，他可早已看出文士是個風塵異士，憑自己的機警，被打了一下，不足爲奇，第二下，打得又狠又疾，這已是奇怪，而今天他祇說不能不能四個字，脚也不見他如何移動，自己離他本來有丈來遠，只四個字的時間，自己的手已在他掌握之中，自己也是武林之後，如今家毀人亡，即使那時小，耳濡目染，也聽得不少武林異聞，他……分明是個江湖奇士，不過，丐帮，唉，他想起丐帮中人，他就有些反感，所以，他不希望與他糾纏下去，並且，打算明天換個地方打柴，因爲這一片山頭，他是十分熟悉的，至少，比文士更熟。

因此，他不置可否的走了，耳邊祇聽得那文士的嘆息，他，根本不在意。

第二天，他到了大松岩的山凹陰僻之處打柴，打好挑好，走出山口，啊！祇見文士橫臥在山石上看天色，一見錢青出來，宛如見了救命恩公般，一躍而起，道：「幾隻，幾隻……」錢青一聽，幾乎當面一巴掌，你是在等吃白拿了。不過，這孩子性情總是淳厚的，對他苦笑了笑道：「一隻也沒打到，你……別纏住我成不成？」

「不纏住你，我可沒得吃啊！」

「先生。」錢青一面正經地說道：「須知我是個下人，我要做很多事情，我那會有長時間來陪你？」

「我放他商奇清的驢屁，他有資格當你是奴僕小廝養，走，跟我走！」

「啊！我跟你走，唉！先生，你可知我一生最恨……」

「是乞丐……不……是丐帮！」

「對！你……那會知道的……」

「因爲，我是丐幫中人。」

「那麼，你就不該勸我走，明知我不會走的。」

「可是，你就不想報你父叔兄嫂之仇！」這件血海深仇，他埋藏於心中已有十來年了，他從來沒有對人說過，而且背後的刀傷，現在算是好了不少，以前，逢到風雨陰

天之時，他會痛得爬不起身來，再說，有一頓，沒一頓的，他在人世間掙扎了七八年……他被逼做乞兒，他幾乎死在那個團頭手上。「我，從來沒講過，嫂嫂臨死說得明白：有苦自己知。」

對啊！我一直是有苦自己知，而今，他，那會知道的，厨娘對我好，我午夜夢醒，我哭過，厨娘安慰過我，但是，我依然沒說過，他，他那會知道？

「好吧！」錢青實在不明白，今天到底有甚麼好處。

「那個少女狄依依已在苗疆了，我們無法可以找到她，也不必我們找，她比你好得多。至於你，我可是化了不少工夫才找到了你，別看大杉岩，有名有稱的，可也眞難找，後來，知道在商老頭的家宅，我更不方便啦，祇能在暗中查訪他的弟子，這個商奇清，不知安的甚麼心腸，竟然把你當作小斷，認眞放他娘的春秋大驢屁。」

本來，他即使穿得破，可也是個斯文人，那會提起商奇清就如此的惡罵？錢青幾次想阻止，可是阻不住此君之連珠炮發。總算他停了口，錢青才算說出幾句話：「商家沒有人欺凌我，再說，兩位大叔也已費盡口舌……」

「所以我罵商奇清老賊呀！」

「我甘心情願的。」

「爲甚麼？」

「那總比當乞兒强，比當假乞兒更强！」錢青將心中話全都倒了出來。

「不壞，說得有道理，但我得帶你走。」走字出口，可憐，錢青的手腕一麻，柴擔、斧子都全掉下了地，人莫名其妙的給那文士乞丐拖下了山。

文士的步法快得出奇，有幾個斜坡，錢青直覺得騰雲駕霧般，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祇覺得越來越黑，人，竟然走在荊棘中……半晌，耳邊隱隱聞有一陣陣敲鉢之聲傳來，文士在錢青耳邊說了一句：「祇準聽，不準說話！」好，人已進入一個大祠堂內。

此地，全是化子，有大叫化子小叫化子，老叫化子，女叫化子……不過，看得出，每個叫化子的面容嚴肅，看來，他們是在等人，文士一現身，祇聽得鬨的一聲道：「幫主駕到！」

錢青到現在才算清楚此公之身份，原來是丐幫之主，江湖人稱鐵掌伏龍，又名伏龍先生的齊不淨。

現在的文士，雖然依然是乞兒的樣子，但是，隱隱然有王者之風，但見他長眉雙挑，一對俊目烱烱有光，臉上是黑些，瘦些，也顯得骯髒些，可掩不住他一身英風俠骨。

本來是四周擊鉢聲，現在，寂靜無聲，可見幫主的威嚴，半晌，齊不淨他掃了四週一眼，沉聲發言：「掌刑龍頭朱長老！」

衆丐中走出一位蒼髯老人，手執刑杖，來到幫主齊不淨面前，作了一個揖：「屬下在。」

「請問幫中弟兄，可有人破壞了幫規？」

「據老朽所知，沒有人敢壞幫規。」

「好！退下，允許衆告……」

所謂「衆告」，是丐幫的一條例規，祇要幫主允諾衆告，那麼，祇要有憑有據，那怕是沒袋弟子，也可上告，不過，不准誣告，一被反告，原刑加身，被告者該等級，誣告者反受，被告者該禁閉，或該三刀六洞，誣告者受一樣待遇，所以，衆告其實是清理門戶。

破廟秋雨之事到今日才開衆告？那麼，這個幫主也未免太糊塗了。其實，當錢青受苦之時，伏龍先生剛剛遠奔祁連，捉拿叛徒血鉢子，血鉢子想不到自己的事會驚動幫主，爲此，他是會同星宿七煞，連擺三道埋伏，那想到伏龍先生方今江湖第一神掌，爲了怕有疏忽，更帶了幫主輕易不請神龍令，費了二年時間追殺，星宿七煞死了四個，血鉢子依然爲齊不淨一神龍令，打得他嘔盡血而死。

然後，他趕回中原，可是，一路上却已發現不少幫衆犯規，惡討强索者有之，更有人做出强姦女子之事，而有些竟然穿得不像個乞丐，倒像富家翁。

伏龍先生是深沉而有機謀的人，他發現破廟之中還有幾個證人，他四出尋找。現在，將個錢青帶來了，實在，他是帶來個活證人。

衆告之時，當然你辯我狡，甚至於穿得富泰，掌刑龍頭也有話道：「本幫向有分淨，汚兩幫……」

「我不是早已曉示於衆，化子，就得像個化子，怕汚穢，怕難看，就不該入我幫中。」

話已說明，掌刑龍頭因而失了職，至於犯規，强討，惡索，强姦……即使沒有人指證，誰也知道，如犯幫中大規，如果被證實，三刀六洞是小事，一個不巧，示衆也有份，所以，他們能賴則賴，能避則避。

「你們可記得大王壩寒山寺的事！」

這件事那會不記得，團頭高成死於非命，祇蛇蝎星君簡氏兄弟能逃得活命。他們全在此地，他們祇說是苗疆三仙門中持毒爲惡，他們見義勇爲，不敵而落個大敗虧輸，更折了個兄弟。

「你們見義勇爲，就得嘉獎。」

「幫主慈悲！」

「可惜事情大有不合，你們可認識這位小俠？」

簡氏兄弟那會認識他，一個小孩子，而且平卧在地，他倆才搖頭，一聲龍吟，伏龍先生手一揚，也不見他用甚麼暗器，簡氏兄弟就被封了大穴，跪在地上，祇有顫抖的份兒。

「朱長老，我且問你，私入苗疆，豢養七星勾子用以害人，其罪該怎麼辦？」

「那有此事？」

「你還在包庇這批孽障，哼哼，如此說來，採紫河車，姦汚幼女之事，眞的是你所作？」

「這……你……不可……」

「血鉢子有供詞在此！」

「他胡言亂語，希圖脫罪，我那有私莊？」

「我幾時講過你有私莊？血鉢子寫在供詞上，你看也未看，已經說了出來……好聰明，也眞天眞，怪不得近年來，幫中規矩大亂，全是你在中間搞鬼，幫中其他弟兄，將那些惡徒替我看住！」

鬨然一聲中，朱維中也發了性，一聲厲吼道：「淨衣弟兄，站出來！」

果然，也有一大片乞丐圍在朱維中身邊。但是，即使如此，汚衣的眞正丐幫弟兄是多過淨衣派……

「齊不淨！」好了，現在是連名道姓的叫了出來：「你以爲先幫主傳位之時，人人心服了嗎？實不相瞞，有三長老，八方位主者不服氣，他們要我推翻你，其實，對付你已準備很久了，今日，你竟然自己濫用職權，哈哈，看，是你强，還是我們興旺！」語聲未畢，祇聽得噓溜溜，噓溜溜的叫聲四起，祇見朱維中手中舉起一個斗大金盒：「齊不淨！你該看清楚了，這是我謊報失去的聚毒金盒，你或者有解毒之方，可惜，你的手下大半難逃劫運，我看，你還是交出神龍令，將幫主的位讓了吧！」

是丐幫中之人，差不多沒有人不知道聚毒金盒的可怖。金盒一出，經已十停中人走了三停，可見人，怕死的不少，但是，丐幫素以忠義傳幫，這七停人是跟定了幫主了。

半空中突然傳來一聲嘶啞語音，錢青首先聽出，咦！這是厨娘的聲音啊！一條青影落下，果然是厨娘，錢青對她本有極親熱的感情，不過作夢也想不到，她有武技，她會出現，祇聽她說道：「伏龍先生，我決不是來干涉你們幫中的事，我是爲了他而來！」

「你是誰？」

「不必多問，不過，對付這聚毒金盒嘛，我可有辦法！朱維中，你專門在暗中興風作浪，你勾結北海鐵飛龍，借出了你的五毒聚煞散，毀了南天七虎……並且，將瓢水潑在玄公觀中，我本是不想也不必理江湖事，可讓七虎門中唯一的幼女兒感動，佛說情不可動，此言不錯，所以先來理清丐幫之事，然後，再談其他。」

朱維中一見這個毫不起眼的厨娘，竟然會心驚肉跳，依稀，他記得見過此人……可是，此時可不容他思憶前事。

伏龍先生本來就恨極了朱維中，身爲丐幫長老，竟有此禽獸之行爲。而且，三年來已組織了不少黨羽，自己一直當他爲左右護法，而背後插刀的，就是眞正的兄弟，想到這兒，一聲長笑，一道奇異彩虹出手，正是丐幫之寶——神龍令，既迅又疾，並且，更有一股奇形吸力，將對方吸來，試問，交戰之時，一寸一尺也錯不得，你如給對方之吸力吸住，這不是等死嘛。

朱維中手持金盒，其實也不敢輕易的開啓，因爲，其中有一粒聚毒珠不在，一開之後，能發不能收，到時候，盒中所豢養的天地間奇毒至惡的萬千金蛛，勢必會亂走各地，那怕走漏了一隻，亦爲禍人間無窮。

朱維中雖說淫兇可惡，假僞虛作，可也不敢闖出這個大禍。因此，他大聲對伏龍先生道：「此盒一開，這禍，算是你闖了，你逼我闖的了。」這是朱維中色厲內荏的恐嚇，可是，伏龍先生也明白，如果眞的一啓聚毒金盒，自己的確有罪。

「你讓他開開看……」半空中有人在說。

在場人個個嚇了一跳，那能說得那麼輕鬆，「開開看！」這一開，還得了？所謂「金蛛」，刀槍不入，又堅又硬，踏不破，劈不死，祇有一個辦法，火！可是，一放火，金蛛會亂竄亂走，何況，它又善於擇角吐簷絲游走避身，說到底，這一開，眞可說是糟糕了，人全都怕死，可是，死在金蛛所吐之絲或咬噬一口，那痛苦不去說它，人立即變成五顏六色的屍體，而且，這屍骨不可用手指拈碰，一個不留意，老兄，你可變成了第二個。你說可怕不可怕。

朱維中聽見這句話「開開看！」，到底薑是老的辣，人家說這句話，可能眞的有治蛛方法，說不定盒裏那粒聚毒珠，已落在此人手中。

朱維中還在擧棋不定的時，突然面前勁風一動，雙手已出，向他的聚毒金盒攫到，不對，朱維中到底是丐幫刑堂龍頭。這多年來，他輕功走入邪路，竟然學道家御幼女補內精的陰功，功力不乏，來人奪盒，他以爲是帮中的伏龍先生，後

來看清是個廚娘打扮的中年婦人，他又不怕了。雙手捧盒，一轉一側，而體內所積功炁，運於右肩，向那婦人撞去。

本來他以爲，即使伏龍先生，也難免爲眞太陰炁所撞傷，至少也撞開幾尺……唉！現在不知道撞了什麼邪，明明是太陰炁撞出了，祇覺得婦人手掌一按，按得正是地方：「肩井穴」，還有太陰炁竟然就此爲她一按，回了巢，他自己明白，太陰炁祇能外爍，決不可內斂，一旦內斂，他的五臟六腑如中了一重拳般，幾乎想嘔，其實，他能眞的嘔出血來，倒也不壞，最可怕的是，不嘔，而血聚內臟。

朱維中突然想起六年前，剛開始練這太陰炁，用幼女之血及其元陰，調攝本元，走第一個時，他依稀爲一中年婦人撞了一撞，又聽得她說過：「看在你師父份上，提醒你一句，祇怕羣陰聚斂，折而不散，外力再一壓，你的死期到了！」

難道是她？心有所思，而手中一慢，明明雙手捧緊的聚毒金盒，不知怎麼一來，爲其奪去。他之所以能挾持丐帮徒衆，自己的聲威是一部份，最足以爲衆徒服從的，就是這只聚毒金盒。

金盒一失，等如外江佬玩死了馬騮，還有什麼可稱豪的，講本領，你十個朱維中，不及一個齊不淨，又何況，人家得道者多助，自己想到這裡，他想跪了，好在目前自己的幫徒未散，閧然一亂，雖說不至於能傷害得伏龍先生的帮徒，至少可以殺出重圍，想到這兒，他打一呼哨，想溜之乎也。

他忘了太陰炁內斂未洩，他才打呼哨，不對了！全身宛如被千萬枚燒紅的針尖，遍體刺射，痛得他幾乎叫出聲來。

「齊不淨，不必理會他，對付那些叛徒是了！」

「此人是罪魁禍首啊！」

「他本身已在煉獄中了，唉，中了玄玄道人什麼啊？否則，依他的天賦，如果心性正直，那會走到這般地步，此人天賦原本不錯，悟性又佳，用功又勤，否則鐵神龍也不會收他爲徒，現在，可惜了……」

「前輩！」伏龍先生恭敬的叫着。

「我不是你的前輩，本來，我只是個方外人而已，不過，錢青與我有緣，我已用佛門正氣，代他打通各個竅穴，將來大可傳你衣缽，此子心性忠厚，不過，要他往好的地方看，好的地方學，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在下早有此意，不過，朱長老……」他還想保存這個龍頭。

「無藥可救！」說完，摸了摸錢青之頭，對他笑了笑，然後，一晃雙肩，人似一道青烟般，向前射去，一晃無踪。

「留下本帮金盒，留下本帮金盒……」別看朱維中目前是遍體苦痛，可是，依然未忘亂中起事，亂中逃生，不過，這金盒是丐帮中之物，金盒的確不該由此人帶去。伏龍先生齊不淨也有此同感。

半空中却傳來此婦人語音：「金盒本非丐帮之物，否則，也不會失去聚毒金珠。豈不聞丐帮中有『珠出盒還』這四字遺言，今日，就讓你們見識見識這聚毒金盒之厲害，再讓你們見識眞正金盒靈魂……」

此婦語聲才畢，而雙手一擲，眞巧，可見此婦早有心思，這一擲，擲在朱維中那帮人之間，還有一串奇異處，盒一開，萬千金蛛已圍成個蛛陣，將這羣叛徒團團圍住。

現在誰也可看清楚金蛛的眞面目，一隻隻又肥又大，並且，一見風，幾乎暴漲了一倍有餘，變成拳頭大小，混身金條顯明，有的十三條，有的十一條，奇怪的是，決無十條以下的，口中巨齒似剪，而且還竟然有十三條脚，稍具江湖知識的人，六足蜘蛛，已是毒，足越多，其毒愈深。現在，每一隻蜘蛛竟是有十三足，分明是道家所謂，普天下其毒第一之「文蛛」！一等一的好功夫也難抵擋這毒蛛之一口，這一來，我推你讓，你叫我號，朱維中年紀不輕，帮中地位崇高，該知道自己的事，身爲太陰炁反撞，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就該挺身仆地，以身餵蛛，唉！越是地位高，越是金寶多，越是捨不得死，朱維中他那捨得這多年來積聚的田宅莊院，並且，還有不少似花如蕊的美人，他不想死，今日一叛，不能擊倒伏龍先生齊不淨，他以爲，破門出帮，隱姓埋名，也夠他一輩子的享用。因此，他鑽在人羣中，希望避過了這場浩劫。

可是，伏龍先生齊不淨看不過眼，還有一個人看了不忍，誰？錢青是也，他大踏步跨出，他想以身餵蛛，救得幾人是幾人。

奇怪，一陣細微的吹竹聲傳來，有幾隻蜘蛛明明已開始向錢青進攻，一聽得這吹竹聲，莫明其妙的全翻了個蛛腹朝天。

金蛛之所以被稱之爲天下毒物第一，現在就可以看出，蜘蛛賦性兇殘，更喜自相殘殺，除非旗鼓相當，你我兩不侵犯，這才互不噬殺，否則，有機可乘，就難以保活命，並且，越吃越多，越長越快，威力也跟着增加，此時這幾隻蜘蛛一翻身，立即有幾隻大蜘蛛爬了過來，一隻對付一隻，牠們成了同類中的食物。

伏龍先生在畢竟熟悉江湖門道，知道有專制這類毒物之能手到來，既肯帮錢青，看來決不會用金蛛來殘害自己這方面的人。

果然，又是一陣擊拆聲，這聲音宛如兩木相拍，可有說不出刺耳之感，地下之金蛛都聞聲而起舞，不，簡直同貼地飛行一般，向那些叛徒進攻，只見爲金蛛咬中之人，那金蛛是死命不放，吮吸有聲，伏龍先生耳朵極靈，知道毒物吸血，而被吸者一個個慘叫號呼，分明被吸毒之苦痛決非筆墨所能以形容。

事到如今，身爲帮主，豈能讓外人來作賤自己的弟兄。齊不淨已脫去長衫，露出一身精瘦似鐵的骨架，一聲極嚴的呼喝：「傳法刀！」看來，齊不淨用己身代帮衆求命了，本來，這是說得通的，帮衆犯罪，帮主疏忽，該由帮主代幫衆，一身抵一帮，因爲他是帮主啊！

「齊不淨，本來，連你也得死，祇是你的確身有要務而帮事所托非人，我師父命我代你一清家規，這班人，那一個沒背幾條無辜人命，再問問他們，那一個不是有三妻四妾……殺……祇不過殺些江湖惡棍而已，你又何必代他們可惜……」

「掌刑龍頭有罪，其他龍頭，他們是一時被所誤……」

，「他們今年幾歲啦，又不是孩子娃兒沒頭沒腦的！」半空中此婦還在娓娓而說，可惜，叛徒已倒下一大片。

齊不淨是個城府極深的人，他知道目前無法可以說服她，還有，太何倒持，利器爲人所用，再一想，先帮主去三關照，聚毒金盒，決不可用。

因爲此物無尅制之物，祇有讓金蛛自相殘殺，決不可私自開啓，更不可仗以拚命，朱維中如此狠毒，他也祇不過言語相逼，這婦人却輕而易舉的一招，一搶，然後，說什麼讓我們見識見識，鬧得遍地蜘蛛，現在那不見人影的女人，分明可以制服金蛛，她却要代我來清理門戶，好，除非你不露面，否則我可跟你沒完沒了。

可惜，地下是一具又一具的乾屍，連朱維中在內，簡氏兄弟當然不在話下，而且一隻隻的肥大色紅的蜘蛛，極奇怪的，宛如人飲醉了酒一般，搖搖欲倒，但是，旁邊還有不少蜘蛛在，一見如此情形，牠們就此一擁而上，分食那些肥大的蜘蛛。

正在此時，又是一陣吹竹聲，越來越近，祇見一個身穿紅色衣衫的少女，一手持一支六角形青色東西，一手將那些聚毒盒分開，放在地下，這正是天生一物尅一物，如此兇殘可惡的金蛛，一見青光，就如見了親人一般，不論口中有物、無物，能飛的，爬進了那兩隻仰天的金盒中，青光越來越暗，少女再不怠慢，一扣一合，將聚毒金盒合緊，然後，她邁步四方走去，憑她手中的六角青光，在地下深縫之中，捉出幾隻潛伏的金蛛，誰也看得出，她是滿面香汗，而六角青光始終不離手。

這些丐帮子弟，連伏龍先生也看得目瞪口呆。不過，其中却有一個三袋弟子申嘉碩，看出少女臉有焦急之色，他雖然本領不高，却心細愼密，暗中留下了三分心，其他人，祇以爲她在搜索金珠吃力而已。

那曉得一道白影，其疾如風向聚毒寶盒撲到。如果伏龍先生可是專心一致，那麼，此君決不能脫出重圍，就因爲他自己對少女已有心病，待得他看清白影，竟然是江湖有名的魔頭，白衣神魔茹天君時，他又亂了心神，明知金盒在其手中，比在丐帮手中要恐怖萬分時，他竟然將輕易不用的伏龍掌抖開，預備與白衣神魔來個兩敗俱傷，不想就在茹天君雙手將及金盒時，三點寒星，疾如星火，向茹天君雙目打到。

茹天君一看是三柄戳魂刀時，不由一凜，而後面一股極强勁的罡風擊到，茹天君自己是來混水摸魚的，欺負少女初出山，實可欺，這才不顧一切的衝鋒犯險。一見三柄戳魂刀，他不由魂魄皆飛。後面又有罡風追到，分明是伏龍勁，眞是不可犯衆怒，茹天君不愧是當代大魔頭之魁首，來得快，出手快，避得也快，走得更快，可惜，今天，他還是上了當。

當他飛身而過，展開飛影身法，爲其讓過伏龍先生之一掌，已上屋簷，耳聞叮鈴鈴聲響，白衣神魔知道不對，一股金黃絲影已纏住他左肩……茹天君知道已中了蛛絲網，現在，決不是討價還價的時候，好個白衣老魔，竟然在如此情況之下，毫不遲疑的自斷一臂，但見一道血光中，白衣老魔一聲厲嘯搖曳長空中，人已一晃不見。

這時候，丐帮中人這才看清，來了兩位穿得花枝招展的苗家少女，一見紅衣女，她倆笑啦！「交給我吧！你不是要去看看小朋友的……」紅衣女低低頭，將六角青光交給兩苗女，然後走到錢青的面前。

這一來錢青可莫名其妙了……她要看的小朋友是我？紅衣女可開了口：「小弟，你不認識我？」

錢青紅着臉：「不是認識，實在……我……唉，我一生孤寂，實在沒有個體面的朋友！」

紅衣少女撥開了前面的劉海。

哦！看見了不少暗傷痕，她道：「總該記起，我撞柱自盡之事……」

啊！想起來了，她是那個乞女，還有一個老父，自己偷鷄，偷包子……被姓高的團頭折斷四肢……是的，記得她叫狄依依。「你是依依姐。」

「是啊，我就是狄依依，如果不是那位好心婆婆提說，我還眞認不得你了……三年來，你長得這麼高，這麼大了，爲了你的事，師爺爺，幾乎與商家翻了臉。」

「爲甚麼？」

「不讓你學功夫啦，後來，聽商大叔說，你叔叔與商奇清有過節，甚麼過節，誰也說不出來，他明知你是錢家七虎後人，所以，收留你，已是天大的恩惠……師爺爺罵商老爺子是個小氣鬼，祇配一輩子在山凹裡……」

一對患難朋友，雖然年紀相差有七八歲，可眞像一對小姊弟……狄依依現在是衣服光鮮，全是個小姐打扮，至於錢青呢，他可是僮奴裝，但是依依一些也不在乎，在她心目中，他是個仗義、機靈、正氣、倔强的小伙子。

「依依，我們該走了……」兩姊妹的語聲依然是嬌聲嬌氣。

紅衣女一聽師命，她可是不敢有所違拗，匆匆的，由懷中取出一個小石盒，對錢青道：「這東西，算是姊姊留給你一個留念，我不懂，但是，師爺爺說，丐帮中人有用，聽說你是會投入丐帮門下，這一石盒，可能對你有用，本來，我做了些衣服，想不到你長得這麼快……沒用啦……青弟，有空，你到雲南獨龍山來找我再談吧……你師父會怪我們自作主張，代他清理門戶，其實，我也是逼不得已，希望毀了白魔，免得將來他們五星聚會，對江湖人不利，何况……這些人也實在該死啊！」

「依依，有完沒完，快走。」

「青弟，再見了，記住來探我……」

錢青捧着石匣，宛如呆了一般，事實上，他一門死盡，他已把狄依依當作自己親姊姊。但是，他得投入丐帮門戶，爲甚麼，厨娘說的，厨娘是個眞好人，他明白，也因此，她的話不會錯，所以，他祇能呆呆看着狄依依隨姬氏姊妹走了。

可是，師父却在詢問申嘉碩……

「這三把戳魂刀那裡來的？」

「是弟子救了一個垂死的老道，他送給我的，帮主，弟子決不會做半點有昧天良無恥之事，如有半點隱瞞，三刀六洞，全身釘封，決不肯違。」

「一個垂死的老道？」

「是的，他的左手手背上有三點血紅大痣……」

「那會給你一個乞兒……」

「老道病得給人家趕出了客店，當時天下雪，弟子把他背到避雪之所，化來了一壺酒，偷了一隻狗……」說到這兒，他叩了一個頭：「弟子該死，不過實在老道餓得、饞得可怕，爲完他心願，這才殺狗飲酒……」

「你化了多少酒？」

「十斤！」

「那能化那麼多？」

「代酒棧主人做了一日苦工……」

「你自己可曾飲？」

「老道嫌不夠，弟子那裡飲得着。」

不問了，也不必答了，伏龍先生齊不淨看住三把刀，哼道：「想不到人稱刀魔刀祖宗的三道人，竟然死得這麼慘……」

「帮主怎知道他死……」

「這分明中了仇家埋伏，受了傷，自知其命不久，不想爲仇家追踪而來，死得更慘。所以傷毒加熱毒，死了……不死，他肯將戳魂刀傳授給你……」

申嘉碩不敢再說了，因爲，當時事實如此，至於狗肉與酒，是道人再三哀求自己化來的，因爲他想死前吃喝個痛快，申嘉碩已想盡了辦法，用自己的眞氣，用自己所懂得的療傷治毒辦法，可是，祇有令老道更加痛苦。實在無法可想，他祇有依照老道的辦法，讓他滿意歸天。

在老道將死之前，他取出三柄光閃閃的短刀，交給了申嘉碩，邊喘着氣笑道：「眞拿不出手，可惜，老道也祇有這些家當，可是，你好好的練，也夠你縱橫江湖一輩子。」申嘉碩將老道裝入了蓮花缸中，叩了個頭，每年，他還會去一次，叩頭化紙……

「如此說老道死了多年……」

「有四年了吧！」

伏龍先生又嘆了一口氣道：「獨來獨往果然好，祇可惜死之時無倚靠……其實，他該入我丐帮門……」

丐帮！現在亂成一片，雖說叛徒已清，門戶已理，但是，出了不少空缺，就算四五袋弟子也死了一大堆，別說七八袋長老了。

掌刑的死了，掌缽的死了，掌杖的也難倖免，丐帮可說從未有如此之變，現在該怎麼辦，丐帮素常的幫規，以年資積功德爲升級之基。環望四方，確有資格升級的，申嘉碩勉强可升一級，那麼其餘又如何呢？

伏龍先生不愧爲武林奇才。上一代帮主的傳授，可說是沒選錯人，他沉着地說了一聲：「寧缺毋濫」

，沒有就沒有，按功，按德，按資歷既然是丐帮升級之道，他決不能因一時之不全而胡亂提升。那麼多年的兄弟，尙且犯這大的帮規，誰敢保證新來的兄弟不變。

因此，他鄭重的宣佈了這個意見，希望各兄弟能積功積德，積資按歷。將來順理成章的升級，甚或長老，至於缺了三個長老，尙幸掌簿龍頭在，掌德龍頭也在，所缺三個就由自己與掌薄、掌德兼任，當然，此次有不少兄弟寧一死以保帮主，忠義可嘉，命掌薄龍頭盛嘯，記錄在案。若有德行被記，立即升級，如此發落，無人不服，個個以敲缽示歡迎。由於死屍遍野，命人用鐵鉗排齊，一蓬火化之。

丐帮走天下，大會已散，各人各向自己地頭走去。錢青却給齊不淨叫住了：「我是受人之托，這才將你由大松岩帶出，但是，入我門下，既不富貴榮華，也不能錦衣玉食，只能做化子，現在，你尙未入門，還可以自由自在，入我門下，到那時，可甚麼也由不得你了，你看如何？」

「我本來就是個小化子。」

「這個我知道，並且，我也聽見狄依依的話，說你是好心腸，熱心人，這極符合我門之規，可是你更得記住，目下，你依然是個沒名份的化子，任何一個同道，均比你高一級，你可不能以下犯上，一有此事，立即逐出門牆，你可明白！」

「是。」

其實，錢青何曾沒有他自己的想法。再說三年來，讓厨娘的一再提說佛經玄義，錢青現在是比任何人肯忍，肯耐。齊不淨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她師姊——那個厨娘，竟然推薦一塊眞正的「金子」給他。

本來，先從小循環法習起，伏龍先生以爲錢青沒武藝根底，小循環經訣起碼得學一年。錯了，錢青祇一個月，就已學得精藝無比，這是伏龍訣打根基的功夫啊！齊不淨眞有點不相信，但又不能不教下去，第二套是九玄大循環訣，所謂九，有八十一個套子，單學一套一循環，起碼一個月，要套子盤套子，徊環復循環，饒是你天份聰穎，也得八十一個月，若不得法，可練你一輩子，那知道錢青不知是怎麼來的，如此奧妙繁複的九大循環訣，竟然在三個月之中，練得精進萬分，現在，江湖上二三流的角色想對付他，除了他臨敵經驗不足之外，根本難以對付得了。

伏龍先生一則是喜，一則是懼，怕這孩子來臥底，不過一想，師姊說過，她已用佛門正法，代孩子打通奇經八脈，肘骨曲拗之處，因此，他變成了一個習武的胚子。

只怕孩子心術不正，即使有狄依依之事可證，人小，心智未開，人大了，會變的啊！應該讓他下山去走走……記起來了，狄依依不是送他一個石匣，匣中是什麼？當時亂鬨鬨的，事後又忘了，對，先看看這是個什麼東西？

當錢青取來石匣，打開一看，齊不淨呆了。這是本門失踪已三代的法刀，十三柄金光閃閃的小刀，他也只聽聞前輩說過這十三柄法刀之形狀，如果積功圓滿，立可升爲幫主，不過，越是這樣，越要令他外出，考驗他的爲人品德。

錢青自今日起，正式是個乞兒了，以前，他還可以與貪財奴、店主要撒賴，甚至於偷鷄摸狗。現在，他不能了，規規矩矩的討，並且，天下窮人多，入幫更加多，他是謹奉師命，見一個，頂一個禮，有年老的，半癱的，他代討，代安排，甚至於，有不少人看見他背着沒人時哭。

「爲什麼，挨不慣？」

錢青回頭一看，是申嘉碩，他對申嘉碩之印象極佳，因爲，他仗義，他又有三柄戳魂刀，他更在白衣神魔出現時，先發制人，而令白衣神魔吃了大虧，一見是他，當然十分親近，親熱。

可是，最近的申嘉碩有些變了，酒、肉、雞、鴨還裝在破痲袋中，但是，清規的丐幫，決不可有這些，再說這些東西，討他討不來，化也化不着，那當然是必有來源。

「你看了奇怪了，那也好，告我去！」申嘉碩臉色變，不，連面容也變了，變得陰邪狠厲，錢青從來沒見過他有這般臉色的，他不禁呆了一呆。

「什麼，不敢告？」

「申先生是我前輩，屬下焉敢胡言亂語。」

「其實，我也不怕你告，你以爲你師父還能活幾年？」

這算是什麼話？錢青不是個呆腦袋之人，突然，他怕第二次的陰謀又會出現了……不成啊，幫中長老已凋零殆盡，那能再出一次窩裡反呢？

他十分誠懇的對申嘉碩道：「申前輩，你是有功於幫的人，你可不能有所行錯踏差……」

「放你的屁……行什麼錯？踏什麼差？老實說，幫主要公平正義，現在，他滿腹私念……我有功，我有功，該升……可是，打一個呼嚕，全都記簿，你說，這算不算公平，還有……你……」

錢青給他講糊塗了，這又關我這個新入門的人什麼事了？

「刀。」

「刀？」錢青更加一凜。

「這一匣金刀，現在那裡？」

「在幫主師父手中……」

「爲什麼給他？」

「這……」錢青就算是聰明機警，他也弄不清申嘉碩到底在搞什麼鬼，眞，刀是幫中之物，狄依依姐說得十分明白，是幫中物不給幫主收藏，又該由誰收藏？

「他許了你的法刀？」

唉！到今天才聽說，這是什麼法刀，就算是法刀又怎樣！

「上三代祖師早有遺命，誰找到法刀誰作幫主，傻瓜，你不是給他許了嗎？」

錢青幾乎笑出了聲來，但是，他更看清楚申嘉碩是個權勢慾極重之人，他不想辯。不過，既然他有酒有肉，那邊的老化子，看來有不少日子沒有享受過好東西了，向他討些給那個老化子吧！因此，他紅了臉道：「前輩，可否分給一些酒、肉……」

「那可以，不過，我先講人情，你總得懂還情吧！」

「如有所命，弟子決不推托……」

「言出如風，決不抵賴！」

錢青見他臉色鄭重，以爲是江湖上爭戰之事，而看到老人的嘴在動，看他饞得可憐，他祇能點了點頭。

當夜，錢青是自己滴酒不沾唇，雞肉不入口，祇啃了幾塊大硬餅，並喝了幾口冷水，稍一紮束，他算是舒服齊整了，等申嘉碩的命令，不想老申却是一口酒、一口肉，再不撕了些雞，吃個不亦樂乎。

「孩子，不吃飽，可做不了事……」

「弟子已吃飽了。」

「好！月已偏西，是時候了，走！」

說走就走，兩人之身法一般快捷。這可令申嘉碩大吃一驚，什麼，才半年不見，他那會學得這麼好的功夫。

不久，來到了一個大莊院前，錢青有些疑心了：「前輩，到底來幹什麼？」

「此地是北海鐵飛龍的住宅。」

錢青陡的一凜，什麼？你引我到仇人的家門前，幹什麼？

「現在，你我兩人，說實在，無法可打得贏他們，但是，偷偷摸的進去，蠻好，裡面有兩個千嬌百媚的女孩子，你我一人一個，你看如何？」

「採花……這是幫中大忌，不能！」

「別他娘的婆婆媽媽，北海鐵飛龍是你的仇家……你可憐他們什麼？」

「不是婆婆媽媽，更不是大發慈悲，鐵飛龍是我滅門的大仇人，我與他們勢不兩立，但是暗殺，非英雄好漢之所爲，搶人女子，汚人清白，更非江湖人該作該爲！申前輩，我勸你回去……」

「我偏不回去！」

「我不能以下犯上，但是我會叫！」

「你敢，我殺了你！」邊說，三柄戳魂刀，已在申嘉碩之手中往來盤旋，錢青可也犯了倔强本性，一聲喊：「有强人潛入……」屋宇還未出口，「颯」的一聲，戳魂刀已向錢青之肩井穴飛到。

戳魂刀又快又勁，別說今日之錢青，那怕三年後，要避開此刀還有困難，因此，「噗」的一聲，肩井重穴確實給錢青勉力避過，但左肩上仍然中刀。刀鋒快，刀鋒薄，一中刀錢青眞可說是暈得一暈。

但是，他依然沒忘記了叫醒宅中人，申嘉碩已回身飛走，看來他已驚醒了宅中人，錢青心一寬，神一散，人再也支持不住了，仰天一交，跌暈在地下……

醒了，首先聞得一陣奇香，這種香可說是他自出娘胎以來，從未聞過，再看，自己竟然睡在香褥之間，他跳了起來，老實說，看到中刀之處，分明已爲人包紮妥當，年輕小伙子，那會吃不起這些痛，人一跳起，可已爲人按住：「小伙子，別那樣性急！」

「前輩是誰？」

「北海鐵飛龍。」

「啊！」小伙子幾乎哭了出來，暗角落裏，傳來一陣嬌笑：「眞是不禁嚇……」

錢青可明白了，自己爲申嘉碩引來，是說過，此地是鐵飛龍的住宅，那麼……

「叫寃枉吧！」一個白髮皓眉的老人家笑嘻嘻的對他說。

「你……殺了我吧！」

「那又何必？毀了筋脈，養個廢物也挺有趣。」是那個女的，看看清楚，依稀像狄依依。再看看，不對，依依沒有她那麼鋒芒畢露，美是挺美，可惜，美得令人不敢親近，還有說話太狠……事實上，他可眞怕廢了筋脈，成個殘廢人。

外面有人聲傳來了，那老人却在叫：「伏龍兄，令高徒快給我孫女嚇死了……」

錢青聽得十分清楚，外面來的人一個是師父，還有一個是申嘉碩，莫非申嘉碩給師父捉住了？再一看，兩人並肩而來，他幾乎氣昏了頭：「師父……別中計！」

「師弟，你這一刀可痛？」

錢青想，你別來貓哭老鼠假慈悲……他還想叫，他又怕那少女廢他武功，幾方面的擠在一塊兒，反而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祇不過齊不淨却滿面笑容的撫着他的頭而言

：「你是個好孩子，好好的養傷。」

「但他們是我滅門的仇家。」

「錯了，是你申師兄佈的局，希望你能在怨仇交迫之下而做出犯規的事……申師兄是命他佈成的圈套，引你入彀，但是，你寧可死也不肯做小人，犯門規，這就可取，好好在此將養三天……」

「我能在此活三天？」

一陣哄堂大笑。「賢契，你以爲老夫是北海鐵飛龍？錯了，本來，我早已要出手毀了北海島，現在，可讓給你了，老夫乃是鐵面壽星皇甫景，與你師莫逆，是我設的計，就該由我來講理，安心養傷可也！」

說罷與伏龍先生及申嘉碩走了，臨走之時，申嘉碩再三向錢青陪禮認不是。

聽後他明白這是師父試驗之學，能怪誰？

三天內，他祇是見那少女携同俏丫環服侍他，使他老大不好意思，三天後，他像逃難一樣的，跟隨師父離開了壽星莊。

自今天起，錢青開始練習大伏龍掌，大攝元勁，齊不淨萬分高興，因爲，丐幫雖然依然是七零八落，不過，他不怕，至少，幫主之位已有傳人，還有一個可喜處，申嘉碩之爲人也不錯，此人是幫中不可多得的人材。

還有，錢、申兩人並不因一刀之仇，反因一刀而成莫逆之交。

五年後，江湖上出現一對鐵丐，來無影，去無踪，聲震大江南北，橫行四海，自號無敵的鐵飛龍也不得不稍斂鋒芒。

不過，明眼人一眼即知，這對鐵丐是不會放過北海玄冥島的，因爲，江湖事怎可瞞得住人，漸漸的已有人漏出了底，那鐵丐，其中一個，正是南天七虎之後，錢家僅存之後人——錢青，以後事，咱們睜大眼看看吧！

（全文完）

武林掌篇

貞節牌坊

臥龍生・文
可飛・圖



「貞節牌坊」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種特有的榮耀標誌，表揚婦女的節操美德，堂皇牌樓，矗立於廣衆出入之處，聖旨勅建，萬人景仰，牌坊一側，立碑刻文，記述其守節事例，文表三代，澤及父母，傳誦千古，見牌樓，如見貞女，令人肅然起敬，不但夫家族衆視若珍供，便女家家族親衆，亦覺得與有榮焉，也是平凡小婦人唯一留名千古的方法，在官府有意的提倡之下，這個冷酷的桎梏，曾一度成爲胸懷大志婦女的追求目標。

這個束縛婦女的枷鎖，亦非人人可求，除本身要志節堅貞之外，尚得兩大外在條件的配合。

一必須是明媒正娶的出嫁婦女，身份要爲族人鄉里所公認。

二夫婿家世清白，夫死孀居的漫長歲月中，不得有閑言蜚語，飛短流長。

這就要夫家具有相當的資產，不爲生活所苦，才能在孀居期間，達到不理門外是非事，泣血深閨人不知的節婦境界。

幽寂生活數十秋，青春耗盡紅顏老，始聞春雷驚蟄聲，鄉紳公議，里保具稟，縣府查核屬實，專摺上奏，恭候聖旨核覆，週折千轉，困難萬般，所以，世上的孀婦千萬，能修到一座「貞節牌坊」者，就萬不得一了。

正因它得之不易，頗有枕冷衾寒誰人問，一牌成名天下知的震動，它的背後潛藏了多少的酸楚、血淚、淒傷和無奈，衆人都不去計較了。

婆媳均受害　宿疾傳兩代

李慧娟，世家女也，人如其名慧而娟秀，幼讀詩書，才勝鬚眉，慧娟十七歲時，隨父兄遊元宵燈會，射虎會場中，獨解十七謎題，才驚四座，名騰鄉里，被譽爲射虎文場女狀元，遠近世家子，爭相爲聘，李父千挑萬選，擇馬家寨元洪之子——馬迎秀爲婿。

元洪富甲一方，擁有良田數百頃，並有綢緞莊，油行等生意，迎秀上無兄姊，下無弟妹，一人獨承着巨大家產，李翁選婿，可謂頗費心機矣！

唯人算不如天算，慧娟過門第二年，迎秀突然一病臥床，藥石罔效，羣醫束手，未逾月，竟爾病逝，慧娟雖衣不解帶，侍候榻前，累至人樣支離，仍未能挽回夫君之命，時，慧娟芳華十九歲，即成孀婦。

公婆對此，極不諒解，認慧娟命硬尅夫，本爲疼愛之賢媳，至此視若陌路，慧娟默然承受，對元洪夫婦之冷諷、熱嘲，亦不辯解，奉侍公婆，賢孝如昔。

數月後，慧娟腹部隆起，元洪夫婦始知慧娟身懷迎秀之遺腹骨肉。態度漸變和藹，俟慧娟產下一子，元洪夫婦不但前嫌盡棄，且因心懷內疚，對慧娟倍加惜愛。

子漸長，元洪賜名家寶，珍愛異常，祖孫間日夕相戲耍，享受含飴弄孫之樂。

惜好景不常，家寶三歲時，元洪亦得病不起，婆媳全力施救，不惜重金召請百里外名醫會診，但亦無法綰住元洪性命。

慧娟默察公爹病徵，和迎秀諸多雷同，由發病至死亡，亦在三十日內，心竊疑之，惟事關重大，不敢妄言。

元洪老伴悲傷逾恒，亦致病倒，且拒服藥物，意圖自殘，輾轉病榻三月，亦撒手而逝。

時，慧娟不過二十二歲，獨承巨大家業，又値青春正盛，人如嬌花，艷光逼人，族人、伙計中，多有偷覦之心，冀求人財兩得者頗不乏人，想盡辦法，希望得親芳澤。

但少夫人雖艷如桃李，卻冷逾冰霜，使人無法親近，防微杜漸，家風日趨嚴厲，二門內宅，劃爲禁地，雖三尺童子，亦禁絕出入，除半年一次會見代理賬務、糧租的管家之外，足不出二門之外，即是結算錢、糧，亦廣邀德望俱重的族人在場，衆目睽睽之下，結算清楚，所得之半數捐於族人祠堂，用作賑災、濟貧。

慧娟作爲，不但廣受族人敬重，且賢名遠播四外，存心覬覦其財色者，亦都知難而退。

五年後，慧娟變賣油行、緞莊，家風更趨冷絕，父兄探望，亦在大廳會見，不得入二門內宅，家寶漸長成人後，亦只能午前探視請安，過午之後，亦不得擅入。

家寶年二十，娶楊氏女小雲爲妻，時，慧娟尚不到四十，徐娘風韻，仍極動人，主持兒、媳婚禮之後，族人、里正代請，勅建「貞節牌坊」之聖旨亦到達馬府，知府、縣令雙臨致賀，並主持開工，慧娟攜子、媳拜謝聖恩，但神情肅然，並無歡容。

慧娟對兒子家寶，禮教嚴謹，不苟言笑，但對兒媳小雲卻極疼愛，小雲亦乖巧，極盡奉侍之能，婆媳之情，尤勝母女矣！

一年後，家寶亦染病，未逾月，撒手西歸，小雲痛不欲生，但慧娟卻悲而不哀，似乎對此事早已在預料之中。

悲傷過後，小雲信誓旦旦，欲效慧娟之賢，立志守節，準備爲馬家再奪一座「貞節牌坊」。

慧娟苦笑，未置可否，半年後，小雲歡顏頓失，愁眉日鎖，惘惘然若有失焉。

一夕，慧娟備美酒、佳餚，召小雲秉燭夜飲，慧娟諸多垂詢，小雲欲語還休，俟幾杯醇酒下喉，心胸漸敞，言語間，逐漸放縱矣！

慧娟曰：守節之苦，非人能忍也！此中之苦，斷腸摧心，時日愈久，愈難自持，半年時光，汝有否體會？

小雲垂首良久，始曰：婆言如金玉，小雲有體會也！情懷未開，不識雲雨，或可終生不嫁，但情懷既開，難鎖心猿意馬矣！三月來夜思家寶，終宵難寐，春情惱人，甚難自處，小雲可作烈婦，以身殉節，恐難比婆母，貞操自持，得萬人景慕矣！

慧娟苦笑曰，婆亦人也，初解雲雨，歡愉正暢，驟失所依，情何以堪？夜數念珠，以抗慾火，舉步三思，不得一步失錯，唯外魔易禦，心魔則難防矣！

突然舉起左手，輕輕一推，無名指竟斷去一截。曰：「請看此指，抗拒心魔所傷也！族人、伙計中，有不少心存異念，覬覦財色，思圖近我，但留心觀察，不難防範，防微杜漸，絕其可乘之機，此外魔也！猶可禦之。」

小雲曰：何謂心魔？婆可明示否？

慧娟頷首，曰：守節數年，日夜誦經千遍，尤難全消除惱人春思，常夜登樓台，借夜涼清風，助我滌除雜念，一夕春意鬧我，又登樓台，星光閃爍下，忽見一壯年男子，露宿庭院，半裸仰臥，形態宛然，竟使我春心大動，難以遏止，數度衝下樓去，啓開門戶，準備召作入幕之賓，但都在最後時刻，強作抑制，重返閨房，重門加鎖，但輾轉楊上，無法入眠，慾火焚身之苦，大概就是如此了，掙扎半宵，仍難清除慾念，擺脫煎熬，持利剪斷去此指，始得平安渡過此關，從那天起，我嚴禁男人踏入二門內宅一步，以免再惹煩惱。事後思量，其人也，一修繕工人爾，幾使我名節盪然，此和情愛無關，純是慾念作祟，亦即心魔也，如是心中無慾魔，豈會爲一不相識之人動心，我立志守節，心井不波，如是情有所倚，心魔一動，絕難遏止，「貞節牌坊」虛名誤人爾，不知害了多少女子泣血深閨，坐待年華老去也！

小雲歎曰：婆意若何？

慧娟曰：守孝一年，婆婆可爲妳作主，覓一良人，再爲人婦，妳未生育，就算能吃盡千苦守下去，也無所倚，我將以嫁女心情，送妳出閣，以釋我心中愧咎。

小雲拜伏於地，曰：婆婆厚我、愛我，尤過生母，何愧之有，兒媳不能常侍膝下，愧咎在我了！

慧娟歎曰：馬家男子，似有一種傳承奇疾，發病原因，似和床第間的纏綿事情有關，迎秀貪戀，夜夜春宵，一年後病發而亡，家寶如何呢？

小雲曰：不敢欺瞞婆婆，家寶亦很貪戀，即情如水，媳亦難拒，早知如此，當勸他細水長流。

慧娟曰：新婚燕爾，大都如此，何忍責迎秀、家寶父子，但此事我縱然敢說出口，亦必無人相信，馬家資財雄厚，俟汝嫁後，我將捐出巨資，延請名醫研究，找出原因所在，此事或將有傷我清譽，但我心意已決，目睹夫死、兒亡兩代慘劇，實難再事緘默，縱然被拆去「貞節牌坊」，亦不惜也。

小雲曰：以婆婆的清望、智慧，必可善作處理，媳有效力之處，必將全力以赴。

* * *

一年後，小雲果再嫁人，慧娟贈以豐厚嫁妝，另捐巨資，延請名醫十餘人，專注研究迎秀、家寶父子死因。

（全文完）



上文提要：展鶴壽退出江湖生涯後，改名展雲鶴與愛妻專心經營布莊生意，育有兩子。長子娶媳添孫，次子展玉翅生性好交朋結友多在外。展鶴壽多年前偶遇重病中的高橋，將他帶回家，延高醫診治救回一命，自此，高橋便留展府為恩公效犬馬之勞。展鶴壽表親賀鳴在展府任總管，暗中替中州一狠羅賓鴻搭線來展家殺死卅餘口，以報廿五年前展鶴壽踢他下山崖之仇，只逃出高橋，身負恩公之託尋找二少爺……



丐幫少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玉翅得噩耗　主僕上武當

高橋見其他人已去遠，乃將展雲鶴之信取了出來：「你看完了信，不可激動，免得走漏風聲！」

展玉翅見他神色有異，急不及待地道：「快把信給我看！」他撕開緘口，展信閱之。

展玉翅未將信看畢，便已激動地跳下馬來，一把扯住高橋的手。「你出來時，那姓羅的來了否？」高橋又將玉珮交給他。「怎麼只剩一半？」

「另一半在令兄處！」高橋嘆息道：「不過令兄已經……」

展玉翅用力拉扯高橋，高橋沒準備，身子搖晃得如同大海中之小舟。「你快把情況告訴我！」

高橋又嘆了一口氣。「我說了，你聽後可不能太激動！須照令尊之指示去辦！答應了我才肯把情況告訴你！」展玉翅一向看不起這平日一副窩囊相的漢子，但此時此刻，對他之觀感却截然不同，只見他雙眼炯炯有神，神情嚴肅，自然有種威嚴，他氣勢登時弱了，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一個禮，道：「高叔叔請原諒小侄之無知。希望你把事實告訴我，小侄雖然不才，還不至於不聽父親之言，請你放心！」

高橋這才將情況告訴展玉翅，展玉翅似發了狂般，又要翻身上馬，却被高橋一把抓住，他五指如同鐵鉗般，展玉翅半邊身子登時酥軟無力。高橋冷冷地道：「你剛才說的話算不算數？展家三十多口滅門血仇，要靠你一個人去索償，你發甚麼狂？」

展玉翅悲聲道：「小侄自知不是羅賓鴻之敵，但賀鳴表……那廝太過可惡，少爺非殺了他，不能洩恨！」

「若無羅賓鴻，賀鳴敢作這等惡行麼？此人當然該殺，但大仇人依然是羅賓鴻！有朝一日，殺了羅賓鴻，還怕賀鳴能飛上天去？何況此時他在羅賓鴻羽翼下，你殺得了他麼？」

展玉翅登時如鬥敗公鷄般，半晌方道：「但小侄這口氣嚥不下！」

「敵人實力强橫，一切只可從長計議！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何須急在一時？」高橋伸手拍拍展玉翅之肩膊，道：「你乖乖在此等等我，待我先去打發他們一下！」他放開展玉翅，追上那些青年。

那姓廖的詫聲問道：「展少爺爲何不來？」

高橋沉聲道：「你們且聽我說，展雲鶴一家被人殺光，敵人臨到之前，老爺令我先躲起來，以便來此找小少爺，亦照顧他……」

他話未說畢，姓廖的已叫了起來：「喂，你說的，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這種話可不能亂說！」

另一位姓謝的也道：「不錯，不許你妖言惑衆！哼，說不定他要把展少爺騙到甚麼地方去！」

高橋怒道：「眞是無知豎子！展雲鶴對我有救命之恩，我會害他兒子？高某好心告訴你們此事，是另有一層含意，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姓廖的吸了一口氣，問道：「你有甚麼好意？」

高橋道：「賀鳴已經叛變，而且他知道展家小少爺跟你們去黃山，你們若回合肥城，魔頭必然會上門迫供，屆時諸位準備如何應付？」

衆青年之中，數白信元最沉得住氣，心思也比較仔細，他見同伴一片驚恐之色，便排衆而前，問道：「展家少爺不回合肥了吧？」

「當然，他須去學武，以便將來爲父報仇！」

白信元再問：「依你之見，咱們該如何應付那魔頭？」

「你們別說見到我，就說到了黃山，遇到一位住在杭州的蘇姑娘，是展少爺的遠親，展少爺貪色忘友，下了黃山便跟蘇姑娘走了，而你們却又去了九華山遊玩了一番才回家！」

白信元道：「咱們正好去過九華山，若他們問起來，倒可以對答如流，但假如有人洩了秘，其他人可就慘了！」

高橋厲聲道：「是以你們須當天咒下毒誓，誰洩漏半句話，日後必死無葬身之地！」白信元首先跳下馬，其他人尾隨而下，隨他跪在地上，當天發下毒誓。

高橋面色稍霽。「你們還得再商量一下，務求口供一致，包括蘇姑娘之相貌、年紀、身材和服式，不能有錯，否則不但累了別人，也害了自己家人，萬萬不能大意！速速回去！」

白信元抱拳道：「展少爺之一切，全仗高義士了，咱們後會有期！」高橋待他們走後，才返回原處，把情況告訴展玉翅。

展玉翅問道：「高叔叔，如今咱們去何處？」

高橋道：「令尊要你去武當，自不能去別處，何況令師是武當派高人！」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不錯，小侄已半年未見師父了……眞悔恨當初不用心學劍！」展玉翅本來是隨父學武，五年前，武當派之青石道長有事到合肥城，與展雲鶴結緣，後來因喜展玉翅之資質，乃主動向展雲鶴提出，要收他爲徒。

展雲鶴自然滿心歡喜，由於不想兒子出家，因此在家隨青石習藝，青石每年來合肥三四個月授徒，時間雖短，但進展却頗令青石滿意。

當下高橋在地上抓了把泥，塗在展玉翅臉上及手脚處，他自己更是裝扮得像個莊稼漢。兩人上了馬後，高橋叮嚀道：「路上要小心，提防有那魔頭之耳目，彼此要換個稱呼，以免露出馬脚！」

展玉翅除了滿腔仇恨之外，腦海內一片空白，唯唯喏喏，一切以高橋馬首是瞻。

由銅陵地界到武當山，路途不近，兩人沿途小心，看來羅賓鴻至今仍是獨行盜，除了控制了賀鳴以外，似無其他手下，是以一路上無驚無險。

不一日，終於到了武當山下，看看天色已晚，高橋乃到山下借宿。此戶是獵戶，聽見展玉翅是武當派之弟子，十分殷勤。「兩位請進來！既是武當派弟子，便不是外人了！」回頭又對屋內喊道：「老伴，把雄兒的臥室收拾一下，有貴客到！」

高橋忙道：「大叔幸勿客氣，咱們隨便睡一覺，明早便上山了！」

老獵人道：「不必客氣，老漢那不成材的兒子，上了山打獵，恐怕今晚不下來，你們便在他房內睡吧！」他老伴連忙到灶房內拾掇起來。

老獵人走路不大方便，似是一脚長一脚短，聊天時高橋道：「大叔這腿……」

老獵人道：「七八年前，因追一頭獐子，不愼自山上跌下去，把腿摔壞了，在石洞裡躺了一日一夜，自忖必死，幸好遇到武當的青石道長，才拾回一條老命！嘿嘿，提起青石道長之醫術，那眞是不得了……」

展玉翅到底少年心性，聽人稱讚自己師尊，便忍不住道：「青石道長正是恩師！」老獵人一聽更是殷勤，着老伴宰一頭鷄宴客。

高橋執意不肯，老獵人夫婦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將一頭雞殺了，老獵人興緻頗高，問道：「小哥隨青石道長學藝多久？」

「說是三年，實則還不到一年，晚輩資質不佳，人又疏懶，家師十成功夫，學不到一成，實在慚愧！」

老獵人姓周，其妻陸氏，邊說邊張羅，把椅桌擦得乾乾淨淨，還特地點了兩盞油燈，小廳內，光如白晝。周老頭剛自橱裡把珍藏的一瓶高粱酒取出來，外面已傳來叫聲：「爹，開門，孩兒回來了！」

周老頭擱上酒瓶，匆匆把門打開，急不及待地問：「怎地回來得這般快？不是摔傷了吧！」

外面走進一位壯碩的漢子來，看模樣約莫二十五六歲，赤着上身

，只圍了一條獸皮，粗豪中帶着幾分英氣，只聽他道：「眞倒霉，武當派不讓上山！」眼光一及，見到高橋及展玉翅，十分詫異，山野小村之家，何來的貴客？

周老頭忙替他們介紹，「這位便是小兒阿雄！」轉頭又問道：「武當山爲何不讓你上山打獵？你前幾天不是剛去過一趟？」

周雄把刀箭擱下，喝了一口水，才道：「說來話長，其實前幾天上山，孩兒已發現情況有點不對，道路關口，到處都有武當派的道人把守，只是跟他們說情，還肯通融，今番却任你磨破嘴皮，也不肯讓步，這不是要絕咱們之活路麼！」

陸氏把菜端了出來，道：「既然說了話長，那便邊吃邊說吧！」菜雖然粗糙，但也擺了一桌子。周老頭招呼他倆入席，又殷勤地給他們斟酒。

高橋心懸武當山情況，待敬過酒之後，便急不及待地問道：「周兄弟可知道，武當派爲何會出現這種情形？」

周雄又仰脖乾了一杯酒，然後說：「咱聽人說，武當派的掌門凌空道長得急病仙化了，因死得急，來不及傳位，目前第二代的幾個道人爲了爭那掌門之寶座，分成幾派，正在內鬨！」

周老頭急問：「可有青石道長的消息？」

展玉翅道：「家師淡泊名利，他不會去跟人爭甚麼掌門。」

周雄道：「聽說他是支持青木當掌門的。」

展玉翅又道：「青木師伯，是武當派第二代弟子中，年紀最大，入門也最早的一個！未知道有誰要爭做掌門？」

「還有一位是青雲，聽說他的武功最高，也最有威嚴，但外人對他印象並不很好！」

高橋問道：「這是甚麼原因？」

周雄道：「聽說他這個人比較不擇手段，很維護武當派的面子，也有人說他死要面子，他一向主張，不讓咱們獵戶上山！」

高橋再問：「他爲甚麼反對青木當掌門？」

「誰當掌門他都反對！青木本來不想當掌門的，但衆多師兄弟都推他出去，是以形成兩派……」

展玉翅問道：「目前情況如何？會兄弟鬩墻麼？」

周雄聳聳肩。「誰知道，這是咱聽宮內一個伙頭將軍說的！」

高橋和展玉翅知道他所知有限，再問也問不出甚麼來，乃專心吃飯。

晚上兩人睡在一張床上，展玉翅那裡睡得着覺，問道：「高叔叔，假如武當派內鬨，咱們此時上山，不是徒勞無功麼？」

高橋安慰他。「別擔心，青木當掌門也好，青雲當掌門也好，青石始終是你師父，既是你師父，便有責任傳授你之武藝，睡吧！」

話是這麼說，高橋自己何嘗睡得着？假如武當山上不得，自己有何辦法使展玉翅練成絕藝？沒有超卓之武功，又如何能殺得了羅賓鴻？

翌日一早，陸氏一早便下床煮了一鍋飯，還弄了一大盤臘肉包子。高橋吃了早飯，塞了一錠銀子在蓆下，然後告辭。

「老丈，蓆下有一錠銀子，請您笑納！」

周老頭要回去拿，却讓高橋攔住。「咱們將馬匹寄在府上，也不知要多久才來取，馬兒既要照顧，也要上料，那一錠銀子，實在太少了，回來時再補！」他不待周老頭回答，便拉着展玉翅走了。

那武當山連綿數百里，號稱七十二峯、三十六澗，上下十八盤，道觀更是不勝其數，兩人進山門時，並沒有受到甚麼阻攔。武當派分出家及俗家兩派，在派內道人之地位當然比較高。

因爲武當派有個不成文之規定，俗家弟子不能當掌門，而且一般俗家弟子不能隨便去派內重地紫霄宮，俗家弟子之集中地，却在下面之太子坡。

太子坡是一座觀名，傳說眞武神君未成道之前，是淨樂關之太子，後來入山先在該處修練。道教後代弟子爲了紀念他，在該處建了一座道觀，乃命名爲太子坡。

高橋和展玉翅走了一段路，便被攔住，高橋忙道：「我家少爺是青石道長的弟子！」

一位三十來歲的漢子自我介紹。「在下姓高，雙名喬木，家師也是俗家弟子名叫朱雙春。」

高橋脫口道：「原來『江淮一劍』朱大俠就是令師，眞是名師高徒！在下也是姓高，單名一個橋字！」

高喬木淡淡地道：「幸會，師弟請先到太子坡侍茶，」有關太子坡之種種，展玉翅也曾在師父口中得知一二，亦希望在高喬木處打聽些有關武當派內部之近況，是故跟着走他。

太子坡前，是一條長長之斜路，進了宮門，又是一條長長之夾道，兩旁都是高高之墻壁，有異他處，有個名稱：夾墻復道。「師弟還是第一次來吧？先到殿裡上炷香再說！」

高橋乃陪展玉翅上殿，展玉翅跪在神君神像之前，喃喃禱告，求神君助他早日殺敵報仇。

高喬木待他禱告完畢，然後折

左，穿過一座小院，到達著名之五雲樓。那五雲樓還有個名稱：一柱十二樑。原來五層高小樓依岩而建，全仗一根大柱，十二根橫樑支撐。留守武當山，專管俗家弟子的，是金勝孫，正住在五雲樓。

高喬木敲開木門，只見殿內有一位老者，鬚眉均白，正席地盤膝調息，見有人來，微微睜開雙眼，問道：「師侄，這兩位是誰？」

高喬木爲他們引見，金勝孫雙眼閃動，精光流露，高橋暗呼一聲：「好精湛的內功！」

「兩位請坐下喝杯茶。」金勝孫稍爲挪一挪位置，讓他們坐下。

「展師侄，是次來得有點不巧，紫霄宮近日關閉，若不想敗興而歸，可先在此住一段日子！」

高橋道：「請主管恕罪，在下斗膽問幾句話，紫霄宮關閉，連門下弟子也不許上去？」

金勝孫看了一眼，淡淡地道：「此規矩包括武當俗家弟子！」

展玉翅接口問道：「紫霄宮何事關閉？」

金勝孫輕輕閉上雙眼。「此事此時不便多說，他日師侄自然清楚，若有不明，請問令師便是。」

高橋突然冒出一句：「玉宮上面發生了什麼事，俗家弟子也不能過問？萬一所發生之事，對武當有極大影响，俗家弟子也祇能隔岸觀火。」

「派內規矩如此，金某無力更改，兩人還是不必多問！」金勝孫又睜開眼睛，道：「高師侄，你帶他們先去休息。」

高喬木長身作了個肅手之狀，高橋和展玉翅只好告辭退出，隨高喬木而行，穿過小院，走另一條甬道，越過皇經堂、藏經閣和太子殿至宮後，沿牆而下，但見那裡建了很多房舍，看來似一條小村，那便是俗家弟子之居所。

「小村」外有塊草坪，十來個大漢正在那裡打拳的打拳，練劍的練劍，對拆的對拆，對他們三人之經過，正眼也不看一下。

高喬木直引他倆穿過好幾棟房舍，然後倚在一棟長長的廊房前，道：「兩位今夜便先住在客房內。」他推開一扇門，只見房內左右靠牆的地方，各鋪着兩塊草墊，墊上放着毡子，看來那便是「床」，兩「床」之間，也有兩隻蒲團，除此之外，只有幾件簡陋之傢具。「兩位可能會住不慣，但一般人上山，只爲學藝，不是來享受的，是以無人有怨言。」

高橋把他拉了進去，道：「咱們也能習慣，高兄，咱們有話與你商量。」當下扼要地把展玉翅之滅門血仇說了一遍。「是故玉翅上山，第一要務是要找到青石道長，求他授藝。」

高喬木道：「高某十分同情展師弟之遭遇，只是有些事，我們也作不得主。」

展玉翅道：「山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高師兄可否告知一二？」

高喬木探頭到外面看了一下，然後將門關上。「師弟可不許告訴任何人……」他頓了一頓方續道：「其實事情很簡單，青木師伯及青雲師伯兩位要爭武當第十一任掌門的，因爲爭持不下，目前形勢頗爲吃緊。」

展玉翅道：「爲何會吃緊，難道要內鬨？」

「難說得很，爲兄也摸不準！」高喬木口風十分緊。「展師弟，你還是靜心在此等候，要練功也有人陪你，相信再過幾天，便有消息。」

高橋嘆了一口氣，道：「在下對貴派的人不太了解，是以誰當掌門，對我來說都是一樣，最重要的是不可形成兄弟鬩牆，則武當幸甚，武林幸甚！」

高喬木强笑道：「高壯士過慮了，山上都是得道高人，怎會出現這種情形？」他長身道：「兩位且休息一下，稍後開飯時，當派人來帶路，告辭！」

高喬木走後，展玉翅低聲問道：「高叔叔，我們就在此等候？」

高橋吸了一口氣，道：「暫時也只能如此，再過兩三天若無消息，再作打算。」過了一陣，有個毛頭小子說接高師兄之令，帶他們去吃飯。

飯堂就設在「小村」中間，飯菜雖然粗，幸虧俗家弟子不受五戒，可以吃葷，否則展玉翅可就更加難下咽了。他吃了一碗飯，便將飯碗推開，高橋瞪了他一眼，低聲道：「你連這個苦也吃不了，他日上山天天吃素，還能呆下去？不練好武功，能報滅門之仇嗎？」

展玉翅咬着牙，又添了一碗飯，默默地吃着，高橋見他雙眼有些濕潤，心中暗道：「這孩子以前太嬌氣，日後還不知要吃多少苦呢，此時讓他鍛練鍛練也是好的。」

晚上睡覺時，高橋因到了武當，放下心頭大石，睡得十分沉，倒是展玉翅怎樣也睡不着，他思前想後，覺得窩在這裡，師父根本不知道，何日方能學成絕藝？忽然下定決心，悄悄爬了起來，把包袱背上，躡手躡脚打開房門，溜了出去。

他恐驚醒高橋，未敢將門拉緊，是故過了一會，一陣山風把半掩的房門吹開，也吹醒了高橋，他借着月光望過去，對面空空如也，他吃了一驚，一骨碌爬起來走前細看，展玉翅連人帶包袱全都不在，他稍一思索便知道展玉翅必是偷偷上

山去了。

此事可大可小，高橋不敢驚動高喬木等人，也悄悄離開，他從未來過武當山，不辨東西南北，黑暗之中，只能往高處走。

武當山山連山，峯接峯，黑暗之中要找一個人，談何容易？高橋走了一陣方敢叫呼，却不聞展玉翅的回音，心頭更慌，一脚高一脚低地跑着，抬頭一望，估計已近五更天。

* * *

且說展玉翅離開「小村」之後，亦是從旁邊那條山路跑去，他怕高橋追來，是故盡力而奔，幾番差點掉下山溝，直至他跑得累了，方走進一座樹林歇息。

過了一陣，喘息已定，正想起程，忽聞一陣急速之脚步聲傳來，而且來勢甚急，展玉翅吃了一驚，連忙躲在樹後。

俄頃，脚步聲自身前經過，接着又聽到「叭」地一聲響，展玉翅心頭怦怦亂跳，緊接着又聞呻吟聲傳來，展玉翅大着膽子，晃亮了火摺子，伸頭望出去，只見地上倒臥着一個人，身上血跡斑斑。

火光驚醒了地上那人，也緩緩轉過頭來，鬢髮半白，頷下鬍鬚茬子，像鋼針一般，他見到展玉翅，低聲道：「少俠快救老漢……老漢是丐幫長老……」

丐幫在武林中聲望頗佳，展玉翅硬着頭皮走上前，問道：「老前輩要晚輩如何救你？我可不會治傷呀。」

老丐道：「仇家將至，你只須把我藏起來，然後吹熄火摺子……就行！」高橋心想這倒簡單，當下收起火摺子，抱起老丐，他人本聰明，不向前走而往後跑，又恐藏在地上，容易被發現，乃背着他爬上一棵大樹。

剛爬了一半，又聞遠處傳來一陣脚步聲，他心頭一急，便盡全身之力，爬到上面枝葉茂盛處。

俄頃，火光由遠而至，却有十多個道人手握長劍跑過來，由樹下經過，直至剛才老丐摔倒之處，忽有人叫道：「師父，你看地上有血！」

一個年紀頗大的道：「他一定是藏在附近，一定要將他挖出來，否則我們回去難交代！」

當下那些道人又分開搜索，展玉翅忖道：「不知這些牛鼻子是否武當派的？哼，想不到這老頭之仇家，竟是武當派！」想至此，心中暗暗後悔自己魯莽。

過了一陣，道人紛紛報告找不到人，為首那人大聲道：「各位師弟請再辛苦一下，往山下找！」

利那間，道人們跑得乾乾淨淨，樹林裡一片漆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展玉翅低聲道：「前輩，他們已跑光啦！」可那老丐並不哼聲，再呼叫還是不應。展玉翅心中吃驚：莫非他死了？

正在手足無措間，又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這時天漸漸亮了，但來者仍舉着火把，却是十來個乞丐。那些乞丐發現地上之血跡，有人叫道：「不好，長老一定被他擄走了！」

有人低聲叫起來：「沙長老，沙長老……」

展玉翅料他們跟懷內之老丐是同夥的，放下心頭大石，抱着他跳了下去，道：「你們過來看看，這是不是你們要找的沙長老？」

羣丐跑了過來，又叫起沙長老，但老丐咬緊牙關，就是不開口，一位年紀較大，缺了半截左臂的丐漢沉聲問道：「沙長老怎會在你懷內？」說着令人把沙長老接過去。

展玉翅遂將剛才之情況告訴他們，那缺半截左前臂的中年乞丐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在下展玉翅……」

「你怎會來此？」

展玉翅心頭一動，適才見道人追殺沙長老之情景，估計這夥乞丐必十分痛恨道人，是以不敢表露身份，含糊地道：「因為在下到處遊歷，久聞武當山有許多名勝古蹟，是以來遊玩的……」

那中年乞丐臉色稍霽。「小兄弟，你不能再往上走了，武當派弟子在各個路口把守，不讓外人上下！」

「哦，有這等事？這不是奇怪得很……」

「武林中事，你知道多少！我叫龍永富，是通天丐幫降龍堂堂主，你救了咱們沙長老一命，咱們不願意欠恩，快說你要甚麼東西。」

展玉翅搖搖頭。「甚麼也不要！」

忽然一位乞丐跑了過來，急道：「堂主，那些牛鼻子折回來啦！」

「好，快走！」龍永富回頭道：「小兄弟！咱們只好暫欠你一個人情啦！後會有期！嗯，你也得找個地方躲躲，那些牛鼻子可不講理！」利那間，那些乞丐也走得乾乾淨淨了。

展玉翅雖然對乞丐幫和龍永富印象頗佳，但聽他最後那句話，心中却極不舒服，不過回心一想，又改變了主意。「我目的是要見師父，萬一這些道兄不講理，豈不是前功盡廢？」一想至此，忙找個地方躲起來。

一利間，那七八個道人由附近走過，展玉翅見天色已亮，便悄悄跟着他們。大白天不好跟踪，展玉翅不敢追得太近，也幸而沒有追失。

武當山並非很高，但石澗不少，忽高忽低的，走來頗費工夫，不過風景絕佳，只是展玉翅此時那有心情欣賞？如此停停走走，至黃昏前，終於到達寶珠峯。

寶珠峯遙望着一座巍峩的殿宇，仔細一看，前後三進，最後一座大殿，三層石級，紅墻綠瓦，不問而知，此就是他响往已久之紫霄宮！

那紫霄宮風水絕佳，背靠巍峩厚實之太子岩，左青龍右白虎，左右各有兩根山脈伸延出來，就似一張巨大無比之太師椅，而紫霄宮正端坐在正中。山門之前有座池塘，極目而望，前面毫無遮擋，明堂開闊，仍帝王之象，連展玉翅也能感覺到。難怪眞武神君，又有一個封號玄天上帝，又被封為亞帝（僅次於玉皇大帝），亦難怪武當山香火不絕，武當派成為武林之泰山北斗。

展玉翅恨不得立即衝過去，可是紫霄宮四周均有道人把守，包括圍墻之外，也是壁壘森嚴，能插翅飛進去麼？心中暗道：「待天色全黑……再作打算吧！」

天色還未全黑，他却聽到背後有响聲，猛一回頭，却見到高橋，他又驚又喜道：「高叔叔，你怎會來此？」

「你都能來，我還不能來麼？」

展玉翅誠懇地道：「我不是有意甩掉你，實是度日如年……希望高叔叔原諒，並請不要阻攔小侄……小侄只求你這一次！」

高橋吸了一口氣，道：「好，我答應你，但也有一個要求，你不要趕我回去！」

展玉翅大喜，緊緊地握着他的手，連聲謝謝。

高橋笑道：「你大概肚子餓了，先吃點乾糧吧！」他經驗豐富，在半路上向獵戶買了些窩窩頭。當下兩人便在樹下吃乾糧，未幾，天色便黑了。

展玉翅長身道：「高叔叔，咱們下去吧！」

高橋問道：「小少爺，你有甚麼辦法，混進紫霄宮？」

「以後不要再喚我小少爺，何況，你根本不是我家之奴才！」展玉翅道：「小侄何來之辦法？大不了被發現之後，便坦誠相告，諒他們多少也得給家師點面子，不會胡亂將咱們殺掉！」

高橋道：「此去，咱們必被發現，在表露身份之後，他們若不通傳，你便高聲叫起來，吵得越凶越好！」

展玉翅點點頭，高橋又叮囑他下山小心，當下兩人覓路慢慢下去。到了山下，又借着黑暗和山石之掩護，向山門迫進。

山門外當然有人把守，甚至池水處亦有人巡邏。兩人正想硬闖山門，忽然有個道人，向他倆藏身之處走過來，兩人連忙伏着，那道人邊走邊解褲子，一轉過山石，便冷不防被高橋封住其腰間之痲穴！

道人剛發出一聲低沉的聲音，高橋又封住其啞穴，然後將他扯在地上，低聲道：「咱們少爺是青石道長之愛徒展玉翅，希望你給通報一聲！我解開你啞穴，你不准呼叫，否則便別怪咱們無情了！」言畢將其啞穴解開。

展玉翅問道：「道兄法號如何稱呼？」

那道人道：「小侄海空，你眞的是青石師伯之弟子？為甚麼這時候來找師伯？」

「因為寒舍三十多人丁，最近被仇家血洗，只逃出咱們兩個，一來避仇，二為學藝，若不回師門，人海茫茫，無親無故，你要我去何處？」

海空道：「好，我答應替你倆傳訊，但若你有半句謊言，可知後果如何！再者，小弟亦不能保証，青石師伯是否必定來見你！」

「只要你肯幫忙，成不成功，咱們都感激不盡！」高橋言畢便解開其穴道。

海空低聲道：「你們不可亂跑！」他也不解手了，拉好褲子便離開，走至山門外，跟一個道人耳語，然後走進山門。

俄頃，只見廿來位道人向岩石包圍過來，展玉翅喊了一聲不好。高橋忙道：「不可魯莽，沉住氣！不可動手！」

這利間，道人們已將他們圍住，為首那道人道：「兩位請回來吧！」高橋和展玉翅乖乖走出去。

為首那道人低聲喝道：「你倆好大的膽子，竟敢夜闖紫霄宮，難道以為咱們武當派是好欺侮的？」

高橋哈腰道：「小道長誤會了，咱們只是來找青石道長的……有事磋商……對本派毫無惡意，幸勿誤會……」

展玉翅少年氣盛，吭聲道：「徒弟找師父，難道也有罪麼？假如我是冒牌的，便任你們懲罰。」

那道人指着高橋，問道：「難道他也是我武當派的弟子？」展玉翅登時語塞。

高橋忙道：「在下沒有這個福份，不過我們少爺慘遭滅門，只逃出我們兩個人來，我是護送他上山的，在下雖然不是武當弟子，却也見過青石道長多次！」

正在鬧得不可開交之際，只見那海空氣喘咻咻地跑過來，道：「師兄，青石師伯傳令，讓他倆進宮，師伯在丹房見他倆！」那些道人才無可奈何地放過他倆，返回原

位。

海空道：「兩位快跟我進去！」他健步如飛，走過韋陀殿，便見一座巍峩巨大之殿宇，白石板之石級，共有三層，院子中一座巨大之銅香爐，白烟裊裊，一至此，便令人感到一股肅然之氣。

海空登石級，至紫霄宮前，向右轉去，那裡又有一座小院，正中一條甬道，兩旁是宮內道人歇息廂房，當然，能住在此處的，輩份都不低。

海空輕輕叩着房門，低聲道：「師伯，來人帶到！」

房內傳來一個沉鬱的聲音：「進來！」海空推開房門，讓展玉翅和高橋進內，隨手又將房門拉上，只見房內蒲團上盤膝坐着一位老道，五綹長髯，面龐清癯，却讓人一眼便生出親近之好感。

展玉翅一見到師父，「噗」地跪倒在地，眼淚再也禁不住奪眶湧出。「師父，徒兒……」

青石道人向高橋點頭示意他坐下，垂首道：「痴兒，快起來，有話慢慢說，你已長大，豈能還當鼻涕蟲！」展玉翅哭哭泣泣地把家變情況告訴乃師。

高橋在旁幫腔。「道長，小少爺所言，句句屬實。」

展玉翅道：「師父，徒兒冒險闖關便是希望能早日學成武功，以便替家人報仇，希望師父玉成！」言畢咚咚叩起頭來。

青石一把將他拉了起來，嘆息道：「你來得眞不巧，只怕要教你失望！」

展玉翅吃驚地道：「師父不教徒兒了？」

「唉，爲師怎會不教，此乃爲師之責任，只是本派如今……恐有心無力！」

展玉翅又道：「師父，是次徒兒上山，聽到許多閒言閒語，到底眞相如何？金勝孫主管着徒兒親自問您！」

「爲師長話短說，但你倆可不許洩漏半句出去，使我武當蒙垢！」青石說此話時，雙眼却瞪着高橋。「你師祖羽化之後，因沒有遺言留下，繼承無人，是以有許多人都覬覦掌門寶座……」

高橋插腔道：「道長，請恕在下打岔，難道貴派沒有掌教大弟子？」

青石道：「敝派規矩與別家不全一樣，掌門人不是由上任推薦，便是由下一代弟子中自然產生，當然有德者居之！唔，目前剩下兩個人，一是青木師兄，另一是青雲師兄，如今已形成兩派，關係亦越演越烈，已到水火不相容之境地，兄弟鬩墻之氣氛，一觸即發！若武當不幸發生內鬨，將來可就慘了，最低限度本派要被別家取代武林地位！」

高橋連忙發下重誓，不對外人洩漏半句。青石續道：「假如貧道所擔心的事會發生，兩位留在山上，不是要遭池魚之災？是以……」

他話還未說畢，展玉翅已急不及待地道：「師父，弟子不會下山去的……人海茫茫，舉目無親，您要徒兒去何處？」說着雙眼又紅了。

青石尚未答話，房門却輕輕被人扣響，他暗吃一驚，沉聲問道：「誰？」

「師弟快開門，是我。」

青石親自長身開門，外面閃進一位高瘦的老道人來，髮眉半白，臉露愁容，但看來却讓人覺得有點仙氣。青石低聲喝道：「翅兒，還不快拜見青木師伯！」這便是欲與青雲爭奪掌門之位的人，展玉翅連忙跪下。

高橋也行了一禮，心中暗道：「若由這老道主持武當，相信武當在衆徒中信譽地位更高！」青石替師兄介紹了他們兩人上山之原因。

青木先摸摸展玉翅之頭頂，嘖嘖稱奇，轉頭望一望高橋，又連聲稱不錯，青石忙將展玉翅之情況告訴師兄。「小弟亦知此時不宜收留他倆，不過翅兒無家可歸……」

青木含笑搖手。「令徒天資甚佳，一生波折雖多，然福份亦厚，將來之成就，必在你我之上，至於這位高施主信義雙全，是位可敬的好漢子，爲兄不會反對師弟之決定！」

青石謝了一聲，問道：「然則師兄深夜來訪，未知所爲何事？」

「不知師弟尚記得『四不全』張三奇這魔頭麼？」

高橋和青石倏然色變，齊聲問道：「難道這魔頭尚未死？」

青木嘆了一口氣。「二十多年前，師父集合了華山派、青城派和峨嵋派之精英，將他圍困在五台山，憑着四大門派掌門聯手之威力，將他擊至重傷，最後他被師父一脚踢落山崖，世人都以爲他已死了，但其實他並未死，不但如此，而再重出江湖之後，武功比以前更加深湛！」

青石吸了一口氣，問道：「師兄可是有確實之消息？」

「不錯，二十五年來，這魔頭內功更上一層樓，容顏跟以前無甚變化，他獨自一人上華山報仇，不但殺了華山七劍，還將萬掌門擊斃！華山深恐他會來武當報仇，星夜派人通知爲兄，因此事非同小可，爲兄不敢魯莽，暗中把海天及海風派出去，剛剛接到信鴿，這廝果然正向武當進發，以其脚程計算，最遲三天之後便抵達，最快後天便

至！爲兄乃過來與師弟商量！」

青石道：「這還有甚麼好商量的，武當此時應該同仇敵愾，一致對外！」

青木頷首道：「不錯，此亦是小兄之意思，是故爲兄準備立即上山，跟青雲師弟商量，若武當氣數未盡，這倒是化解內鬨的一個契機！」

青石急道：「青雲已下令，不許紫霄宮的人上山，師兄怎能去？」

「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此事關係重大，即使明知不可爲，也得試試！萬一小兄有甚麼不幸，一切便拜託師弟了！」青木竟是來告別的。

青石道：「師兄一身繫武當之安危，豈可孤身犯險？還是由小弟代您走一趟吧！」

青木笑而搖手：「若師弟代爲上山，他未必肯賣面子，到時反而躭誤了時間，而且青雲師弟也不敢對小兄無禮……唉，其實際此武林紛亂之時，讓青雲師弟當掌門人，比兄合適多了！」

展玉翅脫口道：「不行，青雲師伯風評不佳，山下獵戶對他印象都不好！」此言一出，其他三人都失聲笑了。

青石白了他一眼，…「眞是孩子話！」轉頭又對青木道：「小弟陪師兄去一趟金頂吧！」

展玉翅又道：「弟子也要去！」

青石瞪了他一眼：「你以爲師父跟師伯是去遊玩的？你去幹甚麼，乖乖留在這裡等候，不許亂跑，爲師令人負責你倆之飲食，不許走出門口一步！」

不料青木又摸摸展玉翅的頭，愛憐地道：「這孩子福澤甚厚，一生奇遇又多，讓他去金頂見識見識吧！」青石沒奈何，只得答應，但又叮嚀了展玉翅一番。

「高施主，你非武當弟子，請勿走出此門爲盼，以免惹來麻煩！」

高橋恭聲道：「道長放心，在下省得！」

當下青木將門打開，三人由後門出去，摸黑上山。這一帶仍屬青木臨時「管區」，是以大搖大擺而行，遇到巡邏之弟子，便詐稱檢視哨崗，走了半個時辰，來至烏鴉嶺，此處左首是上太子岩之石級，左首便是上金頂之甬道。

通往金頂之道路，十分陡直危險，青木與青石雖然常走，但爲安全起見，還是折了幾根枯枝，點着了火照明。山路越走越陡，青石恐徒弟有失，便伸手抓住其手臂，展玉翅好勝，不願師父拉扯，用力掙扎，青石瞪了他一眼，五指如同鐵鉗一般，展玉翅那裡掙扎得開？

過了七星樹之後，道路更加難走，兩旁都是峭壁，跌下去，不粉身碎骨幾稀，展玉翅這才暗暗感激乃師。石級有高有低，又甚狹窄，黑暗中看得不遠，但聞猿猴啼哭，山水淙淙，益增險幽。

越過一座小亭，再走磴避道，終於翻上歡喜坡，來到此處，尚未能體驗到天柱峯金頂之險峻。

青木摸摸展玉翅的頭，低聲道：「先歇一歇再走！」

展玉翅乾咳了一聲，道：「不必……」不料萬山回應，全是他的咳嗽聲，冷不妨把他嚇了一跳。青木微微一笑，雙掌按在他雙腿上，展玉翅只覺他掌心發熱，被他摸弄過之處，說不出舒服，疲累全消，心中不由暗道：「師伯之內功，看來比師父還深湛！」

青石又換了一火把，然後上朝天宮。由此處起，便屬青雲之臨時「管區」，是故當他們三人抵達時，即見裡面湧出十多個人來！

爲首那個看來已三十來歲，見到來者是青木與青石，詫聲問道：「師伯跟師叔，怎會半夜來此？」

青木道：「速去通知令師，說咱們三位來訪，有關係本派存亡之大事，要與令師磋商。」

「師伯，請問這位小施主是誰？」

青石道：「海澄，速去通報，咱們隨後便去，這是小徒展玉翅！」

海澄道：「既然有小侄上去通報，師伯跟師叔便不必移玉了……」

青木斥道：「上一輩的事，下一輩的能管得了麼？再說你敢保証令師會下山？」

海澄不由語塞，半晌方道：「師伯跟師叔上金頂，小侄不敢阻攔，也不能阻攔，但展師弟是俗家弟子……」

青木怒道：「是我要他陪我上去的，你還敢管麼？再說派規本無俗家弟子不能上金頂之規定！快去，你不去，咱們也照走！」他緩緩向前走去，那些道人人數雖多，但却無人敢阻攔他，青石和展玉翅忙尾隨他拾級而上。

朝天宮之上，又是一條看不到盡頭的石級，未幾至一天門，之後是文昌閣，再過會仙橋，到達二天門，沿途都有道人守衞，大概已得到海澄之命令，一路上再未有攔阻。

二天門之後便是三天門，一口氣走了數千石級，饒得展玉翅雖有師父拉扯協助，也覺得雙脚酸軟，有點氣喘。

此時天色將明，最是黑暗。青木道：「咱們先找塊石頭坐下歇歇！」三人至一塊大石坐下休息。

不一會，東方天際便露出魚肚白，緊接着霞光萬丈，一輪紅日破雲而出，教人充滿希望，似乎一切皆從頭開始。

抬頭望去，遠處有一座殿宇，青石道：「那便是太和宮！」

到了太和宮，金頂便將至了，展玉翅精神不由一振，道：「咱們上山去吧！」猛一回頭，但見腳下是飄飛的烟霧雲靄，石階看不到盡處，人似在半空中，不由倒抽一口冷氣。

青木見他臉上變色，忙道：「痴兒，不要往後望！人亦如斯，總得看到前面！」

那太和宮位於山頂紫金城南天門外，雖是建在絕峯上，但規模絕對不小，殿宇、道房、客房、齋堂等共有五百多間，宮門掛着一塊漆金牌匾，太岳太和宮，太和就是「道」之意思，換而言之，此方是武當派之眞正要地。

至宮門外，展玉翅再度回首瞻望，頗有天低地深之感，周圍層巒叠嶂，起伏連綿，烟樹雲海，氣象萬千，眞是好地方！展玉翅只看了幾眼，便疲態全消，深覺不枉此行。

進了正殿，香烟裊裊，道人們正在做早課，海澄迎了上來，道：「師父在金殿，請師伯及師叔上殿商量，展師弟須留在此處！」

青石低聲叮嚀了展玉翅一番，便與青木隨海澄上金殿。展玉翅無聊，便在殿內各處遊覽，只見牆上掛着一幅字，上前觀看，原來那是孫應鰲寫的一首描繪太和宮景色的五言律詩：天柱開金闕，虹染綴玉墀；勢雄中漢表，氣祥太初時。日月抵雙壁，神靈肅萬儀，名山遊歷遍，誰似此山奇。

殿內除了供奉着眞武銅像外，還有金童玉女，鄧伯文、楊戩、趙公明、溫天君、馬天君和水火二將等，雕塑手法細膩，形象逼眞。

殿前是朝拜殿，兩旁爲鐘鼓樓，懸掛着巨大的龍紐銅鐘，忽見海澄又走回來，悻悻然地道：「展師弟，師父着我來接你上殿！」

展玉翅大喜，道：「如此有勞師兄引路！」海澄不吭一聲轉身便走。

出了太和宮，便是紫金城，所謂紫金城，乃一些由石條圍砌之城牆，周長三里，牆內建了金殿，因有金殿，故有紫金城之稱。

兩人由南天門進去，經過長長之靈官殿長廊，幽暗陰森，寒氣迫人。

登上一段石級，是塊小平地，上面又建了一座錫鑄的靈官殿。接着便是著名之「九連磴」。由於磴是建在懸崖之上，是故有鐵索相護，便於上落，傳說來此朝拜者，若心不誠，即使一手抓住鐵索，仍會摔下懸崖。

磴道曲折，九轉之後，即見一座在晨曦下閃閃生光之殿宇，這便是武林人士及信徒响往之武當金殿，亦因峯頂有此金殿，使武當派在道教中之地位更顯崇高。

海澄淡淡地道：「師弟，算你沒有安壞心眼，否則剛才上『九連磴』時，已摔下崖去了！」

展玉翅問道：「這是甚麼原因？」

「世人善惡均逃不過靈官之眼神。誰對祂不敬，對武當不善，都會被懲罰，摔下山去！」說着已至金殿階前，海澄高聲道：「師父，展師弟帶到！」

殿內傳來一個低沉而雄宏的聲音：「進來！」海澄即引展玉翅進殿。展玉翅抬頭一望，神案上供奉着眞武大帝，着袍披鎧，披髮跣足，丰姿魁梧，莊嚴肅穆。兩側金童玉女，捧册端寶，神情拘謹恭順；水火二將，擎旗捧劍，勇猛威嚴，神案下尚有「玄武」(俗稱龜蛇二將)，蛇繞龜腹，翹首而望，栩栩如生。

澡井垂下一顆「避風珠」，峯頂風猛，寸草不生，但奇怪的是一進殿門，密不透風，殿內神燈火苗一晃不晃。

回首望出去，一攬羣山小，如在天際，山上氣候變化甚大，適才尚有陽光，如今已是密雲欲雨，猛聽有人問道：「你便是展玉翅？」原來青雲見他進殿，不看人先看物景，心中不悅。

展玉翅悚然一驚，連忙回頭，這才發現殿內盤膝坐着五位老道，形成一個圓圈，分不出主次，他只認得青木和青石，說話者是位身形魁梧，鬢髮鬍髯漆黑，臉龐威嚴，坐在那裡，比人高出一個頭來的老道，乃恭聲道：「弟子展玉翅，拜見各位師伯師叔！」

青石道：「你們兩個也坐下！」他拍拍身旁之蒲團，示意展玉翅坐在他旁邊。

那道人道：「且慢，讓爲兄看看他。」

青石又道：「翅兒，這便是你師伯青雲！」他又指着他旁邊一位老道。「這是青竹師叔！」還有一位面目枯槁，瘦骨嶙峋的則是派內碩果僅存之長老凌虛道長。

展玉翅一一拜見。青雲道：「師弟，你這徒兒年紀已不小，怎可如此甚麼事也不懂？」

青石道：「紈袴子弟，會懂甚麼事？再說小弟收他爲徒雖然已三年，但相見時間不長，又是頭一遭進山，派內之規矩，還不甚瞭解。」

那凌虛道長雙眼如電，不斷望

着展玉翅，青木低聲問道：「師叔，你看如何？」

凌虛不斷點頭，道：「不錯不錯，骨格清奇，資質上佳，毀了太可惜，說不定他日還能爲我武當爭光！青石收徒不少，數他最佳，唔，你那幾個也不如他，青石雖然碌碌，但能爲我武當覓此徒兒，也算一件功勞！」讚許之情，溢於言表。

青木和青石暗自放下心頭一塊大石，那海澄一向自認是第三代弟子中，最出類拔萃的一個，聽後心中甚是不悅，凌虛道：「海澄，你不要不服，今日你之成就雖然遠在其上，但莫忘記，他比你年輕十年以上，若好好栽培，假以時日，必在你之上。」

海澄道：「弟子沒有不服……」

凌虛輕哼一聲，「修心跟武功同樣重要，否則羣魔亂舞，如何保得住我武當一派？青石，希望你好好調教他！」青石唯唯諾諾，展玉翅則心花怒放。

青雲輕咳一聲，道：「修心重要，武功亦重要，但武當派之規矩更加重要，否則數千弟子，人人不依法規，如何統率？規定紫霄宮之弟子不得上金頂，俗家弟子不許越太子坡，他今日竟然來至金頂，這規矩還要不要遵守？」

青木道：「平日不但俗家弟子可以上金頂，連善信也能來之，師弟口中之規定，只是暫時的，應該可以通融……」

青雲冷冷地道：「然則其他弟子也都上來，金頂弟子下去紫霄宮又如何？」

「爲兄一向反對將我武當分成兩派，金頂弟子到我紫霄宮，只要不是心懷叵測，爲兄絕對不會爲難！」

凌虛道：「青木，你此言亦不對，規矩雖然是臨時者，但到底是規矩，你當日亦答應，明知故犯，說不過去！」

青石道：「翅兒是師侄之徒弟，若因此犯規，請由師侄承擔！」

展玉翅這才知道自己上金頂，所犯之罪不小，不由吃起驚來，忙道：「是弟子力求師伯師父帶我上金頂見識的，請降罪給弟子！」

青雲冷哼一聲：「師長難道便沒有錯？」

青木道：「如今强敵即將臨門，本派應當同心合力，抗禦外侮方合，何須爲此小事先不和？」

「師兄說得很對！內部沒有規矩，有如一盤散沙，還能抵禦外侮？」

青木沉聲道：「依師弟之見又如何？」

青雲乾笑一聲：「此處有師叔在場，何況你是師兄，小弟還敢說甚麼？你自己看着辦吧！」

青木道：「爲兄願意留在金頂，從此不理派務，專心一意研究道義如何？」

青雲心中暗喜，不再表態，青石則叫了起來：「師兄，這如何使得？」

凌虛沉聲道：「青石，你年紀已一大把，怎地大叫小嚷的，成何體統！」他沉吟了一下，道：「這也是個解決的辦法！但青雲，我且問你一句，若由你當了掌門，有何打算？」

言畢外面突然傳來轟隆的一道雷聲，震人耳鼓！這一道雷，似在助凌虛那一句話之力量，青石心頭一沉，暗道一聲完了！

只聽青雲沉聲道：「啓稟師叔，萬一小侄有幸當上本派掌門，第一步便是立即組織精英，山下到山上，設下九道關卡，攔截『四不全』張三奇那魔頭，即使他能順利通過那九道關卡，氣力也已虛耗得七七八八，屆時便由小侄率領第二代弟子合擊之，再不行請師叔守最後一關；第二步，便是事後立即抽選資質好的弟子，强迫訓練，以期在最短的時間內，先造就一批有希望的第三代弟子，在此期間，大概三至五年，小侄準備宣佈武當派封山，不問世事，開山之後，諒可給予武林同道一新耳目，保住武當派在武林中泰山北斗之地位！」

凌虛想了一下，道：「此法尚可行，近十年來，本派日漸式微，乃凌空師兄執掌門戶起，兩任以來太注重宣揚道義，而忽略武功上之追求……嗯，青木，你尚有高見否？」

青木緩緩閉上雙眼，道：「弟子認爲青雲師弟之見，正切中本派之弊，實在可行，封山三至五年此舉，更是可圈可點！」

青雲大喜，連老謀深算的他，此時亦忍不住嘴角露出笑意。凌虛道：「既然連青木師侄都這樣說，愚意便決定由青雲接任掌教，你們有人反對麼？」

青竹本是青雲之人，自不會反對，青石見青木看也不看自己一眼，知道其意已決，自己反對亦沒法挽回，乃長嘆一聲，閉起雙眼，展玉翅忍不住道：「弟子反對！」

殿內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落在他身上，展玉翅心頭一驚，垂下頭去，青雲冷笑一聲，「無知豎子，你有甚麼資格反對？」

言未畢，外面火光一閃，雷聲轟轟，金殿似要倒塌般，但見武當老道們却臉色如常，當眞有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之氣概乎！

海澄道：「展師弟所作所爲，有違武當弟子之身份，實在需要懲戒一下，否則難以服衆！」

青石忍着一口氣問道：「要如何懲戒，你才服氣？」

青雲道：「很簡單，如今正在響雷，就知老天在發怒，按老規矩辦事，他若平安無事者，証明他誠心待我武當，如有甚麼……哈哈，那只能怨自己！」

展玉翅不知道甚麼老規矩，毫無感覺，但青石已勃然色變。「這樣對待一個初進門之弟子，不嫌有點過份！」

青雲冷笑不已，凌虛道：「這也是辦法！」

青石脫口道：「師叔，這……」

凌虛暗中向他打眼色。

展玉翅初生之犢不怕虎，昂然長身道：「不管是甚麼規矩，弟子都願意接受考驗，反正弟子一片忠心，有事眞君也會保祐弟子！」

青石還想替徒弟求情，可是凌虛却頻頻點頭道：「這才不愧是我武當弟子！」

展玉翅夷然不懼，道：「是甚麼規矩，請新掌門宣佈！」

青雲只當作沒聽出他話中嘲弄之意，沉聲道：「你聽過『雷火煉殿』否？如今外面風雨雷電交加，你到殿外去，待雷電停後，仍然無恙，便証明你對武當一片忠誠……」展玉翅未等他說畢，便大踏步向殿門走去。

青木和青石低聲誦經，爲展玉翅禱告，求神庇祐，凌虛閉起雙眼，一副不聞不問之態，展玉翅一至殿門口，便被殿外之情景，嚇了一大跳。殿內除了雷聲之外，聽不到風雨之聲，但外面風雨交加，八尺外之景物一片模糊，他略一猶疑，便隱約聽到海澄之冷笑聲，不由咬牙，硬着頭皮走出去。

「刷！」一道白光裂開烏雲直射而至，緊接着轟隆一聲巨响，震得展玉翅耳鼓發疼，久久都聽不到聲音，說時遲，那時快，幾個海碗般大小的火球，自外面向殿裡飛至，展玉翅冷不及防，亦不知這是甚麼東西，閃得狠狽，幾乎蹌踉摔倒！

只這麼一忽，他全身已經濕透，狂風帶來了許多枯枝沙石，着人生疼，展玉翅心中暗罵青雲師叔狠辣，但他寧死不退，迎風而立。他仰頭狂呼：「老天爺，我展玉翅若對武當有一絲不忠不敬，您便劈死我吧！」

他一句話已說畢，嘴巴裡已灌滿了雨水，幾乎被嗆着，此刻，方交巳時，但天黑如墨，山風呼嘯，把他上衣都扯開，風中挾雨，打在他身上，一陣疼痛。

展玉翅雙眼盡赤，長髮披肩，神態瘋狂，再抬頭呼道：「老天爺……」

一道刺眼之電光閃進，似把漆黑的蒼穹撕開一道裂縫般！「轟隆！」老天爺以猛雷回答他！

這個雷似打在頭頂上，連金殿也顫抖起來，展玉翅但覺太陽穴一陣脹痛，幾乎一跤摔倒。

緊接着火球又飛至了，這次比上一次的更大，似着火之西瓜，在金殿四周飛舞！火球碰到殿壁，發出吱吱响聲，冒起火花和青煙，火球碰上殿前之銅鑄欄栅上，發出嘩地一聲响，通根發亮，由上向下延伸，直至石階上方熄滅。

再一個猛雷擊在飛簷上，大雨之中，青烟直冒，簷下之風鈴，晃得像賣貨郎的搖鼓般，鈴聲早已叫啞，在風雨之中，絲毫聽不到！

展玉翅在風雨之中，有如在大海巨洋、波濤洶湧中之小舟般，不斷地掙扎着。

電光亂舞，把黑暗的蒼穹四分五裂，顯得猙獰可怖，火球亂轉，擇人而噬，雷聲隆隆，開天劈地。

雷打在石欄杆上，大地震動，青烟過後，白石上留下一團黑印。

雷响個不絕，電光一道比一道凶猛，風也似在助紂爲虐，展玉翅人已瘋狂，見到火球便閃動，重覆着做着同一個動作！

老天爺，您甚麼時候才能息怒？難道展玉翅存心對您不敬？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蕭丹與齊女離開京都，暗中跟隨虎威鏢局南下金陵，一路上有個衣着寒酸的公子，每與她倆或前或後無處不相逢，蕭丹不予理會。在北河店住下，店家笑迎說早一刻有個公子已代兩位交付店租並備盛宴招待她倆。到了德州客棧，不料店家又對蕭丹說，早已有個公子代兩位付了租金，還備下豐盛宴席招待她倆以及虎威鏢局衆人等，這時蕭丹已明白，獻殷勤者是誰了……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綠野俠踪

蕭丹北上走黃河　狂風沙中遇救星

蕭丹停下步來，對齊女道：「爲什麼咱們往壞處想？也許，人家不過是一番好意。」

齊女也不禁心中一動，道：「當眞，眞不信當今天下，有人敢公然與咱們爲敵的，何況這人不僅深藏不露，而且莫測高深，既知我們是誰，當然也知道咱們懲貪官權貴，淸吏治，鏢車中的鏢銀，乃是用作關係萬萬千千黎民的義擧，已非不義之財，也許……」

「也許……」蕭丹點了點頭，說道：「也許人家是好意，不過是敬佩咱們的所行所爲。咱們倒休庸人自擾，被人家笑話。」

祇不過那公子再未出現，難免又令兩人好生失望，但更可見人家是好意，而非歹念。否則，這兩日中，兩人未與鏢車同行，鏢車早已出事了。豈會等到現在，鏢車仍然無恙。

又是一夜無話，又豈僅一夜無話，一直到了金陵，一路之上，都沒些風吹草動，兩人或前或後，暗中跟隨護送，祇不過那少年公子再沒現身。尤其蕭丹，好生失望。

齊女先一步渡過大江，回到金鳳鏢局，才知胡奇與金鳳仍未回返，爲要趕在春汛之前，把濬河築堤的河工完成，眞個是夙夜匪懈，甚至不再走鏢了，把鏢師夥計，除了留下一個鏢師留守之外，全派赴工地監工了。

齊女回到金鳳鏢局，竟連那留守的女鏢師亦認不出她來，不禁又想到那少年，那神龍見首的少年，不知怎會被他認出是女兒身不說，還對她的來歷，也淸淸楚楚。

名義上，齊女在走鏢時，雖是個趟子手，其實在鏢局中，可是一人之下，除了金鳳總鏢頭，就輪到她了。

她這裡才吩咐完畢，虎威鏢局的鏢車，也已到達了，那留守的鏢師，按照齊女的吩咐，把十個大木箱的金銀珠寶，照數收下，並不開啟查驗點收。那木箱上的封條完好，又一路跟隨護送，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虎威鏢局的總鏢頭亦交還了紫煙旗，自去落店，不在話下。待得虎威鏢局的人走了，蕭丹與齊女這才轉出來。

那鏢師好奇又疑惑，道：「你說，這十個大箱中的金銀珠寶，價值數百萬兩？」

齊女揚眉一笑，道：「好吧，讓你們開開眼界。」

當下吩咐都開啟了。那知不開尤可，那木箱一開啟，莫不失笑出聲。

那鏢師却愕然，道：「你這是爲何，幸是虎威鏢局的人走了，若知你託他們押運的是十箱石頭，必

以爲你是存心戲弄他們。」

齊女和蕭丹目瞪口呆，那還說得出話來，那十個大木箱中，可不是盡是石頭。偏是那箱蓋上的封條，却完好如故！

＊　＊　＊

「咦！快看，這是甚麼？」

一張字條，那最後開啟，也是一個比較小，但齊女却記得淸楚，是裝載最貴重珠寶的一個木箱中，石頭壓着一張字條，蕭丹倏地一伸手，從齊女手中奪過，看時，只見那字條上當眞是鐵畫銀鈎，筆走龍蛇，寫道：

不義之財，人人得而取之，雖然兩位捷足先得，奈何黃浪滔滔，百萬生靈日處危堤之下，淮海萬民已感德，何不共襄義擧，使黃河百萬黎民同沾大德。

那字條後竟有署名：封雷。

眞個是晴天霹靂，兩人驚得目瞪口呆。

「封……雷！」

齊女一拍桌子，道：「虎威鏢局的總鏢頭尚未去遠……」

但方一轉身，已被蕭丹揪住了，道：「咱們這個臉丟得還不大，你倒要去宣揚，我雖未走過鏢，但知行有行規，人家已交割淸楚，你當面不開箱查驗，不怕人家反咬你一口？」

齊女頹然坐下，蕭丹說的如何不是，再明白不過，鏢車必在北河店至德州之間那兩日中出了事，虎威鏢局天大的膽，也不敢押送自盜，好高明的手法，封皮完好如故，眞是神不知鬼不覺，把他們全瞞騙過了，手法乾淨俐落，必不是一夜之間所能做到的，甚至尚未到達北河店，已做手脚了。

蕭丹踱了幾步，霍地一轉身，哼了一聲，道：「再不會是別人……」

「那無處不在，我是說，德州之前，那無處不相遇的少年。」

蕭丹點了點頭，道：「爲今之計，你即刻吩咐下去，不許洩漏半句。」

其實金鳳鏢局能派出去的人，全派去河工上了，屋中只得一個老年的鏢頭，金鳳鏢局也就是由她留守打理一切，倒多半是有關河工的事務。她不待齊女開口，已點頭道：「放心，除了兩位，知道的也只有我了，此事不但關係虎威鏢局，明知是送來金鳳鏢局的鏢銀，若被劫奪，金鳳鏢局的威名自也掃地了，還有紫烟旗……」

那女老鏢師現今，豈有不知齊女才是紫烟蘿的，是以看了齊女一眼，不再往下說。

齊女心中一動，當眞，這女老鏢師走鏢多年，武雲孃初創金鳳鏢局，尚要倚重她的，可說是老江湖了，當下從蕭丹手中取過那字條來，遞給她，道：「正要請問，武林之中，名門望族，可有封姓人家？」

那女老鏢師皺了皺眉頭，搖頭道：「據你們說來，那是一個少年公子，我已多年不走鏢了，英雄出少年，如何識得，而且，也從未聽說過武林名門，有封姓的人家。只不過……那字條適才我已見到了，看來這少年公子，倒也是個有心人，有關黃河爲害，我見得多，也聽得多了……」

蕭丹哼了一聲，再多的金銀珠寶，也不放在她眼裡，只是明知她是情俠丹丘生，齊女是紫烟蘿，竟敢太歲頭上動土，不把她們放在心中，盜取去鏢銀，這個臉也丟得大了，這女老鏢師倒說少年是有心人，哼！教她如何不怒。

齊女搖手，道：「且聽她說下去。」

那女老鏢師對齊女道：「你雖然也走了兩年鏢，但西北荒寒，你從未走過，那知黃河百害，富者僅一個河套而已。河套以下，流經黃土高原，被那滔滔的河水冲刷，水亦爲之變黃，這便是黃河之名的由來，但過了潼關，折而東流過中土平原，水勢緩了。當眞是黃河之水天上來，洶湧澎湃，夾雜着大量泥沙，眞個是黃水滔滔，在潼關的風陵渡，與渭水滙合，陡然折而東流，流經平原，其勢反倒緩了，於是，河水夾雜的大量泥沙，漸漸沉澱淤積……」

那女老鏢師瞧了兩人一眼，方又說道：「你們不會身歷其境，將來你們去中原行走，必駭然怪異。」

「駭然？怪異？」蕭丹一揚眉兒，道：「你把咱們看得忒膽小？氣勢澎湃而已，有甚麼值得怪異的？」

「不然，」那女老鏢師道：「若然你們發現黃河滔滔流水，從你們的頭上流過，駭不駭然？怪不怪異？」

「怎會如此？」

「原因是千百年來，泥沙逐年沉澱淤積，河床日漸升高，以致每當汛期，經常泛濫成災，濬無可濬，只有築堤防汜。你們且想想，那泥沙逐年沉澱淤積，河床逐年增高，堤也越築越高，數千百年來，河床早已高於平地，而築堤的泥土，自是就近挖掘，堤下也逐年低下了，是以黃河的河床，如何不高於地平面，人在堤下，黃河之水，如何不在你頭頂流過。」

兩人都聰明人，聽這女老鏢師一解說，豈有不明白的，不用親臨境，已駭然了。

那女老鏢師又道：「你們可知

那百害的黃河，曾經改道麼？」

「當眞。」齊女道：「那蘇北的灌南與濱海之東，有廢黃河口，想必是了。」

女老鏢師道：「正是，那黃河原是流經蘇北，注入黃海的，便因黃河下流的水勢緩了，逐年沉澱淤積，河床日高，一遇洪汎，便氾濫成災，萬里黃河，築堤防災的，不過也僅人烟稠密之區，雖然如此，先朝曾成爲宋都的開封府，亦曾成爲澤國，被滔滔洪水淹沒，將來有朝你們前往開封，聽那耆宿話桑田，還可爲你們指証，那人烟稀少的地區，更不用說了，是以一旦氾濫，便不可收拾，終於改道北流，由山東，注入渤海，你們且想想，不用說改道了，便經氾濫，澤國千里，人畜廬舍，蕩然無存，若然年久再又改道，自是澤國萬里，簡直不敢想像了，是以，我說這少年可眞是個有心人。」

蕭丹早已揚了眉兒，道：「雖說如此，既然大義凜然，有這般壯志雄心，心在萬千黎民，爲何不告而取？何況他必也知道，財雖不義，我們可並非據爲己有，難道不也是心在黎民！」

那女老鏢師緩緩瞧了兩人一眼，又道，顯然對那少年肅然生敬：「據你們說來，那少年其實已知你們是誰，可知黃雀捕蟬，獵人在後，跟隨在你們身後，已有不少時候了，豈有不知淮河的河工已近完成了，有了你們先後送來的兩筆金銀，我已計算過了，加起來已不下百萬，再加各州府縣，樂得掠美，紛紛申報朝廷，撥有庫銀相助，那豪商巨富，亦多有自動捐輸的，是以河工得以順利進行，已不再需要這麼多款項了，若那字條上所說是眞，倒是大好之事，好一個共襄義舉。」

那蕭丹對這女老鏢師，其實心中已生敬，不料有此氣量，這才明白，武雲孃當年創辦金鳳鏢局，竟是一雷天下響，短短時日，已打出天下來，原來有這般有見識、有膽色、有氣量的女鏢師相助，不用說，拳脚及馬上功夫，亦極了得。

但她是蕭丹，蕭丹就是不服氣，道：「不告而取，說甚麼也是賊……」

齊女噗嗤一聲，說道：「不知你可是先告後取。師傅說得是，主要的倒是查明眞假，即是共襄義舉，爲何不明說，却要暗中做手脚？」

那女老鏢師竟然含笑點了點頭，說道：「若我猜得不錯，少年難免也氣盛，必是你二人的名頭大了，樹大招風，他有心和你們較量一下。」

蕭丹呸了一口，一瞪眼兒，道：「有心較量，那就該明刀明槍，鼠竊偷盜算甚麼本事！」

齊女道：「咱們且從長計議，爲今之計，且不宣揚，師傅說得是，此事不但關係虎威鏢局，亦關係金鳳鏢局的聲名威望。還有，紫烟旗還能再在江湖上飄揚麼？」

那女老鏢頭在鏢局之中，可說是德高望重，上下人等莫不以師傅相稱，便金鳳姑娘與齊女，亦以師傅相稱，已習以爲常，故仍以師傅相稱，只見她忽然面露肅容，瞟了蕭丹一眼，却對齊女說道：「當眞是英雄出少年，有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當年武雲孃與我，已算是出人頭地，在江湖上叱咤風雲，未逢敵手了，那知金鳳與你長大成人，可連我們這老一輩的，也自愧不如了，可知江湖之上，五湖四海之大，異能奇才之士之多，甚至無地無之……」

齊女抿嘴一笑，心想：無名山莊，你便不曾聽說過，更不知有無名谷了，她瞟了蕭丹一眼，道：「甚至眼前便有。」

那女老鏢師正色道：「這位姑娘我雖不知來歷，但已猜料到了，必是火焚衆香樓，大鬧揚州的丹秋生了。」

蕭丹眉頭兒又揚了，齊女搶着說道：「師傅，又豈僅揚州，大鬧鎮江與蘇州，有她，自然也有我。」

那女老鏢師顯然早已知道了，是以未見動容，反倒嚴肅了，道：「恕我倚老賣老，說句眞言，據我看來，你們所說的這少年，實是非常人，據我看來……」

蕭丹一挑眉兒，道：「非是不敢明刀明槍，明搶明奪不是，好極了，江湖之上，有這樣的人物，我豈能不會他一會？」

齊女忙笑道：「師傅放心，若他眞如字條上所說，是共襄義舉，雖然此事令我們面目無光，我們也不會與他爲敵的，且從長計較。」

那知一夜無話，蕭丹毫不動聲色，第二天，齋女一覺醒來，竟失了蕭丹的踪跡。

那金陵乃是蕭丹舊遊之地，名勝古蹟，只道她動了遊興，一早出去遊逛了，她豈不知蕭丹的性子是靜不下來的，是以尚不在意，那知道午後仍不見返來，出去尋遍了全城，那還有蕭丹的踪跡。

那女鏢師道：「不用尋了，這姑娘心高氣傲，必是尋訪失踪鏢銀去了。」

齊女這才對她說出蕭丹的來歷，連那女老鏢師也大吃一驚，道：「當眞是天下之大，何奇不有，看起來，我們可眞是井底之蛙了，眞個是道隱無名。」

齊女肅容道：「不瞞師傅，以

往我還不過是和她結伴闖蕩江湖！應該是半年前了，得她引進，不過在無名山莊中小住三個月，才知無名山莊的武學，實是博大淵深，高不可測，師傅必已聽說過鹿杖翁其人。」

老鏢師點點頭道：「確也聽銀鬚叟說過，武雲孃夫妻父女團聚，亦多虧他相助，是以聽他談及。」

齊女道：「那鹿杖翁非是本名，當年在江湖之上，不過是武功了得，較武林中人稍勝一籌而已，自進入無名山莊，眞個是脫胎換骨了，却反倒少在江湖行走。」

「這麼說，你也得益非淺？」

齊女點了點頭，道：「說來眞慚愧，當年我仍是旗女時，路經滄州，竟被她戲弄了，相較之下，竟相形見拙。」

當下才把與蕭丹相遇，結交的經過說了。

女老鏢師點了點頭，道：「這就不怪了，你竟離開金鳳鏢局，離開了多年相處、情同姊妹的金鳳。」

齊女道：「當年武雲孃創辦金鳳鏢局，乃是爲了尋訪銀鬚叟金豪的下落，金鳳以紫烟蘿現身江湖，乃是因爲武雲孃在江湖上結仇太多，志在消弭，後來，我作了旗女，不過是要尋訪出情俠希夷來，而今，要訪尋的人已找到了，夫妻已團聚，仇怨亦都消弭，有情人亦已成了眷屬，已不再需要我了。若有用我之處，我自會回到姑娘身邊。」

「你要走？」

齊女有樣學樣，自從與蕭丹爲伴之後，已不再携帶行李包袱，要用甚麼，隨時隨刻皆可購，倒也洒脫之極，說走，取過劍來就走。

齊女取劍在手，道：「此番回來，本是要見金鳳姑娘的，更要爲蕭丹引見，現在說不得，不能等候了，你說得是，蕭丹氣傲心高，江湖上又少了歷練，尤其是那少年，確是非常人，一旦被尋到……」

齊女搖了搖頭，已是皺緊了眉頭。

老女鏢師道：「若我猜得不錯，那蕭丹姑娘必照字條上所說，前往黃河尋找去了。」

齊女實是心急，立即別過，出了城，渡江北上。

＊　＊　＊

好大的風沙，颳得天昏地暗。

那女老鏢師和齊女猜得不錯，蕭丹果然向黃河追尋而去，但待得齊女出城追趕，蕭丹已一口氣奔出百里以外了，如何追趕得上，且不是北走齊魯，而是西北行，向河南方向奔去。

不過才兩日，已過了商丘，再往北，想奔黃河渡口，那料越走越荒涼，人烟稀少，黃土地，甚至連樹木也稀，雖有道路，却少見行人，放眼一片貧瘠荒涼，罕見人家。

到了第三日，更颳起風沙來。

北地多風沙，黃河之水天上來，這風沙正是來自黃河流經的黃土高原，甚至遠至數千里以外的燕京，亦常爲之天昏地暗，更何況這中原地了，道上行人，不得不以布巾掩着口鼻，冒風沙而行。

其實，這樣的日子，道上少有人的，除非有要事趕路。

無名山莊在太行山上，豈有不知的，心急趕路，那知上了路，風沙越來越大，後悔也來不及了。正想找個人家暫避，但正因地暗天昏，本來黃土地，極是荒寒，冒風沙行了數里，竟不見有人家。

正行間，雖然勁風灌耳，亦隱約聽得蹄聲得得。她也在風沙中趕路，自不以爲奇，蹄聲自身後來，她連頭也不回。

但不由一怔，那蹄聲入耳隱約，分明還在遠處，那知來得好快，瞬已清晰可聞了。

不由她不回頭一看，那知來得快極了，才閃身，一匹健驢，已擦身而過。

敢情馬上是個女子，雖然也以布巾幪了口鼻，亦可看得出，是個中年女子。

蕭丹可怔住了，那女子不過掃了她一眼而已，竟宛若電光一閃般。

但蕭丹定睛再看時，那中年女子已掉過頭，往前走了。

其實蕭丹並未與這女子的目光接觸，而是瞧那健驢，好一匹神駿的驢兒，正所謂南駝北馬，北人多以驢馬代步，蕭丹見識多了，但像這般神駿的驢兒，端的罕見，簡直就不曾見過，是以多瞧了兩眼，却是待見寒光一閃，才抬頭，但驢兒太快，已打身前過去了。

蹄聲得得，漸漸，其實極快，瞬已去得遠了。

蕭丹可怔住了，皆因這女子粗衣布裳，並無奇異之處，却不知適才那道寒光何來。

那知她才再又上路，只見風沙中漸漸隱約一人一驢，又復清晰可見了，隱約的得得蹄聲，也再又清晰可聞，那女子竟走了回頭，迎着她，却不像先前一般快了，蕭丹忙不迭又閃過路旁。

現在，四目相視了，蕭丹仔細打量這女子，這女子也目不轉睛在瞧她。

而且，竟在她面前停下來。

却是奇了，那不過是一雙平常女子的眼睛，何曾有寒光！

那女子，現在上上下下打量她，而且開口說話了，道：「小兄弟，這麼大的風沙，你怎麼獨個兒走路？」

那女子向四外望了一眼，又道：「看你錦衣繡服，不像貧苦人家，怎又沒代步，也沒跟隨的人？」

蕭丹釋然了，這女子雖然幪了口鼻，却也看得出，極是慈祥，而且語氣更柔和。

蕭丹說：「我……啊……」

那女子忙道：「你必不是近處人吧，快側過身去，怎可迎着風開口。」

蕭丹可不是才開口，就灌了滿嘴風沙，乾嘔了好一陣，才覺得好些了。

只聽那女子道：「別開口，你不是這近處的人，原來不知這風沙的厲害，快跟我來，稍後這風沙會更大了，前面數里地外，有落脚之處，這樣吧，你上驢兒來，我載你一程。」

那女子竟不由她說不，她不敢開口，只是搖了搖手，那知那女子一催驢兒，伸手已把她的手抓住了，只一帶，就把她提上驢背。

其實蕭丹聽說待會風沙會更大，心下慌了，借勢一跺脚，飄身落在那女子身後，是以也不以爲異，雖是個中年女子，但看粧扮，像是鄉農人家，力氣大些，又有何奇。

那女子不再說話了，一催驢兒，好駿的驢兒，本來迎面風沙就大，驢兒四蹄翻飛，行來平穩之極，而且快極了，更覺耳畔風生。

不過盞茶工夫，忽聽那女子道：「好了，下去吧。」

蕭丹從她背後探頭一瞧，果然風沙昏暗，道旁現出一排房舍，忙飄身下驢。

那知一回頭，那女子已在面前了，把驢牽去屋側的避風處，竟把韁繩向驢背上一拋，便向蕭丹招手，道：「隨我來。」

那女子轉到前門，推門而入，立即聽到一片喧嚷聲，原來是七個大漢，分據兩張桌子，正大碗酒、大塊肉，在猜拳行令，顯然也是和她們一樣受風沙阻途，在這裡避風沙的。

兩人進得店來，因是陡然間推門而入，那夥漢子竟鴉雀無聲，張着嘴，眼睛瞪大了。

但只是一瞬間，忽聽一人呵呵笑道：「妙哇，只道今日晦氣，只有風沙喝，那知風沙却送來一頭肥羊兒。」

跟着大夥兒轟然叫好，打起胡哨來，又聽一人也一聲呵呵，說道：「看來咱們這頓酒飯不僅有着落了，更有不少油水，來來，咱們且添些酒菜，且吃喝飽了再說。」

那女子已在就近門口的桌邊坐下了，蕭丹却怔了怔，東張西望，說：「他們說甚麼啊？肥羊，肥羊在那兒？」

隨已看得清楚，小小路邊的茅草店，竟還有三張桌子，那店門一關，店中便暗了下來，店堂的一邊，便是廚灶，火正燒得旺，是以雖然大門關上了，也還光亮。

只剩下了一張桌子，不由她不坐在那女子身邊，只見她解下包頭的布巾來，清癯的臉兒，繃得緊緊，徐娘雖半老，却風韻猶存，可見她年輕時候，必還是個美人兒，一面抖落布巾上的黃沙，冷冷地，說道：「要吃喝，吩咐店家，少說話。」

蕭丹心下奇怪，先前在風沙中，那麼慈祥，怎麼與此刻判若兩人了？

本是陌路相逢，是以也不在意，適才路上，若不是人家指引，而且載她同行，從來沒經歷過那麼大的狂風沙，若然迷了路，在晴朗天氣，放眼也不見人家，別說城鎮了，便數十里亦不見店鋪的地方，若然迷了路，那還了得。

便不是救了她的命，却也好心好意幫助了她。

蕭丹招手喚夥計，連喚了幾聲，才見灶下鑽出一個蓬頭灰臉的人來。

荒凉地區，路邊的茅草小店，簡陋之極，店家夥計，加起來就是一人，灶下燒的，不是木柴，連樹木也罕見的地方，那會有木柴，燒的不過是蘆葦枯草。火燒得旺，灶下就離不開人，不怪沒出來招呼了。

蕭丹向那七個漢子的兩張桌上望了一眼，用手一指，說道：「好酒好菜，祇管取來。」

她已在江湖上闖蕩了兩年，但行走時，皆是通都大邑，繁華的地區，如今她竟也像在那酒樓飯店中一般，一拍桌子，呼叫好酒好菜，只管取來。

那人在灶下久了，如何不土臉灰頭，搖搖頭，道：「饅頭倒是有的，若眞要時，鹹菜倒還有一碟。」

蕭丹可瞪了一眼，再又用手一指，道：「絕不少了你的銀子。」

啪的一聲響，從懷中取出一包金銀來，金子是黃的，銀子是白的，火光之下，眞個是閃閃生金光，那本又猜拳喧嚷的漢子，登時張大的嘴，合不攏，也發不出聲來，眼睛也瞪大了。

却是身邊那半老的徐娘，臉兒繃得更緊，蹙了眉兒，反倒是一眼也不瞧。

那店家夥計像……怎麼像是嘆了口氣，即使土臉灰頭，也看得出緊皺了一下眉頭，冷冷地，說道：「這位小哥，這年頭，我還有饅頭賣給客人充飢，也有燒得滾的白水，已不容易了，那還有酒菜……小哥，你別瞪眼，人家桌上的酒菜，是自家携來的，我不過代燒火煮熟。」

驀聽那桌子一個漢子呵呵笑道：「這可眞是有緣了，人家要出遠門，走長路，不酒醉飯飽怎行，來來，店家，咱們獵來的這頭山猪，那吃得許多，還有剩在這裡，你取些給這頭肥羊兒。」

肥羊兒？蕭丹一怔，又是肥羊兒，心想：也許這是習慣風俗吧，稱人作肥羊，反倒衝着那漢子一笑，說道：「如此，多謝！」

那店家夥計去取過來大碗山猪肉，再又去取來兩個大饅頭，兩雙筷子，却是一個漢子送了一碗酒來，說道：「沒多餘的碗，兩位將就着吃吧。」

那送過酒來的漢子，不瞧蕭丹，却盯着桌上大包金銀。

蕭丹那會在意，說：「多謝了。」

那漢子才轉身，蕭丹口渴得緊，有水酒也是好的，那知才伸手去拿，却被那女子倏地一伸手，按住了，道：「年紀輕輕怎麼也好酒貪杯，何況是出門在外！」

竟老實不客氣，取了去，骨嘟骨嘟，把那麼大一碗酒，喝得乾淨。

蕭丹嘻嘻笑道：「媽媽好酒量。」

論年紀，如何作不得她的媽媽，何況雖然這女子的臉兒始終繃得緊緊的，但蕭丹感覺的是：慈祥又親切。那是眞的，不知怎麼，她竟想到她的娘，那無名谷中的羅刹夫人。

何況，蕭丹非但不蠢，而且聰明之極，正因聰明，是以毫不動聲色，雖然她不知肥羊是甚麼，但一瞧這夥子的眼神語氣，便知是黑道中人了。

豈有不猜疑酒非好酒，其中有古怪的，但措手不及，被這女子奪去飲了，而且飲得乾乾淨淨，一時間，倒怔愣住了，却又不便言語。

那知這女子竟安然無恙，說道：「小哥，這山猪雖少了佐料，却也難爲這店家了，竟然也鮮美。」

蕭丹一掀眉兒，道：「豈不聞飢不擇食。」

舉箸就吃，不禁想起齊女在揚州城外的烤野兎來，不禁笑了。停下箸來，說：「媽媽，妳笑什麼？」

可不是那女子正瞧着她，臉上露出笑意來，也更見慈祥，也更令她更覺親切了。也許，在狂風沙中，把她帶到這店裡來，可眞好心腸，如何不令她感到親切，而且，這女子臉上不繃得緊了，笑起來，不但眞美，而且更見慈祥了，也許她從小就沒娘吧，不由就想到娘。

自然而然，也就想到她娘羅刹夫人來。

「你不也笑啦。」那女子說：「你笑起來，還是眞……」

「眞甚麼？」

「嫵媚。」那女子忍不住，不僅是笑意，而且笑出聲來了，說道：「可更像個姑娘了。」

蕭丹差點嚇了一跳，只道無意中，顯露出眞面目來，這女子的一雙眼睛，異常澄澈，可見銳利，忙不迭低下頭來。

這樣年紀，目光銳利的女子，必然也心細的，若然心中生疑，再發現她沒有喉結，可就瞞不過她了。

幸是那女子已改變了話題，又道：「你說得不錯，飢不擇食。你錦衣繡服，是個公子哥兒，自慣了玉食珍饈，若不是餓，豈會吃得津津有味。」

蕭丹感覺得到，這女子在打量她，那敢抬起頭來。

只聽那女子又開口了，說道：「我且問你，你要去何處？怎會獨個在道上行走，尤其是這樣大的狂風沙，怎麼沒跟隨的人，也沒代步？」

桌上仍放着一包金銀，金光閃閃，便是十匹駿馬也可買得到。那女子瞟了桌上的金銀一眼，旁邊的七個大漢分明虎視眈眈，不懷好意，她竟也不命蕭丹收起來，任由那包打開的金銀放在桌上。

却是那七個漢子竟不再猜拳行令了，蕭丹那把這些漢子放在心上，也許早就瞧出這七個漢子來路不對勁，也許壓根兒就是故意亮出那大包金銀來。

嘿嘿，再多幾個漢子，又那會放在她心上。自進得屋來，就視若不見，聽若不聞。

蕭丹把領口兒聳得高了些，嘻嘻笑，把嗓門兒更粗了些，只不過再粗些也是脆脆的。說道：「好教媽媽得知，那書上說：黃河之水天上來，我已不信了，近又聽得人言，說黃河流經中土，簡直是頭上流，我不信，故爾……」

「少見多怪，故爾溜出來瞧瞧。」

「是飽眼福，賞奇景。」

那女子嘆了口氣道：「你們這些富貴人家，錦衣玉食，只識遊山玩水，賞風弄月，那知黃河百害，一旦氾濫成災，人畜、廬舍，甚至城墟，皆蕩然無存，數千年來，已不知多少千萬黎民，作了波臣，即使洪水退去，必也赤地千里。」

那女子向門外一指，又道：「這狂風沙何來？今日你已目睹了，可不就是赤地千里，豈僅少見樹木，連草也不生。」

「莫非，這就是黃河氾濫造成？」

那女子又嘆了一聲，點了點頭

，道：「已是數年前的事了，你不見連泥土亦被沖刷流失了麼？那草若然有根，正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唯有泥土連根也沖刷去了，這才赤地千里，尤其是這平陽之地。」

蕭丹心想：這麼說，那少年所說，是眞的，也眞是個有心人了。

那女子又道：「這也不錯，看來你自幼玉食錦衣，今日教你嘗試這艱辛貧苦，快把這饅頭吃了，聽風聲，狂風沙已減弱了，天色也不早，要到有鎭甸之處，還有數十里路得走。」

蕭丹那能下嚥，那粗麵饅頭，又黑又硬。道：「我已飽了，如此，媽媽，我們這就上路。」

「你還沒告訴我，你要去何處？」

蕭丹收起桌上的金銀，揣在懷中，道：「我原無一定去處，有勞媽媽帶路。」

那女子飛快瞟了那幾個漢子一眼，分明嘆了口氣，若是蕭丹不瞧着她，幾乎發覺不出。

只見那女子稍一遲疑，才道：「好吧，我且送你一程。」

丟了一塊銀星兒在桌上，就起身出了門。蕭丹忙跟隨出來，那女子從屋側牽出驢兒來，錯眼間，只不過眨眼工夫，那女子已在驢背上了，快得連蕭丹也是一怔，這是甚麼身法？

那女子道：「上來吧，看你身嬌肉貴，必不曾行走長路，再說，我也沒工夫等你。」

蕭丹忙道：「不用了，媽媽，我慣於步行，再說，媽媽，妳這驢兒雖神駿，兩人共騎，我可不忍心。」

那女子道：「看不出，你倒好心腸，連驢兒也愛惜起來，確也難得，別……」

那女子掃了一眼，才又正色說道：「看來你還有點聰明，不像是不懂事的娃娃，八成兒你自以爲會了點功夫吧，說甚麼你也是個……」

好一雙銳利的眼睛，竟瞧出她有一身功夫，那無名山莊的功夫，屬於內家，越是功夫到家，越是難以看出。那麼，這女子也深藏不露，必也武功了得了。

蕭丹綻顏一笑，道：「媽媽，既然被妳看出來了，不敢相瞞，這也就是我不用代步之故。」

那女子也笑了，不過輕輕哼了一聲，道：「只不過……不過……說甚麼你也是個……我是說……像個大姑娘。」

那女子又望了店門一眼，才又說道：「好吧，若不是你討人歡喜，你這嘴兒又甜，我才沒工夫理你哩，只不過，小心了。」

兜轉驢兒，立即上了路。蕭丹如何會聽不出來，這女子所說的小心，自是指那店中的七個漢子，不由心下暗笑。

那麼，彼此彼此，她也沒看錯，這女子亦有一身功夫，嘿，別的也還罷了，好駿的驢兒，少說也值得數百金，幸是那七個漢子沒見到，否則，必不會放過她，强煞她也只得單人獨步，眞不信她會是那七個彪形大漢的對手，看來那七個漢子，手底下都有些功夫。

那女子帶轉驢兒，已跑下去了，還眞快，眨眨眼，已出去了數十丈。

有意，却又似無意，蕭丹起步慢了，她不信憑她的輕身功夫，竟會連一匹驢兒也追不上，即使奔馬，她也不會放在眼裡。

她愣了愣，是因爲那女子又說她像個大姑娘，她行走江湖之上，兩年來，即使親近的如齊女、如倩倩，初時也不會認出她來，難道已被她識破了？

蕭丹却也不敢怠慢，因爲眨眨眼工夫，那驢兒已去得遠了。會不會，這女子有心要試她的功夫？

忙追了下去，那狂風沙已不狂了，但偶然一陣風勁些，也颳起塵土來，她明白了，先前之所以天昏地暗，不但狂風颳來黃土高原的黃土，也把地上的黃塵，颳了起來，難怪她從未見過這樣大的狂風沙了。

經那女子一說，她這才注意了，不怪土地這麼貧瘠了，若非洪水沖刷去了一層泥土，再經長年累月風颳，地面上豈會多見亂石嶙峋，便是沙，也只見沙粒。

其實，平陽一片，難見地面起伏而已，連山丘也罕見，只不過那風雖減弱了，但風仍未息，才一陣工夫，身上衣衫，又已沾滿了一層塵土。遠望，雖地不暗，天不昏，却亦一片矇矓。

咦！那驢兒竟是出奇的快，竟已去得無踪無影。

眞不信，憑她的脚程，會追不上驢兒，好在遠望亦不見人影，忙把輕身功夫施展開來，脚不沾塵，追了下去。

那麼，她猜對了，那女子實在有心試她的功夫，嘿，心高氣傲的蕭丹，怎會服氣。

好在路只有一條，只不過少人行走，要仔細辨認，黃土沙石的地上，也才能看出有路的痕跡。而且，認定西北方，不會把路走岔了。

那知追趕了約有一個時辰，竟連蹄聲也聽不到，陰雲密佈的天氣，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那知才奇怪竟連蹄聲亦不聞，竟有了蹄聲，蕭丹心下才乍喜，以爲已追近了，那知蹄聲竟是從身後

傳來，而且，分明不是一騎，她停下步來，才那麼一凝神，不禁心中一動，蹄聲急密，如驟雨，分明有無數騎。

慚愧，她不曾追上驢兒，倒被後來的人追上了。

且慢，後來的人，無數騎，這一日來，除了那中年女子，簡直就沒遇到一個行人，若有，便只有那店中的七個漢子了。

莫非，分明是黑道上人的那七個漢子追上來。

心中一動，蕭丹的眉兒可又揚了起來，脚下不加勁，反倒放慢了。

但見黃塵滾滾，來得很快，甚至從那滾滾黃塵中，亦已可辨得出來了，可不眞是那七個漢子。

正因她放慢了脚步，那七匹高頭大馬，已來如狂風驟雨。

嘿！她在江湖上闖蕩了兩年有多，江湖上的人物，已會過不少了，可還沒遇到過翦徑的賊，不料今兒遇上了，妙極。

那知七匹高頭大馬從後掩至，轟然打她身旁過去了，只有那最後一騎，在馳過了她身旁之後，才忽然兜轉馬頭。

那知道馬上的漢子只是一聲呵呵，繞着她兜了個圈兒，說道：「小哥兒，不料你脚下還眞快，咱們前頭見，不見不散。」

又一聲長笑，便又追趕前面那衆騎去了。

分明是追趕她前來，怎又不出手？爲什麼前頭見？

蕭丹目望那七匹馬去得遠了，也才發現，敢情前頭已可見到山影，近處甚至路邊，已有了樹木，草已萋萋。

蕭丹的眉兒又揚了，好哇，不見不散，那麼，這般人可也不蠢，竟也看出她身有功夫，否則，脚下就不會這麼快。她雖沒遇到這翦徑的賊，却聽齊女說過，黑道上的賊爲什麼稱綠林，因爲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所以劫掠客商，甚至孤單一人，必在綠林中才動手。

她那把這幾個漢子放在心上，只不過人家的人多，又在馬上，以寡敵衆，對敵起來，倒不易得心應手，妙極，綠林之中，她倒更易施展手脚，前頭見，必是指前面的山林了。

却是那中年女子去得無影無踪，倒令她有些失望，也許是追趕不上人家，她氣傲心高，有些不服氣吧。同時心下也難免生愧，才知任她身輕，能快如飛鳥，長途奔馳，仍不及四隻脚的畜牲。她非但追不上驢兒，倒被後來漢子追過她。

却也難免心中有些不服氣，眼看前面塵頭大起，那七匹奔馬仍然在望，忙吸了一口氣，跺脚追了下去。

隱約的山影，現在清晰可見，甚至可見樹木，只不過陰雲更濃密了，已該是近黃昏時候，那天色也更暗了些。同時，前面已不見塵頭，那七個漢子，顯然已入林去了。

她已奔馳了約兩個時辰，且慢，强煞她也是憑兩條腿走路，難免有些氣喘，何況明知那七個漢子必已等候在林中，若不緩過氣來，人家人多，又是以逸待勞。

放慢了脚步，那知已進入林中，也許已近傍晚吧，那風也勁了些，草木蕭蕭，林中也更暗了些，却不見那七個漢子踪影。

不，若她放慢了脚步，豈不露出怯來，她心中不怯，倒像是露出怯來。

眞不是如臨大敵，嘿，不過是七個小毛賊，她蕭丹豈會如臨大敵，不覺挺高了胸脯兒，眼角兒觀四面，耳聽八方。

那知，啊呀！脚下一絆，正因她揚着頭兒挺着胸，竟沒留心脚下，不僅是一絆，而且脚下像是被甚麼纏住了，再加她行走得快，竟一頭栽倒了。

但蕭丹是何等身手，心知受了暗算，她是可以騰身的，但暗算的人，必也防到她有此一着，若然突施襲擊，豈不着了道兒。

心念一動，不騰身，反而倒地，只一翻滾，已在丈外了，這才躍起身來，可不是瞧見了，樹後有人！

蕭丹大怒，身在空中，只一施身，霍地一掌，向那人拍去，一脚點地的同一瞬間，另一脚也掃出了，眞個快逾電光石火！

那知那人連哼也沒哼一聲，分明被她拍中，脚也掃中了，只見身子揚了揚，却沒後倒，反而向前仆去。

蕭丹早已滑過一邊，不也怔住了！

因爲那漢子非但無聲，而且仆倒後，兩手仍在前，竟毫不動彈。

忙仔細看時，才發現那人手中握着繩子，說時遲，忽聽嘩啦一聲響，路那面樹後，亦倒下一人，把兩株細小的樹壓斷了，蕭丹已旋身滑到路邊，那知已看得明白，那倒下的人也和樹後這人一般，僵硬如故，手中却握住繩子的另一頭！

登時明白了，原來這兩人早已在她入林之前，被人點了穴道。

如何還不明白，敢情兩人躲在樹後，用絆馬繩暗算她，却不料驟然被人點了穴道，動彈不得，也開口不得，繩子却仍握在兩人手中如故。

慚愧，暗算她的人，已動彈不得，她却仍着了道兒，這是甚麼

人？

不，這不是齊女趕來，點穴這人分明內家功夫已造極登峯，否則這兩個賊子不會毫不動彈，絆馬繩仍能離開地面，而又隱在草叢中，齊女那有這樣本領。

不敢怠慢，旋乾轉坤；繞着道路兩旁的樹木轉了轉，駭然發現，另有五個漢子手握兵刃，亦僵硬如故，或蹲或倚，隱藏在幾株大樹後。蕭丹只一揚，便紛紛倒下，也和握着繩索的兩個漢子一樣，倒地仍緊握着兵刃！

便蕭丹也不禁駭然了，好高明的點穴手法，自信便她也也望塵莫及。七個漢子被人家點了穴道，分明全在不知不覺之間，顯然連人家的人影也沒瞄見，從這七個漢子臉上的表情便可看出，絲毫不見驚疑恐懼。

這這……這會是誰？

她雖未會追及奔馬，但相距不遠，前後脚入林，相距也不過盞茶工夫，而且這七個漢子必是見到她入了林，這才掩藏做手脚，那麼，可見只是一瞬間。

一瞬之間，同時點了七個惡漢子的穴道！

不由蕭丹心中一凜，這豈不是那仍然清秀，慈祥和藹的中年女子？

咯嗒！咯嗒！

蹄聲，而且蹄聲雜沓，分明不是一騎，蕭丹正心中一凜的瞬間，不自覺一閃身，本能地隱在樹後。

只見林中那小路上，林木掩映中，走來了一人，牽着兩騎。

不，是一驢一馬，正是那中年女子。

那馬鞍蹬鮮明，分明是七個漢子騎來的，竟也是一匹駿馬。

蕭丹再不懷疑，便是這女子制服了那七個漢子，必也在同一瞬間，點了七個漢子的穴道，自也是哼也不曾哼得一聲，便已被制服了。

那女子走近了，道：「出來吧，這馬還是眞不錯，不怪關中七虎遠來盜取了，倒也走得長途。」

蕭丹心中一凜，連向她藏身之處也沒瞧一眼，竟像早已知道她隱身在樹後，那樹甚大，蕭丹身形小巧，樹下又雜草叢生，若然不動彈，即使到了樹前，亦不能發現她的。

而這女子！竟然……像是……早已知她藏身在樹後！何況分明眼見她從遠處走來，而且先聞蹄聲，後才見人，可就更令她驚駭了！

有生以來，天不怕，地不怕的蕭丹，竟也會驚駭，當然，不是怕，爲什麼怕一個對她慈祥和藹，而且暗中相助她的女子。

雖然如此，好不尷尬，訕訕地，從樹後轉了出來，那女子把韁繩向她一抛，說道：「上馬啦，今兒還有一程得趕。」

蕭丹接過韁繩，怔道：「你不是說：數十里外便有鎮甸？」

那女子向林外一指，道：「便在林外，但去不得了，你可知這七個漢子是誰？」

「關中七虎。」

那女子點頭道：「你倒也精靈，別瞧他們武功平常，但手下嘍囉衆多，更有河洛三劍俠替他們接應，就在那鎮上，我不是怕他們人多，不過看在河洛三劍俠乃是俠義中人，這番又是義擧，是以手下留情，這七人一個時辰之後便沒事了，我不便露面，故以繞道而行，天色不早，快上馬吧。」

「咱們……那去啊？」

錯眼間，竟不知那女子是怎麼上驢的，人在面前，相距不到一丈，簡直一眨眼，那女子已在驢背上了。這已非第一次了，蕭丹已是見多不以爲奇。

明知已瞞不過人家，便也不掩藏了，飄身上了馬，也許有意又似無意，連脚也不點地，便飄然而上。

那女子抿着嘴兒一笑，點了點頭，道：「難得，看來，你比我想像中更高明，那麼，我猜對了，走吧。」

「媽媽，但你還未告訴我。」蕭丹一抖韁繩，忙跟了上去，道：「咱們去那啊？」

那女子頭也不回，說道：「你們這些年輕人，讀過點兒書，不免就少年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詞强說愁。那詩人李白歌讚黃河之水天上來，當眞宏偉壯闊，却不見正因那黃河之水天上來，那正是黃河百害之根源，導致氾濫成災，澤國千里，城鎮村墟蕩然無存，萬萬千千的黎民作了波臣。小哥，你聽說河床高於平地，黃河水頂上流，以爲奇景，不是要去觀賞麼？難得同道，我帶你去。」

說着，一催驢兒，只見四蹄翻飛，蕭丹知道驢兒神駿，那敢怠慢，忙也催馬跟隨，當眞也是一匹好馬。

蕭丹才不去理會甚麼關中七虎，河洛三劍俠，她豈僅不躭心，不怕，甚至不必問去何處，對這中年女子越來越敬佩，巴不得同行，道：「媽媽，尚未請教媽媽貴姓。」

「我姓封，」那中年女子道：「人家稱我封十三娘。」

蕭丹心中一動，幸是這封十三娘未回頭，否則必會奇怪她的一雙眼兒瞪得大又圓，本已聽她說黃河，已不禁聯想起那珠寶箱中的字條來，再聽說她名封十三娘，也姓封，怎會不想到封雷，那字條上的署名來！

這封姓的人已是少有了，竟然也同姓不說，而且，一樣武功神化莫測，簡直莫測高深。

她倒是眞想一睹驚奇駭怪的黃河景象，但此來主要的目的，可是尋訪追查那盜鏢銀的……說甚麼也是賊。

心中一動，而且還有些兒驚駭：封十三娘，也姓封，同是姓封！同樣武功神奇，高不可測。

心中同時也是一喜，本來人海茫茫，五湖四海何其大，本無踪跡可尋的，不料得來全不費功夫。

那會有這麼巧合的，一定，封雷必與這封十三娘大有淵源。

不自覺一夾馬腹，跟得近了些，緊緊跟隨。也不自覺回想起那少年。

本是心中一動，更喜，揚了眉兒，現在却蹙起來了，那少年，自從打京中南下，不久就與那少年相遇了，但除了清秀外，竟然沒有印象，因爲那少年衣着不僅樸素，而且寒酸，而且還有些兒靦覥。

十載寒窗的窮酸秀才，來自四面八方，迢迢千里，漏夜趕科場，京道上本是常見，多見的，是故不以爲異，雖然無處不相遇，但當日她和齊女南下，本就是一路等待，等待虎威鏢局的鏢車，緩緩而行，只道是巧合而已。

她和齊女錦衣繡服，人家莫不爲之側目，那又何奇，現在回想起來，才發覺那少年是有意避開……尤其是她的目光，但又分明時刻在注意她們的一擧一動。

眞可惜，印象便這麼多了，找不出那少年與這封十三娘相似之處來。

啊喲！她一個勁兒想，竟沒發覺封十三娘任由驢兒走下去，側了身兒，在盯着瞧。

那罕見，難得一見的笑意，又浮現在她唇邊。蕭丹不禁臉上一紅，那笑意，分明有深意，端的是爲何？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感覺，竟有些兒心慌，因爲這封十三娘那欲言又止的話，已在耳邊响起來：說甚麼你也是個……

是個甚麼？欲言又止，笑意也就在她唇邊出現，現在，又是同樣的笑意。

蕭丹心下如何不着慌，這封十三娘本就是非常人，莫非，已瞧出她女扮男裝？逃不過她的一雙銳利之極的眼睛。

封十三娘轉過頭去了，近晚風更勁了，但雖然勁風灌耳，蕭丹分明聽得，她笑出聲來。

「你也……太淘氣了。」

「媽媽，」蕭丹心頭一緊，說：「你說甚麼？」

「你雖不說。」封十三娘道：「我也知你是誰了，好，好好。」

「你！」蕭丹大吃一驚，道：「媽媽，你知道……我是……」

「差點兒被你瞞過了，你必就是江湖上傳聞的情俠丹丘生，那麼，你姓蕭，單名兒一個丹字，我沒猜錯吧。」

了不得，情俠丹丘生，見過她的眞面目的人，更多了，更傳揚開去，這封十三娘連關中七虎，河洛三劍俠也知道，可知亦時在江湖行走，亦聽到了傳聞，說甚麼今日有意無意間，亦已露了些身手，被封十三娘這一雙銳利的眼睛看出，猜到她是誰，那也不奇，了不得，竟知她姓蕭，竟然連她名蕭丹也知道，那麼……

她的臉必是紅極了，因爲更熱了，那麼，知道她是蕭丹，當然也知道她是女兒身！

「那麼，你默認了。」

人家既然知道得這麼清楚，她還敢不承認麼？更何況人家好心好意，在對她尚一無所知之前，便已助她脫出狂風沙來，而且，她又是這麼慈祥又和藹，令她感到如此親切，道：「媽媽，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且慢。」封十三娘道：「到了，這是藍封，今晚就在這裡住，你要看的黃河，只得半日路程了，明日你即可見到。」

（未完・二）

上文提要：方振遠、孟小月、小高避過江湖黑白兩道的追踪，三人決議南下洞庭，誘走他們北上泰山滙聚，三人喬裝商旅趕向三湘，雖然避過衆多高手的耳目，但仍然受到江湖有名的神眼龍彪的懷疑，打量着三人的身形和馬匹，盤查去向，去了又來，三人懷疑他是韓七絕派來搜索的，三人商議對策，如何應付他再轉回來，此時很多快馬在大道奔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文・臥龍生　圖・可飛

劍嘯江湖

避過龍彪盤問　闖進墓園投宿

手。

小月沒答話，疾快地舉起了左

一隻纖巧的手，幸好她改扮時十分精細，手上也塗了很多藥物。

她纖巧的手，配合她瘦小的體型，除非是早已懷疑，也很難肯定她是女人改扮的。

龍彪用馬鞭在她左手小指用力一按，孟小月乘勢左手向下一沉，裝出一副弱不勝力的樣子。

「龍大爺要看什麼？」

小高突然動了童心，想逗逗龍彪，當然最重要的是不讓孟小月開口。

「有一個左手斷了半截小指的人，如果你們能告訴我他的去向，你們可以得到五十兩銀子的獎賞。」

「沒有……」小高搖搖頭，道：「我們從沒有注意別人，只求自己平安就好。」

龍彪點點頭，道：「給他們十兩銀子。」帶馬頭，向前奔去。

三個藍衣人緊隨而去，走最後的一個丟下一塊十兩重的銀子，絕塵而去。

孟小月吁一口氣，道：「姓龍的再來找麻煩，我非得宰了他不可。」

小高道：「剛才，我幾乎要忍不住了。但想一想，這也是一樁很好玩的事情，他雖然對咱們很懷疑，却又苦於無法找出毛病。」

方振遠道：「我看咱們南下的行踪，已經被洩露了出去，再走官道，只怕不太妥當，如果形意門對咱們動了懷疑，搜查的手段只怕會更嚴厲了。」

小高道：「怎麼？難道龍彪還算一個好人不成？」

「龍彪不是好人……」方振遠道：「但他對自己的追踪之術十分自信，一旦查不出什麼毛病，便拿些銀子出來，表示對自己作一點懲罰。」

這時，正行到一處岔道所在，一條小徑，轉向正面行去。

方振遠一帶馬韁，轉向小路。

孟小月和小高也只好緊跟在他身後行去。

這條小徑寬不過三尺，路的中間還長了不少野草。

孟小月突然一勒馬韁，低聲道：「這條路有點不對。」

小高四顧了一眼，只見左右麥田葱綠，前面有一片濃密的樹林，離官道已經有三四里遠，看不出任何異樣之處。

他不禁一皺眉頭，道：「哪裏不對？」

孟小月道：「這條行人不多，証明了這條路不是一條可以通行的路。」

「它只是一條小徑，」小高道：

「自然走的人不多。但既然有一條路，一定是人走出來的。」

這時，官道煙塵大起，綿連數里，似是正有不少快馬在大道上奔行。

方振遠道：「看來，咱們這個選擇相當的正確，大概進入山區的武林同道，都聽到了咱們南下的消息，所以大批的人手，追了下來。」

小高道：「看來，這江湖之上，當眞是有很多奇才異能的人，他們的追踪本領實在教人佩服。咱們的設計可說是很完美了，但仍然被他們猜測到咱們預定的逃走方向。」

蛇娘子道：「如不是蠍子、蜈蚣這兩個笨蛋，他們絕對想不到咱們的行踪。」

小高道：「怎麼？蠍子、蜈蚣也很擅長追踪之術嗎？」

孟小月點點頭，欲言又止。

「幸好咱們轉上了這條小徑，此去何處，連咱們自己都不清楚。他們是絕對猜不到的了……」方振遠低聲說道：「我看，咱們應該走快一點，先躲入樹林中。神眼龍彪目力奇佳，一旦被他瞧出了咱們的行踪，必會再追過來的。」

三人緊趕了一陣，進入了林中，翻身下馬。

林區不大，但都是四五丈高的古栢，只看那高大的樹身，這片林木，至少有三百年以上的樹齡。

小高回顧了一眼，道：「這好像是一座墓園？」

「不錯……」孟小月道：「而且還是一座古墓，大宋年間的墓園，距今該有三四百年了。」

三人注視着這座墓園。

小高道：「這座墓園看來很有氣派，死的定然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孟小月道：「不但有錢，而且有勢，說不定還是宋代的一個大官呢。只可惜，這石碑上的刻字，因年久風雨侵蝕，已經斑駁不全，除了大宋年間幾個字，其他的都已經看不清楚了……」

「唉！」小高無限感慨地道：「不論財富如何的雄厚，也無法逃避死亡……」

只聽方振遠說道：「這地方不乾淨啊！」

兩人轉頭看去，只見方振遠正站在一株古栢之前，上面掛了一塊木牌。

近前看去，只見上面寫着：古墓久遠，靈異忽生，過往行旅，不宜在此停息，以免遭遇兇險。

小高奇道：「這告示是什麼意思？」

孟小月道：「什麼意思？鬧鬼呀！難怪一進這片栢樹林中，就有着陰森森的感覺，原來這裏眞會鬧鬼？」

方振遠道：「你們兩個怕不怕鬼？」

孟小月微微一呆，道：「方兄，是不是眞的有鬼呀？」

方振遠道：「世人傳說紛紜，但是方某人却沒有遇上過。兩位如果不怕，這地方倒不失爲一個暫時棲息之所。」

「什麼？住在這裏……」孟小月急急地說：「這裏沒有房舍，難道咱們睡在草地上不成？」

「那裏有……」方振遠揚手指向古栢處。

孟小月順着他手所指的方向看去，果見瓦舍一角，隱現林木空隙之中。

孟小月心裏實在很怕，但見方振遠和小高都不放在心上，只好壯起膽子，一語不發，跟在兩人身後行去。

三人踏着及膝的荒草，深入十餘丈處，果見有一處瓦舍，青磚牆壁，木門緊閉，看樣子房子的大小，似有三間。

方振遠道：「這座房子還很完整，不像是幾百年前蓋的。縱然是同一年代所建，這中間也不知經過多少次的修整了。」

那座高大的古墓，就在瓦舍旁邊五丈左右處，當然建築得十分宏偉，但已年久失修，觸目處一片破敗。

墳前的青石供台，已殘缺不全，兩旁的翁仲石馬，也都已斷腿缺臂的。

高聳古栢的茂密枝葉，相互銜接，遮住了大部份的天光，雖然在艷陽高照的天氣下，這裏面却蒙上了一層陰森的灰暗。

看看那殘破的翁仲石馬，孟小月心中的寒意更濃，不自覺地向小高的身上靠去。

方振遠倒是膽氣豪壯，伸手推向緊閉的大門，呀然一聲，木門應手而開，緩步行了進去。

小高把三匹劣馬拴在一株古樹上，也舉步行入室中。

孟小月緊隨小高身後，寸步不離。

三間瓦舍，分成內外兩間，竟然是桌椅齊備，床褥俱全，後面還有一間小厨房，炊具齊備。一個木桶內，還有很多存糧。

看完了室中設置，方振遠突然嘆息一聲，道：「看來，這裏有人居住。」

孟小月久走江湖，看完室中情形，也不禁膽氣一壯，道：「室中不見積塵，難道鬼會打掃不成？」

方振遠道：「門未加鎖，灶上還有餘燼，看來此地的主人，離此

不久。」

小高道：「既是有人住此，爲什麼要寫下那一塊告示嚇人？」

方振遠道：「大概是此地主人愛靜吧，不喜歡有人打擾，所以才……」

「但仍然被你們闖進來了。」

轉頭看去，但見一個身穿黑衣的駝背老人，當門而立。

他來得無聲無息，以三人耳目的靈敏，竟然未聽到任何一點聲息。

孟小月心頭一震，忖道：「這駝子長得好難看呀！」

只見他一對陰陽眼，兩條倒垂八字眉，朝天鼻，却又生了一張大闊嘴，幾乎咧到耳根下面，露出了兩個突出唇外的大板牙。

但皮膚又非常白，大約是長久不見陽光之故，白得透青，不見一點血色。

這個人雖然是人，但却一點也不像人的樣子。

方振遠輕輕咳了一聲，道：「閣下是這裏的主人？」

「不是……」駝背人冷然一笑，道：「主人不在，老夫只是看守瓦舍的僕人。」

方振遠道：「咱們想和老丈談……」

「不用談！」駝背人道：「我只是一個下人，什麼也做不了主。」

方振遠道：「這麼說來，一定要等到貴主人回來了……」

「最好不要等……」駝背人一咧大嘴，形態間更見詭異，冷然一笑道：「主人的脾氣不好，也不希望見到生人，最好的辦法是，趁主人未回來之前，三位離開這裏。」

方振遠目光轉動，望望小高和孟小月，道：「兩位意下如何？」

他了解自己的處境，不便擅做主意。

小高道：「貴主人幾時回來？」

駝背人道：「晚上。」

小高道：「噢！今天晚上嗎？」

孟小月心頭一震，道：「爲什麼他要三更時分才回來？」

駝背人雙目一瞪，兩道凌厲的目光投在孟小月的身上，道：「妳是個女的？」

「是又怎麼樣？」

駝背人道：「那就更犯了我家主人的大忌……」

孟小月沒有再追問下去，只是冷冷一笑，心中却暗暗決定，倒要留下來，見識一下，主人是何等樣的人物？

方振遠已瞧出小高和孟小月都有留下的意思，淡淡一笑，道：「這恐怕有些困難。」

駝背人道：「什麼困難？」

方振遠道：「咱們希望能見見貴主人，和他談談。」

駝背人沉吟了一陣，似是突然間想通了，冷冷說道：「諸位是不肯走了？」

方振遠道：「暫時借宿三五日，也好和貴主人和閣下多交往一陣。」

駝背人的雙目中射出怒火，盯住方振遠道：「你們一定要留下來？」

方振遠道：「是！這座古墓，距今已經數百年之久，想來，決非貴主人和閣下的祖塋，貴主人既然能霸佔別人的產業，咱們借住幾日，又有何妨？」

駝背人雙目中突然閃起了一片怪異的綠芒，大嘴巴突然咧開。

那實在不像人的嘴巴，有如張開血盆大口的巨狠。

對了，這駝背人的臉形配上奇大的巨嘴，有些像狠，但狠卻少了他那一份詭異。

突然間，響起了幾聲馬嘶，善騎知馬的人，都明白了那是坐騎遇上了極端恐懼，或是遭遇死亡之前的悲嘶。

小高所站的位置距離門口最近，一抬腿，準備向外行去，但卻被孟小月一把拉住，低聲道：「馬已經死了，不用去管它。咱們集中一處，不要分散力量。」

蛇娘子說的雖然不錯，事實上她心中畏懼，她江湖經驗豐富，聽得那馬匹悲嘶怪異，不像是遭了刀劍劈砍而死。

小高停下脚步。

孟小月仍是緊拉住小高。

但聽那駝背人哈哈一笑，道：「好！好！吸得好！三位的馬匹已經死亡，就是想走，只怕爲時已晚了。」

方振遠聽出了那駝背人話中的語病，三匹馬死了，但卻是被吸死的。言中之意，是一種怪物吸乾了馬血而死，那是什麼東西？人？獸？

但他沒有說出來。

只聽孟小月冷冷說道：「你究竟是不是人？」

駝背人道：「妳看呢？」

孟小月道：「你說話清楚，發音正確，分明是人。但你長的樣子，卻是一點也沒有人的樣子。」

駝背人冷笑一聲，道：「妳等着看吧！看看老夫是不是人？」

突然舉步向外行去。

小高本想攔住他，但稍一猶豫，那駝背人已到了室外，小高舉步欲追，只聽那駝背人發出一聲怪嘯，一團黑影疾射而入，直撲小高。

來勢奇怪，似乎是挾着一縷勁風。

小高心中一動，但拔劍已來不及，匆忙間向後退出兩步，突然點出一指。

這是蛇娘子的絕技，金蛇指法中的一記「畫龍點睛」，一縷暗勁，迎向黑影。

但聞一聲大喝，黑色的羽毛挾着血珠橫飛，灑落了一地。

這一指勁道凌厲，竟把那飛來之物擊碎。

仔細看去，竟是一隻烏鴉，聽那死前叫聲，顯然這烏鴉飛撞而來時，還是一隻活的。

孟小月低聲叫道：「役鳥術？」

方振遠道：「役鳥術，江湖上早已失傳，怎會在此地出現？」

小高道：「什麼是役鳥術？」

孟小月道：「這隻烏鴉是活的，自然是牠自己飛撞過來的。」

小高呆了一呆，道：「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孟小月淡淡一笑，道：「役鳥術不足爲奇，我……」

她本想說我的役蛇之能，絕不在他之下，但一想小高很討厭蛇，話到口邊，又吞了回去。

小高嘆口氣，道：「天下之大，當眞是無奇不有，想不到鳥也會和人拚命？」

駝背人冷笑一聲，道：「讓你們開開眼界了。」

連續兩聲怪嘯。

就在那駝背人說話的時候，方振遠的左右雙手，都已伸入腰中。

原來他的子母金刀貼身收藏，打了一個活扣，順着右腿直繫在腰中，因是活扣，全有一定的活動幅度，可以隨着他的身軀移動。

他內功有相當的基礎，利用肌肉的活動力量控制，再加上穿着一身寬大的衣服遮掩，以神眼龍彪之能，竟未瞧出他帶着兵刃。

方振遠拉開腰間的繫刀活扣索繩，抽出金刀，突然上前一步，擋在小高的身前。

金光閃動，在室門口處，佈成了一片刀網。

只聽一連呱呱三聲鴉叫，血羽橫飛，散落地上。

駝背人雙目瞪在方振遠的身上，道：「刀法不錯……」

他不知方振遠是何許人物，也認不出那一把名滿江湖的金刀。

「誇獎！誇獎！」方振遠神情肅然地道：「閣下是否能留一點香火之緣，讓咱們在此地借宿幾日？」

小高的指力，方振遠的刀法都已出手顯露了，但那駝背人卻一直沒有展現出什麼武功，方振遠希望激他出手，瞧瞧他的武功路數。

果然那駝背人牙齒咬動，雙目中又泛起濃濃的綠芒，盯注在方振遠的身上瞧了一陣，突然綠芒收斂，轉身而去。

不知何故，他竟然能在暴怒中强自忍下，突然轉身而去？

方振遠跨出步門，小高和孟小月緊隨而出。

轉頭看去，只見三匹馬倒在地上，馬頭上有一個拳頭大小的血洞之外，再無其他的傷痕，地上亦不見血跡。

三匹馬死狀一般模樣。

小高查看過三匹馬死狀之後，心中大感奇怪，道：「這是何物所傷？」

方振遠苦笑一下，道：「似乎是吸取馬腦血液而死。」

小高呆了一呆，道：「你是說，是一種吸血的猛獸了？但這片栢林不過百畝大小，四週平原，如何會有猛獸存在？」

方振遠道：「吸食馬腦血的，不一定就是猛獸。」

但聞呱的一聲，一隻奇大的烏鴉，雙翅展風，由三人頭上飛過。

孟小月道：「這栢樹林中，除了烏鴉之外，再沒有聽到別的鳥鳴聲。」

一陣烏雲掠過，天色突然間暗了下來。

三人心頭都不自覺地一震，下意識地轉目四顧。

方振遠苦笑一下，道：「這林中有點邪門，咱們到屋裏去吧！」

行入室中，孟小月迫不及待地點起了一盞油燈。

原來，她早就留心了那放燈的位置，眞要遇上了什麼妖異怪事，點起一盞燈來，未必有什麼用處，但只要有一點光亮，就可以使人安心不少。

方振遠、孟小月都是久走江湖的人，兩人見過不少醜人、怪事，但卻從未見過駝背人那樣醜怪的形貌，尤其是那張嘴，完完全全像是狠嘴，烏鴉襲人、馬腦、馬血被一種不知名的怪物吸去，古林陰森巨塚荒涼，再加上這些人人事事，方振遠和孟小月也被這境遇弄得心神迷茫，有些惶惶不安。

小高突然嘆了一口氣，道：「這裏情形有些不對。」

孟小月急急接道：「是有些不對，你說，咱們是不是眞的遇上鬼了？」

方振遠微微一呆，笑道：「鬼！不會吧？只不過這裏的事物，充滿着妖異，區區走了幾十年的江湖，也沒有遇上這等事情。」

孟小月道：「至少，這地方呆下去心裏很不舒服，我看還是離開這裏算了，咱們沒有了馬匹，反而少了一個累贅。」

方振遠心中也有點發毛，點點頭，道：「如果兩位同意，在下自是不便反對。」

小高道：「那駝背人分明是人，但長相卻是怪異得出奇……」

孟小月接道：「所以，我才感覺到這裏陰森懾人。」

小高似是突然間想起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一躍而起，道：「那駝背人跑到那裏去了？」

方振遠道：「好像這裏不再會有別的房子？」

孟小月道：「大概不會躲到墳墓裏去吧？」

「墳墓……」方振遠緩緩接道：「應該是了，那巨塚十分高大，裏面住上幾個人，應該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孟小月道：「那豈不是與死人爲伍了？」

方振遠道：「江湖上無奇不有，人住在墳墓裏，也不算很稀奇的事。」

小高道：「這裏的一切現象，都充滿着怪異，也許這世界中眞有傳說中的鬼怪，聽說兇死的人，會變成厲鬼……」

「那咱們趕緊走吧……」孟小月滿臉驚懼之色，道：「就算碰上武功很高強的人，總可以放手一拚，勝負之分都還能預料，但要人和鬼打，只怕是很難打個明白出來。」

小高道：「眞要有厲鬼出現，咱們一定得想辦法把它除去，不能留着它四處害人，也是一件大大的善事。」

孟小月道：「這個……這個……不太好吧……」

方振遠在兩人說話的時候，凝目沉思，此刻，似是已有了決定，接口說道：「仙道無憑，神鬼無據，如果眞的人死了會變成鬼，鬼也沒有什麼可怕了。再說，合咱們三人之力，就算眞的遇上了惡鬼，也可應付得來。」

小高心中忽然有種好笑的感覺，半年之前，聽到方振遠的大名，簡直高山仰止。想不到這數月來的際遇，竟會和方振遠、孟小月兩個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一起改裝避難，合力打鬼，這變化實在太大了，眞是連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甚至連天下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三清寶籙，竟然也在自己身上。

心中想想好笑，不自覺就把笑容帶在臉上。

孟小月奇道：「小高，你笑什麼？」

小高道：「我在想，眞的鬼會不會比那駝背人好看一些？」

孟小月道：「那一定更難看。」

方振遠笑道：「這裏是不是眞的有鬼，我不知道，不過，那駝背人絕不是鬼……」

孟小月接道：「世界上哪有他那種形貌的人？」

「畸形人……」方振遠一面思索，一面緩緩地說：「他一定有着非常的遭遇，或者甚至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怪遇……」

小高道：「他口中所謂的主人，又是何等樣的人物呢？」

實是不可思議的事。

方振遠道：「相信絕不是一個正常的人，駝背人的皮膚慘白，顯然是長年不見陽光的關係，但他吐語清晰，至少可以証明一件事情……」

孟小月接道：「証明了什麼事情？」

方振遠道：「証明了常常有人和他說話，會說出使人聽懂的話，這自然不會是鬼了。」

孟小月聽他分析得有理，不禁膽氣一壯，道：「與其讓他找咱們，還不如先找他，趁天未黑，咱們先找找看。」

小高道：「這座墓園，範圍並不大，方總鏢頭說得不錯，可容藏身之處，應該是只有在那高大的青塚之內無疑了。」

孟小月突然格格一笑，道：「對！躲在墓中，很容易掩人耳目，咱們進去瞧瞧吧！」

蛇娘子忽然間想通了，那黑衣畸形人既然是人，自然就不會和鬼相處，是人就沒有什麼好怕的了，心頭不覺一鬆。

「不用冒險……」一個全身黑衣的中年婦人，緩步走了進來。

突然冒出這個女人，倒叫人三分意外。

這黑女人長得五官端正，想見當年，定然是一位風姿極美的姑娘了。現在，雖然是一頭白髮，但並不難看。唯一使人覺得有些怪異的是太白了一些，整個人白得不見一點血色。

如果她站着不動，驟看上去，整個人就像是一塊白玉雕刻成似的。

這位中年女人似乎可以作主的樣子，道：「三位有什麼事情，只管對我說吧！」

方振遠道：「夫人就是此地的主人？」

黑衣婦人道：「不是！不過我是受命而來，能作得三分主。」

方振遠道：「我們只想在此地借住幾日。」

黑衣婦人沉吟了一陣，道：「這個，恐怕是有些不太方便。」

小高道：「爲什麼？」

黑衣婦人道：「這裏不適合一般人住，單是食用之物，就是一樁很大的麻煩，何況，此地週圍數里內又沒有人家……」

孟小月道：「難道你們就不吃飯？」

「果然是一位姑娘，大郎沒有說錯。」黑衣婦人啓唇微笑，露出一口整齊雪白的牙齒道：「如果諸位一定要借住的話，我只有免爲其難了，不過，希望能答應我幾個條件。」

方振遠道：「好，夫人請吩咐。」

黑衣婦人道：「第一，諸位如能不留那最好別留，一定要留下來，也希望不要超過兩天，明天入夜之前，一定要離開這裏。第二，起更之後，諸位務必請留在這瓦舍之中，將門窗緊閉，不管聽到什麼聲音，都不要離開此室一步。」

小高道：「只能留一天嗎？」

黑衣婦人道：「是！這已經是很給三位面子了，我知道江湖上有很多事是很難自主的，諸位進入這片墓園之中，很可能是逃避敵人的追踪，給你們一天一夜的休息，應該是很夠了。」

孟小月心中一動，道：「夫人，如果追我們的人，也追踪來此，咱們豈不是帶給了夫人很大的麻煩？」

「遺憾的是麻煩已經帶來了，三位誤打誤撞地闖了進來……」黑衣婦人表現出若有憾焉的無奈，道：「這些年來，這裏一直很太平，從沒有生人涉足，所以，我們有些疏忽了。現在，再有人想闖進來，就不會是那麼容易的事了。」

言下之意，無疑是說明了這裏此刻起已經有很嚴密的佈置。

小高的好奇之心甚重，目光轉動，四下瞧看，但卻瞧不出任何可疑之處。

黑衣婦人搖搖頭，道：「你很好奇……」

小高尷尬一笑，道：「我只是覺得奇怪……」

「奇怪什麼？」

小高道：「這片古林，人跡罕至，正是羣鳥集居的地方，但爲什麼這裏除了烏鴉之外，卻不見其他的鳥兒呢？」

黑衣婦人臉色一變，冷冷說道：「因爲，烏鴉代表了不祥和恐怖，諸位到了此地，已經是十分不祥了，希望能知趣一些。」

小高倒是想不通這幾句話怎會觸及她的怒火，但想到她是個婦道人家，讓她一些無妨，點點頭，道：「是是是，在下失言！」

黑衣婦人對小高這種知錯立改的態度，似很欣賞，微微一笑，道：「很好！知過能改的人，大有後望。你們休息吧！只要你們不離開瓦舍，絕不會受到傷害。今夜儘管放心地睡一大覺，明天日落之前離開，還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地方沒有？」

方振遠道：「多謝夫人！」

黑衣婦人轉身而去，順手帶上了房門。

天已經黑了下來，古林中更見陰暗。

幸好室中有燈。

夜暗燈更明。

方振遠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有何高見？」

小高道：「不知夜裏這樹林中有什麼古怪，竟不讓我們離開此室一步。」

孟小月道：「她不讓咱們離開，是她說得沒錯，咱們爲什麼要聽她的？」

方振遠呼的一聲，吹熄了燈火。

孟小月怒道：「方兄，你吹燈幹什麼？」

方振遠道：「不要讓他們監視我們的綫人，瞧得太清楚。」

說得的確有理。

「對！」小高同意方振遠的做法，道：「他們隱身於暗處，室中燈火熄去，咱們處身之地，就比他們更暗了。」

孟小月悄然移動身子，擠在小高的身側，抓住小高的右手，揑了兩下。

小高心中明白，孟小月是在示意他，不要說出她移動身軀的事，想到方振遠的陰險手段，他內心也不禁頓生警惕。

但見孟小月身軀遠去，悄聲無息地移向別處。

小高心中忖道：「她雖是女流之輩，顯得有些膽小，但臨敵的小心謹愼，卻又非自己能及了。」

但聞方振遠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高兄弟，你餓嗎？」

小高道：「不餓。」

方振遠道：「就算有些餓，也要忍耐一下了。你和孟姑娘留在廳中，我到內室中去，防人之心不可無，一切要小心一些。」

站起身子，行入內間。

小高突有所悟地忖道：由這件小事可以看出孟小月和方振遠有着很大的不同之處，方振遠舉止正大，而孟小月卻悄悄移動，如非親眼看到方振遠的陰險，誰都會把他看成正人君子的。

孟小月又悄然滑行到小高的身側，低聲道：「我相信今夜之中，一定會有事故發生的，還要有一場激烈的火併。你最好想法子坐息一下，保持體能，我在你身邊護法。」

小高不是木頭，早已感受到孟小月對他的深重情意，兼具了手足與男女之愛，已到無微不至、絕無怨尤的境界。

小高心理上本很排斥這番情意，但這番改裝避難，日夕相處，不知不覺中，減低了他排斥力量，也逐漸接受了這份關愛。

於是閉上雙目，運氣調息起來。

瞧着高兄弟如此的聽話，使得孟小月有着受寵若驚的感覺，心頭泛起一陣甜甜的快慰。（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江青嵐和三女知道黑師兄單身已入銅椰島涉險，事機已急，不能再等候崔氏夫婦，便僱船來到銅椰島，在止足亭遭到持銅椰劍的道裝青年截鬥，阻止前進，更來了銅椰老神仙的門下食菰仙攔截去路，說明本島的規定，凡來求取龍角膠，必先贏得輪値的人，再通入銅椰陣出陣，才可以去取此膠，並暗中向江指示入陣方法，然後告退……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八劍揚威

刀劍被磁峯吸去　蛟絲和冰輪力敵

聶小紅瞧着食菰仙背影，方叫了聲：「嵐哥哥……」

江青嵐因身在島上，萬一出言不遜，銅椰老人已練成「天耳通」神通，十里方圓，清晰可聞，這就連忙搖手制止，一面在地上寫道：「此島主人銅椰老人練就天耳通，我們不要出聲。」

蘭兒寫道：「我們這就進去？」

江青嵐點了點頭，隨又寫道：「暫須稍等，我先瞧瞧食菰仙給我的東西再說。」伸掌一瞧，原來食菰仙塞給自己的，乃是一個紙團，打開之後，只見上面寫着：「銅椰陣秉東方乙木之氣，忌南宜西。」

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也連忙湊過頭來，她們瞧到這張紙條，不由感到十分奇怪，東海三仙的食菰仙，居然會幫着外人，洩露銅椰陣機密。

白玫更看不懂那食菰仙寫些什麼，急忙用手寫道：「他說些什麼?」

聶小紅出身玄靈叟門下，玄靈門有一種「北斗七星陣」，即是北斗七星方位，參以五行生尅變化的陣法，此時瞧到食菰仙紙上字跡，心中一動，立即寫道：「嵐哥哥，他說得不錯，銅椰陣原來只是東方乙木之陣，那麼他的變化，自然逃不出五行生尅。他說的『忌南宜西』，即是木能生火，所以南方丙火得到乙木相生，火勢更旺，變成死門，西方庚金，因金尅木的關係，木受金制，爲陣中較弱的一環，就是生門了。」

江青嵐前得劍山居士柳清河講九宮八卦陣法，同時自然也涉及陰陽五行之理，這時再經聶小紅一說，連忙含笑點頭。

蘭兒瞧得似懂非懂，眨着大眼睛，也用指在沙上寫道：「入陣之後，如何走法?是不是先找黑師兄?」

江青嵐微微一怔，寫道：「我們自然先要找到黑師兄再說。」

蘭兒又寫：「那麼我們先把陣破了，不是好嗎?」

江青嵐慌忙搖手，一面寫道：「妳千萬不可造次，我們最好謀定而動，能夠順利找到黑師兄，覓取龍角膠，和銅椰門下還是不破臉爲宜。」

聶小紅秀眉一展，運指如飛的寫道：「食菰仙雖然指出忌南宜西，那不過是告訴我們趨避之道，但我們此次入陣，有兩件事要辦，一是找尋黑大俠，一是覓取龍角膠，勢非穿行全陣不可，那麼依小妹之見，銅椰陣既以乙木爲主，我們不妨順着它生尅行事就是。」

江青嵐一陣沉吟，聶小紅又寫道：「入陣之後，先走中央戊土，再北走癸水，南向丙火，出西方生門。」

江青嵐瞧得連連點頭，白玫始終不知道他們商量什麼，但瞧到嵐哥哥不住點頭，心中一喜，忙寫道：「原來你們都懂，好啦，咱們這就走咯。」

寫畢，第一個直起腰來。

蘭兒也等得不耐，口中叫道：「嵐哥哥，我們休息了一會，也該走啦。」

江青嵐恐兩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往陣中亂闖，自己萬一照顧不週，失陷陣中，豈非橫生枝節，這就說道：「銅椰老前輩神功通玄，銅椰陣豈同小可?何況龍角膠天財地寶，得來不易，設置此陣，無非讓江湖上心生覬覦之輩，知難而退，我們求膠而來，遵循島上規定，又蒙食菰仙陽老丈允准入陣自取，但也以小心爲是!」

說着，一個箭步，掠到兩人面前，領先往山脚下走去。這一邊正是從山脈蜿蜒而來的一條象鼻尖上，斜斜往左彎去，山徑是穿着一片疏疏落落的椰林而入。

江青嵐以爲繞過這重山，就可瞧到銅椰陣全貌，那知走了一陣，前面椰林漸漸由疏而密，參差凌亂，樹影迷離，心中不由大奇，憑自己四人的脚程，這陣工夫，早該繞過山脚，怎會一點也沒看出來?

注目一瞧，眼前只是青濛濛的一片，那裡還有山徑?他吃過「九宮八卦」陣的虧，這時一見情形不對，念頭疾然從心上閃過，暗暗叫了聲「不好」，急忙往後瞧去，但除到緊跟身後的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之外，那片疏林早已不知去向，也只是清濛濛的，視線模糊。

江青嵐微微一怔，立即停住身子，凝神閉目，再倏地睜開眼來，果然自己立身之處，是一片椰林之中，林木如織，參天排立，仰頭一瞧，盡是青濛濛的雲氣，瞧不見天日。

默記自己來時方向，不由恍然大悟，敢情此處正當銅椰陣的正東方了，東方乙木，正是全陣乙木之氣最旺盛的方向。

心頭一動，立即向身後三人打了個手勢，往中央戊土奔去。

那知他們身形不動，倒也罷了，這一動，耳中陡然聽到風雷隱隱，眼看無數青木，一排排的樹身，往自己身前滾來。

這當然是幻景!江青嵐才一起步，就被迫停止下來，同時只聽嗆嗆連響，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各已掣出兵刃，身後白光乍閃，青氣被劍光一接，立即自動向後縮退，白玫高興得叫出聲來!

敢情蘭兒、白玫手上兩柄短劍，全是古代名器，才能收以金尅木之效，那麼自己的七星劍，威力自然更大。心念疾轉，也伸手伸出長劍，一面叫道：「妳們不可出手毀傷林木!」

口中說着，目光一瞥，原來身前青霧，果然被自己七星劍劍身上所發出的青光迫退了一丈光景，風雷之聲，也頓時失去，只是一丈之外，還被霏霏濛濛的青氣所瀰漫。

這情形和劍門山闖九宮八卦極相類似，難道銅椰陣還含有八卦變幻之理?他心中想着，脚下立時按着劍山居士柳清河演述的八卦步法，忽左忽右往前走去，果然這回被他完全猜中，要知古時的陣法變化，全是從陰陽五行八卦九宮而來，銅椰陣雖然精奧，又豈能例外。

他們一行四人，在椰林中左右閃動，繞樹前往，雖然兩旁遠處，還是青濛濛的瞧不清楚什麼，但幻影業已消失，眼前只是疏疏落落的一棵棵直立樹身。

這時大家不作一聲，只是在椰林之中，迂迴曲折的穿行遊走，約莫經過頓飯光景，椰林已由密而疏，眼前青霧也漸漸轉淡，不遠之處，業已隱隱透出天光!

蘭兒突然叫道：「啊!嵐哥哥，我們快要出陣啦!咦，黑師兄怎麼不見呢?難道他不在陣中?」

江青嵐自然也有這樣疑問，銅椰陣中不但沒有黑衣崑崙踪影，連「龍角膠」究竟藏在何處，也一無所見。

雖然自己四人仗着略識五行生尅的奇門變化，加上機緣湊巧，三人手中全是古代名劍，收到以金尅木之功，才能順利通行；但屠龍島名聞武林的「銅椰陣」，又豈會如此簡單!

如果眞有如此容易，那末列爲武林奇珍的「龍角膠」，早該給人取光了，也不會一直留到現在。那麼難道還有厲害之處，自己並未遇上?那也不對，面前椰林漸疏，透進天光，分明已到銅椰陣出口，心念一轉之際，身形業已掠近，前面椰林盡頭，分明是一大片草坪，天光明朗。

一點沒錯!銅椰乙木之陣，確已走完，敢情就是食菰仙所說「忌南宜西」的西方生門了!

不去管它，自己既然來了，不如先出去瞧瞧再說，心念一決，脚尖輕輕點動，嘶，一條人影疾若流星般往林外飛出!嘶!嘶!嘶!三條人影，也同時竄起，往林外落去!

江青嵐身形堪堪飛出，還沒有落地，陡覺右側突然飛來一股奇大無匹的吸力，把自己前衝身子，往右側帶走。同時只覺右手驀然一震，七星劍突然掙脫自己掌心，嗆的一聲，飛了出去。

不!自己懷中也有東西掙扎跳

動了幾下，刷刷刷，金光閃動，三粒「彈指金丸」，竟然破衣而出，流星般飛去。

變起倉猝，他連瞧都沒有瞧清，只覺身子一輕，如釋重負，飄落地上，江青嵐這份震驚，簡直莫可名狀，身形落地，只聽身後幾聲驚呼，緊接着嗆嗆啪啪之聲同時響起，敢情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也和自己一樣，手上兵刃，懷中暗器，全被人劈面奪去。此人武功當眞不可思議，難道他就是銅椰老人？他既驚又愕，如電雙目，立即向右邊射去。

原來這片椰林之外，約有五六畝大小一片草地，三面全圍着銅椰密林，只有右邊是一座百丈峭壁，插天而起，色澤黝黑，望上去十分光滑，自己的七星劍、彈指金丸，蘭兒、白玫的兩柄短劍，連同聶小紅的長劍和毒鱗鞭，全掛在三十丈左右的峭壁之上，閃閃發光！

這那是什麼銅椰老人，分明這座大石壁在作怪！江青嵐一楞之後，立時醒悟，不由失聲道：「這是磁峯，我們的兵器，全被這一座磁峯吸去的！」

聶小紅氣道：「難怪他們島上的人，都用木劍，原來就是爲了島上的磁石峯的關係！」

她話聲未落，只聽蘭兒驚叫道：「啊！嵐哥哥，快瞧，那不是黑師兄的大銅鎚嗎？」

江青嵐聞聲瞧去，果然在大峭壁的左首，高掛着一顆金光閃閃的大銅鎚，正是黑衣崑崙摩勒平日裡纏在腰間的隨身兵器，那麼他確實被困在銅椰陣中。

不錯！環峯三面，全是銅椰密林，自己一行，應該仍在銅椰陣中！來路是正東方，那麼磁峯屬北，其餘兩面，該是南、西面，東方的一片椰林，是自己來路，既然不見黑衣崑崙踪跡，他可能就失陷在西方庚金或南方丙火位上了。

白玫喊了聲：「嵐哥哥，我去把兵器取來！」

「來」字出口，身形倏然升起，她使的正是「龍飛九天」身法，但見白衣飄風，扶搖直上，身法當眞美妙已極！

眨眼之間，已到十丈左右，她纖腰伸屈，雙手一划，嬌軀又直升而上，一連兩個伸屈，已飛近江青嵐的七星劍旁，只見他纖手一伸，便已握住劍柄，那知劍柄雖然握住，但長劍牢牢緊吸在石壁之上，任妳白玫用盡氣力，七星劍好像生了根似的，休想動得分毫！

白玫一張粉臉業已脹得通紅，她雙手搖撼了一陣，實在無法取下，在這情形之下，即使勉强取下，因爲磁峯的吸力太大了，也無法帶着飛落。

她失望的放棄了七星劍，一個轉折，嬌軀打橫裡掠出，伸手又抓住自己的白虹劍，但依然難以撼動，她沒精打采離開峭壁，像一朵白雲似的在半空中飄飄而下。雙眉緊蹙，粉靨上滿是焦灼，急急的道：「嵐哥哥，這可怎麼辦？我們的寶劍，一柄也取不下來！」

江青嵐知道方才憑自己的功力，劍在手上，和磁壁距離甚遠，尚且被那股巨大力量吸去，這回已被磁鐵緊緊吸住，要想取回，自然更難，何況峭壁全是天生磁石，力道何啻萬鈞，看來憑自己幾人，已斷難取回，否則以銅椰老人的功力，也不會使用木劍了。想到這裡，反而安慰白玫道：「磁峯吸力何啻萬鈞，壁上寶劍，外人斷難取去，我們不如等找到黑師兄，再一同叩謁本島主人銅椰老神仙，也許另有辦法，也說不定。」

白玫喜道：「嵐哥哥，你說這裡的老神仙，有辦法取下劍來？那就好咯，這白虹劍是師傅賜給我的，丟了怎對得起他老人家？」

江青嵐被她這麼一說，不由他勾動心事，自己這柄七星劍，是由紅線從田王府取來，贈給自己的唯一紀念之物，萬一眞的無法取下，豈不辜負了紅線姑娘？他一想到紅線，不由心中又是一陣惘然，怔怔的望着磁峯發呆！

蘭兒瞧了瞧天色，差不多已是未申之交，急着嚷道：「嵐哥哥，時光不早了，我們快找黑師兄去呀！」

聶小紅却從身邊一個掛囊中取出一捲黑絲，回頭笑道：「嵐哥哥，這回你們手上全沒了兵器，該我領頭了罷！」

白玫好奇的道：「聶姐姐，妳這是什麼？」

聶小紅纖手一揚，飛起一蓬黑烟，一面嬌笑道：「這就是兵器咯！師傅因爲我初走江湖，恐怕不是中原武林的敵手，才給了我一柄長劍，一支毒鱗鞭，都被吸到石壁上去了。

「這是黑蛟絲，用蛟筋做的，每根蛟絲頭上，還穿着一個倒鈎，那是黑蛟的利爪，比刀劍還要鋒利。哦！還有『北極寒星』也沒被吸去，這回都用得着了。」

她一邊說，一邊用手拍了拍柳腰邊上那個鼓騰騰的革囊。

白玫讚佩道：「聶姐姐，妳身邊法寶可眞不少！哦，『北極寒星』不是用鐵做的？」

聶小紅道：「那是千年冰層下面的寒砂咯，要是精鐵做的，早已全都飛走啦！」

說着，斜睨了江青嵐一眼，蹲下身去，在地上寫道：「我們還是按照預定計劃，由癸水方位，南闖

丙火，西走庚金，小妹身有制火之物，嵐哥哥你領隊好嗎？」

江青嵐見她如此說法，心知聶姑娘出身北海玄靈門，玄靈叟當年和烈火門的天雷叟各不相容，就是因爲雙方武功水火相尅，才使兩個門派，形成冰炭之勢，玄靈叟門下，自然有制火之功。

銅椰陣五行生尅，南方乃丙火生火之象，丙火當令，有聶姑娘打頭陣，正是最好不過的人選，心中想着，立即運指寫道：「妳可得小心！」

聶小紅臉上泛起甜意，嫣然一笑，寫道：「你放心好啦！」

她用脚掃去字跡，然後拉了蘭兒、白玫，當先往南走去！那知她自恃北海門下，水能尅火，這一念輕敵，才弄得焦頭爛額，差點身化飛灰，此是後話。

＊　＊　＊

却說四人奔入南邊椰林，果然，南方丙火和方才的東方乙木，又是不同。身形才一入林，便覺得這片林中，土色火紅，到處都冒着裊裊輕烟，鼻中同時聞到一股極爲濃重的硫磺氣味！

不！除了江青嵐之外，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都感到一陣炙熱之氣迫人而來。聶小紅冷哼一聲，纖手往腰間一按，只聽一陣細微的錚錚之聲響處，一大蓬銀星，像扇面般展開，往四外射出！

玄靈門的「北極寒星」，當眞威力强大，霸道無比，這蓬銀砂才一射出，大家頓感寒風拂面，熱氣倏減。十丈方圓，連地上冒着的裊裊青烟，也同時撲滅！

聶小紅那還怠慢，蓮足輕點，一條身子像游魚似的往椰林深處閃入，他們忽左忽右，穿樹而行，聶小紅也不住的射出「北極寒星」，壓低四外熱炎！

正走之間，江青嵐忽然咦了一聲，刷的往橫裡掠去！蘭兒、白玫、聶小紅也立即相繼跟去，原來七八丈外，正有兩株銅椰斷折倒地！

蘭兒瞧得心中一動，暗想：銅椰樹堅逾精鋼，普通刀劍，莫想砍得動它，這兩株樹，決不會無故折斷，顯然是被功力極强的人所折的。

何況銅椰陣有一座專吸兵器的磁峯，任何金屬，都得被吸上石壁，這樹敢情是被掌力砍折的。

那麼此人是誰呢？很可能就是大師兄黑衣崑崙摩勒。因爲他被屠龍島的人誘入陣中，敢情因爲銅鎚被吸上磁峯，激怒了他，才揮掌毀樹，準備破陣而出。

她心念轉動，迫不及待的足尖一點，人已往江青嵐立身之處飛去，果然剛一飛到嵐哥哥身邊，只見這裡又發現了一株折斷的銅椰樹，斜斜而立，這就叫道：「嵐哥哥，這是誰把它砍斷的，是不是黑師兄？」

江青嵐沉吟着道：「很可能是黑師兄，不過……以銅椰樹斷折之處看來，好像並不是被掌力砍折的！」

蘭兒忽然眉毛一挑，嗤的笑道：「嵐哥哥，你難道忘了黑師兄身邊，還有一柄木削長劍？」

「哦！」江青嵐哦了一聲，忙道：「蘭兒我們快去，黑師兄可能就在此陣的丙火位上！」

他話聲未落，白玫、聶小紅兩人也已趕到。江青嵐更不打話，縱身往前掠去，果然這一片林中，不時發現折斷了的銅椰樹！

屠龍島規定「入林之後，如敢妄自出手毀損林木者死」，雖說銅椰老人和崑崙老神仙有舊，但黑衣崑崙觸犯他的禁忌，這一場是非，將不知如何了結？

江青嵐越想越急，一陣疾走。地勢似乎在逐漸往上，因爲林中到處都冒着縷縷青烟，使人視線不清。停足一瞧，蘭兒、白玫，已走得粉臉通紅，嬌喘吁吁的，不停抹着汗珠。

江青嵐暗暗感到奇怪，一個內功已有相當火候的人，就是在盛暑烈日之下，也不會有此現象，何況這段路，雖然繞樹而行，可並不難走。

他那知自己有「辟雷鐲」，是以並不覺得，其實這片林中，已逐漸接近地火，炙熱逼人，越走越甚。蘭兒、白玫，早已口乾舌燥，頭腦感到昏脹，這還全仗聶小紅不時的發出「北極寒星」，壓制熱浪，要是換了普通人早就無法支持了。

江青嵐這一停足，忽然聽到右邊十餘丈外，隱隱傳來呼喝之聲，不由心中一動，立即縱身往出聲處尋去。這一帶，被毀的銅椰樹更多，差不多隔上一兩丈，就有一兩株倒折的，正好是一個人在連縱帶奔之中出手砍毀！

江青嵐尋到盡頭，發現椰林之外，原來是一座小山的山脚。這座小山，山勢不高，但光禿禿的寸草不生，山上岩石，色作赭紅。

就在山脚之下，椰林之前，有一個身穿青袍的老者，左肩上搭着一個雙手下垂，一動不動的勁裝青年，右手却豎起一柄瑩光耀眼的白玉輪，滿臉怒容，在山下走來走去。

還不時向地上尋視，生似對這片寸草不生的赭紅泥土，流連忘返。他不是「銀拂金丸如意玉，量天寒尺毒冰輪」王屋散人祁天行嗎？

他也來了！唔！準是爲「龍角膠」來的，他肩上搭着的，正是他

寶貝徒弟辣手郎君溫璜，看樣子還受了傷！

原來老漁人口中的一老一少，僱船前來屠龍島，就是他們師徒兩人。

蘭兒忽的湊近身邊，輕聲說道：「嵐哥哥，祁老頭也來了，他在找『龍角膠』？」

江青嵐心中一驚，王屋散人祁天行，名列武林六絕，功力何等深厚，雙方相隔不到五丈來遠，即使蘭兒一聲不作，僅憑輕微的衣袂飄風，也斷難瞞得過他，趕緊伸手制止，叫她噤聲。蘭兒也已察覺，立即後退了半步，以防王屋散人憤怒之餘，突然發難。

那知王屋散人生似並沒聽到，依然自顧自的徘徊在赭石土丘之間，連頭也沒抬一下。

江青嵐瞧得心下大奇，難道他在找「龍角膠」？「龍角膠」就埋藏在這小山脚下？心念轉動，目光不由也跟着往地上瞧去。

這一瞧，果然給他發現了一件秘密！原來從跨出椰林開始，一直到山脚邊上，這一條十丈來寬的帶狀地面，錯落縱橫，放置着不少磚頭大小的赭色石塊，形成一座陣法。

王屋散人祁天行手上那柄毒冰輪，原是千年玉根所製，自然不會被磁峯吸去，是以一路硬闖椰林，砍折了許多銅椰樹，飛身出林，才落入這座人家預先佈置的陣法之中。

敢情他此時和自己被困在劍門山一樣，眼前現出種種幻境，隨着他心中意念，現出各種景象。在他自然不會發覺，因爲他已被四週的陣法所困，心神恍惚，可能忘記了身在何處，也可能忘記了晝夜。

在外面的人看來，他生似在地上找尋什麼，此時自己縱然大聲說話，他也無法聽到。

再一細瞧，只見王屋散人怒衝衝的在石堆中閃動，他身法步法，十分快捷，可是每當越過磚頭似的石塊之時，却顯出非常吃力模樣，但他却並不亂蹦亂跳，左右閃動，分明極有規律，你可不能小覷了他，這種步法，正是八卦變動之理。

江青嵐瞧得恍然大悟，自己正懷疑王屋散人何以能夠穿行銅椰陣，又會被困在這堆亂石之中？原來銅椰陣是以乙木爲主，中間參雜五行生尅和八卦變幻，照王屋散人此時的步法看來，他能夠穿過銅椰陣的乙木丙火兩個方位，就仗着懂得八卦變幻之理；但林外這片亂石，却是九宮陣法，他仍然當作八卦方位，自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江青嵐凝目瞧了一陣，再和劍山居士柳清河所講解的互相參照，不由瞭然於胸，這堆石陣，雖然是九宮格局，却純以丙火爲主，自己要想破解，也並非難事，當下回頭向蘭兒道：「妳們快跟我過去。」

蘭兒用手一指，輕聲道：「他呢？」

江青嵐笑道：「他已被困在陣中，我們繞過他就是了。」

白玫奇怪的道：「那也是陣法？」

江青嵐道：「我們此時還在銅椰陣中，不過那是陣中之陣罷了！」

蘭兒又道：「嵐哥哥，我們怎會不見黑師兄的下落，他不知被困在那裡呢？」

江青嵐沉吟道：「這銅椰陣，看來佔地極廣，我們只有穿過石堆，到山頂上去瞧瞧全陣形勢，再作打算了。」

聶小紅搶着道：「嵐哥哥，這是丙火方位呢，要不要我用『北極塞星』開路？」

江青嵐點了點頭，却又搖頭道：「不妨事，妳還是和蘭兒、玫妹一齊吧，這陣法我聽柳老丈說過，大概還困不住我們。」

說着領先走出椰林，按照柳清河講述的破解之法，往石堆裡走去。他們左繞右轉，穿石而行，果然毫無阻碍；但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跟在嵐哥哥身後，只覺一陣炙熱，從地底上傳來，烤得脚底發燙！

差幸這座石陣，一共也只有十丈來寬，轉眼工夫，便已到了山脚，聶小紅再也忍耐不住，飛身出陣，立即洒出一大片「北極寒星」，只聽嗤嗤連響，赭紅山石上，登時冒起一蓬白烟！她那肯停止，纖手按着鐵簧，又洒出一大片銀砂。

「北極寒星」當眞非同小可，她兩次施爲，居然把五丈方圓炙熱如火的山石，冷却了一大半，她招呼蘭兒、白玫，一起憩足。

江青嵐回頭一瞧，王屋散人依然繞着石塊走來走去，無法闖出陣來。不由心中感到不忍，祁天行名列武林六絕，和自己大師伯空空老人齊名，除了護犢之外，生平並無惡跡，自己既然遇上，怎好眼睜睜的瞧他困在丙火陣中？當下俯身撿了幾粒石子，揚手往王屋散人身前擲去！

王屋散人祁天行不愧爲六絕中人，身困陣中，心神居然並沒被幻象所迷，江青嵐一小粒石子，落到身前丈餘光景，他瞿然警覺，身形也跟着掠到，兩道滿蘊憤怒的目光，正在向四外打量，江青嵐第二粒石子，又已打到他身前一丈開外。

王屋散人還當敵人故意戲耍自己，鼻中冷哼一聲，身形再次掠出。江青嵐見他果然跟着自己石子追踪，也急忙將手中石子，連續打

出，眨眼工夫，王屋散人已滿面驚疑的從石陣中掠出身來，仰天打了一個哈哈，方待振衣向小山上走去。

目光一瞥，忽然瞧到江青嵐等四人立在一處山石之上，不由臉色倏變。他爲了被江青嵐從徒兒手上削斷毒冰輪兩枚倒鈎，才帶着辣手郎君渡海東來，覓取龍角膠。

不料師徒兩人被困銅椰陣，溫璜又受陣中幻象所迷，迷失心神，算來此事全從江青嵐而起，此刻仇人對面，他滿腔怒火，都轉移到江青嵐身上。何況對方四人，有三個是女娃兒，而且他們身邊，只賸了一個劍鞘，敢情隨身兵刃全都在陣中失落。

當然！憑自己的功力，尚且被困了一日一晚，這幾個小輩，失落兵刃又算得了什麼？他却不想想，自己是如何出陣來的？眼看對方並沒和黑衣崑崙同行，自己大可不必顧慮，鼻中冷嘿了幾聲，人已迎着江青嵐逼近，口中冷冷說道：「姓江的小子，咱們會在這裡遇上，你想不到罷？」

蘭兒怒聲道：「祁老頭，你待怎的？」

王屋散人獰笑道：「乖姪女，你爹娘居然嬌縱得妳對長輩也沒規沒矩起來，老夫今天要找這小子算舊賬，妳還是走開點好！」

蘭兒氣鼓鼓的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虧你還要找人家算賬，要不是爲了龍角膠，誰千里迢迢的到東海來？」

王屋散人臉色陰晴不定，勉強笑道：「他找龍角膠是爲了賠償老夫的毒冰輪，現在老夫親自來了，用不着他費心，但老夫又豈能輕易放過了他！」

蘭兒怒道：「你親自來了，有什麼了不起，也不想想困在石子陣中，是誰把你救出來的？」

王屋散人瞥着江青嵐，雙目精光陡射，暴聲笑道：「照妳說，老夫還是姓江的小子救出來的？哈哈，這區區奇門變化，難道還困得住老夫？」

「蘭兒姐姐，別和他鬥嘴啦，這老頭就是祁天行？來！讓小妹試他毒冰輪底下，有多少道行，老氣橫秋的儘冒大氣！」

聶小紅話聲未落，人早已搶到蘭兒身前，纖手一揚，只見一股黑絲，像網罟般散了開來，往王屋散人當頭罩去！

王屋散人祁天行名列六絕，成名多年，但北海門下的「黑蛟絲」，也還是第一次看到。

何況千百縷又細又長的黑絲頭上，還裝着一個黑黝黝的倒鈎，他可不知道這是黑蛟利爪，還當倒鈎上淬過劇毒，不由心頭一楞，立即暴退兩丈！

聶小紅得理豈肯讓人，蓮足輕點，一條紅影倏然欺近，皓腕帶動，黑蛟絲疾若靈蛇，忽的又電捲而去。

一招出手，無數蛟爪，四面八方同時打到。

王屋散人是何等身份，他因爲聶小紅說打就打，出手極快，一時識不透對方手上的兵器，才向後退讓，此刻一見聶小紅竟然欺近身來，自己那能再退，暴怒之下，毒冰輪一轉，漾起一團瑩光，對準黑蛟絲撩去！

他那知聶小紅的黑蛟絲有攻有守，伸縮自如，招法奇妙無比，攻出去的才一縮回，收回來的又已攻出，一攻一縮之間，參差連環，絲絲生風，毒冰輪還沒撩到，黑蛟絲早已收回，但輪影劃過之處，黑蛟絲又已攻到！

王屋散人左肩搭着徒兒，終究心存顧忌。

手中毒冰輪再轉，人又退了三尺！

白玫嗤的笑道：「枉你成名多年，原來連聶姐姐也打不過，還冒什麼大氣！」

王屋散人憤怒已極，驀地發出一聲厲笑道：「老夫贏不得你們，就算名除六絕！」

他到底一身內外功已臻絕頂之人，這一激怒，果然立顯威力，左手一掄「黑煞掌」，發出一股强猛勁風，向黑蛟絲擊出，同時身隨掌轉，毒冰輪一幢輪影如山而起，往聶小紅身前推去。

這一下當眞雷霆萬鈞，凌厲已極，黑蛟絲經他强猛掌風一擊，漫天黑絲立被風力震蕩，斜斜飄起。

聶小紅想不到對方掌力竟有如此力道，來不及收索，嬌軀橫閃，玉腕斜抖，黑蛟絲由左向右，打橫裡捲出，正好王屋散人的毒冰輪也泰山壓頂般蓋到！

聶小紅如果不撤招後退，黑蛟絲索頂端的倒鈎，果然可以把王屋散人肩頭上的辣手郎君鈎住，但自己也得傷在毒冰輪下。雙方各存顧忌，一青一紅兩條人影，倏然閃開！

江青嵐雙掌一橫，正待上前，蘭兒拉了他一下衣角，輕聲說道：「嵐哥哥，聶姐姐並沒落敗，就讓她挫挫祁老頭銳氣也好。」

白玫抹着額上汗珠，接口道：「對啦，我們等聶姐姐接不住了，再出手不遲。」

說話之際，王屋散人和聶小紅又由分而合，打到一起，聶小紅系出北海，黑蛟絲古怪神妙，又能發出一丈來長，令人無法揣測，不過吃虧在功力稍遜。

王屋散人內功造詣自然要高過

聶小紅甚多，毒冰輪又是霸道招數，可是他顧忌着千百縷伸縮的黑蛟絲上的利鈎，怕鈎到徒兒身上。是以左手護住溫璜，黑煞掌不敢輕易拍出，但雖然如此，還是把聶小紅逐步逼退。

十數招下來，王屋散人祁天行兇睛凸出，臉罩殺氣，憑他武林六絕的身份，居然連一個黃毛丫頭都久戰不下，豈不有損盛名！

他那會知道對方這個紅衣少女，也是大有來頭之人。他把聶小紅逼得逐步後退，心頭早已暗萌殺機，嘿嘿冷笑聲中，突然右手一緊，運輪如飛，强攻三招，幢幢輪影，激蕩成風，漫天徹地般湧出。

眼看聶小紅措手不及，索影稍見凌亂，不由心中大喜，倏然一式「叱咤風雲」，滑步欺身，逼近敵人，毒冰輪罩頭砸下。

瑩光四射，威勢猛烈，毒冰輪上發出的內家潛力，有如山嶽般直壓下去，同時一聲大喝，左手「黑煞掌」也覷定聶小紅拍出。

聶小紅突覺手上一緊，已有十幾股黑蛟絲被對方冰輪纏住，收不回來，心中一慌，挫身斜閃，左手不期然也往前拍出，王屋散人的「黑煞掌」勁風呼嘯，洶湧而至，聶小紅北海絕學，天下無敵的「玄靈掌」也緊接拍出。

兩股掌風，要接未接之際，突然一條人影，打橫裡閃出，攔在兩人中間。聶小紅一掌拍出，驟睹來人，要想收掌已是不及，不由花容大變，口中驚叫了一聲！

說時遲那時快，蓬的一聲大震，一丈方圓之內，潛力暗湧，有如江水湍急的暗流漩渦，吹得山石飛走，聲勢猛惡！王屋散人雖以毒冰輪名震江湖，但他浸淫在「黑煞掌」上的功力，舉世也無出其右。

因爲這種功夫，純走旁門，縱然對方功力和自己相若，只要挨上一掌，亦必爲黑煞掌之氣所傷，連同列武林六絕的天狠天狐，都不敢和他硬接硬拚，足見厲害。

但這回他黑煞掌出手，忽然人影一晃，居然有人敢擋在聶小紅面前，不！不對！王屋散人只覺自己擊出的掌風，宛如拍在虛無縹緲之間，不着邊際。他江湖經驗何等老到，當覺不對，趕緊要想收轉，但已經來不及了，自己發出的掌力，突然微微震動，悉數反彈回來。

祁天行這份驚駭，當眞非同小可，連析城雙兇都不敢硬攖其鋒的「黑煞掌」，居然會被人家反震回來，此人莫非就是本島主人銅椰老人？他反應迅速，心念轉動，人已疾如閃電橫掠而出，但還是被自己的掌風罡氣帶動，跟蹌後退了兩步，才行站穩。

定睛一瞧，不由叫名列六絕的毒冰輪王屋散人祁天行瞧得目瞪口呆，面色灰敗，半晌作聲不得！他！會是他？這姓江的小子，居然敢硬擋自己一掌，居然還把自己掌風反彈回來。

這眞是難以置信，僅僅數月不見，對方功力居然會精進到超自己之上！

他那知江青嵐得到大方眞人遲老殘的「兩儀眞解」之後，「先天太極式」原爲百家武學的先河，一經貫通，隨心變化，既沒一定形式，又能克敵制勝於無形之間！

但這一點，連江青嵐自己都尚未發覺，他因眼看王屋散人驟下毒手，才運集功力搶身閃出，他只覺自己拂出的內力，已把王屋散人掌風擋住，同時聽到身後一聲驚叫，自己後心蓬然輕震，那敢情是聶姑娘拍來的掌力，他連忙回過頭去，聶小紅已雙手掩着臉孔，嬌軀搖晃。

因爲她知道自己師門玄靈掌威力之强，可說無人能抗，嵐哥哥如在平時，也許還能硬接，此時搶在自己面前，正當兩人之間，自己這一掌又恰巧拍到他後心，即使不死，也得身受重傷，一時又怕又急，連撤掌都來不及，已砰然擊個正着！

小姑娘掌風出手，心膽俱碎，那知輕震乍撞，嵐哥哥依然如故，並沒受傷，他還回頭往自己瞧來。

聶小紅又驚又喜，嬌軀驟然向江青嵐撲近，口中叫道：「嵐哥哥，你沒傷？」

江青嵐點頭笑了一笑，還沒回答，驀聽一聲劃空厲笑，自天而下，疾若流星，往王屋散人當頭撲下！

事起倉猝，王屋散人連人影都沒看清，便覺一股巨大壓力疾瀉而來，不由心頭一驚，來人不但身子奇快，而且內功造詣也極爲深厚，敢情是屠龍島的人？他不敢硬擋，暴退了半步，那知那股如山潛力，忽然由瀉落改爲平推，勁氣如潮，迎面湧到！

王屋散人吸氣飄身，又斜閃了半丈，才勉强躲開，心頭大感震驚。縱目瞧去，只見離自己一丈開外，站着一個身穿黑袍，臉蒙黑紗的人，負手而立，陰聲說道：「瞧你也是爲『龍角膠』來的？」

這種口吻，居然比平日極爲自負的武林六絕王屋散人還要自負！不！居然連青玉爲桿，白玉爲輪的毒冰輪，都認不出來，中原武林，除了武林六絕，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奇才異能之士，對方在自己面前，居然如此托大！

王屋散人點頭道：「不錯！祁某正爲龍角膠來的，尊駕何人？」

「人——有——悲——歡——

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王屋散人聽得面色微微一變，問道：「你是千里孤行客！你也是爲龍角膠來的？」

黑袍人冷嘿道：「老夫所做之事，不容他人插手，你知道嗎？」

王屋散人初聽對方是千里孤行客，心下微怔，但來人口氣，越說越狂，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裡，不禁勃然大怒，狂笑道：「老夫向來做事，也不准任何人插手，你只要勝得我手上毒冰輪，老夫跺脚就走！」

黑袍人冷笑道：「哦！你還是六絕中的毒冰輪，無怪有些名堂，龍角膠，老夫志在必得，不過咱們先定了主權屬誰，也無不可！」

黑袍人話聲方落，忽然聽到一個蒼老聲音，低聲的道：「嘿！嘿！你們一個也走不了！」

這話聲十分低沉，但入耳清晰，好像是從地底傳來。

黑袍人回目四顧，厲聲喝道：「是誰躲在暗處？何不現出身來，讓老夫瞧瞧！」

他等了半晌，那人沒有再作聲。

黑袍人不耐的嘿了一聲，抬頭道：「姓祁的，咱們先動手，也是一樣。」

王屋散人祁天行忽然輪交左手，先在溫璜週身大穴連拍了幾下，從懷中掏了一粒丹藥，塞入他口中，然後把他放到一塊大石之上，振衣洪笑，返身緩緩走來。

這黑衣人自然是假冒千里孤行客的神行無影祝士愕！他三月之前，曾經潛入屠龍島，而且也志在必得。但他此時面對久負盛名的武林六絕毒冰輪王屋散人，任他再自負，當下也雙掌蓄勢，岸然不動。

王屋散人也是十二分戒備，他因爲只聞千里孤行客之名，從沒見過本人，摸不清對方路數，大喝一聲，手上冰輪轉動，倏然揮輪進擊！這一擊雖然只是試探性質，但武林六絕中人，的確名不虛傳，白玉冰輪捲起的風力，換了武功較差的，簡直可以把人整個撞出。

神行無影祝士愕微微一怔，雙掌輕揮，忽然從輪風中搶攻進去。王屋散人一上手，便見對方捨命硬攻，心中一愕，倏然滑步，毒冰輪化爲橫掃之勢，跟着「橫掃千軍」，再演「旋轉乾坤」、「狂風掃葉」，一連三招，源源出手，登時一幢幢輪影，如崩山裂石，巨濤排空般潮捲而出。

神行無影祝士愕武功再高，急切之間，僅憑一雙空手，也無法硬擋，但他一向驕狂自大，自恃身擅兩家之長，豈肯後退，兩道炯炯眼神在黑紗之中，隱射精光，上身微微後讓，左手揚處，一掌對準如山輪影拍出。

轟！掌風在半空中發出焦雷般巨響，神行無影祝士愕上身晃動，後退了一步，王屋散人却連人帶輪，被震得斜退四步。

原來這是他發覺對方掌風有異，趁勢旁躍，才比祝士愕多退了三步，身形一停，清癯臉上現出無限驚奇，目光注視着祝士愕其紅如火的左掌，沉聲喝道：「天雷掌，你是烈火門……」

神行無影祝士愕陰森森的道：「你再試老夫一掌。」

話聲出口，右手又凌空拍來。這一掌和先前又是不同，掌風出手，潛力潮湧，中間還夾着一陣陰寒之氣，威力之大，王屋散人數十年來，簡直還是第一次遇上。

他終究是武林六絕中人，見多識廣，對方兩次出手，勢若水火，不由驀地想起一個人來。不錯！這是北海「玄靈掌」！

玄靈掌號稱天下無人能抗，祁天行毒冰輪維護前身，後退不迭，但他知道這種掌力，最耗眞元，自己只要不和他硬對，也未必就輸，心念疾轉，身子在後退之中，忽然一個急轉，手劃弧形，一幢輪影，已向祝士愕身側襲到，口中同時喝道：「姓祝的，憑你也莫想佔得老夫便宜。」

蓬！玄靈掌一掌落空，發出山搖地動的大震，砂石狂捲，罡氣電漩，但一幢瑩光，已斜斜攻到。

祝士愕果然大爲驚慄，嘿然一聲，側身運掌，向左封去。

這兩位不可一世的高手，在小山脚下，各自展開眞實功夫，倏忽往來，打得異常激烈！

但就在他們動手之際，江青嵐等四人却早已悄悄的走了，他們急於找尋失陷銅椰陣中的黑衣崑崙摩勒，四條人影，如飛的往小山頂上奔去。

「兩位且請住手！」

一個洪亮的聲音突然響起！神行無影祝士愕和王屋散人祁天行同時一驚，兩條人影倏地分開。只見離自己兩人身前不遠，一排站着三人，中間一個是紅臉蒼髯的黃衫老者，左右兩邊，是兩個中年道人，六道眼神一齊盯在兩人身上，不住打量！

神行無影祝士愕首先不耐，陰哼一聲，冷冷的道：「你們也爲龍角膠來的？嘿嘿！那也容易，先對付我們兩人再說！」

王屋散人成名多年，不像祝士愕久處北海·認識的人較少，是以眼光掠過，就洪聲問道：「來者莫非就是東海三仙嗎？屠龍島龍角膠，任人自取，三位此時現身，有什麼見教不成？」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宇文成都等總、副統領擊退敵人的幾次襲擊，跟着在長安搜索敵踪，只發現了李靖夫婦，並無帶來兵馬，而虬髯客踪跡全無，總、副統領都住入宮中，以策安全，豈料虬髯客張仲堅單身赴宮廷，想會袁紫烟搏鬥，宇文成都也想會戰劍客，可惜一招便敗倒，袁紫烟也親自會會馭劍能手，用術法把他擊倒，李靖高喊手下留情……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春蠶到死絲方盡　杜鵑啼血喚不回

袁寶兒慢慢地走遠了。

李靖幾次想喊她轉來，每次都欲言又止。

「啼血杜鵑喚不回。」好悲悽的心聲，好淒涼的感慨，李靖沒有勇氣破壞這份淒迷之美，美得永示難忘，美得人心都凉了。

李靖感覺到眼中有點濕潤，舉手拂髮，借故拭去淚水。

偸眼看去，只見袁紫烟痴痴的望着袁寶兒去向，任令清淚滾下來。

這位天上仙子，食多了人間烟火，竟然也有了觸景傷感的情懷。

「李靖，你走吧！寶兒心已碎，淚已盡，回太原也無法活得下去，」袁紫烟道：「讓她留下吧！」

「袁姑娘，」李靖恭恭敬敬的抱拳一禮，道：「一謝姑娘手下留情，留仲堅大哥性命，也給李靖面子，這份情意，我會永誌心中，二請姑娘慈悲，救救寶兒。」

袁紫烟取出絹帕，拭着臉上的淚痕，道：「我們情同姐妹，我會盡力而爲，皇上雖然苛忮一些，但對寶兒寄情之深，重過他的錦繡河山，沒有袁寶兒，皇上可能會振作，寶兒害了他，他也害了寶兒，天啊！人間的情愛，竟是如此的苦澀。」

李靖長歎一聲，道：「李世民爲寶兒嘔血數斗，幾乎喪失了救世的志願。」

「李靖，我也有一事請托，」袁紫烟道：「要李世民晚三年再出兵攻長安，天象已成，人力已難挽回，提前出兵，有害無益，何不順應天機！」

「好！袁姑娘請放心，李靖保証三年內練兵不動兵，一旦大軍出動，我要在五年掃平各地霸主，統一天下，使民間少受些戰亂之苦。」

「虬髯客的事，也請你處置了。」袁紫烟道：「這關係着李世民的大業成敗，也不容許你推辭了。」

李靖微微一笑，道：「仲堅大哥自認天下無敵，受此挫折，也無顏逐鹿中原了，姑娘保重，李靖告辭。」

李靖抱拳作禮，袁紫烟竟然也盈盈作態，還了一禮，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她自入皇宮，就很討厭這些繁文縟節，禮貌的表達都是很直接的方式，揮揮手，抱抱拳，自任國師之後，見皇上也懶得行大禮了，就別說要她學習婦道人家雙手撫着柳腰學萬福了。

但她作起來，還眞的好看。

＊　＊　＊

虬髯客醒過來，霍然坐起，只見龍將江森、虎將燕可肅立榻前，看到虬髯客一下子坐了起來，喜道：「大王醒來了，大王醒來了，大王終於醒來了。」

張出塵手捧着一個白瓷碗，由門外走了進來，道：「大哥，這是你最喜歡的冰糖燕窩粥，先進用一點，我一直把它放在溫火上，不燙，也不凉。」

虬髯客沒伸手去接，張姑娘只好用玉匙餵他，虬髯客搖搖頭，大嘴就近在瓷碗口，一口氣，把一碗燕窩粥全吸了進去。

「江山不改舊顏色，身上有傷啊！」張出塵道：「還那麼狼吞虎嚥的。」

「本性難移呀！」虬髯客笑道：「要我吃飯像綉花，就不如餓死算了，三妹，我暈迷好久了？」

「這是第五天，三天時，你還暈迷不醒，我們有些急了，李靖去找袁紫烟……」

「三妹，不能求她，爲兄可以死，也不能向那個妖女示弱。」

「不是求她，是問她，」張出塵道：「她說大哥是超人體質，七天內一定可以醒過來，而且，一醒就痊癒了，不會有事，她還給了一粒丹丸。」

「妳給我服下去了？」虬髯客問得很黯然。

「沒有啊！」張出塵道：「丹丸還在我的衣袋中，李靖知道大哥的脾氣，不願受人點滴恩惠，所以不敢給你吃啊！」

「唉！還是二弟知我，只可惜，我受七絕道人之愚，把二弟得罪了。」

「他不會記在心上的，只是怕惹你生氣！」張出塵道：「才躲起來不敢見你！」

「二弟現在何處？」虬髯客神情微現激動，道：「快請他過來見我。」

李靖舉步行了進來，一撩衣，單膝跪在榻前，道：「小弟就在門外恭候，未得大哥召喚，不敢貿然進見。」

虬髯客抓住了李靖一隻手，道：「起來，起來，是作大哥的對不起你，要求你多原諒了！」

「小弟心中絕無芥蒂，對大哥的敬重……」李靖道：「也無絲毫改變。」

「誤聽七絕道人之言，致有今日慘敗。」虬髯客道：「如照二弟的安排，那會有今日之失！」

「大哥，天意已定，」李靖緩緩站起身子，道：「就算小弟和大哥聯手，可能有一時興盛，但絕難得持久，何況，袁紫烟這一關也很難闖過。」

「說得是，敗軍之將，何足言勇，」虬髯客黯然一歎道：「二十年的準備，廢於一旦，好夢連場，却在關鍵時刻，盡成空幻……」

張出塵心中不忍，很想勸說幾句，但見李靖肅然而立，不肯接口，也就不敢多說了。

她對夫婿的才慧，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想到李靖不開口，必有深意，自己插口多言，很可能會把事情破壞了。

果然，李靖待虬髯客一陣唏噓過後，才接口說道：「天地遼闊，除了中原一片錦繡河山之外，還有無數的壯麗山河，可供大哥縱橫馳騁。」

虬髯客眼睛一亮道：「在那裏？」

李靖道：「乘船南行，大海之濱，別有天地，千島萬嶼，出產豐饒，也有很多男女，生活在那裏。」

虬髯客點點頭。

他沒有說話，李靖已知道他不是很喜歡那些地方，大海茫茫，風浪難測，沒有知海的把握，就不願太冒險了。

李靖笑一笑接道：「西行沙漠之外，有一片遼闊天地，草原豐盛，人口衆多，牛羊無數，旁依崑崙山，水源亦很豐沛……」

「好，好！大哥就穿越沙漠，找一處人間的新天地。」目光一掠龍虎二將，道：「江森。」

龍將江森一躬身，道：「大王吩咐。」

「趕往華陰，要破天劍黃雲爲統帥，」虬髯客道：「把三萬大軍裁減成三千人，但這三千人一定要年紀很輕，武勇過人。遣走的人，每人給銀一百兩，讓他們回家鄉後，能安居樂業。通知鍾木魁，請他隨黃雲行動，帶上營帳細軟，糧草金銀，一路而行，在嘉峪關外紮營等我。」

「江森領命。」一個長揖，轉身而去。

虬髯客點點頭，道：「燕可。」

「末將在。」

「去通知你們率領的三十六名龍虎武士，在城西五十星盤羊口等我們。」

「大王，」燕可道：「長安城中還有一萬名分佈在各行業中的精銳，不通知他們一聲麼？」

虬髯客道：「西行萬里，何處是家園，人一多，糧草就供應困難，所以，我要黃雲由三萬人中選出三千人，長安城中的伏兵，早已習慣過了五六年生活，大部份娶妻生子了，何況，兵在精，而不在多，不用驚擾他們了。」

「大王說得是！燕可這就去通知他們，明日動身。」抱拳長揖，轉身而去。

目睹龍、虎二將去遠，虬髯客掀被下床，抓一件長袍披上，道：

「二弟、三妹，我們很久沒有好好談心，今日開懷暢言，盡吐心中的塊壘，小兄西下之後，今生是否還有見面之日，就很難預斷了。」

他眼中有點濕潤，湧出了兩眶淚水。

李靖也很感傷，淚水湧出眼外，順腮而下，把一個不可一世的豪傑逼得西行萬里，渡過大沙漠，追尋新天地，是一件何等凄涼的事，何況，這個人，又是他義結金蘭的大哥。

至於張出塵，早已經淚如滾珠！哭得嗚咽出聲了。

不錯，虬髯客是敗在了袁紫烟的手下，但逼他放棄逐鹿中原霸業的，却是李靖，不管措詞如何的委婉，態度如何的誠懇，但還是把人攆走了。

所以，李靖心中除了別離的傷感之外，還多了一份愧咎。

臥室外面，是一個精巧的客廳，兩個女婢早已站在廳中，見三人步入客廳中，立刻奉上面巾、香茗，端上細點。

虬髯客拉開靠在紅漆桌子旁的太師椅，道：「坐！坐。」

這是張不大的桌，四張太師椅，佔滿了四面的位置，李靖選了虬髯客對面坐下，張出塵就只好坐在大哥的身旁了。

虬髯客由懷中取出錦囊，道：「三妹收起來，這是給妳的一份禮物，妳和二弟都很需要它，唉！只恐會便宜了李世民。」

張出塵猶豫了一下，擦乾一臉淚痕，接入手中，道：「大哥，是什麼？聽起來好名貴的！」

「不是名貴，但却是一份很重要的禮物！」虬髯客道：「小兄在江湖上經營了二十年，在長安的中原各地……」突然住口，揮手令二位女婢退出客廳，才接道：「伏藏了十萬甲兵，積存了千萬白銀，盡在這錦囊之中，裏面有各大錢莊存款的帳號，也有黃金、白銀埋藏的位置，這些人雖然是藏伏在各地民間，但錦囊兵册上，記有詳細的地址、姓名，他們都是千夫長，一共有一百二十八人，你只要找到他們，他們能在三天內集齊所屬，集中候命。」

張出塵聽得神往了，吁口氣，道：「眞是千古至今最重的一份禮物，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了。」

「大哥，」李靖道：「爲什麼不多選一些勇武健者，帶往西疆呢？」

「如若世上有着和我鏖戰數十合的人，」虬髯客道：「帶再多的人，也無法開闢西疆，我要以天神臨凡的威勢，使他們臣服於我的。」

「大哥是有這個能力。」李靖道：「就地取才，用而治之，反易生根了。」

「所以，這些財富、兵馬，我已沒有用了，我和他們相約十年爲期，過了這個限期，這些伏兵就自動解散，不直接受約束，不過，你們要早通知他們，還可以延長三年，再不動用，他們已年事漸長，不算是精銳之師了。」虬髯客道：「你們掌握了這財富人馬，可以和天下任何諸侯抗禮，就是李世民也沒有二弟、三妹的實力雄厚。」

「大哥這些準備，確是眼下競取霸業的强勢兵力，一旦動員，一呼百應。」李靖道：「放眼天下，無人能及，不過……」

虬髯客一揮手，不讓李靖再說下去，接道：「這份贈送你和三妹的禮物，已爲你們所有，你們如何運用，就不關我的事了，我不想知道，也不願多管，倒有一件私事，我要對二弟說明白了！」

李靖淡淡一笑，道：「大哥請說，小弟這廂洗耳恭聽了。」

「日久情生，古人誠不欺我，爲張三妹的劍法，我和她太過接近了，」虬髯客轉眼望去，只見李靖笑容滿面，全無不豫之色，才接下去，道：「竟然在不覺不知中，動了情懷。」

「出塵美麗絕世，嬌媚可人，」李靖道：「如若有人和她常日相處，不動情懷，那個人就是泥塑木雕的了。」

「最可惡的是七絕道人，從中挑撥，不讓人稱三妹爲李夫人，」虬髯客道：「這些事，我雖有所聞，却未追究。所以，人人都稱她張姑娘。」

「也無法追究啊！叫出塵張姑娘，沒有錯呀！」李靖笑道：「她本來就姓張！」

「二弟，」虬髯客道：「這件事，你眞的不放心上麼？」

「我聽到傳言，」李靖道：「但我沒有問過出塵，我們是金蘭兄妹，大哥關心三妹，我很高興，有什麼事要我放在心上呢？」

兩個談話的人，神情如常，但聽兩人談話的張出塵，却是羞紅滿臉，紅到耳朵後邊去了。

她雖然羞不可抑，但羞中無愧。

「說得是！」虬髯客道：「也許我心有所思，但却絕無侵犯過三妹的行動，雖然如此，也夠我這個作大哥的慚愧了！」

「大哥，以出塵之美，天下有幾人能不動心，何況，你們日夕相處有近年之久，」李靖道：「指導劍法，傳授內功，難免有肌膚相觸之時，情懷雖動，但却發乎情，止乎禮，這一點，小弟恐怕就不如大哥多矣！」

虬髯客哈哈一笑，道：「好兄弟，你如此信任大哥，也不枉我們結義一場，小兄西行，如有所成，定會派人通知你們，如有需要大哥，不管它山水遙隔，千里冰封，黃沙漫天，烈日炙人，只要我得到訊息，一定兼程。」

「大哥英雄蓋世，天下無敵，」李靖道：「衝鋒陷陣，無人能擋，不過，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方面還望多加少心，破天劍黃雲誠厚謹愼，可寄重任，鍾木魁只是一員戰將，却不是統兵之帥，大哥就應把他留在身邊，遇上强敵，可以借重，因爲他心中只有大哥一人，別人就很難指揮他了。」

虬髯客點點頭，道：「謝二弟贈言，現在，我們再無塊壘，可以放懷暢飲，好好喝一杯了。」

「小弟奉陪，不醉不休。」李靖笑道。

「慢來，慢來，我還有事請教大哥，」張出塵道：「然後，我陪你們喝個痛快，我還要拔劍起舞，放聲高歌，以珍惜這一次兄妹會聚……」說到此處，已是泣不成聲。

「別哭，別哭，」虬髯客道：「不是有要事問我麼？是什麼事？」

張出塵擦拭着淚痕，道：「沒出息呀！說着說着就哭了起來了，女人家，就是不如你們大男人哪。」

「男女之間，如沒有一點分別，」李靖笑道：「這世上就少了很多人情味道了。」

虬髯客道：「說吧，究竟是什麼事？我急着要吩咐他們擺酒啊！」

「這錦囊中的名單，一百二十八個千夫長，都是大哥的人？」張出塵道：「他們如何肯聽小妹和李靖的話呢？」

「我漏說了這件事，」虬髯客道：「錦囊中有一面竹牌令符，任何人拏着那面竹牌，他們就唯命是從，好好收存起，不要遺失了。」

「小妹記下了，」張出塵道：「我會一直帶在身上，要取竹牌，先取我命。」

「秘而不宣，誰會知道呢？」虬髯客道：「三妹只管放心。」

「大哥，這錦囊中事，除大哥之外，」李靖道：「眞的是再無別人知道麼？」

虬髯客沉吟了一陣，道：「江森、燕可也許知道一點，但也不是全部，至於埋藏金銀的人，先被蒙上眼睛訓練了三個月，讓他們習慣於蒙眼作事，才帶他們去埋藏金銀，一共有五處地方，我也留下了不知情高手看守，如何取出，也記載於錦囊中一本記事簿中，還有連絡的隱語，你們若說不對，他們還會阻攔你們。我無法肯定他們的忠實程度，至少要打走他們才行，三妹，所有的事情，都在一本記事簿中，不過名册是由白絹製成的册子，計共兩本，名册記人，簿子記事，妳仔細看一遍，就知道如何處置了。」

「多謝大哥！」謝着謝着，又流下了眼淚。

心中感動啊！

李靖也不自禁的取出絹帕拭淚。

這是多大的恩情，十萬甲兵，千萬藏金，是虬髯客二十年的心血，一下子就送人了。

虬髯客却哈哈大笑，笑聲中高聲叫道：「擺酒！」

兩個女婢當先入廳，片刻之後，酒菜齊上。

這裏不是客棧，但一切似都準備妥當，一聲傳呼，很快就到。

說已沒有塊壘，其實三人心中都有感慨，離情別緒，充塞心頭，虬髯客英雄蓋世，但仍被張出塵一縷溫柔，縛緊了英雄肝膽，想到今日一別，此後很難再見那美麗的音容笑貌，心中痛苦極了，痛苦歸痛苦，還不能流露出來讓李靖發覺，兄好大碗的喝酒，酒入愁腸愁更愁，酒也就越喝越多了。

虬髯客酒量好，千杯不醉，但一千一百杯呢？何況，心有一把火，悶着讓它燒，又不能說出來呀！

所以，虬髯客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張出塵也醉了，她也在想心事，想到以後要自己摸索練劍，少了虬髯客這個盡心傳授的人，要更上層樓，也就要化費更多、更長的時間，再想到虬髯客送了二十年聚集而成的重禮，眞想抱緊他大哭一場，就算讓張大哥抱我親我，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不脫光衣服上床，也該算對得起李靖啊！三個人義結兄妹，一般的情深義重，爲什麼，我作了李靖的妻子之後，就要和作大哥的拉遠距離？

這件事很纏夾，越想越奇，越想越亂。

想歸想，張姑娘還是不敢做出來，按下一腔情愁，喝悶酒，不醉更何待。

因而，張姑娘醉得伏案睡着了。

李靖也醉了，他雖然大度雍容，並未把大哥和妻子的事看得很重，那要得滴酒不沾，完全清醒才行，喝多了酒，就胡思亂想了，他想該不該讓虬髯客把出塵帶去西域，眞的提出來，虬髯客會不會答應呢？出塵會有些什麼反應？

虬髯客那份厚禮，不給二弟給三妹，我李靖要不要接受呢？不接受，就應當面說出來，不說，就是

承受了，說出來，是什麼後果不知道？不說又窩在心裏難受，我李靖熟讀兵法，精曉韜略，不要千萬贈金和十萬甲兵，一樣能帮李世民打出天下。

想來想去，無法說出口，只有悶在心裏了。

主要是捨不得張出塵啊！

這樣的心情，喝酒不宜多，一多就大醉了。

李靖喝酒前就說過不醉不休，果然是三人全醉了。

以三人精深的內功，本不該醉，只因心中多了一個愁字，酒入愁腸易化相思淚，也容易喝一個酩酊大醉。

這一來，忙壞了兩個丫頭，抬起三人放在床上，再幫他們解衣裳，張姑娘很輕巧，抬起來不費力，李靖也還能抬得起。

但虬髯客就抬不動了，兩個丫頭用盡全身氣力，虬髯客分毫不移，沒法子，醜媳婦只好見公婆，招來了兩個大男人，四人合力，才算把虬髯客抬上床，顧不得這位大英雄的酒後醉態被人看到了。

第二天李靖醒過來，已經是日上三竿，叫醒張出塵，一同去看虬髯客，聽兩個丫頭說，虬髯客天一亮就離此而去。

他內功精深，醉得深，醒得也快。

昨夜一醉，兄弟們就此分手了。

張出塵摸摸懷中的錦囊，道：「李靖，要不要把十萬甲兵和千萬餉銀，交給李世民？」

「再過幾年，武士老矣！」李靖道：「金銀更是身外物，除了軍餉外，我們兩個人那能用得這許多，留之何用？」

「你可以自己闖啊？」張出塵道：「有錢有人，加上你用兵的才能，這十萬里錦繡山河，該是誰家天下還難說？」

李靖聽得心頭一跳，忖道：「她竟有如此想法，眞是巾幗志向勝鬚眉了。」

想得深入，忘記答話了。

「李靖，是不是我說錯話了？」張出塵道：「夫唱婦隨啊！要你決定的才算，我說了一百次也不算數，小婦人不知天下大事，夫婿可別怪我。」

李靖笑一笑，道：「出塵，千萬藏金，十萬甲兵，這是筆雄厚的本錢，誰都會啟動爭霸天下之心，不過，辦不到啊！」

「你不生氣，也不怪我？」張出塵道：「我倒想和你爭論一番，此地沒有外人，說完就算，應該如何，還由你拿主意了！」

「不說個青紅皂白，妳也不會服氣，出塵，盡妳的才能爭論，」李靖道：「不過，一定要講理呀！」

張出塵點點頭，道：「你自認不如李世民麼？」

「論氣度風範，民胞物與的定力，我不如李世民，但行兵佈陣，運籌帷幄，李世民就不如我了！」

張出塵微微一笑，道：「打天下，搶江山，可是一刀一槍殺出來的，風範氣度有何用呢？你用兵才能勝過他，爲甚麼不自己爭取帝位，黃袍加身？李靖，當仁不讓啊！」

說完話，一臉得意之色，似是這番辯論已手握智珠，贏定了。

「我是一員上將，將兵之能，多多益善。」李靖道：「李世民却是將將的奇才，李淳風、袁天罡都是飄然出塵的世外高人，但却甘爲世民所用；秦瓊、敬德、程知節等數十位桀傲不馴的虎將，也都甘願投其麾下，聽候所命。出塵，他生具先天下之憂的博大胸懷，是人中之龍，此點我是萬難及得，虬髯客也不如他。袁寶兒姿色之美，當得是人中之最，爲了天下萬民，他捨了，如要我捨了妳，我只怕甚麼事也無法再辦，終日以酒澆愁，以淚洗面了，只此一樁……」

張出塵嚶嚀一聲，投入李靖懷中，道：「不用再說下去了，你贏了！沒有李世民華陰行宮中一席話，我那裏能知曉夫君一番苦心，愛妾之深，情比天高；沒有二公子一番開導，那還有今日夫婦的和睦，我想到歪裏去了，鑽入了牛角尖中，一旦回不過頭，只有一死了之，夫君啊！那可是含恨九泉的悲劇，只想你在外面，擁美自娛，那還會想得到我，那等大恩未報點滴，我竟萌生了貪婪之心，走！到太原去，我把人、錢交出去，再當面向他請罪，我該死啊！」

李靖呆了一呆，忖道：女人善變，果然不錯，六月天變得快呀！快得讓你來不及適應，但想到夫妻誤會冰釋，確是李世民的功德，心中亦很感動，拍拍張出塵的玉肩，笑道：「賢妻何須如此，妳說過，此地沒有外人，到太原交出人册、財單就是，我們夫妻這點秘密就讓它永埋妳、我心中，妳甚麼也沒說過，我甚麼也沒聽到，如妳向李世民當面請罪，妳罪在那裏？豈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說得是啊！我們夫妻倆只是說說閒話，我也沒有作錯甚麼呀，何罪之有！」張出塵笑一笑，道：「看來女人只能想一件事情，才能想得絲絲入扣，點滴不漏，事若多，就亂了，不知該先想那樣，想來想去，一樣都想不對了。」

「想想何妨？」李靖一手拉住張出塵，笑道：「走！到太原見李世民去，妳送給他這份厚禮，足以驚天動地。」

「還有我的夫君，要爲他親冒矢石，轉戰天下，」張出塵道：「爲妻的也只有馬前鞍後的追隨效命了！」

李靖仰天大笑。

* * *

歡迎李靖到太原，二公子親率了李淳風、袁天罡、秦瓊、程知節等文武幕賓數十人迎於城外。

隆重得就像迎接一位故舊、名士了。

李靖心中明白，故作不知，滾鞍下馬，拜伏於地，但人還沒有拜下去，已爲李世民扶住，道：「兄弟，不用多禮，接風筵席早已擺好，恭候兄弟入席。」

抬頭看看天色，午時已過，滿營官員，似是都在等他吃飯。

「二公子如此厚待，折殺我了，數十位前輩、好友，都餓着肚子，李靖之罪也。」

「我早已許過諾言，兄弟約定的歸期不至，世民由是日起不進飲食，直到兄弟歸來爲止。」

「這……這叫李靖如何擔當得起啊！一旦行程有誤，豈不害了二公子……」

「葯師，我們相信你一言如山，」李淳風道：「二公子更是堅信，你不會錯過約期，葯師如眞的不歸太原，二公子似準備絕食一死，向萬民謝罪了。」

「明天！就是黃道吉日，拜帥之台，已於今日峻工，」袁天罡道：「明日登台接下帥印，是否急促了一些？」

「李靖報效二公子厚愛心切，而且私事已了，」微微一笑，接道：「就算今日對天宣誓，永爲二公子麾下之臣，我亦不敢辭也。」

「兄弟，言重了，我們先回營中進餐，天罡、淳風兩位先生，也是滴水未進，其他的兄弟，恐都已餓得前心貼後心了，」李世民笑道：「不過，我沒有勸他們陪我，是他們自己願意陪我餓肚子啊！」

說得使隨來的將軍們失聲大笑。李淳風、袁天罡，亦不禁爲之莞爾，李靖却感動得長揖拜謝。

李靖環顧四週，不見尉遲恭，忍不住低聲問道：「敬德何以不在？」

他早已知道柴紹在雲中山，暫代李世民訓練三千鐵甲兵，敬德是一員虎將，勇猛善戰，但却不是練兵的材料。

李世民突一眨雙目，歎道：「他和大哥建成鬥口衝突，建成誣陷敬德動手，激怒父王，把敬德拏下牢了。」

李靖閃掠過一抹訝異神色，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笑道：「敬德力能擊斃虎、牛，建成大公子能承

受一拳，安然無恙，也是武功高手了！」

「敬德那裏眞正出拳，只是握拳舉了一下，」李世民道：「家兄一口咬定敬德出拳打他，也有人看到敬德舉起了拳頭，就這樣被含寃下獄了。」

「尉遲恭該有百日牢獄之災，」袁天罡道：「對他有利無害。」

「如非袁先生以此相勸，世民必將據理力爭，爲敬德開脫。」

李靖笑一笑，道：「袁先生卜算之能，神算無比，二公子就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了。」

心中却是暗暗忖道：只安居太原一隅，兄弟之間，似已開始了奪權、奪勢之爭，一旦取得天下，這一場兄弟鬩牆的火併，只怕是無法避免了，二公子要我接掌帥印，此後，建成、元吉必將視我如眼中釘，去之而後快，此事倒要早作預防！

＊　＊　＊

李靖登台拜帥，是一件哄動太原的大事，李淵來了，建成和元吉却托病未到。

袁天罡侯李靖接了帥印，悄然行近李淵，道：「侯爺，你同意二公子聘約李靖爲帥，可知道這個後果麼？」

李淵也知道袁天罡、李淳風是世外高人，對兩人有著相當的敬重，道：「甚麼後果？還請先生說個清楚。」

「由今天開始，太原已舉起了造反的旗幟，這可是抄家滅族的大罪！」袁天罡道：「事情傳入長安，也許會激怒皇上，調動大軍征剿！」

「這……」李淵被袁天罡這一嚇，竟然有點慌張，道：「先生說得是啊！太原這彈丸之地，如何能和舉國大軍對抗，一旦百萬大軍殺到，太原不足五萬人馬，如何能夠抵禦？先生何以教我！」

「事已成眞回頭難！」袁天罡道：「這些將帥軍兵，都是衝着二公子來的，事由他起……」

「對！」李淵道：「搞到今日這個局面，全由世民而起，我把這個奴才抓起來下入大牢，一旦朝廷興兵而來，我就把世民獻出，用他一人之命，救我李氏一族了。」

兩人談話的聲音不大，距離帥台數丈之外，除了李淵兩個近身侍衞之外，別人也無法聽到。

「我和淳風，可以袖手離去，但數十員勇猛善戰的虎將，」袁天罡道：「就很難處置了。」

「怎麼？」李淵怒道：「他們還敢造反麼？我把他們全都抓起來。」

「這一來，他們不反也不行了！」袁天罡笑道：「侯府大軍、勇將，就未必受你駕馭了，他們急怒之下，殺入侯府，誰又能夠鎭得住呢？」

李淵歎息一聲，道：「先生說得是，今後，應該如何？」

「二公子是將將之才！」袁天罡道：「天下英雄，無不敬慕，侯爺何不放手，讓二公子主持其事，五年之內，侯爺當可黃袍加身。」

李淵點點頭，沒有開口，人却轉身而去。

他好像答應了，但又非心甘情願，看來，要一個人放棄權勢，實非易事，雖親如父子，亦不願大權旁落。

袁天罡暗暗嘆息一聲，忖道：「我本想早日使二公子建立起威望，消去建成、元吉爭奪權位之心，看來是天意難違，無能爲力了。李淵不積極支持，就無法防微杜漸，免去日後兄弟相殘的悲劇了。」

李靖很想把袁寶兒的事告訴李世民，但他還是咬牙忍了下去，但却轉告了袁紫烟的請求，三年內練兵不動兵，但却誇下海口，大軍一動，兩三年內即可底定天下。

李世民有些不相信，但還是答應了李靖的請求。

張出塵獻出兵册、藏金，並且說明了是虬髯客準備爭霸天下的部署，他决心退出中原霸業之爭，轉送給李世民了。

這使李世民心中對虬髯客的看法，有了改變，這個人雖然霸道一些，却能順天應時，心中也默許了，由他開拓西疆，自立王朝。

這時，李靖才說出了三年的計劃，他雖然接掌了帥印，但不能常住太原，他要在三年之內，聯絡虬髯客留在中原的十萬甲兵，並把他們重新組織起來，分佈在一個重要的所在，太原大軍若動，這十處可以同時起兵響應。

李世民點點頭，暗道：原來他早已成竹在胸了，勿怪敢誇下海口，兩三年底定中原了。

李靖和張出塵留在太原小息三天，立刻動身，但第五天破天劍却專程來探視李靖，也想求教一些開闢西域的策略。

但兩天之差，錯過了最後一面。

隋煬帝決南移東來的消息，終於傳了開去，宇文成都帶了田當、蕭雨、凌雲等五位副統領和三千宮衞，隨行護駕，蕭皇后和十二院夫人，精選了六百名宮娥隨行，車馬迤邐了數十里。

宇文成都很想留在長安，想多看看袁紫烟……

但他和隋煬帝相許的交情，使他無法拒絕皇上的意旨。

袁寶兒辭別袁紫烟時，神色如常，微笑的說：「皇上待我恩寵三

千，我決心跟他東遊……」

「寶兒，」袁紫烟歎息一聲，道：「回太原去吧！皇上追問下來，姊姊一力承擔，我保証不會出兵征伐太原。」

「那裏還有兵可用啊！」袁寶兒道：「稱得上精銳的就是宇文成都手下幾千人，大隋朝沒有倒下去，是靠姊姊一柱擎天，妳不走，沒有人能入長安，至於我跟皇上走，全出於自願，我無顏再見李世民，也不能再回太原，他們要求我的事，我沒有作到。」

「我知道，是我害了妳，」袁紫烟道：「我不來長安宮院，妳隨時可以殺了皇上……」

「也不是啊！」袁寶兒道：「那一夜我跟他龍床雲雨會，似乎已經註定了我的命運，我想集他寵愛於一身，很認眞的取悅他，摧毁了我薄弱的道基，我已經是個術法將失的弱女子，還能有甚麼作爲呢？」

「寶兒，現在補救，還來得及，」袁紫烟道：「我全力幫助妳。」

「不行了！」袁寶兒道：「我無法堅拒皇上的求愛，不能靜下來重修道基，所以，這一生我只有跟着他了，作一個取悅皇上的小女人，往事消逝如雲烟，再回首，爲時已晚了，春蠶到死絲方盡嘛！紫烟姐，今日一別，恐是無緣再見了。」

「三年後，我回終南山，苦修兩年，我相信能助妳重復道基，」袁紫烟道：「寶兒，我們訂一個五年之約，我接妳上終南山去，那裏太靜了，有了妳，我可以解去不少的寂寞，我們好姊妹一起修練。」

「但願我能有這個福份，紫烟姐，太監已來催我，」袁寶兒道：「珍重了，紫烟姐。」

袁寶兒起身向外行去，兩個太監早已在門外候駕。

袁紫烟送出門外，大聲叫道：「寶兒，別忘了五年之約呀！」

袁寶兒沒有回答，乘上車輦而去，心情不好，懶得走路了，事實上是坐上車輦拭眼淚，可惜袁紫烟沒有看到。

車隊登上秦嶺，袁寶兒乘坐的那輛車，突然馬失前蹄，滾下了萬丈深谷。

站在邊沿向下看，霧沉沉，黑幽幽，景物難見，別說是人了，就算是一塊石頭，這樣高的地方掉下去，也要被撞成碎粉。

隋煬帝失聲痛哭，他是眞的疼愛袁寶兒，蕭皇后和十二院夫人，拉住他，宇文成都和田當也守在身邊，這個皇帝竟有跳下懸崖的衝動，而且神情很認眞，不是那麼多人拉住他，眞可能跳崖殉情。

萬丈懸崖上下難，但隋煬帝堅持要下去尋找，生要見人，死要見屍，他說：寶兒會術法，也許能逃過劫難。

宇文成都只好帶着田當、蕭雨下深谷，心中却暗暗忖道：「她術法高强，怎麼會跌下深谷，這分明是自殺呀！她要魂留長安，捨不得李世民哪！」心中念轉，但却不敢說出口。

這萬丈峭壁，使三個武林高手也走得心驚膽顫，下到谷底，也見到了屍體，但已血肉模糊，面目難辨，宇文成都却帶上一些散落的珠子和碎裂衣服。

隋煬帝認出那是他送給寶兒的明珠，蕭皇后也認出是寶兒穿的衣服。

是眞的香消秦嶺，玉殞幽谷了，一代人間絕色，就此別離了人間。

消息傳到太原，李世民三日夜滴水不進，一直跪在袁寶兒的畫像前面，傷心欲絕，悔恨萬千，後悔放她到長安。

李淳風、袁天罡，費了無數口舌，才勸止了李世民的傷痛。

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是他的志願，不允許他有太多的兒女情長。

袁紫烟不相信袁寶兒會被摔死，親赴深谷尋覓，但也只找出一些屍身餘跡和衣物、明珠。

袁紫烟再也忍不住了跪在深谷中放聲痛哭，她心中明白，寶兒之死是自殺，但大半都是她害的，她如不下終南山，進入長安宮院中，袁寶兒不會死。

不論多少傷情、淚痕，也找不回袁寶兒了。

袁紫烟暗暗發誓，鎭守長安三年的諾言若滿，就立刻回終南山去，不再留戀這人間的繁華笙歌。

（全文完）

上文提要：豆腐大俠、百花公主等雖然逃過神仙居的驚險歷程和昨夜被國師的圍捕，現在又被跛脚皇帝留在紅宮中，得到熱情接待，不知葫蘆裏賣的甚麼葯，原來他們也覬覦那神珠，派葉希賢、楊應能爲他的兒子、女兒撮合婚事，遭到宋小飛、吳小雲的拒絕，便順水推舟的爲二小成全婚事，擇吉迎娶，一切費用由紅宮包辦，到處張燈結綵……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要脅投効廢帝

故意錯配鴛鴦

張夢月見問，立將宮廷規矩，婚前不宜相見，吳小雲正在忙着趕製新嫁衣的事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大家緊繃的心弦這才稍稍緩和一些。却也使事情更加撲朔迷離，猜不透朱允炆、南巴究竟打什麼鬼主意。

翁九如皺眉道：「張姑娘與朱綿綿相處一日多，可會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張夢月沉思一下，道：「沒有，就像老朋友聚會一樣，平靜無波。」

「都談些什麼？」

「海闊天空，無所不談。」

「有無提到魔戒神珠，或宋、吳聯姻，以及要咱們帮朱允炆天下的事？」

「隻字未提。」

「有無異乎尋常的舉措行動？」

「我們三個人朝夕相處，形影不離，綿姐不會與他人接觸，談不上有何異常行動舉措。」

翁駝子疑雲滿面，一臉迷惘，搖頭晃腦的道：「莫非是我們多慮了？」

張夢月道：「這裡的人大家都很友善，我看八成是咱們多心了。」

「但願如此！」

這是大家一致的想法，衷心期盼只是疑心生暗鬼，南巴、朱允炆無不良意圖。

* * *

話是這樣說，豆腐大俠還是放心不下，回到自己的臥室之後輾轉反側，久久難以成眠。

一陣輕微的步履之聲傳起，張夢月推門而入。

也是一個心煩意亂，睡不着覺的人。

情況如一，心境則二，張夢月想的是另外一件事。

「夢月，還沒睡？」

「嗯，睡不着，有一件事想跟你說一聲。」

「說吧，本俠在聽，是否在紅宮有所發現？」

「是我們之間的事。」

「我們之間有什麼事？」

張夢月輕輕一歎，帶着一臉楚楚堪憐的表情，如泣如訴道：「關於我倆的婚事。」

宋小飛就怕碰這個問題，偏又碰上了，連忙坐起來半個身子，正色道：「夢月，本俠曾經說過，家師早就給我訂下了親，如今馬上就要拜堂了，忘了我吧，別再死心眼。」

張夢月坐在床邊，用手撥弄着被角，道：「你可以忘掉我，夢月却忘不掉你，先父『神珠贈豆腐，夢月嫁小飛』的遺言始終牢記心頭。」

豆腐大俠輕拍着她的香肩，委婉道：「夢月，冷靜點，仔細的想想，張堡主是在危急存亡的最後關頭許下婚事的，內中包涵有許多非感情的因素，別當眞，就當沒這回事吧。」

張夢月眸中淚光隱現，聲音轉爲哀感。「不，父命如山，不遵守遺言就是不孝，你可以這樣想，我可不能這樣做，這輩子是嫁定你了。」

這下可把宋小飛難住了，苦笑道：「這事牽涉到三個人，小雲也有權過問，必須徵得她的同意才行，妳有沒有向她提起？」

「有，昨夜我們談了許久，也談了許多。」

「小雲怎麼說？」

「叫我三思而行。」

「這話很對，本俠也覺得妳該三思而行。」

「不，小妹早已思慮清楚，心堅意决，絕不改變。」

「可曾將妳的想法告訴小雲？」

「說了。」

「她的反應如何？」

「雲姐沒意見，要小飛哥做主，假如你不反對的話，乾脆明天一起辦，一位新郎娶兩個新娘。」

張夢月情深意重，步步緊逼，宋小飛幾乎有點招架不住，只好坦誠以告：「夢月，千萬不可以有這種想法，婚姻乃終身大事，兒戲不得，本俠很抱歉不能馬上答應妳，這是三個人的事，必須三個人面對面的好好談一談，只要其中任何一個人感覺受到傷害就不能做。」

不待張夢月再開口，接着又道：「好了，什麼也別再說，去睡吧，也許明天會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掀起軒然大波，養好了精神，方可應付裕如。」

* * *

夕陽西下。

彩霞滿天。

大喜的日子終於來到。

行禮的吉時就定在黃昏時分。

地點則選在新房所在的一座大樓內。

朱允炆、巴德、楊應能、葉希賢、翁九如、萬喜兒、張夢月、包大胆等該來的人都來了。

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新郎首先登場。

朱瞻圭居左，衣冠楚楚，容光煥發。

宋小飛居右，神彩奕奕，氣宇軒昂。

不一時，兩位新娘子也在十二名童男，十二名童女的簇擁下姍姍而來。

一樣的大紅宮裝。

一樣的大紅蓋頭。

鳳冠霞帔，式樣相同。

首飾釵簪，一模一樣。

甚至連高矮肥瘦也不相上下，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當然，其中有一人必定是吳小雲。

但不知另一人究竟是何方嬌娥？

新娘舉步遲緩，許久才到達新郎身邊。

情人結婚了，新娘不是她，張夢月禁不住一陣心酸襲上心頭，差點淚灑當場。

與張夢月其道不孤，另有一位同病相憐者。

是巴十八。

這小子患有單相思，一直在暗戀着百花公主吳小雲，觸景傷情情更傷，獨自遠遠的站在牆角生悶氣。

翁駝子、萬喜兒可不敢掉以輕心，招呼張夢月，包打聽潛至宋小飛、吳小雲附近，運功戒備，以防萬一。

宮廷規矩特多，禮儀繁雜而又冗長，直至夜幕深垂，燈火通明之際始告行禮完畢。

一切皆平靜無波，始終在祥和而又歡樂的氣氛下進行，朱允炆笑口大開，巴堡主滿面春風，始終沒見絲毫令人犯疑的舉措，在無盡的祝福與歡笑聲中，大家目送兩對新人進入洞房。

* * *

洞房，說多漂亮就有多漂亮，說多華麗就有多華麗。

一對喜燭，足有三尺來高，粗逾碗口。

床乃紫檀精雕細琢而成，香氣四溢。

一身紅衣的新娘子就坐在床邊，像是一團燃燒中的烈火，想要熔掉宋小飛，熔掉一切。

豆腐大俠看在眼中，樂在心頭，說不盡的喜悅一齊溢上眉梢，行至新娘子面前，溫柔體貼的道：「累不累？」

吳小雲輕輕的搖了一下頭，沒開口。

宋小飛俯下身子，想看看蓋頭內的吳小雲此刻有多美多艷，蓋頭的質料很厚，什麼也看不見，道：「小雲，妳看得見我嗎？」

吳小雲依舊搖頭不語。

「那就把蓋頭拿掉吧，這樣多彆扭。」

百花公主還是沒說話，早先喚吳小雲去紅宮的宮女也陪侍在旁，見問，笑咪咪的代答道：「掀新娘的蓋頭可不能隨便來，有一定的規矩。」

豆腐大俠不耐煩的說：「你們這裡規矩眞多，快說呀，怎麼掀？」

「一要熄燈。」

「熄燈了這樣就看不清楚了，多乏味，燈下看美人才有意思。」

「宋大俠之言差矣，朦朧美才有情調，夠刺激。」

「哦，算妳有理。」

「二要清場。」

「清場？會有人在此偷窺？」

「這可說不定，有些人喜歡幹這種煞風景的事。」

「本俠舉雙手贊成。」

「三要新郎自己掀。」

「這個沒問題，本俠完全同意，還有沒有第四？」

「沒有了。」

「沒有就請便吧。」

宮女並未馬上走，清完場，熄了燭，這才躬身告退。

不料，一腳尚在洞房內，紅娃萬喜兒就擠着要進來。張夢月、包大胆也緊隨在後，探頭探腦。

宮女瞪了紅娃一眼，沒好氣的道：「你這個小鬼頭又跑來幹什麼？」

萬喜兒的理由很充足。「來鬧洞房呀。」

「現在不行。」

「什麼時候才可以？」

「等他們小倆口休息溫存一下，大宴賓客之後。」

「要多久？」

「很快，很快。」

宮女一邊說，一邊用力將萬喜兒往外推，紅娃還是賴着不肯走，探首叫喝道：「喂，小飛哥，情況如何？」

宋小飛簡短的回說：「很好，沒事。」

吳小雲點點頭，表示同意。

「怎麼不說話呢？雲姐。」

百花公主終於開口了，只有一個字：「好！」

聲柔語細，嬌羞嫵媚之狀，全在這一個字上表露無遺。

萬喜兒的話可真的，又道：「好就好，你們溫存吧，熱呼吧，休息吧，高興幹什麼就幹什麼吧，大宴之時一定要痛飲一場，今夜的洞房非要鬧個天翻地覆，鷄犬不寧不可。」

＊　＊　＊

燈已熄。

人已去。

門已關。

一陣激情湧上宋小飛的心頭，多少相思，多少牽掛，如今總算好事成眞，有情人終成眷屬，以最快的速度掀去蓋頭，一把將吳小雲摟在懷中。

此刻的吳小雲，柔得像一灘水，熱得像一團火，溫馴得像一隻小綿羊，投懷送抱，順水推舟，整個嬌軀毫不保留的貼在豆腐大俠身上，四片火熱的嘴唇也不期然地黏合在一起。

一陣狂吻。

一陣熱擁。

如痴如瘋。

欲仙欲死。

久久之後，方始喘着大氣，淌着汗水，從太虛幻境回復到現實中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才看清楚新娘子的花容月貌。

不是百花公主吳小雲。

而是平燕公主朱綿綿。

這一驚非同小可，宋小飛嚇得面無人色，咬牙切齒的道：「朱綿綿，妳好卑鄙無恥，別以爲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做夢！」

平燕公主的表現很平靜，站在宋小飛的對面，娓娓而談。「我們行過禮，拜過堂，現在已經是夫妻了，希望飛哥能面對現實。」

「這是欺騙，陰謀，本俠不承認。」

「鐵証如山，你否認也沒有用。」

「就算有夫妻之名，亦無夫妻之實，本俠宣佈無效。」

「這事需要雙方同意才行，不能憑你片面之詞，單獨決定。何況生死事小，名節事大，本公主要你負全責！」

「宋某並沒有把妳怎麼樣，負什麼責？」

「哼，被你摟啦，抱啦，親啦，還說沒有怎樣，你還有沒有良心？」

「是妳寡廉鮮耻，自作自受，自己送上門來的，本俠無任何責任可言。」

二人舌劍唇槍，針鋒相對，越說越氣，越鬧越僵，場面火爆，大有山雨欲來之勢。

朱綿綿咬咬牙，忍忍氣，仍圖作最後的努力。「你憑良心說，本公主的條件比吳小雲如何？」

宋小飛實話實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相貌呢？」

「一時瑜亮。」

「武功？」

「不相伯仲。」

「既然彼此半斤八兩，不相上下，爲何獨厚吳小雲一人，而視本公主如敝屣，不屑一顧？」

「一因相識在前，二則情投意合，三乃緣份使然。」

「能不能改變？」

「不能！」

「可否再考慮一下？」

「不必！」

「如果本公主堅持非要跟你結婚不可？」

「不行！」

一連三個不字，大大地刺傷了朱綿綿的心，由愛生恨，由恨生仇

，由仇生出無窮殺機，冷不防拔出一把預藏的匕首來，抵住宋小飛的心口，聲色俱厲的嬌叱道：「你既無情，休怪本公主無義，先要你的命，再取神珠，沒有你宋小飛，我們父女兄妹照樣可以殺進北京城，登上金鑾殿。」

說至最後，奮力刺下。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萬喜兒就守在窗外，一聽新娘子變成了朱綿綿，早已偷偷摸摸的潛入洞房，乍然困仙索出手如電，不僅纏住匕首，連朱綿綿的玉腕也一併捆住。

事情來得太突然，宋小飛、朱綿綿齊都一驚，紅娃動作飛快，平燕公主還沒想到該怎麼辦，已取過匕首，抵住她的咽喉要害，道：「小飛哥，只要你點個頭，小弟就送她上西天。」

豆腐大俠覺得朱綿綿並非卑下惡毒之流，之所以會李代桃僵，企圖暗渡陳倉，無非是想籠絡自己，欲借助神珠帮他們父女打天下，聞言毫不遲疑，立道：「算了，別難爲公主。」

紅娃可不答應：「算了？這太便宜吧？」

「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斤斤計較，此時救人要緊。」

「救誰？」

「小雲的處境可能很危險。」

「沒事，翁爺爺、夢月姐在附近監視，一有風吹草動，自會及時援手。」

「浪子在那裡？」

「這個草包，只會通風報信，派不上大用場，留在外面把風。」

「小雲的清白絕不能毀在朱瞻圭之手，行動要快，分秒必爭，本俠先走一步，再見！」

見字未落，人已奪門而出。

紅娃睹狀一跺脚，也隨後跟來，未爲難朱綿綿。

＊　＊　＊

另一間新房在斜對面，距離不遠，約五丈許。

宋小飛與朱綿綿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儘管劍拔弩張，幸未大打出手，彼此皆全身而退，毫髮未傷。

吳小雲、朱瞻圭那邊的情形却大相逕庭，熱鬧非凡。

屋外，翁九如，張夢月被一羣南巴高手合力圍攻，阻截在新房之外，難越雷池半步。

屋內，吼聲震天，掌風呼嘯，桌椅碰撞之聲不絕如縷，窗已破，門已裂，隱隱可以看見朱瞻圭、吳小雲正打得不亦樂乎。

偶而，也會有精采的叫罵聲傳出。

「小雲，我們已經是夫妻，別鬧了。」

「放屁，誰跟你是夫妻，做你的黃粱夢。」

「拜過堂就是夫妻，妳否認也沒有用。」

「告訴你，死了這條心吧，天下的男人死光了我吳小雲也不會嫁給你。」

「我朱瞻圭好歹也是個太子，那一點比不上姓宋的？」

「算了吧，跛脚太子脫皮鴨，爹不親，娘不愛，少自我陶醉。」

「小雲，我愛妳，眞的！」

「姓朱的，我恨你，不假！」

「妳未免欺人太甚。」

「你簡直無聊透頂。」

「得不到的東西本太子會毀掉。」

「憑你還不配，滾開，別擋路。」

「接招！」

「看打！」

洞房變成了戰場，乒乒乓乓，無止無休，所有的傢具幾已全毀，吳小雲的鮮花亦將用罄，雖佔盡上風優勢，可就是擺不脫朱瞻圭的糾纏，脫困而出。

所幸，宋小飛已及時趕至，情急之下別無選擇，魔戒大發神威，在新房的牆壁上接連轟出來好幾個大洞，朱瞻圭措手不及，被吳小雲溜之大吉。

神珠再發神威，嚇退了南巴高手，翁九如、張夢月之圍亦解，大家又湊在一起。

略一審視，發現吳小雲、張夢月皆傷痕累累，香汗淋漓，臉色蒼白，顯然內力耗損過巨，短時間之內恐無再戰之力。

朱瞻圭也從牆洞中鑽了出來，情況更嚴重，全身上下插滿了各式各樣的花朵，彷若一個活動的花盆花架，狀至狼狽，搖搖欲墜。

豆腐大俠望了吳小雲、張夢月一眼，道：「兩位走得動吧？」

二女互望一眼，有氣無力的道：「可以，咱們走。」

紅娃帮腔道：「對，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種强盗土匪窩早走早好。」

浪子色胆包天，胆子夠大，所以又叫包大胆，實則胆小如鼠，一遇上拚命的場合，比誰都跑得快，宋小飛話剛出口，他老兄便已舉步開溜。

來不及了，甫行三步便自動縮回去，朱允炆、巴德、楊應能、葉希賢已率衆趕到，將所有的通路全部封死，風吹不進來，水流不出去。

該來的人都來了，黑壓壓的一大片，聲勢浩大，高手雲集。

不，有一個人沒有來。

是平燕公主朱綿綿。

仍留在新房內抱頭痛哭。

紅娃萬喜兒一見這兩家的人就

有氣，抖一抖手中困仙索，破口大罵道：「虧你們朱家還當過皇帝，居然幹出這種卑鄙齷齪見不得人的醜事來，還要不要臉？」

朱允炆一心想奪回失去的江山，處處招兵買馬，招賢納士，爲的就是重登九五之尊，宋小飛、吳小雲自然被列爲重要的爭取對象。

他的盤算很周到，不論是兒子朱瞻圭與吳小雲，或是女兒綿綿與宋小飛，只要其中一對能上了床，成其好事，便可立於不敗之地，倘若兩對四人皆能順其自然，接受現實，同享魚水之歡，則不僅爭得兩員猛將，而且得到了武林至寶——魔戒神珠。

偏偏遇上了專情種子宋小飛，貞節烈女吳小雲，非君莫嫁，非卿莫娶，情眞愛堅，無可替代，以致一敗塗地，落得如今這個結局。

應文和尚朱允炆當然不甘心滿盤皆輸，一面苦思對策，一面沉聲道：「小兄弟言重了，朕純出於一片善意，主要是兩位才華出衆，故欲結爲秦晉之好。」

宋小飛欲語未語，萬喜兒搶着說：「哼，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飛哥和雲姐早已表明，對你兒子女兒沒興趣，爲什麼還要死皮賴臉的硬往別人懷裡送？」

這話語氣太重，惹惱了臥龍堡的六堡主巴通，怒沖沖地斥責道：

「住口，臭小子，休得信口雌黃，太子公主乃金枝玉葉，別人想攀都攀不上，肯紓尊降貴，與他倆締結良緣，是他們前世修來的福，別不知好歹，不識抬舉，斷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巴德順着六弟的語氣補充道：「只要回心轉意，肯效忠皇上，依然前途光明，前程遠大，皇上保証不會虧待大家。」

事情已經弄砸，仍圖起死回生，宋小飛報以一聲冷哼，斬釘截鐵的道：「我們不想管朱家的事，不想看朱家的臉，更不想吃朱家的飯，再見！」

話不投機半句多，見字出口，便邁開大步，朝大門行去。

朱允炆不甘心放走這幾條大魚，竭力挽留道：「別這樣，婚姻不成仁義在，行宮的大門永遠爲各位敞開，有事大家好商量。」

紅娃萬喜兒瞪着眼珠子吼叫道：「你們頭頂生瘡，脚底流膿，壞透了，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還想坐下來談，得了吧，門兒也沒有。」

南巴臥龍堡主巴德老臉一沉，語帶威脅道：「這是皇上的行宮，不是茶樓酒肆，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怎麼？你們打算强行阻止？」

「諸位若是一意孤行，不排除有此可能。」

「好啊，打就打，誰怕誰呀，本堡主的困仙索今天既要屠龍，也要殺狗，宋大哥的魔戒神珠更是殺人的利器，擋者披靡，無堅不摧，不怕死的直管上！」

空氣突告緊張，惡鬥一觸即發，猛聽有一個冷厲的聲音接口道：「困仙索算什麼東西，神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本少爺白小痴的劍最厲害，保証一劍畢命，人頭落地。」

發話時尚不知人在何處，話說一半，突如幽靈鬼魅般冒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聲勢，將身負重創，正在行功療傷的吳小雲制住，一把明晃晃的寶劍架在她的脖子上，只要腕上一用力，百花公主的人頭無疑會馬上落地。

同一時間，不同的方向，有一條麗影彷彿從天而降，猝然無防之下，張夢月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一條藕臂似魔鬼般從身後伸出，手中握着一把短匕，刀口正對咽喉，一個銀鈴也似的聲音嬌叱道：「匕首雖小，殺起人來却最便捷，宋小飛、萬喜兒，或者其他任何人，祇要誰敢動一動，張夢月就會腦袋搬家，燉一鍋美味可口的沙鍋人頭來吃。」

這事來得太突然，全場皆驚，爲了二女的安危，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也就在這個時候，才看清楚來人的面貌。

男的英挺俊拔，如臨風玉樹。女的風姿綽約，似盛開桃李。

宋小飛這邊個個疑雲滿面，沒人知曉這二人是何來歷。

就連朱允炆自己同樣覺得很陌生，低聲問身邊的朱瞻圭道：「他倆是何人的部屬？」

朱瞻圭道：「是臣兒身邊的人。」

「朕怎未見過？」

「是近日才投效臣兒的。」

「朕若早知，必當重用，局面可能會完全改觀。」

「事實上，臣兒直到此刻才見到他們的眞才實學。」

「那男的叫白小痴？」

「正是。」

「女的叫什麼？」

「美爽爽。」

「好名字，人美性格爽朗，許是天祐寡人，得此英才，助朕匡復天下。」

吳小雲、張夢月被制，使情勢逆轉，朱允炆精神大振，又擺出了高姿態，威風凜凜的道：「你們四人已經拜過堂，就是夫妻了，名份已定，絕不能改變，宋小飛，朕命令你立刻回房去與綿綿團聚。」

白小痴腕上微一使力，劍刃已觸及吳小雲的皮膚，連聲冷笑道：「姓宋的，今宵一刻值千金，公主還在洞房內等着你呢，別敬酒不吃吃罰酒，辜負了新娘子的一片濃情蜜意。」

豆腐大俠早將內力聚集在神珠之上，毫無妥協的意思，怒氣冲天的道：「抱歉，本俠不接受擺佈，不接受威脅，更不接受別人强加的婚姻，這一齣醜劇已經結束，不可能再借屍還魂！」

朱瞻圭被揍得鼻青臉腫，這時也忘了疼痛，行至吳小雲面前嘻皮笑臉的道：「娘子，回房吧，良宵苦短，要及時行樂。」

美爽爽亦從旁帮腔道：「是啊，能嫁給太子，是妳前世修來的福，別鑽牛角尖，誤了大好春光。」

「呸！」

這就是吳小雲的答覆，一口濃痰吐在朱瞻圭的鼻樑上。

此乃奇耻大辱，朱瞻圭惱羞成怒，左右開弓，啪！啪！啪！接連打了百花公主好幾個耳光子，當場嘴破血流，雙脚發軟，隨時都有栽倒在地的可能。

美爽爽狐媚妖嬈的笑笑，出了一個餿主意道：「假如眞的喜歡這個小妮子，就把她抱進屋去弄上床，她此刻七葷八素的已無反抗之力，太子高興怎樣就怎樣，只要生米煮成熟飯，就是太子妃了，她不承認也不行，只好乖乖地認命。」

朱瞻圭聞言大喜，但尚未付諸行動，宋小飛的神珠欲發未發，吳小雲也準備捨命一搏之際，場中香風一掠，又多了一個人。

是平燕公主朱綿綿。

頭上青絲散亂，臉上淚痕未乾，梨花帶雨，楚楚堪憐。

紅娃神色一緊，困仙索蓄勢待發，以爲這一仗已無可避免，却不料，朱綿綿拉着乃兄的手，行至朱允炆面前，心平氣和的道：「父皇，婚姻是兩個人的事．必須雙方情投意合才行，勉强撮合在一起，毫無幸福可言，依臣兒之見，婚配之事就此告終，不必再提。」

朱允炆當然不甘心就此罷休，與巴德眉來眼去，沉吟不語。

白小痴賊眼一翻，煽風點火道：「將吳小雲生擒活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此奇貨可居，大可以待價而估，多少總得弄點好處才行。」

美爽爽的話更明白。「不錯，身入寶山，不能空手而回，必須撈點油水才行，就這樣不了了之，未免太便宜這兩個小妞與宋豆腐了。」

萬喜兒暴喝道：「媽的，狗頭軍師，少在這裡胡說八道，再鬼叫，小心本堡主絞斷你們的舌頭，識相的最好立刻放人，惹惱了西萬就放火燒掉這個爛地方。」

應文和尚朱允炆道：「想放人不難，但你們必須答應朕幾個條件。」

宋小飛臉一沉，道：「有什麼條件，你說吧。」

朱允炆道：「第一：必須歸順寡人，聽候差遣，不得違抗。」

吳小雲搶先道：「小飛哥，這是敲詐、勒索，咱們不接受。」

張夢月亦道：「小妹死不足惜，飛哥務必要三思而行。」

豆腐大俠心裡有數，只要一口回絕，二女絕無生理，當下緊咬着牙根恨聲道：「你一再軟硬兼施，千方百計的想要本俠爲你跨刀，今天算你走運，白小痴、美爽爽帮了大忙，宋某答應你就是。」

朱允炆心中暗喜，巴德接口道：「宋豆腐，歸順皇上，矢志效忠的人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還有誰？」

「翁九如、萬喜兒、吳小雲、張夢月、包大胆，你們六個人全部……」

萬喜兒不肯就範，道：「豈有此理，西萬乃四大武林世家之一，獨霸一方，豈會爲一個跛脚皇帝拚死賣命，少打本堡主的歪主意。」

浪子包天也不願捲入這一場是非之中，推三阻四的道：「區區在下只是一個耍嘴皮子的小角色，根本派不上大用場，就免了吧，省得碍手碍脚。」

葉希賢馬上給他打了回票。「皇上統兵十萬，各式各樣的人才都用得着，一旦放你離開，必會四處兜售消息，乖乖的留下來吧，倘有三心二意，第一個就拿你包大胆開刀。西萬也一樣，不肯效力，就是對皇上不敬，只要再說一個不字，張夢月、吳小雲會身首異處。」

白小痴腕上加力，吳小雲粉雕玉琢的頸項已出現血絲，語冷如冰的道：「本少爺別無所長，就是會殺人，不論是誰，若再出言不遜，胆敢不聽命於皇上，就準備替她收屍吧。」

美爽爽不落人後，亦出言恫嚇道：「這正好應了一句古語，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殺人的兇手正是你們自己。」

這一男一女，彷若兇神惡煞，說得出，做得到，誰也不敢拿吳小雲、張夢月的性命當兒戲，齊皆噤若寒蟬，等於默然接受了朱允炆的條件。

朱允炆好不得意，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道：「第二：宋大俠須將神珠交予寡人。」

紅娃急人之急，打抱不平道：「這是掠奪，甚至搶劫，跟强盜差不多，一個曾經做過皇帝的人居然

幹這種不要臉的事，也不怕笑掉天下英雄的大門牙。」

朱允炆臉上一熱，稍作讓步道：「起碼朕要保有使用權。」

宋小飛不解，道：「什麼意思？」

「寡人的意思是，朕命你使用神珠時，不得違抗怠忽，必須全力施展。」

「這個沒問題，既已應允，必當盡心盡力。」

「第三：朕要你再請兩個人來助陣。」

「那兩位？」

「逍遙居士方敬之，快樂婆婆丁梅香。」

「師父是師父，徒弟是徒弟，本俠歉難從命，無權替二老做主。」

「朕當然知道你做不了主，寫一封信就可以了。」

「怎麼寫？」

「勸二老出山，助寡人一臂之力。」

「對不起，二老歸隱已久，本俠不能拖兩位老人家下水。」

巴德道：「宋豆腐，你打算如何寫？」

豆腐大俠道：「只有實情實報，實話實說的情況下本俠才動筆。」

朱允炆發兵在即，極須有人投效，以壯行色，自然不希望變成兩敗俱傷的局面，聞言未多加思考，便爽快的答應下來。「好吧！寡人寬大爲懷，就照你的意思去辦，現在就寫吧。」

立刻命人取來文房四寶，搬來一張桌子，催促宋小飛當衆書寫。

紅娃比猴子還精，生怕吃虧上當，上前阻止道：「小飛哥，先別寫，把條件談清楚，什麼時候放人？由何人投送？以免他們翻臉不認帳，耍賴皮，害得咱們賠了夫人又折兵。」

朱允炆笑道：「宋大俠書信一寫好，朕馬上放人，然後派專人送往芝罘，如何？」

紅娃這小娃兒是個熱腸子的人，拍一下宋小飛的肩膀，道：「這樣就馬馬虎虎差不多啦，小飛哥，可以寫了，該說的就說，不該說的就別說。」

豆腐大俠當然不會要求方敬之、丁梅香前來助陣，僅將陰亦陽投靠姚廣孝，自己死裡逃生，作客行宮，朱允炆逼婚，二女受制，以及建文帝提出放人的三個條件等事實，一五一十的寫了出來。

朱允炆雖然不甚滿意，但爲了日後彼此合作愉快，亦未斤斤計較，當即下令將二女釋放，並派人連夜送信往芝罘島。

酒席就設在另一棟大樓之內，本是爲朱瞻圭、朱綿綿的婚事而設，沒料到宋小飛、吳小雲不肯就範，喜事差點演變成一場血雨腥風，所幸及時懸崖勒馬，圓滿收場，喜事取消了，筵席照開，賓主盡歡，熱熱鬧鬧的直至夜深始畢。

＊　＊　＊

有宋小飛、吳小雲、翁九如、萬喜兒、張夢月等人的加盟助陣，白小痴、美爽爽的表現同樣出類拔萃，可圈可點，使朱允炆信心倍增，籌劃已久的北進大計卒告定案，隨即付諸實施。

朱允炆實力不可小覷，的確擁有雄兵十萬，死士千人，外加十二金釵，三千紅色娘子軍。

計劃亦頗周詳，分三路進發。

右路從海上挺進，由葉希賢負責指揮，預計在塘沽附近登陸。

左路由楊應能率領，走陸路，集結地點是新鎮。

主力在中路，沿運河北上，巴德爲總指揮，宋小飛、白小痴等幾位頂尖人物皆被封爲先鋒，由朱允炆親自調度，機動運用，集結的地點在靜海。

十二金釵、三千紅色娘子軍則殿後，仍由平燕公主朱綿綿統帥，是一支進可攻，退可守的精銳。

所有的兵馬一律喬裝改扮，化整爲零，從各個不同的方向，利用各種交通工具，向預定地點集結。

一旦如期集結，便會揮兵北進，直搗北京城，與永樂帝朱棣決一死戰。

全套計劃十分嚴謹，保密的工夫尤其徹底，一路之上通行無阻，異常順利，這日傍晚中路大軍已過青縣，靜海遙遙在望，由於天色已晚，朱允炆下令停止前進，有的紮營露宿，有的則借住民家。

宋小飛、吳小雲這一夥人全部住在一棟四合院內，與朱允炆、巴德等首腦毗鄰而居。

當過皇帝的人畢竟與衆不同，處理軍務，有條不紊，朱允炆一入民宅，便派出數批密探，刺探敵情，另有專使往來於塘沽、新鎮途中，以便確切掌握左右兩軍的一切狀況。而且，還在民宅內開了一個重要會議，一直開到子夜時分才在連聲呵欠聲中宣佈散會。

連日奔波，身心俱疲，宋小飛一上床便呼呼入睡。

然而，好夢正酣之際，基於武人潛在的本能反應，被一陣突來的異響驚醒。

定目處，馬上發現，有人在用匕首撬窗子。

急忙悄沒聲息地披衣而起，躲在窗旁。

來人行事謹慎，動作緩慢，費了好一陣工夫才將窗戶打開。（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趙瘋子費盡心機劫來了莫少白的十大箱財寶，回寨打開一看，箱內全是石頭，氣得他發誓要找脫凡師太的徒兒算帳。莫少白的車輛隊護衛們在小玉兒協助下才擊退了山賊，整隊待發，莫少白見十大箱財寶均在，心中歡喜未了，已發現箱子被調換過、再打開一看箱內盡是石頭，急得他幾乎昏厥。正是此時，以丁香爲首的妙手幫徒們，却在韓家祠堂內瓜分着財寶、享受着豐收的歡樂……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偽裝押鏢上山崖　却是官府來擒賊

金娘子更安慰，她抱緊了小玉兒，道：「我的小玉兒眞好，太可愛了。」

史水樂却想不通的道：「小玉兒，妳去幹甚麼？不會是去助那貪官的吧？」

小玉兒道：「才不呢！」

史水樂道：「可是妳把那些莫貪官的人救醒過來了。」

小玉兒道：「我是爲救人才救人呀！」

史水樂一怔，道：「這是你說的？」

「是呀！」

「太成熟了，妳這年紀！」

金娘子道：「她的武功更了得，天底下也只有她一個，怎麼樣。」

金娘子還洋洋直得意。

史水樂道：「小玉兒，妳告訴我，你去大山做甚麼，莫非……」

「不能說！」

「爲甚麼不能說？」

「我娘說不能告訴任何人。」

史水樂直視金娘子，道：「原來是妳叫她去的呀！」

他迷惘的又道：「奇怪了，我入山妳們不知道呀，難道是伙計們對妳說的，妳馬上派出小玉兒去監視我呀，哎呀呀，我的親親呀，我不會再找別的女人了！」

史水樂一路胡猜亂說下去，金娘子早笑了。

金娘子是因爲丁香前來要求，才放走小玉兒，也只有丁香親自上門來懇求，她才會答應這一次。

金娘子永遠也不會去監視史水樂。

吃吃一笑，小玉兒道：「爹猜錯了。」

史水樂道：「妳說，妳爲甚麼去山裡？」

小玉兒道：「娘不叫我說。」

史水樂道：「又是妳娘不叫妳說，急死我也。」

金娘子道：「別急，別急，你幾天未抱你的兒子史天生了，去抱抱天生吧！」

史水樂一聽兒子的名他就笑了。

他不追問了。

「天生，天生，我的寶貝兒子呀！」

果然院子裡來了大小四個人，史水樂一看便笑了。

來的不是別人，「五毒怪客」李兆元與金蟬夫妻二人各帶着一個六歲多的孩子來了。

原來史天生去了他李家阿姨的家與他的表哥李强生玩去了。

其實這兩個男孩應是親兄弟，因爲他二人都是金娘子所生，如果硬要算親人，他二人也算是親上加親了。

＊　＊　＊

金娘子對小玉兒有交代，幫了丁香那夥人之後就得守口如瓶不能對外人言。

小玉兒已聽得懂她娘的話，免惹麻煩。

小玉兒果然不多言，史水樂問她也不能說。

這件事一頓就是一個月。

江湖上，一個月之間，可以發生許多大事的。

果然，又出事了，事情出在大山裡。

＊　＊　＊

秦嶺最高十八盤，西口叫油口，東口叫黑龍口，有人這麼說，「口見口來九十九」，就是說一道十八盤上下一共九十九里那麼高。

如此高山實罕見，再加上茂密老山林那就更是荒涼嚇人了。

時光應是秋天快完的季節吧，山上的枯葉發出呼呼啦啦响個不已，山上也傳來野狼嗥，走山道的人那得等上人聚得多了以後再過山。

這一天，山下來了一批人，爲首的打着旗號是鏢旗，黃旗紅邊正中央繡着個拳大的黑字「徐」。

徐是徐奇，中原幹鏢客的人物。

姓徐的沒有鏢局子，却專門幹緝盜保鏢之事，大車上只要插上他的旗，黑道都得拱手讓道。

只不過這一回徐大個子騎在他那黃膘馬上開道，他後面一溜的二十個大貨車。

貨車是用大木箱裝載着，每一隻木箱足可以容進一條老水牛。

三匹大馬拉大車，趕車的長鞭空中叭叭响，聽起來宛如放鞭炮。

二十輛大車後面全是跑單幫的生意人，一個個背着大包袱迤邐的足有半里長。

那中原大鏢客徐奇抬頭挺胸騎在馬背上，不時的回頭看看他的大車子。

就在前面的黑龍口處，只見徐奇在馬上大聲吼：「各位，前面就是十八盤荒嶺了，嶺上有山寇，大伙多加小心了，千萬別掉隊，孤單最危險。」

他這是警告大伙子小心了。

徐奇的聲音震山谷，可也引得荒林中的幾個大漢冷笑連聲。

幾個大漢彼此點點頭，立刻轉頭往林深處走去。

那徐奇拍馬當先往山道斷壁下面走過去，這批人只走了十幾里，猛古丁天空中發出嗡嗡聲，一支响箭正自天空中往山道這邊墜落下來。

「颯」！响箭插進石縫中仍然在嗡嗡响不停。

徐奇勒馬眼一瞪，吼道：「車走車路炮翻山，徐奇走道如平川，道上兄弟露臉吧！」

「姓徐的休囂張，此地流過兄弟們血和汗，別扯淡，下馬前面敬你烟。」

徐奇往後一揮手，沉聲道：「等一等！」

車隊人馬都停下，那徐奇拍馬前進三里遠，忽然有聲音傳過來，道：「下馬！」

徐奇尚未動，忽然兩邊山崖上冒出四十多個弓箭手，另外有持刀槍的二十幾。

徐奇不驚奇，他緩緩下馬來。

便在這時候，忽見前面過來三個大漢，這三人中間就有個大個子，此人不是別人，趙大刀是也。

趙大刀乃是趙瘋子的兒子，也算是少寨主出馬了。

再看後面兩人，兩個大漢未帶刀也沒持槍，兩個人分別提了個大茶壺與細瓷杯。

那茶壺上面刻有畫，畫的是李逵下山來，那支細瓷還透明亮，這一套乃是景德鎭細瓷製，少說也值個白銀二十兩，那茶壺還冒白煙，熱茶一大壺。

雙方對上面，趙大刀開口了，聽吧，還眞客氣。

「徐大俠，一路辛苦了，餓了吧，山寨上備有大鍋肉，喝了吧，先喝上一碗西湖龍井茶。」

他說着，對身後二人道：「上茶。」

兩個大漢眞會侍候人，那倒茶的把茶壺提得一丈那麼高，花花啦啦往杯中倒，嗨，連一滴也未洒出來。

人說，這就是本事，也是恭敬，水如果洒出來便不算恭敬了。

趙大刀雙手接過茶一碗，他雙手舉過頂，唱道：「朋友遠道來，來了就是客，乾我杯中茶，再吃山寨上的肉，保你一路過那斷腸溝。」

眞會說話，只不過徐奇也不會糊塗，他大方的接過茶，高舉過頂高聲道：「老天作証，徐奇交你這個朋友了。」

「嘩！」他把一杯茶潑在地上了。

隨之，徐奇伸手入懷，他摸出一錠大個的銀元寶，那足足五十兩，重重的放入茶杯上，雙手又送過去了。

這光景趙大刀嘿嘿笑了。

他冷眼的遙看後面，大箱子就有十二個，甚麼東西裝了箱，那必然值不少銀子。

趙大刀面對徐奇道：「這給一個人還差不多。」

徐奇道：「全數這麼多。」

趙大刀道：「斷腸溝難走呀！」

徐奇道：「龍潭虎穴徐某闖得多了。」

趙大刀抓起那銀元寶地上拋，「叭」，正砸在石頭上，立刻碎石粉粉。

這是鬧僵了。

只不過徐奇不爲所動，冷然的站着。

趙大刀回身便走，他還揮了一下手。

於是，兩邊山崖林子裡的人馬立刻不見了。

徐奇反手摸摸背上三眼環大砍刀，他冷然的對後面也是一揮手。

便聽得有人大聲道：「走了。」

先是大車行，後面跟着一羣經商的，這些人似乎並不怕山寇，一路進入山谷中了。

大伙走了三十里斷崖山石路，山溪一邊滴泉水，人便走在滴水的斷崖下，前面又見兩處斷崖似乎壓下來了。

前面正是斷腸溝。

斷腸溝最陰森，這兒經常有死人，騾馬屍骨一大堆，人在山道行，毛髮悚然豎得直。

那徐奇騎在馬上正前行吶，忽聞得大石後一聲斷喝：「統統站住！」

徐奇勒馬回吼：「中原徐奇在此，若有指教請出來。」

嘍，迎面大石上站着一個驚面大漢，一隻大牙露在兩唇外，他正是霍大牙。

姓霍的沉聲道：「不識好歹的東西，你們回過頭去看一看。」

徐奇不回頭，但跟他的人回過頭去看，只見一道斷崖上一排弓箭手之外，突然一片滾木擂石聲宛似天空落下的大石塊，回頭之路堵住了。

霍大牙嘿嘿一笑，雙手叉腰，道：「要命的大車留下來，爺們不爲難你們，放生了。」

徐奇道：「朋友，這點陣勢難叫徐某心服，總得亮出些道行來。」

霍大牙怒道：「誰耐煩囉嗦。」

徐奇道：「難道你就只會站在那兒嚇唬人？」

霍大牙叱道：「不見棺材不掉淚呀！」

徐奇立刻回應：「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吶。」

「哈……哈……」

霍大牙的笑聲漸去漸遠，他不見了，便附近露面的十多個弓箭手也不見了。

徐奇却吼聲如雷，道：「準備了，不想損失就拚命，咱們就快動傢伙了。」

他這是對誰說的?趕大車的未反應，後面跟的人也不回應，大車依然往前行。

大車走了半里遠，忽聽得附近一聲喊：「兄弟們，殺呀！」

「殺！」

這是突如其來的攻擊，只見霍大牙當先迎上徐奇，這二人立刻幹上了。

近百名嘍兵直往後面跟的殺過去，那些人一見來了這麼多凶神惡煞的，不戰便往後面逃。

追殺的只有幾十人，另外一批人可就把大車圍上了。

霍大牙與徐奇二人幹得凶，可也沒人去接應，幾十個嘍兵揚起刀，逼着趕大車的往一道山道上走。

十二輛大車不敢停，沿着荒林中的山道直往山寨馳去，有幾次大車差一點滾下坡。

於是，半山坡上又有了接應，接應的乃是趙大刀，他又率了幾十人過來了。

有人高聲叫：「少寨主，三當家同那個不長眼睛的傢伙幹上了，你快去瞧瞧了。」

趙大刀哈哈笑，道：「姓徐的唱獨脚戲不自量力，咱們不吃他那一套。」

他拍拍大木箱，又道：「送回山寨去，娘的，這木箱中裝的不知甚麼東西。」

趙大刀大笑着率人往山下奔去，幾個嘍兵幫着往山寨上拉的三匹馬，口中還直吼：「吁、吁、上……上。」

每輛大車上三匹馬來拉，趕大車的不反抗，長鞭揮得「叭叭」响。

遠處，「吱」聲响起來，四個嘍兵把寨門分別推開來，仔細看這十八盤嶺脊上的大寨，嘍，大廳也有三大座，附近草屋幾十間，豬狗牛馬羊一大羣，耳廂門上掛着紅紗燈，活像兩隻大南瓜。

正廳台階上站着趙瘋子，他身邊還有個夜叉在。

二人正在哈哈笑，大車已順着排在那片小廣場上了。

有個頭目笑對趙瘋子，道：「當家的，只等把客商的腰包搜光，大伙就凱旋回來了！」

「哈……」

趙瘋子大笑，也大聲叫：「快叫灶上宰頭牛，酒窖裡好酒抬出來，奶奶的，上次空忙一場，還叫大伙受了傷，今天大伙開懷暢飲，除了驅霉氣也慶功。」

他走到一輛上車旁，用力拍着大木箱，道：「奶奶的，要是裝的全是銀子多好哇。」

台階上的石棟未下來，但他哈哈笑了。

「老弟台，你想銀子想瘋了，如果木箱都是銀子，十四大馬也拉不動。」

便在這時候，二當家郭棟長與幾個頭目過來了。

「老三同姓徐的幹，老三的傷才好沒幾天。」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哥，我去瞧瞧。」

趙瘋子笑道：「不必，大刀已去了，這是在我們地頭上，姓徐的再是了得，他奶奶的一個跳蚤頂不起床單來，他休想佔便宜！」

他的話音剛落，突然間，大木箱「忽」的一聲全動了，只見木箱沒底面，一隻隻木箱飛上天又砸向人堆裡，再細瞧，嚄，裡面全是人。

全是厲害人物呀！

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是陌生的，細細瞧，這裡面的人趙瘋子全認識。

他們是……天一和尚、脫凡師太、中原雙俠藍氏昆仲、沙家堡父子三個、鳳凰城齊王府大殺手司馬風。

官家的人也有二十個，他們是花正剛、于統領、南陽府捕頭李士白，另外十幾個全是十個選一的捕快。

捕快的腰上還有鎖鍊，準備前來鎖人了。

這些人只一躍落地面上，立刻舉刀找人砍。

那「梅花槍」花正剛改換了刀，與天一和尚是一樣的改用刀，因爲木箱裝不下他們的長兵器。

趙瘋子一見「哇哇」怪叫了。

「他奶奶的，狡詐呀！」

他只叫了一聲，于統領又迎過去了。

「賊頭子，你還認得于爺嗎？」

趙瘋子一看是于統領，立刻大吼：「刀來！」

果然有個嘍兵把趙瘋子的兩把刀拋過去了。

趙瘋子剛接過刀，三節棍已到了他的頭頂上，他奮力的平刀掃過去，「叮叮咚咚」的兩個人幹上了。

脫凡師太仗劍直奔「秦嶺夜叉」石棟。

「石老賊，你吃我一劍。」

石棟大怒，抓過他的鋼叉便撲上去了。

這二人剛交上手，廂房中怒吼着衝出一個怒漢來，是的，「武關一把刀」丁卯殺出來了。

這眞是巧合呀！

丁卯剛奔到場子上，却聽得天一和尚揮刀嘿嘿然，道：「姓丁的，佛爺超渡你來了。」

丁卯抖動砍刀，吼道：「野和尚，吃丁大爺一刀！」

有道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們雖說不上仇人，但三次搏殺，沒仇也結上仇了。

中原雙俠藍布衣戟指奔來的郭棟長，道：「姓郭的，你認得藍氏兄弟嗎？」

郭棟長雙手端刀大吼一聲便殺上去了。

藍氏雙俠分左右便把郭棟長圈入二人的劍光之下了。

* * *

沙家堡堡主沙爲仁率領着他的兩個兒子沙剛與沙豹二人已殺入第一進大廳上了，十幾個嘍兵攔不住他三人，已開始紛紛往第二道大廳退着。

司馬風的刀果然陰狠，他只一出刀便有人被殺而倒下地，看上去就如同虎入羊羣似的，他砍頭似切西瓜。

李士白已大叫：「兄弟們，準備鎖人吶。」

他只一叫喊，捕快們精神可旺了。

捕快們身上帶鐵鍊，嘩啦啦比之刀聲還響亮。

山寨上幹得凶，山下面也差不多。

就在花正剛怒吼聲中，山下早已發動了，那些看似跑單幫的商人全變了，此時霍大牙立刻明白，自己這是上大當了，拋下包袱，立刻自包袱中取出刀與槍，回頭便與追殺他們的衆嘍囉們狠幹起來。

因爲他忽然發覺到少寨主率領的弓箭手對這些人不起作用，原是背包袱，如今都變成盾牌了。

這批人的武功也不差，兩個嘍兵殺不過人家一個人，只一碰上便被殺傷回頭跑。

霍大牙力拚徐奇一個人，他還勉勉强强撐幾招，但發現大寨人馬吃不消，他便也有些氣餒了，一個不小心，左背上狠狠挨一刀。

霍大牙挨刀掉頭逃，一邊逃一邊叫：「扯呼，扯呼！」

他這裡奔到半山前，吃一驚，因爲山寨之上殺得更凶殘，雙方在分金廳前的場子上混戰得不亦樂乎。

霍大牙仔細看更吃驚，怎麼這些傢伙全來了，他再看地上，大木箱沒有底，如今全是空的了。

霍大牙咬牙切齒忍着疼，揮刀便要往上衝，斜刺裡躍過來一個大漢子。

這人正是「梅花槍」花正剛。

花正剛一聲厲笑，道：「王八蛋，花爺我找你半天了，你才出來呀！」

霍大牙怪叱，道：「你娘的臭皮，官家也玩詐，摸上爺們家裡來了。」

花正剛沒帶槍，他舞刀猛一掄，冷厲的道：「娘的，你們兩次劫走大人的財物，以爲就此太平了？哼，今天要斬草除根，更把大人的財物再帶走，今天吶，老子要連本帶利的收回去了。」

霍大牙回罵：「去你娘的財物，老子們甚麼也沒撈到，倒是死了幾十人。」

花正剛不急殺，他正好藉機問

一問。

「花大爺知道你叫霍大牙，姓霍的，你們明放着攔山路打劫咱們車隊，又是你們的人把大人寶物銀子掉的包，你此時不敢承認呀？」

霍大牙指天就發誓：「娘的，誰看到你們半兩銀子，咱們全是烏龜王八蛋。」

花正剛也暗暗吃一驚，他冷冷道：「你們幹山寇的傢伙起誓當放屁，花大爺聽得多了。」

霍大牙怪吼一聲：「娘的，你想怎樣？」

花正剛道：「姓霍的，你們末日到了。」

霍大牙大怒，道：「放馬過來。」

花正剛厲吼一聲：「殺！」

刀聲似打鐵，兩個人幹在一起不要命，這時候誰要命誰沒命。

* * *

于統領邊殺邊嘿嘿笑。

「趙瘋子呀，趙瘋子，你八年前弄走不少莫大人的財物，你是吃定咱家大人了，這一回又把兩大車的財物掉了包，你這個黑心驢，你沒把咱們爺們放在眼裡呀！」

趙瘋子拚了命的一輪狂殺，他突然暴閃出圈外，大聲吼起來。

「等等，大伙住手！」

他的聲音似打雷，拚鬥的每個人聽得清，大伙各自往後躍，在聽趙瘋子說些甚麼了。

趙瘋子衣袖抹汗水，他一刀指在石階上，另一刀指着于統領，叱喝忿怒的道：「姓于的，你剛才說甚麼？」

于統領道：「你聾了不是？」

趙瘋子道：「你快快再說一遍來。」

于統領看看自己這邊的人，他對花正剛點點頭。

花正剛開口了。

「姓趙的，你在山寨爲大王，吃肉連湯不吐骨，莫大人八年前被你率人擱路劫，已經失去不少銀子了，怎麼的，一個多月前你們又在斷腸溝中設伏，暗中又把大人的兩車箱子全掉了包，怎麼的，你今不敢承認呀？」

趙瘋子一聽跳起脚來罵。

「奶奶個老皮的，八年前爺們未碰過一個蹦子，八年後一個蹦子也沒見過，咱們山寨上了當，第三者暗中下了手，趙大瘋我却背上黑鍋。」

于統領叱道：「誰相信？」

趙瘋子指着石棟大聲吼：「你問石老哥。」

花正剛怒道：「一丘之貉不足採信。」

「秦嶺夜叉」石棟忽然仰天大笑，道：「趙老弟！別氣糊塗了，他們是官兵，咱們是打劫人，兩下裡見面一場打，那有甚麼好話說，你想想，他們既然打上山，今天就不會善罷甘休。」

郭棟長接道：「當家的，石老哥的話是對的，官是火，咱是水，水火不相容，休忘了當年大炮老弟死得慘，今天咱們只有拚了。」

趙瘋子一聽之下，全身血脈賁張，道：「丁是丁，卯是卯，有話就得說淸楚了，莫貪官的財寶咱們一個銀疙瘩也沒得到……」話到此地打住了。

他厲吼又道：「兄弟們，使把勁，置之死地而後生，咱們同這些狗腿子們拚了吔。」

「殺！」

「狠宰啊！」

兩下裡這是再一次的接上手，看吧，鮮血已在空中標濺了，聽吧，斷骨掉肉之聲此起彼落，兩下裡捨死忘生的混戰在一起了。

* * *

十八盤大寨上的嘍兵算上打雜做飯的幾乎接近三百人，如今大伙集中在一起了，抄起傢伙幹上了。

大寨上殺得凶，山下面，那徐奇已率領着四五十個大漢奔上來了。

徐奇一面奔一面吼：「兄弟們，跟我來呀！」

「殺！」

脫凡師太大戰石棟，她出招之中劍招套掌法，太白掌至少打中石棟七掌，而石棟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脫凡師太的屠龍劍招上，却忽略了脫凡師太的左掌。

脫凡師太閉關修研小玉佛上的太白掌，她也要小玉兒研習，但脫凡師太心中明白，論掌力她不及小玉兒。

話雖如此說，但她出掌打在石棟那七尺身子上，仍然令石棟吃不消而哇哇怪叫。

* * *

斜刺裡傳來彭彭連聲響，趙瘋子甩頭大聲罵：「操，你專冲着老子來呀！」

于統領嘿嘿冷笑，道：「你生受了吧！」

他此言甫出，一道冷焰疾閃而逝，于統領旋身標出鮮血來，他的胸口連上肩開了一道口子，鮮紅的肉也翻捲起來了。

于統領挨刀不吭聲，三節棍猶如靈蛇出洞般阻攔了趙瘋子的二次殺着。

徐奇便在這時候出現了。

徐奇揮刀撲過來。

「于兄快退下，徐奇接他幾刀。」

趙瘋子吃一驚，這個人怎麼這麼長，不比石棟差半分，他抬頭瞪目，叱道：「娘的，你是誰？」

徐奇沉聲道：「殺吧，我的兒

，還道甚麼姓吐的甚麼名呀！」

他暴斬一刀攔腰殺，刀風發出呼嘯聲。

趙瘋子左手出刀攔，右手便要往徐奇的身上砍。

「噹！」

「唷！」

趙瘋子左手刀子飛了，他右手刀疾下壓，人已閃出三丈外。

就在這時候，于統領大聲吼叫奔上來的兄弟們。

「放火，燒！」

十幾個大漢起哄聲，立刻往分金廳上衝過去，他們人才剛進去，斜刺裡趙大刀迎上來。

趙大刀帶着幾個大漢便把這十幾個大漢攔住在廳廊上狂殺起來。

雙方一時間殺了個天昏地暗，誰也沒有轉頭而逃。

這光景正就是那句老古人說的話，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血、肉，地上到處可看到，慘吶。

十八盤大寨前面拚得慘烈，雙方吼罵也不絕於耳，脫凡師太已把「秦嶺夜叉」石棟逼在山寨大門下，那石棟的右手臂在流血，雙目赤紅似噴火，一把六尺鋼叉已似漫無章法了。

便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大吼：

「起火了……起火了！」

火是起自二大廳的屋右邊，那地方堆了許多乾柴，爲的是冬天來臨山寨上取暖用的。

如今大火騰空起，辟辟啪啪的響起來。

趙瘋子正在與于統領拚命，但見火光起來，不由跳起脚來吼罵了。

「奶奶的，殺人還要放火呀！」

隨後追過來的于統領，他剛把傷裹好，見趙瘋子往二道大廳跑，不由得帶傷追來了。

于統領對徐奇打招呼，道：「徐兄，千萬別放走趙瘋子，擒賊要擒王呀！」

徐奇大步追，他沉聲回答：「他跑不了啦！」

只不過二人追到二道廳，只見趙瘋子不要命似的一頭躍進大火裡，倒把徐奇與于統領二人怔住了。

「他不怕火。」

「他自殺了！」

「怎麼不見叫聲傳出來？」

徐奇看火裡，他咬牙，道：「這賊子不會玩甚麼五行遁土之法吧！」

于統領道：「娘的，死也要見他的屍。」

這二人守在火場邊，大廳前面傳來「咦」的一聲叫，只見石棟抖着鮮血拋下六尺鋼叉便往山下奔去。

脫凡師太啣尾追，這二人一路追往山下去了。

狙殺在四週不斷的發生，司馬風早已與沙爲仁父子三人合在一起了。

四個人拚搏一陣子，如今正追殺七個大頭目。

那丁卯與天一和尚打到一片林子邊，當大火升上空中的時候，丁卯已發覺苗頭不對，一溜煙的往絕峯上奔去，天一和尚未追他，回頭去殺另外幾個嘍兵。

這時候山寨人馬逃了一大半，地上死了五十多，還有二十幾個帶傷的，正唉呀叫的倒在那兒吶。

霍大牙又慘了，被花正剛在他身上切了七刀倒在血泊中，那鮮血正沿着他的脖子往地上滴，他不動，眼珠子睜得圓……看上去他就是死人一個了。

郭棟長沿着斷崖往山谷滾，只聽得一陣咚咚響，想是摔死在山下了。

那藍氏昆仲併肩伸頭看谷中，二人可也未看清。

＊　＊　＊

南陽捕頭李士白一聲吼叫：「兄弟們，大寨裡面快去搜，有活的上鎖鏈，有莫大人的箱子搬上車。」

原來全爲了莫少白呀！

再看看死了二十多名捕快，大伙心中不自在，要知道，貪官不會把別人的死活放心上的。

幾十個捕役紛紛持刀往後面大廳奔去，有的也找上嘍兵們住的小矮屋，便幾處山洞也搜過，可就是不見莫少白失去的那十口大箱子。

花正剛與于統領對望一眼，花正剛道：「難道趙瘋子說的是眞的？」

于統領道：「慘哉，咱們回去如何向大人交代？」

花正剛道：「于兄，難道眞有第三者暗中插黑手？」

猛然間，有個怒漢往林中逃去，花正剛見這人距離司馬風最近，立刻大叫。

「司馬兄，快攔住他。」

司馬風已騰空而起，斜着身子劈出一刀。

于統領再叫：「司馬兄，留活口。」

差一點那人被司馬風劈中，司馬風側踢一腿，生生把那人踢得撞在樹身上。

于統領撲上前一看，冷笑了。

「是你，趙大刀呀！」

花正剛忿怒的道：「鎖上！」

鏈子「花」的一聲響，已套牢在趙大刀的脖子上了。

於是，花正剛冷笑了。

＊　＊　＊

山寨上設大堂，花正剛與于統領再加上個李士白，這三人來一個三堂會審趙大刀。

八名捕快兩邊站，誰也不管那大火正在往後山延燒着，更沒人管地上躺着流血人。

花正剛站在台階上，他手按傷處還吸大氣，但見那趙大刀跌坐在地上，不由上前一脚踢去。

「說，你們把莫大人的財寶藏在甚麼地方？」

「說！」這是李士白的吼聲。

趙大刀還眞不含糊，雙目一瞪抽鼻子，張口就往地上：「我呸！」

于統領火了，上前一個大嘴巴：「狗東西！到了甚麼時候了，你他奶奶的還發狠。」

趙大刀脖子一伸，吼道：「娘的老皮，來呀，你出刀，你看老子會不會向你告饒。」

他眞把脖子送過去，那光景眞等挨刀的樣子。

一邊站的捕快開腔了。

「花爺，動刑吧，對付頑劣咱們行。」

花正剛喝問：「快說，大人的財寶藏那兒了？」

趙大刀道：「我就告訴你們吧，誰要知道甚麼財，甚麼寶，他奶奶的，誰就是婊子養大的。」

花正剛心中明白，這事怕是眞的有第三者暗中下手弄走了大人的十大箱財寶了。

他無奈的看看于統領，猛可裡咬咬牙，手中的刀揚起來了。

于統領伸手攔住，道：「不能殺！」

花正剛道：「爲甚麼？」

于統領道：「帶回南陽府，大人面前有交代，如果殺了他，豈不太過便宜他？」

這時候邊廂也起火了，這光景十八盤大寨是完了，那後山一陣馬嘶叫，不少馬匹也往四處逃去了。

花正剛走到中原雙俠與沙爲仁父子等面前，他十分感激的道：「各位，咱們一起回南陽府，大人爲各位開慶功宴了！」

司馬風與中原鏢客徐奇已在寨門口回話。

「花兄，怎不見脫凡師太？」

花正剛這才吃一驚，心想：「老尼姑怎會不見了？」

他想了一下，道：「脫凡師太是江湖奇人，說不定見咱們已勝盜賊已除，便回去峨嵋了。」

他此言一出，沙爲仁已笑道：「花兄，沙某也不去南陽府了，爲了叨擾一頓酒菜，還要多走八百里，不去了，咱父子三人回沙家堡了。」

他看看一衆捕快，又笑笑，道：「沙某以後還指望各位照顧吶，哈哈……」

他父子說走便走，鳳凰城齊王府的司馬風跟上來，笑道：「沙堡主，咱們同路啊！」

沙爲仁哈哈一笑，道：「順道沙家堡當我座上客。」

「哈……」

司馬風大笑，四人拉馬直往山下奔馳而去。

天一和尚的傷包紮好了，他對花正剛道：「花大人，出家人跟你下南陽。」

花正剛道：「應當的，大師傷得不輕呀！」

其實那個身上沒有傷，很難找個完整的。

於是，花正剛等人便押着趙大刀與另外七名頭目，浩浩蕩蕩的下山而去。

大寨上正燒得凶，幾十里外看得清，有人以爲火燒山，因爲一直燒了兩天半才完。

＊　＊　＊

就在花正剛等人剛走下山不久，血泊中有個人在蠕動，那個蠕動的人似乎一些兒力氣都沒有。

那人只是啞着聲音出大氣。

「唔……憋死我吔！」

他的半張面浸泡在血泊裡，下巴上只露出半張嘴巴在外邊，那種憋氣如死的功夫，着實令人吃一驚。

只見他用盡力氣挺起上半身，嚄，活脫是個大血人，只不過當他雙手用力的在他的面皮上抹去幾乎已乾的血跡以後，還眞嚇人一大跳。

他……他沒死，他是霍大牙。

霍大牙沒有死呀，他裝死。

現在人都走了，霍大牙才大大的吐出一口「血」氣。

爲甚麼是「血」氣？因爲他一直把半張臉泡在血泊裡細細的出氣。

此刻，霍大牙站起來又跌坐下來，他一共站了五次才雙手扶地往山邊爬。

他流了太多的血，他被花正剛在身上切了七刀，而花正剛也挨了他三刀，兩個人早就殺紅了眼。

＊　＊　＊

大火熊熊往後燒，霍大牙不由咬牙挫的響，他知道這一回眞的要完了，他緩緩的往一道山崖邊爬過去。

那個地方不惹眼，看上去就如同山上岩石一模樣，霍大牙爬到一處大石邊，他已經大喘氣得直咳嗽。

就在一陣喘息過後，霍大牙這才用力去推大石一邊的小石板。

他一共推了十多次，就是無法推開來，霍大牙急了，他抓起一塊石頭去砸石板。

「咚咚咚」之聲傳得遠，沒多久石板後面傳來低沉聲：「外面何人？」

「我……霍……老……三吶。」

「老三沒死，快……開……」

「嗬!」石板被裡面的人推開了,仔細看,原來裡面是地道。

地道中有漢子舉着燈,另一漢子伸手拉,生生地把霍老三拉進地道中。

拉霍老三的人不是別人,郭棟長是也。

原來郭棟長沒有死,沒有摔死在山谷中,他落了十幾丈便被一片老籐掛牢,然後溜進山洞中。

霍大牙喘息的道:「大哥呢?」

郭棟長扶着霍大牙往洞內走,洩氣的道:「大哥的頭髮燒一半,人却無恙,正在洞室休養。」

霍大牙咧嘴笑了。

他當然是苦笑,這般光景是不會高興的。

* * *

「咚」的一聲响,石板又合上了,石板不但合得緊,裡面還上了梢,特殊設計,外面是推不開的。

這就是狡兔三窟,趙瘋子在這十八盤嶺上開山立寨三十年,緊急逃難之路,他一共弄了五處之多,花正剛再是精幹,他又怎知這許多。

此刻,郭棟長扶着霍大牙走入一間大石洞中,石床上的趙瘋子一見便落淚了。

强盜的淚水不輕流,趙瘋子流的是血淚。

「老三呀,天可憐咱,咱們好比美桃園三結義,咱們這是大災難,天幸未被拆散。你過來,容大哥看一看你的傷處如何。」

霍大牙忍住哭,他歪在石床一邊:「大哥,我……」

「你別難過呀!老三……」

他發現霍大牙傷得慘,不由罵道:「花正剛這王八操的,好狠呀!」

郭棟長已把刀傷葯一把把的按在霍大牙的刀口處。

霍大牙道:「大哥……」

「說。」

「大哥呀……少寨主他……」

趙瘋子道:「我不傷心,咱們這是幹甚麼的?瓦罐不離井邊破,這道理我懂。」

霍大牙搖頭,道:「不……不是的……」

趙瘋子雙眉一挑,道:「大刀未死?」

霍大牙點頭,道:「大刀未死,但被他們鎖走了。」

趙瘋子道:「還不如死了的好!」他對兒子被鎖往南陽府,好像並不以爲然,但他內心可不是那樣。

郭棟長道:「大哥,咱們別洩氣,早晚把四散的兄弟們再招集起來。」

霍大牙道:「最要緊的是把少寨主救回來。」

趙瘋子道:「困難呀!」

他終於露出焦急的樣子。

* * *

脫凡師太並未追及「秦嶺夜叉」石棟,由於脫凡師太聽得莫少白的十箱財寶並未被趙瘋子等人掠奪到寨上,她老人家相信有第三隻手在暗中插手。

脫凡師太在搏鬥中遇上小玉兒,當時脫凡師太還想不出爲甚麼小玉兒也會在大山中出現,但當聽到趙瘋子一夥也不知莫少白的財寶下落時,脫凡師太立刻心中明白了。

脫凡師太只到山嶺下,她抓過一匹快馬便往西方飛馳而去,她是往長安方向的,因爲寶雞只在長安西面五百地。

脫凡師太想到一夥人,那便是妙手幫。

小玉兒曾在妙手幫住過三年多,八年前小玉兒就曾在她的面前偷去了莫少白的百寶箱,這一次她又在大山裡出現,八成小玉兒又弄詭了。

脫凡師太在馬上冷笑了。

* * *

小玉兒似乎比個大人還老氣,她在蛻變。

小玉兒每天把自己關在史水樂的那間地道通往的窖洞室內,有時候兩天不出來。

這光景眞把金娘子急壞了。

金娘子曾在葯材室門口拉往小玉兒,她只求小玉兒按時三餐把飯吃,但小玉兒木然的只搖頭。

金娘子找上史水樂,因爲史水樂是大夫。

史水樂只注意兒子史天生,他對小玉兒沒辦法。

金娘子向史水樂大吵大鬧過,史水樂却笑笑道:「小玉兒是姑娘了,姑娘十八變,她沒有甚麼病。」

金娘子却叱道:「小玉兒不是你親生的呀!」

史水樂聽了以後只有往外逃了。

他此刻又往外逃,耳不聽眼不見,這是對付女人嘮叨的最好辦法。

只不過史水樂剛走到大門口,迎面奔來一匹馬,史水樂抬頭看馬上,嚯,老尼姑穩坐在馬背上。

史水樂當然認得脫凡師太了。

「唷,甚麼佛風把老師太吹到我這小葯舖來了,快請進來。」

脫凡師太淡淡的道:「是要進去坐坐?」

金娘子也追出來了,但見脫凡師太來了,便一改忿怒之色,忙上前拉衣衫,笑開懷,道:「師太,妳佛駕光臨,咱們蓬蓽生輝呀!」

脫凡師太只笑笑。

脫凡師太剛坐下,她便四下的

在觀看。

金娘子已吩咐快備素齋招待這位恩人了。

脫凡師太道:「怎麼不見小玉兒?」

金娘子道:「師太,小玉兒變了。」

「變了?」

「是呀!變得沉默寡言了。」

「她成熟了。」

「可是她天天把自己關起來,一天不吃一碗飯,三天也不見她喝碗湯……她……」

「在那兒?」

「自己關在窖洞裡。」

脫凡師太道:「去,叫她出來見我。」

金娘子對史水樂道:「快去呀,把小玉兒叫出來。」

史水樂當然馬上去,他匆忙的奔進放置葯材的那間小廂屋中了。

「我親愛的小玉兒呀,妳猜是誰來看妳了?」

地窖的門關得緊,小玉兒不開門。

小玉兒也不回答史水樂的話。

史水樂在外笑笑,道:「小玉兒呀,我告訴妳吧,妳師父脫凡師太來看妳了吔,快出……」

他的「來」字未出口,門已拉開了。

「她終於來了,她還是來了。」

史水樂一笑,道:「小玉兒呀,出去吧,脫凡師太同妳娘在客廂中說話吶。」

小玉兒嘴巴翹起來了。

「就知道她會找來,我……怎麼辦?」

史水樂笑道:「妳不高興她來呀?」

小玉兒道:「我有麻煩了吔!」

史水樂跟在小玉兒身後走,他低聲道:「痲煩,怕甚麼,有爹在妳別怕她,甚麼東西。」

小玉兒苦笑了。

* * *

客廂中果然坐着脫凡師太,她見小玉兒走進來,面皮一緊眼一瞪。

小玉兒走上前,彎腰一禮,道:「師父!」

脫凡師太道:「小玉兒,該是妳對師父解釋的時候了,說,妳去十八盤幹甚麼?」

她此言一出,使史水樂與金娘子也緊張了。

史水樂怕脫凡這怪老尼突然下毒手,他暗中抓了一把毒葯防備着。

小玉兒道:「去助人呀,師父。」

她涎臉一笑,又道:「快兩個月了吧,我還助過師父,把那個大漢打敗呀!」

脫凡師太當時被石棟的鋼叉掃中腿上,還眞巧被小玉兒發現了。

脫凡師太道:「小玉兒,妳絕不是爲了助爲師一把而入大山,妳另有原因。」

小玉兒道:「助人去了。」

「誰?」

小玉兒不開口了,她看向她娘金娘子。

金娘子也不知如何開口了,她怔怔的一副無奈様。

脫凡師太立刻便明白了。

「小玉兒,我要妳實話實說,妳去助誰了?」

小玉兒一咬牙,一狠心,拳頭揑在手心上,道:「師父,我是不得已呀!」

「我只要妳說助誰?」

「丁香阿姨。」

「呼嚕」一聲响,脫凡師太起身就走,她往渭水河邊奔過去,她甚至馬也不騎了。

小玉兒未追出,只是在搖頭。

金娘子道:「怎麼辦,丁香有麻煩了。」

史水樂道:「這個老尼姑,她眞多事,幹嘛呀!」

* * *

那脫凡師太果然又奔到丁香住的河岸邊,只不過她發現門上一把大銅鎖,一問之下,屋子主人已兩個多月未曾回來過了。

脫凡師太這才又氣咻咻的奔上半山坡的那條小街上,大元堂葯舖在街中央。

師太奔進葯舖內,她拉過小玉兒,道:「小玉兒,妳說說,師父待妳如何?」

小玉兒道:「比兩位師姐好多了。」

笑笑,脫凡師太又道:「既然師父對妳另眼相待,我問妳,妳忍心欺騙師父嗎?」

小玉兒道:「那就是師父誤會了,我從不會欺瞞師父甚麼的。」

脫凡師太吃吃笑了。

「吃吧,我也餓了。」

她爲小玉兒把碗筷也遞去,小玉兒果然吃起來。

小玉兒吃東西,金娘子就笑嘻嘻,這年頭多少兒女不聽父母的,他們大都反對父母逼他們吃東西,偏偏做父母的又怕子女餓肚子,誰見過父母眼皮下餓死孩子的?

金娘子就是這樣子,她見小玉兒吃東西,那比她自己吃還高興。

脫凡師太吃過素齋,這才對小玉兒,道:「走吧,咱們應該上路了。」

「去峨嵋?」

「不,是去找丁香那賊婆!」

小玉兒楞然了,她再一次看看金娘子,那意思是要她娘爲她出個好主意。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小林在財神賭坊詐賭，暗中有東海五鰲佟氏五兄弟協助，另有瘦漢以一隻本已殘廢的左手臂作賭注，取信場上賭客，使小林贏了幾萬兩銀票。離開時，小林分了二萬兩給佟氏兄弟。小林生得俊俏聰慧，走到哪裏都引起少女的鍾情。時下就有白馬山莊的米珠姑娘，痴戀小林，還有那身手不凡，能善使暗器的刁蠻少女喬琪姑娘亦對小林深愛不捨……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兩小攜手赴巫山　以桃代李竟不覺

小林道：「你胡扯甚麼？我說過不方便！」

「這樣好不好？如果你身上有五萬兩以上，我就算贏了，輸我五千兩，然後你來作莊……」

小林道：「好！如果沒有呢？你輸甚麼？」

「我身上沒有多少錢，不超過五百兩，我一旦輸了，你可以當衆打我兩個大耳光，踢我的屁股十二下！」

「大家都聽清了！」這小子道：「老弟，把衣袋掏出來以昭大信……」

小林伸手一掏，立刻色變。

他口袋中本來是空空的，只有兩張銀票是放在枱面上的，可是現在袋內却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銀票。

這是怎麼回事？

他的手掏出來，果然有一大把銀票。

圍觀的人「嘩」然叫了起來，有人道：「這位小弟，眞會叫窮，竟說不方便，要多少才算方便呢？」

小林看了這小子一眼。

由眼神看來，已經心照不宣，只聞耳中有細微的聲音，道：「老弟，別介意，這是些髒錢，不用白不用！」

小林也以蟻語傳音道：「你要我作賊？」

「待會你就知道，這些錢的擁有人是甚麼來路了。」

「甚麼來路，你不說明，我馬上揭穿！」

「此人是『海天幫』的人物，專門在外非法弄錢。」

林小飛自也聽說過「海天幫」。

於是這小子讓出了莊上位子，小林坐下來。

小林洗牌砌牌，打出了骰子接着發了牌。

兩扇的牌九，一翻兩瞪眼。贏得快輸得也不慢。

「出門」五點，「末門」七點。

「天門」還在慢慢地過癮，一點一點地摥。

最後砸在桌上，八點。

小林也是八點，但「天門」的八點是「地八」。比小林的「雜八」大些，所以小林賠一家吃了兩家。

只不過吃兩家也沒有賠一家的半數多。

連賠三把，其中有一次是通賠，輸了三萬多。

這樣下去，淌來的七八萬兩不一會就光了吧？

這工夫那小子以「蟻語傳音」道：「老弟，咱們合作。」

小林也以「蟻語傳音」道：「對方有點邪門！」

「那個對方？」

「就是『天門』和『末門』。」

「不妨，我上面的牌是『虎頭』

，下面的是『三錐』。」

小林收回骰子時，技巧地在手中扣了一張「銅錘六」換了一張「虎頭」。一翻牌，小林是「虎頭」一對。

就這樣連勝九把，大約贏了十來萬兩。

小林把牌和骰子一推，表示不幹了。

就在這時，「天門」大聲嚷嚷，他的銀票被偷了。

小林已把銀票納入袋中，就要離去。

「慢着！」「出門」一攔，道：「小兄弟，你的銀票拿出來看看！」

「憑甚麼？」

「就憑你剛來時聲言不方便，後來又自身上拿出一大把銀票，從這一點看來，你極有嫌疑……」

「你知不知道誣良爲盜是甚麼罪過？」

「小兄弟，你不拿出來就跑不了！」

「我倒要試試看！」

「怎麼，你是說你身上本就有這麼多的銀票？」

「對！那是因爲我過去和這小子賭過，他經常賴帳，所以不願意和他賭，乃自稱手頭不方便！」

那醜小子大聲道：「好哇！我欠你的沒有？」

小林撥開「末門」就往外走。

那知不但「出門」動了手，「天門」也動上手，還有兩個旁觀者也沒閒着，小林接了三個，其中一個非同小可。

那醜小子說這人是「海天幫」的人，大概沒錯。

以這人的身手，應在壇主以上。

那醜小子接一個都有點吃力。

這工夫那醜小子道：「小林，我用暗器招呼他們，你往東邊窗外脫身，我自西邊窗口逃走，要快！」

果然，那小子先射出四粒鐵蓮子，被對方閃過。

稍後又射出四枚棗核鏢和四枚白骨釘。

這八枚剛出手，又是十來支蜂尾針出了手。

這些人不知針上有否淬毒，都不敢接，兩小一東一西穿窗而出。

這四人之中最厲害的一個距東、西兩窗較遠，追出不久一個人也未追上。此人果然是「海天幫」中的人物。

他就是壇主車瑛，綽號「摘星手」。

小林自西邊窗口射出，到了街口又轉向西南。

看看四下無人，坐下來休息一下，也想順便看看贏了多少。

那知伸手入袋，却只賸下一張銀票了。

小林先是一驚，繼而冷冷一笑，道：「好小子，要我，利用我贏了大批銀子，再用空空妙手拏去。」

他相信是在他推出牌九和骰子之時，那醜小子站在他身邊，雙方還沒有動手之前，以剪綹之術偷去的。

「好好！看我下次會放過你……」

他忽然發現背後有人，是一個很年輕的人。

天黑，林中很暗，看不清是誰。

至少他不以爲是那個小子。

小林道：「你是……」

「你怎麼會上他的當？」

小林失聲道：「妳是米珠？」

「不錯，我知道你討厭我。」

「誰說的？」

「那你爲什麼不告而別？」

「那天我聽到客棧後院有人聲，外出查看，看到一條黑影，就追了去，那知是對頭打了起來。」

「你編故事的本事眞叫人佩服！」

「米珠，妳似乎也去過賭場？」

「對，因爲我易了容也換了男裝。」

「妳莫非認識那個醜小子？」

「剝了皮我也認識他的骨頭，他的本名叫畢熙，叫白了都叫他『癟十』，他也不以爲忤，似乎他在賭場中從未贏過。」

「他就是『癟十』？」

「對！他有點來歷。」

「我看他不怎麼樣。」

「有無來歷我不知道，本莊的護院領班胡琴，却在他勾引之下被拐走了……」

「護院領班胡琴是男是女？」

「女的。」

「多大年紀？」

「五十四。」

「妳是說被他拐跑了？」

「這小子有個怪毛病，對老女人有興趣。但每一個被他勾引的老女人年輕時都很『癢眼』。」

「這小子眞不是玩藝。」

「小林，我二叔他們見過你？」

「對！」

「他說他們救過你。」

小林攤攤手，道：「也許吧！」

「怎麼？是我叔叔說謊？」

「不談這些，妳離開『白馬山莊』幹什麼？」

「當然是找你呀，沒有良心！」

「走吧！」小林把她抱起來，米珠一下子就尖叫着掙開，疾退三大步，道：「好可怕……」

「可怕？」

「你那小子好邪氣，那麼硬！」

小林道：「米珠，我見不到妳

也很想妳，但見了妳之後，就忍不住想玩那個……」

「小林，你要那個必須娶我。」

「這個我也知道，可是我太年輕，要成家也要二十歲吧？」

「其實也不一定，十五六歲成親的也很多。」

「妳爹是最不欣賞我。」

「我可以說服他。」

小林走近，冷不妨抱住了她。

她道：「小林，你不能太過份！」他想把她噓走。

「絕不太過份……」手已不老實起來。

「你不要這樣嘛……」

「只有這樣才有意思，除非來更有意思的。」

「不成！」

「我也知道不成，所以只好遷就了。」

米珠渾身火熱而不停地痙攣。

當然，要是小林此刻攻「城」，大概必能達到目的。

他沒有，儘管他們是同屋同床而眠。

只不過在第三天早上，米珠醒來，又不見了小林。

米珠遍找不着，不禁咬牙切齒。

小林和米珠不告而別，正自無事一身輕，忽然自山道另一端傳來了女子唱風流小調的聲音，有點熟。

雖然有點熟，還是想不出是誰。

直往前走轉過彎，見一塊大石上有人抱膝而坐，竟是喬琪。

小林很後悔，剛才應該改道而行的。

「小林，你又要編個故事對不？」

「不用編，有個現成的故事。」

「說出來聽聽。」

他說了「癟十」畢熙的事。

喬琪道：「我認識他。」

「那小子不是個玩藝對不？」

「可以說是『吃喝嫖賭抽，坑騙拐帶偷』樣樣都來。」

「妳是說他一無是處？」

「據說事母至孝。」

「嗯！畢竟是有一樣特長，『百善孝為先』，他這人還可以交。」

喬琪道：「小林，你呢？是好人還是壞人？」

小林道：「不是好人！」

「你要是有一天甩了我，我會和你沒完。」

「那怎麼會？我愛妳愛得要死，洗個鴛鴦澡如何？」

「小林，只要你乖，對我來眞的，什麼都成。」

「妳以為我是玩假的？」

「小林，你太滑，鬼計太多，我總是以為你不可靠。」

「妳以為表面上一本正經的人就可靠？」

「反正我總是以為你有點邪氣，却又很喜歡你，是不是我自己也有點邪氣？」

「妳看，來了人，而且還是三個。」

為首的陌生，後面二人之一正是在賭場中認識的，也就是「海天幫」壇主「摘星手」車瑛，後面一個不認識。

車瑛一指小林道：「就是這小子！」

為首之人三十多歲，比車瑛及最後一個還年輕。他打量小林及喬琪，道：「小友在賭場中詐賭過？」

「沒有！」

「那你為何要跑？」

「人多打不過，不跑怎麼辦？充英雄？」

「據說『東西』在小俠身上？」

「什麼東西？」

「小俠何必明知故問？」

「什麼叫明知故問？」

「就是琉璃瓶中的東西！」

「這我就更不明白了，什麼琉璃瓶？」

為首的一人必然比車瑛的身份高些，冷冷地道：「小俠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最好不要在本人面前耍。」

「我看尊駕才是玩世不恭。」

為首之人手一揚道：「帶回去！」

車瑛和另一人聯手一上，小林和喬琪立刻接住，正好是小林接下那個陌生的，試了三招就知道，是和車瑛同級的人物，功力相若，那麼喬琪對車瑛一定接不下來。

偷偷望去，喬琪大聲道：「你們是不是『海天幫』邪惡幫會中人，你們憑甚麼如此囂張？」

對方不答，攻勢反而加厲。

只不過小林比這人高明些，喬琪差些，因此小林把對方逼近喬琪身邊，有時可以幫她一下。

即使如此，喬琪還是左支右絀，十分危急。

正因為如此，她連使暗器及毒標都騰不出手了。

不一會，喬琪被車瑛制住穴道倒下。

小林大喝一聲，以一對二，儘管他十分了得，但這是「海天幫」兩個壇主，豈是等閑之輩？

兩個壇主則以為，以他們的身份和在該幫的地位，如果不能打倒這小子，這個臉就丟大了。尤其是護法身份。

此人叫司徒靜，果然是護法之一。

該幫有多少護法不得而知，大概不少于三五個。

兩人打了五六十招，還是差不

多。

小林也僅僅是略走下風而已。

這可能是情勢所逼，因為一邊還有個更高的人物在觀戰。

又打了二十招，這局面還是相差不多。

他們二人要擊敗小林，似乎要在一百二十招以上。

為首之人冷冷地道：「你們退下……」

此言甫畢二人還沒有完全退下，却已經出了手。

而此刻正是小林被二人夾擊後退之時。

此人也正是自小林左後側欺上的檔口。

這多多少少有點取巧，小林當然吃了大虧。

加之此人的底子比車瑛等人高出一截，閃電出手，一腳踢中了小林的腰臀之間，身子飛了出去。這一腳踢在小林脊尾的「陽關穴」及「關元穴」之間。

雖未中正任何一穴，但這兩穴却已受了影响。

所以他的身子飛出時暗暗一用力，發覺上下身不能連貫，自然用不上力，不由一驚，身子却飛向大樹。

如果撞上大樹幹，可能骨折。

喬琪躺在地上大叫「小林……小心……」

飛速太快，自然是來不及了。

她那知他已身不由己。

就在這時，兩抱粗的大樹幹之後閃出一人，一把抱住了小林。

這衝力奇大，此人巧妙地抱住他，只退了半步。

這自然是卸勁功夫到家之故。

司徒靜本來很篤定，這小子不死必重傷。

此刻不由一驚，打量着來人道：「女士何人？」

「本姑娘柳儀芝！」

「不知為何插手本人之事？」

「因為這二人和本姑娘有關。」

此女自稱姑娘，看來却已有四十出頭了。當然，世上也不乏此類老處女。

「這小子何人，姑娘何人？」

「不必多問……」此女走近喬琪，司徒靜一攔。

柳儀芝放下小林時已在他的兩穴之間拍了一掌。

這正是她的高明處，知道這兩穴受了點傷。

小林被拍，立刻上下貫通，可以站立自如了。

「多謝女士……」

這姑娘放下小林就主動出了手。

司徒靜非同小可，雙臂一絞，不帶衣袂聲，却在空氣中造成呼嘯，頗有後發先至的霸氣。

姑娘也不含糊，收招再攻，却被一一化解。

在第七招上，姑娘雙手交甩，立即繞走，忽見司徒靜踉蹌了一下，疾退五七步以外。

此人一臉驚色，道：「姑娘是何人門下？」

姑娘淡然道：「家父柳大元……」

「原來『醫怪』柳大俠門下，失敬，可是令尊……」他忽然又打住，揮揮手帶着二個部下匆匆走了。

這工夫喬琪才拜下道：「謝大師姐及時援手！」

小林這才抱拳為禮道：「原來女士是喬琪同門。」

喬琪道：「雖是同門，她的功力却和我的師父差不多。」

柳儀芝道：「因為自啟蒙到以後的武功都是我教她的。」

「原來如此！」

柳儀芝望着小林，目光中閃過一抹奇色，兩小自然沒有覺察了。

「師姐，我們有半年多沒見了。盤桓幾天吧！」

小林道：「是啊！也好讓我盡地主之誼，請請大姐以報救命之恩！」

「好吧！既然你們都有此心，我也不便峻拒。」

在這三天當中，他們包了一家客棧的一個偏院，吃吃喝喝，談談武林掌故，而且柳儀芝也教喬琪些新招。

這天下午柳儀芝告辭，似對小林特別注意。

晚餐時小林道：「妳師姐年輕時一定比妳美！」

「她好像也挺喜歡你！」

「她是救命恩人又是妳的師姐嘛！」

「師姐還是個老處女，已經四十三了！」

「她一直沒有談過婚事？」

「有，那人變了心！已論及嫁娶。所以師姐自十九歲時起，一直不接近男人，前天她居然能抱住你，眞是奇蹟！」

「她要是不抱住我，我八成骨折肉碎了！怎麼？妳吃醋啦！」

「沒有啊！」二人喝了不少的酒，小林道：「我有七分醉了，妳呢？」

「也差不多……」

「喬琪……妳想不想？」

「少嚼舌頭……」她眞的是醉態可掬了。

「小琪……我有點想了……」

「你眞想要？」

「眞……眞的……」

「你眞能永不變……變心？」

「當然……妳還不信任我？」

「好……小林……我今夜下決心……給你……你馬上洗個澡

去……」

今夜美妙極了。兩個年輕人都有這種心情。

男女初夜的期待，也許比初夜當時更美妙。

喬琪以八分醉意在床上等候。

她身上洒了些古龍水。

只不過她稍後又將之沖洗掉了。她記得小林說過，她身上的肉香比世上任何香味還香還純。洒古龍水反而掩沒了肉香的純度。

裸體照鏡子之下，她不得不暗暗喝采自己胴體的優越，皮膚有如白色緞子，却又微泛淡紅。

雙峯凸起，却又不是太大而鬆弛的那一種。

她的雙腿玉潤膩圓，不見骨痕。耻骨之下高高賁起，這是內行男子所最最欣賞的特長。

她為自己的優點建立了至大的信心。

只要小林和她作了那事，要他跑他都不會跑。

一等再等，一直未見小林的影子。

女孩總有她的自尊和矜持，又不便主動去找他。

她估計他早已洗了澡該回屋了。

他會否因酒飲過量已倒在床上夢見周公了？

現在小林在作甚麼？

這是喬琪作夢也想不到的。

小林洗了澡回到房中，房中無燈。

由於此夜無星無月，隱隱發現床上有人躺着。

這幾乎不必說半句話，八成是喬琪。他本想到她房中去的。

有此發現，也就嗅到了充塞於屋中的體香了。

她的身體幾乎五分之四都裸呈在外了。

雙腿及上身都裸着，只有下體處搭了東西。

小林的酒意還有六七分。

這是不須再加攷慮的。

她已首肯，今夜就算是他們的洞房花燭之夜。

何況他以後可以不再廻避她們，有了這份責任感，就不能再溜了。

他的衝動是十分嚇人的，尤其是女人的初夜。

他聽到她發出輕微的呻吟。

只不過，那不是推拒，是第一次的女人的驚、羞加上微痛的反應，這些感受之中，也不能說沒有喜悅吧。

年輕人的精力取之不盡。

半夜之後又作二度銷魂才緩緩入睡。

一覺醒來，紅日上窗。估計已過了辰時。

他忽然發現，喬琪站在門外，一臉怒色。

小林道：「喬琪，昨夜眞對不起……」

那知她哼了一聲，掉頭走了。

小林心道：「也許是我昨夜的動作太粗野了吧？」

他也未在意，午膳時叫了飯到屋來吃。

喬琪低頭吃飯不搭腔，小林夾了塊魚給她，她也不出聲。小林以為，女人眞是不好相處。

「喬琪，是不是昨夜的事，妳不愉快。」

「……」她還是不出聲。

小林道：「喬琪，年輕人第一夜都是這樣的，以後非但不痛還會……」

「閉上你的烏鴉嘴！」

「妳……妳怎麼啦！」

「昨天晚上你在那裡？」

「昨天晚上？妳別裝蒜扮傻好不好？」

「我裝甚麼蒜扮甚麼傻？你在哪裡。」

「我在我的屋中呀，妳不是先上了我的床？」

喬琪突然一怔：「我先上了你的床？」

「怎麼，酒喝多了，連這件大事也忘哩！」

「你放屁！我看你的酒才沒有醒哩！」

「怎麼！妳是說昨夜咱們沒有……」

「鬼才和你有那事哩！」

「喬琪，妳瞪着眼說謊！」

「咱們有一個人才在說謊！」

小林氣極，敲敲頭大聲道：「我還沒有醉到那種程度，連做了那件事還說沒有做，妳昨夜不是先躺在我床上？」

「我……」

「對，我洗澡回來，妳躺在我床上，而且全裸……」

「你簡直是胡編。」

「而且身上下部只搭了一點東西。」

「你……你原來如此無耻，一點影子也沒有你居然能……」

小林道：「我記得我們一共來了兩次，事過之後，很倦，我就睡了，一早醒來，就發現妳不在床上了！」

喬琪本要再加駁斥，可是覺得這事必有奇怪，以小林的個性，他不可能沒有此事而硬說有。也許不是和她。

如果他要賴帳，何不乾脆說昨夜根本沒有作那事。

況且小林是個敢作敢當的人。

不要說和她玩了，就是和皇后王妃玩了他也敢承認。

「你是說昨夜的確和一個女人玩過？」

「對！就是和妳，妳怎麼……」

「你來……」她領先返回小林房中，這次由於是和她師姐同住一偏院，所以每個人各佔了一間房子。」

她師姐走了，他們兩人仍然各住各的。

喬琪來到床前仔細打量，然後在枕上撿到兩根頭髮，她不必仔細對比，就知道這不是她的頭髮。

她的頭髮，微黃而稍粗硬些。

這兩根黑些，而且細柔些。

另外，她還在褥子上撿到三根體毛。

喬琪突然心頭一沉，却又苦笑道：「看我……」

「怎麼哩？神秘兮兮地！」

「我昨夜的確喝多了些酒，尤其等你時不知不覺入睡，就記不大清楚了……」

「這就怪了！當時妳還呻吟呼痛呢！」

喬琪暗暗咬牙，心道：「可不是呼痛，她也是處女嘛！」

「初夜當然會痛苦，你不是女人不知女人的痛苦。」

「以後我慢點是了！從今以後我不會離開妳了。」

喬琪沒出聲，從此，她好像變了一人，很少說話。

晚餐桌上小林低聲道：「新婚燕爾，今夜再來。」

喬琪白他一眼，低頭吃飯。

小林搔搔頭皮，是怎麼回事？人家新婚都是喜氣洋洋，為甚麼她一點也不樂還好像有仇似的。

莫非這女人有點神經？

睡覺時小林特別洗了個澡，但洗好了就找不到她了。

「喬琪……喬琪……」到處都找不到人。

會是不告而別？為甚麼？是不是也該留個字條。

問問客棧的人，說是沒有看到一位姑娘出去。

八成是越牆而出的，她的隨身之物小包袱不見了。她那小包袱很寶貴，似乎怕人家去碰它。

小林連夜追出，找到半夜悻悻而回。

昨夜是她自願，為甚麼又變卦了呢，女人眞摸不透。

他只好在此連住三天等她。

也許她的出走是為了別的事。

那她最初為甚麼不承認和他有這事，而後來又承認了呢。

承認之後，却又不和他談話又是為了甚麼？

* * *

喬琪出走時流着淚。

她知道發生了何事，附近不會有別的女人。

即使有，也不會和小林作那件事。

九成九是她的師姐柳儀芝。

本來師姐也是個規規矩矩的女人，要不怎會這麼大還不嫁，那天救了小林，抱着他就好久不放。

同時她冷眼旁觀，師姐對小林的眼神就十分熾烈。

女人心細，尤其是對自己的愛人，是在乎的。

如果眞有這件事，她要殺小林，也不再理師姐了。

可是她找不到師姐。

回去告訴師父吧！這件事說穿了也不光采。她是師父的女兒呀。

她是個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子。

她找了七八天沒有找到師姐，却遇上了米珠。

這雖巧，却也極有可能，因米珠也在到處找小林。

「妳……妳是不是米姑娘？」她們在一山道上邂逅。

「是的，姑娘是……」

「妳是不是在找小林，而且已和他在一起了？」

「找是找，但還未找到。姑娘和他……」

「他是我的未婚夫！」

「這……」米珠面色一變，道：「姑娘的姓名未說出來，却說是他的未婚妻，我會信妳的話嗎？」

「信不信由妳！我叫喬琪。」

「你們認識了多久？」

「一年光景。」

「我們認識快到兩年了！」

「妳是不是送上門給他玩了？」

「妳怎麼胡說八道？我和他分手十來天，一直未找到他。原來他還有個未婚妻！哼！他是個騙子！」

喬琪道：「他當然是騙子，他的女人可多哩！」

「還有多少？」

「多少不敢說，大概還有七八個！」

米珠半信半疑，由於小林經常不告而別，這話也不是不可能。但在這女人面前，却不便表現得患得患失。

「你們既是未婚夫婦，怎麼連他的行踪都不知道？」

「不要妳管！妳眞的未見到他？」

「沒有就是沒有，何必說謊？」

「他既然有了未婚妻，妳可以打退堂鼓了吧！」

「那是我的事，總要把事情弄清楚才行！」

「有什麼不清楚？」

「誰知道？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嘛！」米珠一走，喬琪握劍欲拔，但沒有拔，却決定暗暗跟着看看。

她恨透了小林。

她會發下誓言要殺他，但又不

甘別的女人接近他。

米珠是「白馬山莊」的小莊主，比她體面些。

似乎人品也不比她差些。

跟了十來里路來到林中小徑處，米珠突然停住道：「喬姑娘一路跟了十來里路，意欲何爲？」

「妳走妳的路，而我走我的路，笑話！」

「明明是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跟了又如何？」

「妳爲甚麼要跟踪我？」

「看妳有點不順眼。」

「我也看妳不大順眼……」兩人幾乎同時撤出刀劍。

米珠用刀，第一招還留點情面，見對方出手狠毒，刀下就不留情了，「刷刷刷」一連十一刀，都是「白馬山莊」的「太陽刀法」，凌厲而又機變。

喬琪手底下不怎麼靈光。

她只是會些暗器及施毒而已。

她本可以立刻施毒，但又不服。

她希望能以招術擊敗對方。

她這就打錯算盤了，据米珠的二叔說，她的功力和他差不多，她的二叔就是米振山。這和資質有關。

喬琪當然不是她的敵手。

在快要不支時射了兩支月牙鏢也未中，竟被米珠貼近制住了穴道，倒下了，這是她認爲一生的奇恥。

可是也不能怪別人，是她自己輕敵。

米珠見喬琪背了個包袱，人倒落地發出破碎聲，而且流出水來，有刺鼻的酒精氣味，就好奇地打開了包袱。

米珠一怔，見是個大瓶子破了，有隻斷手。

那斷手泛紫，樣子很不好看。

也可以說幾乎令人作嘔，立刻又爲她包起來。

米珠無意難爲她，解了她的穴道，掉頭急馳而去。

喬琪坐起時，米珠已遠在數十丈之外了。

她打開包袱看看，斷手仍在，瓶子却破了。

她要立刻再去買個瓶子裝起來。

這東西是不能腐爛的。

她望着米珠的背影直咬牙，但也不能否認，米珠不是個壞女人，遇上善妒的人，說不定會殺了她。

＊　＊　＊

小林離開了那客棧，到處找喬琪。

這天午後，雨中有個背影很像喬琪，追上一看，竟是米珠，見了米珠也很高興，但這事是很不妥的。

他已和喬琪有了夫妻之實，就不能再和米珠來往了。

不能一再像過去，左摟右抱，來者不拒。

看來他還是個有分寸，有所不爲的人。

「阿珠，想不到妳在這兒……」

米珠掩不住的喜悅道：「阿飛，你是專程來找我的嗎？」

「是啊！」

「你說謊！」

「好好，我們不要在雨中說話，前面有個小洞……」

兩人來到洞中，米珠衣衫都濕透了，小林道：「要不要烤一烤？」

「不要了！我說你說謊，你有甚麼話說？」

「我說了甚麼謊呀？」

「你有了未婚妻還和我搭訕？你按的什麼心？」

「我有未婚妻？」

「喬琪是不是你的未婚妻？」

「妳……妳認識喬琪？」

「不管我認不認識她，只問喬琪是不是你的未婚妻？」

本來不是，可是發生過這事，就是他的未婚妻了。

甚至說是他的妻子也無不可。

他一猶豫，米珠就信了喬琪的話。

米珠一言不發，掉頭出洞。

小林知道不妙，道：「阿珠，妳何時遇上喬琪的？」

「就是前天。」

「她說她是我的未婚妻？」

「嗯！」

「她還說什麼來？」

「她叫我打退堂鼓，其實她不說我也會的。」

「她還說什麼來？」

米珠大聲道：「她還要說什麼？這還不夠？」

小林搔搔頭皮，道：「阿珠，這件事說起來眞怪！」

米珠懶得再聽了。

但她奔出去五、七步又停下道：「還有件事我不能不順便告訴你……」

小林道：「阿珠，妳不能多留些時嗎？」

米珠道：「她被我制住倒地，包袱中有葯水瓶、瓶子砸破，瓶中有隻斷手，我實在想不通這件事，才告訴你……」

說完奔馳而去。

她傷了心，他有了未婚妻還和她接近。

剛才小林並沒有否認這件事！証明是千眞萬確。

儘管小林說那件事很怪。男人嘛！玩了女人總是要設法推卸責任的。

小林對於斷手之事有點印象，好像「海天幫」和米振山都提過斷手

之事，而且都在找尋。

這斷手本是何志欽爲了替他解困而斷了隻本已半殘的左手，這隻手似乎還蘊藏了不少秘密，而何志欽和他的師父也有些牽連。

本要去追米珠，但碍着和喬琪之誤會未得解決，不便再招惹另外的女人。況且米珠要自動退出，他就不能再接近她了。

＊　＊　＊

小林在獨酌，他坐在酒樓中窗邊座位上。

由此可以看到街上的情況和對面的店鋪。

這時忽見對面大門內竄出一人，後面有八九個漢子追打，仔細一看，原來對面是一家「芙蓉膏舖」。

滿淸中葉，鴉片在中國已經很普遍了。

然後傳到民間。本是入藥的却變成了痲醉人身的毒物了。

其實鴉片傳入中國是明代開始的，爲它取了個好聽的名字叫：「福壽膏」，又稱爲「芙蓉膏」，其實吸食這東西既不會長壽也沒有福的。

大肆流傳不過是淸中葉以後的事。

這青年人被八九個漢子包圍，以一對九，他的身手雖然比這些漢子高明，却是寡不敵衆。

小林仔細一看，不由怔住，原來被打的人是「癟十」。

難道這小子吸食「福壽膏」？

由於聽說這小子事母至孝，他縱有太多的缺點也能原諒了。

小林自窗內彈出九粒花生來，打得九個漢子頭上起了大泡，大聲嚷嚷「那個王八蛋打人？」

「癟十」就此趁機溜了。

本來小林想見見此人，發現此人八成吸毒，又偷了他很多銀子，也就懶得理他了。

飯後下樓住入客棧，剛洗了個澡，忽見院中落下三人。

這是後院，他一人包了。有院門與前面隔絕。

爲首的又是「海天幫」護法司徒靜。

另外二人大約也是壇主身份。只是沒有車英在內。

小林匆匆穿好了衣衫，方道：「司徒靜，我們之間有甚麼大不了的，你今夜來此又是爲了甚麼？」

「把那瓶子交出來！」

「哎呀！甚麼鬼瓶子呀？」

「當初何志欽在賭場中切下斷手，有你在場。」

「在場的只有我一個人嗎？」

「但你的嫌疑最大。」

「試問，那隻斷手能值幾何？」

「何必明知故問？」

「我眞的不知道。」

「哼！那隻手是無價之寶……」

「爲甚麼？」

司徒靜不會再說了，揮揮手，兩個部下又上了。

小林知道司徒靜的厲害。他們三人可能齊上。

一個司徒靜都已經夠他調理的了，三個絕對不成。

因此，他必須出奇制勝先打倒這兩個。

這兩個弱些，二對一也不遜色，要打倒他們談何容易。

小林傷了一個，司徒靜就上了。

小林道：「司徒靜，以你的身份也來這一套？」

「爲了公事，不講甚麼單打獨鬥。以後有機會，我會和你單挑，今夜你只好委曲點，除非交出那隻手。」

這工夫有個人大聲道：「只要出個好價錢，這隻手可以出讓。」

司徒靜立刻收手望去。

後牆上蹲着一個人，樣子很猥瑣。

小林發現是畢熙，不知他又有甚麼鬼點子？

司徒靜道：「小子，你是甚麼人？」

畢 熙 道：「我是甚麼人並不重要。」

「甚麼才重要？」

「是不是這東西才重要？」畢熙 取出一個玻璃瓶子，瓶中有水，水中有一隻斷手，司徒靜不由目光一亮。

幫主下令，得到這隻手的人可連升兩級。

或者得黃金千兩，兩者任取一種。

護法再升一級，是副幫主，兩級豈不是幫主了。

其實還有長老，在副幫主之下及護法之上。

要是長老得到斷手獻上，那就可以升爲一字併肩王了。

「那是甚麼？」

「你想要甚麼？」

「就是何志欽的那隻斷手？」

「大概是吧！」

「你要多少代價，自管開出來。」

畢 熙 道：「這玩藝到底值多少？我也不知道，由於帶在身上甚不方便，就希望儘快脫手……」

「對對，不但不方便，還有『懷璧其罪』的危險！」

畢熙又道：「就算三萬兩好吧！」

司徒靜道：「我要先看看貨色！」

「不行，萬一到了你手中一文不付的話，我能把你怎麼樣。」

司徒靜道：「本座何等身份，怎會……」

（未完．二）

飲至寶三鞭酒

補氣力、壯膽色
表現好身手





